
武俠世界
第35年
28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載的巨型小說乃石天先生撰著的推理探索故事之六「化作春泥更護花」。沈神通憑他超人的智慧，精闢的推論，粉碎了呂夫人的陰謀，呂夫人終於被擒作人質。沈神通則在野趣園全力與金算盤——金雲橋週旋……本文橋段的特別，倫理、親情的妙論，令人刮目相看，有別於一般的傳統。究竟呂夫人的眞正身份是誰；沈神通如何見微知著，利用攻心戰術徹底瓦解了金算盤的實力；而眞正的對手——陶正直所扮演的是何角色呢？請君一閱便知。

* * *

麥長庚先生撰寫的短篇「艷女勾魂」，刊登在本期，故事短小精幹，內容哀艷，請欣賞。

本期新刊載臥龍生先生所撰寫的「一代天嬌」，臥龍生先生的著作名聞遐邇，本期起「一代天嬌」將連續刊載，以饗愛好者。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獨霸天下」，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28期
（總號178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公門「强人」推理探索故事／石天・文　可飛・圖

化作春泥更護花



蛟困淺水　鳥出生天

那酒壺雖然是用錫造的，可是銀光燦爛，簡直就像是純銀製造的酒壺一樣。

不過這個大半尺高的酒壺現在已不能稱之為酒壺了，是由於五隻瘦黑還有半寸指甲的手指一揑之下，整個酒壺馬上變成講不出的形狀。

那是五隻瘦黑手指一揑再揑，錫壺終於變成一枚圓形錫球了，這時當然更加不像酒壺了。

除了揑壺那人之外，另外還有兩對眼睛望着他那隻手的動作，這兩對眼睛的主人，一個瘦瘦黑黑，相貌和揑壺之人有點相似，另一個則方臉大耳，三綹黑鬚，頗有飄逸仙氣。

事實上，他們三個人都是修仙學道之士，年紀都在四十左右，那時候北方道家以龍門派為主，這一派在道家本身來說也稱為北派，宗旨是清修，專煉丹法，與張紫陽眞人的南宗「北派」大有分別。

不過在武林中在江湖上，人人只知道龍門派劍術，乃是玄門正宗內家劍法之一。

至於道家講究的清靜禪修，或者性命雙修合籍雙修等等，絕大多數人就的確不甚明了。

這三個道人走到江湖上，一定有不少人認識，因為龍門派除了掌門人林清元眞人的大名之外，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的是「龍門三子」的冲虛子、華陽子和一眞子。冲虛子就是這個方臉大耳三綹長鬚的道爺。把錫壺揑成圓球的是一眞子。

冲虛子搖搖頭表示不滿意：「你應該好像揑稀坭一樣，那些錫從指縫中冒了出來才對。」

一眞子苦笑道：「我知道。」

華陽子嘆一口氣道：「咱們居然在無形中，中了劇毒，而現在已恢復了五成，已經算是非常幸運了，你怎能希望老三完全復原功力？」

冲虛子道：「不是希望，而是必需馬上再回復多一點，因為我已聽見馬蹄聲。」

在北方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驛馬，所以馬蹄聲十分平常，反而如果聽到汽車馬達聲，才算是稀奇古怪之事。

一眞子把錫球丟在桌面，任得它滴溜溜的滾動，他聲音態度都很沉着，道：「老大，你猜是那一路人馬趕來？」

方臉大耳的冲虛子側耳再聽一下，才回答：「奇怪，至少有六匹馬，但步伐沉穩齊整，可以媲美訓練最嚴格的戰馬，我猜黑夜神社或者野趣園金算盤一定訓練不出這種第一流戰馬，所以我們不妨猜想一下。」

華陽子立刻道：「如果不是官家精選戰馬，我只能猜到關外的大牧場，他們有的是訓馬高手，聽說他們的精銳鐵騎天下無雙，你們大概不反對我的猜測吧？」

齊整穩健蹄聲順着旅舍牆院向東邊去，竟然不是衝着他們而來。

冲虛子反而雙眉深鎖，道：「我們可以來到這裡，大牧場的人當然也可以，但問題是他們昂首闊步而來，這就大有古怪了，你們坐一坐，我出去看看。」

他的話大概就是命令，所以二人沒有提出異議。

不過冲虛子出去了一下就回來了，雙眉鎖得更緊，說道：「是星火牧場的人沒錯，為首的一定是徐奔，但六匹馬却一共有九個人，尤其是徐奔，他鞍上的女人是誰？」

華陽子、一眞子都把嘴巴閉得不可再緊，只因為「天涯海角」徐奔的名字他們都極之熟悉，這完全是因為師妹凌波仙子的關係。本來就算以清靜無為的玄門中人而言，出家之前有心上人，或者女道士有男人追求並非奇事，但問題出在冲虛子身上，冲虛子出家前跟凌波仙子的感情不但不比尋常，甚至凌波仙子會投入龍門派成為女道士也是因冲虛子的緣故。

至於「天涯海角」徐奔對她的痴戀，不但人人皆知，而且亦是她匆忙出家的原因之一。

現在徐奔從關外趕來，馬鞍上有個看不見面孔的女人，這個女人除了凌波仙子之外，還會是誰？

種種原因湊在一起，所以目下那華陽子、一眞子兩人，你就是用鐵筆硬撬，也休想他們開一下口。

冲虛子又道：「咱們這番前來野趣園，一路上受到各地武林人物注意，不論是想攀交情也好，有其他打算也好，總之咱們行踪一直被敵人監視，而且一直被人傳揚宣佈，所以咱們一直不得安寧。」

仍然是沒有人哼聲開口，那華陽子、一眞子好像是吃了秤錘鐵了心，看來要他們開口講話必是極之困難之事。

所以仍然是冲虛子的話聲，他又道：「雖然後來咱們隱蔽行踪，也特別地多繞點路，但既然江湖上都知道咱們目的地是天津衛野趣園，所以我們後來情況並沒有如何改善，也就變成理所當然了。」

華陽子、一眞子雖然不開口，但眼睛仍然可以表示詢問意思，因為這些已成過去的「情況」，究竟跟現在大牧場之人有何關係？如果全無關係，何以在發現大牧場人馬之後，又來呢？

冲虛子臉色很嚴肅，又道：「你們不必為了呂凌波而有所顧忌，你們難道沒有想到，假如咱們不能

立刻找出正確答案，又假如咱們不能立刻有正確行動，事情反而會更糟了。」

一眞子一手按着圓錫球，因爲那錫球快要滾出桌面範圍，不過他總算開了口，雖然所講的話使人洩氣，他說：「老大，這枚錫球如果像稀泥一樣從我手指縫中擠出，自然不應該變成一枚圓圓的錫球，但現在的事實擺在眼前，咱們看見的是錫球，所以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講才好。」

一眞子用隱喻方式表示，意思其實十分明顯，既然目前三人功力減弱了一半還不止，看來任何情況都失去主動改變的能力，因此那大牧場高手徐奔鞍上的幪面女人是凌波仙子也好，不是凌波仙子也好，總之暫時是沒有資格查究干涉，除非一眞子一手揑住錫球能夠使錫球變成稀泥一樣由指縫中擠出，那時才有資格出面說話。

華陽子連連的點頭。

沖虛子微微一笑，看來很冷靜，絕對沒有絲毫衝動跡象。

他慢慢伸手出去，撥開一眞子的手，拿起那枚錫球放近眼前，好像鑑賞稀世寶物一樣定睛的注視錫球。

那錫球本來只不過是一個酒壺而已，決不是罕見貴重之物，老實說連多看一眼也是多餘的，但沖虛子既然愼重其事，托在掌心鑑賞，那華陽子、一眞子就不敢怠慢，連忙運足眼神，同時也動員全部腦細胞查看推測。

「我已經考慮過咱們功力減弱的問題。」沖虛子說：「但假如我抵擋得住徐奔，你們聯手的『日月合璧劍』能不能抵擋得住大牧場鐵騎衝殺之威力呢？」

華陽子藹然微笑道：「老大，咱們雖然身在江湖，但咱們終究是玄門修眞之士，我意思是說咱們早已沒有使氣鬥狠的江湖習氣，咱們難道一定要去硬碰大牧場鐵騎嗎？」

沖虛子笑容似乎比他更和藹可親，他說：「不是硬碰，而是不能不先考慮最糟糕的形勢，我看若是你們聯手使出本門日月合璧劍，大牧場方面，就算連徐奔也算上了，大概也無法攻破你們的劍陣，所以我其實只須考慮我自己，我和徐奔敵對單打獨鬥的話，我勝算有多少。」

他一面說話，一面合攏手掌，掌心那枚錫球忽然變成了麵條一樣，一條條從指縫裡冒了出來。

一眞子看了欣喜道：「老大，還是你行。」

華陽子聲音顯然响亮和有信心得多：「現在還有什麼問題？咱們馬上動手。」

沖虛子道：「假如徐奔鞍上的女人不是呂凌波，你們記住一定要忍氣吞聲，咱們就算再三行禮賠罪也沒有關係，如果是她，咱們先兵後禮，我意思是說先把人搶回，才問問凌波的意思，她若是不反對跟徐奔同行，咱們就飄然回山，她以後的事情咱們就不必管了。」

一眞子沉吟道：「先問問凌波的意思才動手豈不是更好？」

沖虛子輕輕歎氣，道：「咱們雖然不喜歡在江湖上鬥狠，但這件事却關係到龍門派聲譽，所以咱們必先把人弄回，再讓她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一眞子忍不住笑道：「先禮後兵我聽得多，先兵後禮却還是第一回聽見。哈哈，老大，你腦子有沒有問題？仍然跟以前一樣管用？」

華陽子道：「不論先禮後兵也好，先兵後禮也好，我心中只一直嘀咕一件事，那就是咱們昨夜中毒之事，不知與大牧場有沒有關連？」

沖虛子搖搖頭道：「一定沒有，咱們昨夜並非『中毒』那麼簡單，你們想想看，刺入老三屁股中的毒針那種機關弄得多精巧，老實說我至今回想起來，心中仍然無限讚歎敬佩，以老三身手，屁股一碰椅子，立刻知道椅上承受不住重壓，知道椅子會垮下去，所以他原式不動，讓椅子垮塌，屁股連一寸一分也不曾下沉，但誰想得到這時竟會有一支毒針向上彈射呢？」

其實他自己和華陽子亦都是中了極精巧奇妙的機關暗算，例如華陽子，由於看見一眞子情況不對時，連忙趕去查明，忽然地面上由堅硬變成柔軟，往下沉塌，華陽子想也不想，就一手壓住方桌一角，身子騰起了兩尺停在空中。

可是他這時也不必查看地面情形了，因爲桌角忽然冒出了毒針，刺破他手掌。

此時那沖虛子的確顯示出掌門修養功夫，他不但不生氣不着急，反而微微一哂，雙手齊出，抓住華陽子、一眞子胳臂。

華陽子、一眞子不但得到了沖虛子內勁抵住身形，因而四肢身體都不必用力就穩住不動，而且還得到了沖虛子源源送入體內的內家眞力幫助，將毒力逼聚在傷口一小塊部位。

沖虛子雙脚寸步不移，料想就算有更奇妙的機關埋伏也等於沒有，誰知道忽然一陣香風瀰漫全屋，沖虛子登時嚇得臉色都變了，提住華陽子、一眞子躍出房外。

房外夜色墨黑，寒風刺骨，却居然無人現身侵襲。

但這范家莊小小的村落內顯然大有古怪，仍然逞強留下絕對不是

好主意，因此沖虛子只作一次深長調息，就和華陽子、一眞子，三個人邁着穩定雄健的步伐走出屋子，找到了坐騎連夜離開。

雖然事實上沖虛子沒有受傷，可是他一來曾經吸入了少許毒氣，二來他在屋外那一次稍爲深長的呼吸中，已經將本身大量眞元輸給華陽子、一眞子的體內，所以他後來也一樣只剩下一半功力。

但沖虛子內功之深厚果然是「龍門三子」之冠，那華陽子、一眞子還恢復不到六成，沖虛子却好像已經完全復元了。

沖虛子道：「機關埋伏即使精妙得天下無雙，但如果沒有測料敵人每一個動作的上佳頭腦，那又有什麼用呢？可是世上億萬之人個個動作習慣都多少有點不同，所以你若是擺下針對某甲的機關，對某乙就可能失去效用了。」

一眞子道：「對！老大講得對，但這些理論還不能証明與大牧場絕無關係，我們討論的只是這一點，對不對？」

沖虛子道：「假設大牧場之人知道我們將會投宿這范家莊，那裡祇有這麼一家小客棧，當然也可以肯定我們必定落脚在那小客棧，由此推論，他們便也可以預佈陷阱等我們掉進去。」

華陽子道：「對呀！但你的結論却是否定的，我眞不明白你怎麼這樣想？」

「但你們想想看，當時我們將要投宿這候橋鎭范家莊時，一直都沒有決定，由決定之後抵達宿處，決不超過一個時辰，換句話說，那些針對我們的精巧奧妙機關只能在一個時辰之內佈置，如果用更接近事實更精確的說法，暗算咱們的人其實只有很短的時間可以佈置，短得祇有由咱們入莊到拍開客棧門走入房間這麼一丁點時間而已。」

華陽子點頭道：「老大分析得更無可疑了，既然只有如此一丁點時間佈置機關埋伏，此人必是這一門當世一流人物，就算不是『巧手天機』朱若愚，我看也差不多了。」

「這種人物，大牧場好像是沒有。」一眞子也連連的點頭：「那麼這個人是誰？」

「此人是誰以後再說，目前先處理呂凌波的事。」沖虛子一直側耳聆聽外面傳來的聲音：「大牧場人馬已經停住，地點好像是在那邊巷口藥材鋪旁邊，那兒既無客棧又無飯店，他們如果不是抓藥，就一定另有特別的原因。」

一眞子笑道：「八成是抓藥，莫非他們也中了暗算？」

* * *

藥鋪字號是「仁昌老店」，由於店面相當寬敞，所以現在沒有一個客人時，看來就顯得零落空蕩有點可憐了。

不過在藥鋪右邊過去的第三間屋子大門前，却甚爲熱鬧。

六匹毛色油亮的踢足昂首的駿馬，再加上八九個人，有男有女，這些人就是以「天涯海角」徐奔爲首的大牧場鐵騎，現在祇有李政夫婦徒步走到門口，其餘的人都留在鞍上。

開門的是一個僕婦，她認得李政夫婦，所以啊了一聲。「我馬上稟報姑娘。」

李政道：「等一等。」接着便招呼門外六騎人馬進去，大門內是個露天大院子，那些馬匹拴在一角之後，所有的人都走入大廳。

清麗可愛的馬玉儀終於出現了，這時大牧場的人才開始解衣裏傷，而李政的妻子，李何氏有馬玉儀幫忙，所以也在另一間房間迅速的包紮好傷口。

廳門是用棉帘隔斷寒風，所以相當和暖。

但馬玉儀却有慘不忍睹之感，她沒有忘記那天晚上大牧場十二鐵騎威風凜凜的形象，可是現在只剩下八個人，而其中還有三個負傷。

不問可知，他們這一仗必定打得極之慘烈，在江湖上人命果然十分脆弱，十分微賤，只不知沈神通現在怎麼樣？還有那俊美得有如女孩子又溫柔又聰明的劉雙痕呢？

馬玉儀默默的看着徐奔將那個幪面女人點了睡穴，安置在房間內，又等到他出來，等他自己開口。

徐奔用欽佩眼光望着她，聲音也透出眞摯之情：「妳眞了不起，如果是平凡女孩子，老早至少也問了一百個問題了。」

馬玉儀微微一笑，聲音非常的溫柔：「那麼，你現在有沒有心情告訴我一些事情呢？」

徐奔嘆了口氣，道：「可惜我當時不能不走，所以，除了我們自己之事情之外，後來發生的表情況就沒有法子告訴妳了。如果妳還願意聽聽我們的情形，我當然樂意詳細的告訴妳。」

馬玉儀只用一個懇切請求的笑容，就使徐奔極之情願將一切詳情說出。

馬玉儀當然非常之想聽，因爲她知道徐奔一定會提到沈神通，那怕只提到他的姓名，她已經十分感激十分滿足了。

徐奔最不明白是何以當她最後提到大牧場人人拔刀，向沈神通致敬告別時，馬玉儀的眼淚大滴大滴的掉下來。

等到馬玉儀恢復平靜，徐奔才又道：「我們有人質在手，所以不怕金算盤會使什麼詭計陰謀，也因

此我決定繞到這兒來保護妳，一來金算盤勢力很大，附近百餘里方圓之地恐怕沒有什麼事能瞞得過他很久。其次，我們順便也可以等等劉雙痕的消息。」

「可是你的人質現在在那裡呢？」

這句話當然不是徐奔或大牧場的人說的，但亦不是馬玉儀開的口。

故此沒有人不立刻感覺到問題嚴重之至。

大廳側門棉帘子撥開，一個方臉大耳三綹黑鬚的中年道人走進來，他雖然佩着劍，却絲毫不影响他飄然如仙的風度。

徐奔臉色變得很陰冷，很難看，因爲他不但認識這個龍門派著名的劍客冲虛子，而且多年來暗中認定冲虛子乃是拆散他和凌波仙子那段情緣之人，所以他臉色如果能夠不難看那才是怪事呢。

冲虛子擺了擺手，向其他按刀欲起的人笑笑，又道：「你們不必心急，不必魯莽，徐奔認識我，你們最好等他決定才出來，反正我既然現身，大概就不會立刻溜走。」

他自動現身乃是事實，故此理由實在是非常之充份，如果他因害怕而溜走，那麼他又何必現身呢？

於是大牧場衆人都立刻控制住自己，眼睛耳朵在等候徐奔的命令。

冲虛子衷心地讚嘆道：「大牧場鐵騎果然名不虛傳，好，現在我言歸正傳，我運氣很好，居然毫不費力把『人質』弄到手，同時也湊巧聽到徐奔所說的話，因此來龍去脈我已大致了解，徐奔，不論你心中對我如何想法，但有一點你大概不會否認，那就是我冲虛子以至龍門派的人，都有管一管凌波仙子事情的資格。」

徐奔道：「有便如何？」

冲虛子道：「你的所謂人質的那個女人，究竟是誰？」

徐奔仰天一哂，道：「你問我，我問誰？」

冲虛子道：「別意氣用事，如果我敢肯定她就是呂凌波，我當然會揭開她的面紗，但你却不同，你應該知道她是誰。」

徐奔仍然哂笑望天，道：「我記得我好像還沒有揭開過她面紗，我只能告訴你，她的聲音和笑聲都很像，唉！不是很像，簡直就是她，不過我還是沒有揭開她的面紗。」

冲虛子道：「咱們何必將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弄得那麼複雜，其實你揭開一驗便知道，你爲何不這樣做？」

徐奔換上冷冷神情沉聲道：「那麼你又何不這樣做，難道你們會認不出凌波仙子？」

他的眼光忽然轉到了馬玉儀臉上，表情也忽然變得很親切溫柔：「妳不要害怕，我們男人之間的關係很單純，是恩是仇一言可決，但一旦涉及女人，問題就叢生百出了。」

馬玉儀道：「我明白，不過我只希望你忍耐些，不要輕易衝動決裂。」

徐奔本來就很瀟洒，所以他的微笑看來很有味道。

「姑娘，我從來不是個衝動決裂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妳是巾幗英雄，所以敢作敢愛敢恨。」

「我很羨慕劉雙痕，因爲他已經有了妳！」

馬玉儀也沒有解說，暫時讓徐奔誤會她是劉雙痕的女人並沒有傷害，所以她又道：「但我也感覺得出那位道長也是英雄人物，所以你們都一樣，都不敢揭開那幅又輕又薄的面紗，我好希望能夠認識凌波仙子，因爲我想知道她何以能夠使你們這等英雄人物都對她如此情深義重？」

她的話，她的見解一點也不玄，凡是付出過眞感情的人，大概都能領會，能了解。

我們不妨把男女身份掉轉過來，然後，讓我們看看古人兩句詩，這兩句詩是：「博得美人心肯死，項王此處是英雄。」

以楚霸王項羽冠絕天下之勇，竟然還不算「英雄」，而英雄之處却是在於有一個美人肯爲他而死。

因此如果美麗女人有兩個英雄人物願意爲她而死，她當然值得驕傲，值得讚頌了。

仍然又是馬玉儀開口說話：「你們雙方既然都不是凡俗之人，爲什麼不敢立刻解決這件事？拖延時間並不是好辦法，你們心中當必也十分明白！」

她忽然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了「沈神通」，所以心中悄然嘆口氣。

「人質」是在冲虛子的手中，所以他必須表示意見，這意思是說他擁有否決權力，所以別人無論有什麼意見都沒有用處。

冲虛子道：「我要怎樣做才算面對現實？」

馬玉儀不假思索道：「有兩條途徑。」她現在覺得自己更像沈神通化身了，「第一條途徑是你們根本不必多講，對也好，錯也好，立刻出手決戰拚命，誰贏了誰就算有理。」

冲虛子道：「如果這盲目瘋狂的辦法也算是途徑的話，我實在不敢恭維，亦絕不贊成。」

徐奔點點頭問道：「第二條途徑呢？」

馬玉儀臉上泛現笑容，甜美得使人心都軟了，「第二條途徑也是很簡單直接，把蒙面女人帶出來，讓我揭開她的面紗。」

她最有力最有利的原因就是她是個不諳武功的女人，所以由她充任仲裁，雙方都無疑慮。

冲虛子很爽快，道：「好，先弄明白她是不是凌波仙子，再說別的。」

徐奔一舉手，許多人立刻移動，眨眼間大廳內大牧場方面只剩下馬玉儀一個人。

側門又有人進來，是華陽子攙扶住呂夫人。

呂夫人面孔隱於面紗後，所以誰也看不出她有何表情。

華陽子立刻也退出廳外，馬玉儀一手扶住呂夫人，另一隻手捏住面紗下端，但她沒有立刻掀開面紗，微揚聲道：「雖然人人叫妳呂夫人，但我却知道妳不是呂凌波。」

呂夫人沉默一會才道：「我不是呂凌波？那麼我是誰？妳又是誰？」

馬玉儀道：「我已看見兩個男人的表情，妳的聲音一定很像呂凌波。」

呂夫人輕笑數聲。

馬玉儀又道：「妳的笑聲更像呂凌波了，因爲那兩個男人都好像快要溶化在妳的笑聲中，但是我告訴妳，我保証妳不是呂凌波。」

呂夫人柔聲道：「這話要他們說才算數。」

馬玉儀道：「就算妳眞是呂凌波，但妳的殘酷嗜殺種種行爲，已使妳變成另一個人，何況妳根本不是呂凌波。」

她的結論頗有一點「石破天驚」意味，使人禁不住會想起了沈神通。

呂夫人道：「我是與不是，妳只要手指一動就知道了。」

馬玉儀道：「動不得，妳這層面紗非常重要。如果不是這層面紗，他們絕對不會有『假』的感覺。」

她腦海中浮起沈神通跟她講過的道理，所以侃侃而談，流利得令任何人都會驚訝：「如果是動物，對牠們來說，聲音和氣味比眼睛看見的形象更重要，但人類却不是了，人類寧願用眼睛也不用鼻子耳朵，所以妳一直不讓他們看見，其實很傻。」

呂夫人茫然道：「我傻？妳眞的這樣想？」

「是的，如果妳早早讓他們眼見，他們一定會被視覺蒙蔽迷惑，沒有法子分辨妳的眞僞，這就由於人類太倚賴眼睛之故，但既然他們看不見，少了許多迷惑因素，他們的心靈就發揮了神奇的作用，他們根本就是『感覺』妳不是眞的呂凌波。」

呂夫人有沒有驚訝得張大嘴巴不得而知，可是冲虛子和徐奔却一點不假，連下巴也差點掉了下來，他們既驚訝又萬分佩服，誰說不是呢？他們正是心裡感到不安，覺得呂夫人並不是他們所要營救的凌波仙子。

在徐奔來說，他還曾在武功上試探過，所以比冲虛子確定得多，但若是要他絕無疑惑，却又差了那麼一點點，總之，連徐奔也不敢百分之百保証呂夫人不是呂凌波。

「所以妳現在不敢拿下我的面紗？」呂夫人的聲音很鎭定，也很嬌柔悅耳，連她也聽得見冲虛子、徐奔兩個男人的呼吸聲。

她又說：「我希望我不是呂凌波，因爲我有一段時間好像已經瘋狂，我做任何事情，在正常人看來都是倒行逆施的，但可惜的是當我忽然清醒，却發現我仍然姓呂，如果我不是她，那麼我是誰？」

這個問題的確令人混淆迷惑，甚至很難找出任何理由駁斥，困難的原因來自你必須要想辦法代她回答「她是誰」的問題。

現在冲虛子、徐奔這兩個當代高手，他們和一般男人並無不同，反正一跌入有關感情的陷阱中，便爲之迷迷糊糊，完全失去判斷能力，所以他們像傻瓜一樣張開嘴巴，他們只會望着馬玉儀，只希望她腦袋的聰明能和她面龐的美麗是正比例的。俗語常常可以聽到「聰明面孔笨肚腸」這句嘲罵人的話，但這句話却千萬不能夠出現在馬玉儀身上，這就是冲虛子和徐奔忘記合攏嘴巴的唯一祈求了。

呂夫人又說道：「姑娘，妳的話實在很有學問，所以我請求妳揭開我臉上的面紗。」

馬玉儀笑一笑，看來好像仍然蠻有自信的樣子，當然這一點又牽涉及沈神通，因爲她發現自己像他的感覺更加强烈了。

「在那兩個男人的腦子裡，一定還在想着如果妳不是呂凌波，那麼妳會是誰？世上斷無話聲笑聲以至身材肥瘦高矮都那麼酷肖的人，我也懂得男人，所以我知道他們的想法。」

呂夫人道：「這個話題好像沒有再談下去的必要，如果……」

「不必如果。」馬玉儀截斷她的話：「因爲祇要妳不是呂凌波就足夠了，至於妳究竟是誰毫不重要，反正他們所愛的人只是呂凌波，決不是很像凌波仙子的人。」

她用女人的方法一下子就解決了問題，因爲男人總是喜歡自以爲是地繼續追問一些不現實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離題萬丈。在邏輯學上說，也已經墜入推理的偏差錯誤陷阱了。

冲虛子和徐奔都忽然透了一口大氣，也忽然記得嘴巴不該張得那麼大，所以都合了起來而變回了正常的樣子。

「她雖然不是凌波仙子。」徐奔說：「但仍然是極重要的人質，起碼在金算盤心目中她很重要。」

冲虛子道：「別人雖不知道，你我却是知道的，金算盤的對象其實也是呂凌波，但爲何對她竟然能像對待呂凌波一樣？她究竟是誰呢？是不是連樣貌都很像呂凌波？」

男人總是這樣的，腦筋時時會忽然又變得不現實，很難像女人一樣堅持下去，此所以自古以來有這麼一個現象，那就是男女之間若有發生問題而決裂分手，男人往往比較容易也比較常見能寬恕對方而覆水重收，但女人方面就很不好講話，如果她不要一個男人，那就極少機會可以使她改變主意。

「我知道你們腦裡的想法。」馬玉儀的微笑除了美麗之外，居然有一種母親或大姊的派頭味道：「你們別怪我太率直，因爲不論你們是什麼身份以及有什麼成就，但你們仍然是男人。」

徐奔道：「我絕不否認我是男人，相信冲虛子道長也一樣。」他眼光轉向那方臉大耳的中年道人：「你不會否認吧？」

冲虛子苦笑而又連忙道：「我當然不否認。」

徐奔滿意地把眼光轉投馬玉儀：「看，這一點已明確證實了，但男人的腦袋都不是個個相同的，何況每個人腦袋裡的想法既複雜而又不盡相同，妳究竟知道我們那一種想法？」

馬玉儀點點頭同意道：「對，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想法。」這時她其實是想起了沈神通，因爲她認爲如論獨特想法之多，沈神通在這世上不算第一也可以算第二了。

「但若以男人和女人的立場來分野，則男人的移情情況大過多過女人。例如『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這兩句詩，第一句就是移情原因。」

那兩個男人都明白，所以默然頷首。

他們不開腔不作聲，原因是知道馬玉儀下面還有話要說。不過在馬玉儀說下去之前，關於那句詩却必須解釋一下，所謂「望裏彩雲疑冉冉」意思是說，在你眼睛看見那一朵彩雲（美麗女人俏影），使你懷疑就是輕盈飄逸的她，這個她自然是已經離別了而又忘不了的那個女人，事實上這一朵彩雲當然不是眞的是她，你祇不過看見那身影很像而以爲是她而已。

這種情形難道「女人」就沒有了，不，女人自然也一樣有，只不過經過懷疑再加以證實之後，再往後發展，男人和女人就往往完全不同而已。

馬玉儀正是指出這一點，她說：「男人對於一個很像他心上人的女人，常常可以假設她就是她，就算不是這樣，也會對她特別好，因他可以從她身上看見心中想念的人。」

那兩個男人顯然很信服而又有點飄飄然的表情，任何男人若是被美女當面恭維他很多情，決不會覺得是壞事。

他們的眼睛忽然又都發亮發直了，因爲馬玉儀玉手一動，扯掉了呂夫人面紗。

馬玉儀讓兩個男人呆愣了一陣，才用毒箭似的話驚醒他們，她說：「女人不同於男人之處，就是當她驗明結果之後，她不會留戀，不會幻想，她用現實態度處理這種事，她馬上走開，或者繼續找尋那個眞的，因爲她認爲假的就是假的，不能代替眞的。」

兩個男人都暗中吸口氣，並且恢復常態。

徐奔道：「我明白了，金算盤就算明知她不是凌波仙子呂驚鴻，但由於她們樣貌聲音無一不像，所以用她代替，可惜金算盤一直不知道龍門派凌波仙子就是呂驚鴻的秘密。」

冲虛子微微失色，問道：「知道又如何？」

「如果他知道，這個人質就完全失去用處了，因爲凌波仙子已經遇害。」

這個消息雖然是劉雙痕暗中告訴徐奔，但他却禁不住想起沈神通，他現在才明白沈神通那時爲何不讓他多言，爲何要他速速領隊離去，原來是爲了保存「人質」的價值，因此直到現時爲止，金算盤必定還不敢翻臉更不敢傾盡全力追擊狙殺他們。

不過現在輪到馬玉儀暗暗擔心了，這是由於呂夫人一直都很沉默並不反駁之故。如果她仍是啞口無言，當然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但看來她只不過是不說話故意賣個關子而已。因此到她一開口，必定會有意想不到的問題發生。

果然馬玉儀的直覺沒有出錯。

呂夫人一開口就使人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她向那兩個男人詢問：「如果我出乎一切意料之外，竟然是凌波仙子呂驚鴻，你們怎麼辦？」

徐奔嘴巴張得比冲虛子大一倍，因爲他曾經對她施展精妙劍法，用獨門手法刺中她大穴，使她內家眞力完全渙散，使她一身武功從此永遠施展不開，所以如果她居然是眞的凌波仙子呂驚鴻，他該怎麼辦？看來祇有老天爺才可以幫他回答了。

呂夫人一定知道自己的話的份量，她一定知道能夠對那兩個男人造成怎樣的打擊，所以她的笑容既鎭定而又有那麼一點點陰險狡詐味道。

馬玉儀現在的確慌了手脚，因此話聲也軟弱無力：「妳不是凌波仙子，妳一定不是，所以他們根本不必胡思亂想。」

呂夫人用那兩個男人聽了會心跳氣喘的熟悉聲音回答：「妳錯了，妳才一定不會是凌波仙子，但我却不一定了。」

如果她立刻激烈堅持她就是凌波仙子，效果必定比現在遜色很多很多，如今她只不過自辨有些可能，却居然反而能使人多相信幾分。

呂夫人又說道：「我的話當然有根有據，否則如何令他們相信呢？」

馬玉儀看來別說已無進攻之力，甚至連招架之功也沒有了。故此她的聲音更軟弱可憐：「妳最好馬上拿出証據，別空口說白話浪費我們的時間。」

呂夫人吃吃而笑，顯然她的笑聲也具有極强大力量，所以那兩個男人才會那麼目瞪口呆的樣子，她說：「姑娘，妳又錯了，我並沒有浪費任何人的時間，我只不過讓他們看清楚些想清楚些，既然我敢這樣做，便已是第一個証據。」

馬玉儀芳容上露出失措神色，因爲她不但不笨，而且很聰明，所以一聽這是「第一個」證據，無疑必定還有第二個甚至第三個了。

「至於第二個証據……」呂夫人聲調極之悠然，現在，她當然可以很從容，換了任何人都可以這樣，假如還有有力的證據的話。

「第二個証據，本來在這個場合不太好意思提出來，可是爲勢所逼，我也不能不說了。」

她可又眞會整人，老是不立刻講出最核心的最重要話。她就是在核心旁邊挑觸，而讓所有的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幸而她終於不能不說下去。她道：「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好像冲虛子你，還有徐奔你，你們都先後跟我好過，這一點你們有沒有意見？」

所謂「好過」，那就是曾經有過肉體關係的文雅講法。

冲虛子和徐奔都低下頭，但也是點頭之意，他們本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男人在這一方面很難得會發生當面不認賬的事，或者這就是「大男人主義」觀念作祟吧？

呂夫人嬌媚的說下去：「那麼你們當然也絕不會忘記我身上有什麼特別標記，是不是這樣呢？」

兩個男人雖然暗暗倒吸了口冷氣，却也不能用頭顱動作表示「是」的意思。

呂夫人又道：「那麼誰過來替我脫掉衣服？如果我的標誌特徵仍然藏在衣服底下，你們永遠都不知道我是誰，不論事情是好是壞，但我猜想你們都不想永遠有一團迷霧在心中吧？」

兩個男人不但不敢跨步，簡直連小指頭部份都不敢動一下。馬玉儀嘆口氣，道：「我從未替女人脫過衣服，但我看這次不能不動手做一次了。」

呂夫人的媚美是那麼美麗那麼動人心魄，簡直連馬玉儀也看得不能透氣眨眼，如果再深入一點透視分析馬玉儀的情緒，一定可以發現連她也有點男人那樣心蕩神搖。

馬玉儀一面替她解開衣帶，一面說道：「妳一定想不到何以我心中忽然會湧起遺憾？」

呂夫人訝道：「妳爲何會遺憾呢？」

馬玉儀道：「因爲我看見妳如此嬌媚，柔美的情態，使我竟然也像男人一樣動起慾念，所以我禁不住感到遺憾，因爲我終究不是男人。」

她說話之時，已經脫掉了呂夫人外衣，於是晶瑩玉臂，飽滿挺聳雙乳，以及肥白修長大腿都呈露出來。

因此房子內粉香四溢肉光映照，也因此兩個男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但暴露程度還不夠，所以男人們既未認可，而呂夫人亦沒有阻止更徹底的解脫。

一眨眼間，呂夫人不但那對挺立雙峯全無遮掩，連下體也一樣全無衣物遮蔽。

呂夫人的身材並非玉女型，但也絕無絲毫衰老徵象，她屬於成熟豐滿而又修長得很自然很好看的那種少婦型，由於這種體型暗示已經成熟可以採摘，故此比玉女型的身材更令男人心跳垂涎，也更易令男人生出非非之想。

馬玉儀又嘆口氣道：「現在我更加可惜我不是男人了，不過我猜如果我是男人，大概又沒有資格站在這裡。」

其實她現在已忽然記起，她自己的身體也有過不少男人如此的目瞪口呆地盯瞥着，不過這裡面却有點不同，因爲男人看女人有權魂飛魄散定睛流涎，但女人看女人却怎會也有情慾泛濫之感？

她何以像男人一樣湧起擁抱撫摸那具裸體的衝動？

呂夫人緩緩舉起右腿，又用一隻手抄住小腿以便舉得更高，她的動作慢而優美，所以雖然不久便妙相畢呈，春光乍洩，却沒有下賤粗俗之感。

連馬玉儀也聽得見兩個男人沉重快速的心跳聲，所以她知道情形很不妙，因爲以那兩個男人入迷程度看來，就算呂夫人沒有特徵標誌，他們也可能情願將她當作是凌波仙子呂驚鴻而不肯拆穿了。

本來這事與她沒有什麼關係，因爲別的男人喜歡別的女人，跟她馬玉儀簡直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塊兒去。除非「男人」裡面有沈神通，或者「女人」是她自己才有問題。

可是她却又清清楚楚知道問題十二萬分嚴重，她只用女人的直覺而不必用邏輯推理，就知道至少有兩種情況會發生。

一種是男人的態度合作一百八十度轉變，變成維護及幫助呂夫人。這一來他們可能簇擁她回到野趣園，並聽她命令大殺一場，殺的當然是任何呂夫人不喜歡不順眼的人。

另一種情況是這兩個男人很快就會變成仇敵，他們即將出手決戰，最後仍然活着，勝利者才可以擁有呂夫人，至於戰敗身亡的一方，那時不管失去什麼東西也沒有關係了。

呂夫人那條雪白的大腿雖然舉得很高，却沒有舉得很久，大概是由於這種動作並不怎麼雅觀，而她的眞氣已破，要這樣子舉起一隻大腿可能是相當吃力，不過當她放下大腿之後，那種站姿勢好像沒有減少一分一毫誘惑力，相信這一點跟她全身赤裸很有關係。

馬玉儀立即用自己的身體，擋住兩個男人射向呂夫人的目光，一面動手幫她穿上衣服，但當她這樣做時，她知情勢已經很快就會發生變化。

她覺得自己好像站在火山口，正在等待火山爆發那可怕的一剎那。

＊　＊　＊

淙淙泉水的流韻好像比平時更清脆響亮傳入衆人耳中，其實這只不過是流韻軒內所有的人都沒作聲以致非常寂靜之故而已。

會津簡一的鐵矛矛尖仍然遙遙指住陶正直，但他的眼睛却望着金算盤。

情勢簡直已擺明出來，金算盤決不是傳話人，連黑夜神社二當家會津簡一也要服從和等候他的命令，他怎會只是「傳話人」那麼簡單呢？

金算盤大概是知道瞞不下去，所以他仰頭長嘯一聲，嘯聲顯明流露毫無忌憚以及恣意狂妄的意味。

人人都明白，都曉得金算盤開始現出他的眞面目，又由於他的嘯聲很刺耳難聽，故此許多人都皺起了眉頭，表示反感。

金算盤却不管別人喜歡或反感，他那狂野笑聲持續了一會才停止，這時人人都看見他那對眼睛亮得很可怕，單是笑聲和眼睛，就已經足使任何人泛起他是人類以外的某種東西的强烈感覺。

這種感覺自然極之可怕，試想本來是好好的一個人，秀氣斯文而又瀟洒的人，忽然變成不像人類的東西，你只須深入地認眞地想一下，盡力體會一下，就可以明白。

衆人之中以花月樓雙姝反應最具體也最戲劇化，她們嬌柔地呻吟一聲，抬起手用衣袖遮住面孔，當然她們乃是用衣袖隔斷目光不想看見金算盤的樣子，這意思是人人都知道都了解，同時不禁也有一份同情。

由於她們都是艷絕一代的美女，所以她們的表情，不但不令人覺得做作多餘，反而增加憐惜不忍卒睹之感想。

寬敞的軒堂內十對眼睛都集中於金算盤的一個人身上。

金算盤雖然沒有計算人數，但此處却是不能不一一數了出來，以免混淆滋增疑念。

這十對眼睛第一個就是沈神通，然後是陶正直、劉雙痕、崔家雙姝、李紅等六人，另外還有會津簡一及兩名縮在轎邊的年輕壯健轎伕，而第十個人便是轎內之人(假如有人的話)。不管轎中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反正他也一定與旁人無分別，現在一定凝瞪着金算盤。

金算盤用奇異閃亮的眼神凝視沈神通好一會兒，才道：「沈神通，直到現在我才發現你是最强的對手，還有陶正直則是最混蛋也最可惡可怕的人！」

沈神通祇笑一笑，陶正直遙遙拱手道：「過獎，過獎，小可只不過是個卑微渺小微不足道的人，小可平生還是第一次被人這樣讚譽，所以我實在很不習慣。」

劉雙痕接口道：「金老板，我看你才是世間最可怕的人，因爲以我來說，由家裡發生事故一直到現在，我雖看見不少血淋淋拚鬥厮殺，也親眼看見許多生龍活虎的人失去了生命，但我仍然是迷迷糊糊，仍然好像在一場惡夢中一樣，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樣出力拚鬥，我甚至連敵人是誰也不知道。」

陶正直說道：「現在，你應該知道了吧？」

劉雙痕搖搖頭道：「仍然不知道，因爲雖然目前看來，一切問題，一切仇殺都是金老板一手主使導演，但他爲何要這樣做？對他有什麼好處？我好像就不能這樣輕率的作結論。」

金算盤的聲音略異於平時，似乎相當興奮：「劉雙痕，你有結論也好，沒有結論也好，都已經失去了任何意義了，我這些話只是解釋我剛才何以不把你們春風花月樓列爲可怕的敵人的原因。」

劉雙痕訝異道：「你到底想要告訴我什麼？」

金算盤笑得又陰險又邪惡，然後道：「你們春風花月樓已經是網中之魚甕中之鱉，你們已經沒有能力自保，更不要說對付我了，我這樣說你明白了沒有？」

劉雙痕漂亮臉蛋上露出迷惑神色，搖頭道：「我還是不明白，我們爲何已無能力自保，爲何不能對付你？」

金算盤道：「我希望沈神通能夠回答，他最拿手的本領就是猜測那些奇怪的事情。」

沈神通道：「若是平時我也許可能猜一猜，但現在却一千個一萬個不行，因爲我的心很亂，我只想知道我的女人現在在什麼地方？她落在何人之手？」

這個理由果然强而有力之至，連目泛異光表情邪惡的金算盤也連連點頭，道：「這話也是，我看我還是轉問陶正直吧？他的腦筋似乎不差於沈神通，而他的古怪却比沈神通更多。」

陶正直道：「不要將沈神通的問題弄到我身上，總之他的女人以及寶刀都交給金老板你了，如果你交不出那女人，他不找你找誰？他總不能找我或者找劉雙痕吧？」

劉雙痕提醒他道：「現在我們不是講這件事。」

陶正直確實是相當英俊的美男子，所以笑起來很好看，唯一缺陷就是他的眼睛時時禁不住露出邪氣，他說：「對，我並沒有忘記，尤其是關係你們的問題，但老實說，這是極之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情況，我連做夢也想不到金老板下手的第一對象就是你們，如果他暗算沈神通或大牧場人馬，甚至暗算我，都講得過去。」

劉雙痕說道：「你仍然未解答疑問呀？」

陶正直道：「世間之上如用暗算手段對付人，但又不讓對方馬上發現被暗算跡象，數來數去只有三種方法。」

這話連見多識廣的金算盤也爲之一驚，當然他知道如果是他發問，陶正直可能不予理會，所以設法使自己不發出聲音。

果然劉雙痕問道：「我首先想到用毒，最後也是用毒，但除了用毒之外，難道還有兩種方法？」

陶正直說道：「當然有啦，我告訴你，第二種就是用蠱，『蠱』跟『毒』完全不相同，南方交趾那邊的人稱爲『降頭』，是一種很奇異很神秘也很可怕的手段，那邊有些女孩子也跟苗疆女子一樣，如果她嫁給漢家郎，就一定向他用蠱，這樣那個男人回到唐山家鄉而不再回到她身邊來，到了某一些時候，就會病死或者突然死亡。」

劉雙痕道：「我聽過不少這種故事，但我以前却不敢相信眞有其事，你既然這麼說，我當然不能不信，只不知第三種却又是何等樣的手段？」

陶正直臉色非常嚴肅，聲音也一樣，「那是極古老的方法，就是邪門妖術，除了剪紙爲馬撒豆成兵，招風喚雨雷電等等邪術之外，還有驅神役鬼，乃至種種厭勝之術都屬於這一門。」

人人都作聲不得，但覺陶正直胸中果然大有學問，決不是那些只有點小聰明的人可比擬。

陶正直又道：「以我看來金老板家財萬貫，聲名震動江湖，所以能夠找到擅長妖術之士，這種人當然很詭秘隱密，如果不是金老板聲名顯赫而又能夠一擲千金，那是絕對找不到那種眞有妖術的人。」

這次連沈神通也暗暗吸了一大口冷氣，假如陶正直沒有分析錯，則金算盤眞正的力量並不是他自己以及黑夜神社許多一流殺手的武功，而是人力極難對抗的妖法邪術。

不過當他吸完了一口冷氣之後，又對自己微笑了一下，因爲世上之事，根本並沒有「絕對」，所以金算盤雖然認爲有「絕對」把握，但實際上是不是呢？那就要等「事實」証明了。

只聽得陶正直又道：「劉兄弟，你們並不是今晨就到野趣園來，所以金老板一定有機會拿到你們的頭髮，指甲或者貼身衣服等等，這些東西落在有眞功夫的妖人身上，就可以施展厭勝之術，他一唸咒，你們就變成木頭或者死人，所以金老板很有把握，也敢說出來，如果我是金老板，不用說我也敢這樣的誇口。」

劉雙痕和崔家雙姝臉如土色，白得比白紙還白，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怎麼說怎麼做才好，如果是在武功方面或其他方面敵手，他們還可以掙扎還可以拚命，可是請問你怎樣跟一個不知在那裡的人拚命？何況這個人一唸起咒你就會變成木頭或石頭或者死人，那時你用什麼去拚命？

崔憐花用變得渾濁和顫抖的聲音問：「沈大哥，陶正直的話是不

是眞的？」

沈神通嘆口氣道：「一點不假。」

他的話，他的判斷絕對沒有人會懷疑，包括陶正直在內，所以崔家雙姝駭得花容失色，還不稀奇，連劉雙痕也馬上全身四肢發軟，同時頭腦也好像被草紙塞住，簡直已不會思想了。

陶正直道：「劉兄弟，振作點，我多多少少還有點力量，金老板未必能夠加害於你。」

「我不能夠？」金算盤問完這一句，立刻仰天大笑，那笑聲又使人想起人類以外的某一種東西。

他笑聲停歇之後才又道：「陶正直，你最好先問問沈神通的看法，我認爲他的意見是很值得大家重視的。」

局勢已趨向於「貓捕鼠」遊戲狀態，那金算盤已顯然控制了大局，任何人的生死好像都已經在他掌握中。

陶正直忽然精神一振，大聲問道：「沈神通，我們想聽聽你的意見。」

金算盤笑道：「但可惜現在他的奇異才智被一個女人弄亂了。」

陶正直回以冷笑道：「金老板，你錯了，在目前緊急情勢之下，連我陶正直也絕不會分心亂神，何況是沈神通這種人物。」

沈神通苦笑道：「至少在這一點，我眞不能與你相比。」

陶正直連連搖頭，並且露出一副難以置信神情：「你還想看你的女人？你知不知道如果今天不能脫身活命，你以後就連想一下的機會都沒有了？」

沈神通又苦笑道：「我當然知道，可是你大概還不知道這座流韻軒，現在門戶已被四個黑夜神社殺手封死，另外三個方向的六道窗戶，每一道都有兩個殺手把守，你就算殺得死金雲橋，但恐怕也出不了此軒。」

陶正直微微冷笑，擧目看看，大概此時金算盤發出命令，果然門外窗外都出現了全身黑衣勁裝的標悍大漢。

不過陶正直似乎不感震驚，仍然微微冷笑。

沈神通道：「你以爲你很有把握能衝得出去？不，你最好另行估計，雖然你在那六扇窗戶其中兩扇做過手脚，你的手法很隱蔽巧妙，可是我猜大概沒有用處。」

陶正直這時才驚訝得睜大雙眼，因爲兩扇窗門上所做的手脚巧妙得連自己也幾乎看不出，沈神通是怎麼樣知道的呢，他是看出來，抑或是只憑腦子猜想？

金算盤大笑道：「妙！妙極了，不過陶正直武功很高明，說不定他能夠衝破這道封鎖綫！」

沈神通道：「以陶正直的武功，突圍逃走本來不算是難事，可是他一定忽略一件事，那就是這些封鎖門窗的殺手，根本不是殺手，而是準備與任何人同歸於盡，所以除了跟武功有關之外，還牽涉其他一些問題，但總而言之，如果有人能越窗而出，雖然僥倖不死，我看重傷是免不了的，而這時就容易被其他人宰掉了。」

這個結論眞是再明白也沒有了，如果陶正直相信沈神通的智慧，相信他的猜測的話，那麼那最聰明的決定，就是決不作突圍逃走之想。

自然任何人也都立刻發現，此一結論簡直是開玩笑，因爲如果你永遠被困在軒內，結果就算不餓死也會渴死無疑。

陶正直一面飛快轉動腦筋，一面慢吞吞的問道：「看來似乎眞的沒有辦法出重圍了，不過，假如我有意想不到的方法，居然能衝出重圍，而且我居然也不負傷，沈神通，請告訴我，金老板還能不能發出瘋狂笑聲呢？」

「瘋狂？」這個形容詞使所有的人(包括會津簡一等)都猛可裡恍然大悟，陶正直形容得很對，其實金算盤並不是人類以外的某種東西，只不過是他笑聲和眼光露出「瘋狂」意味而已，通常有理性的人類社會中，瘋狂者時常被視爲不是人的「人」。

沈神通躲過瘋狂這一點，大概他不敢予金算盤太大刺激，他淡淡回答道：「雖然你說的只是假設情況，然而我仍然很抱歉告訴你，你就算是安然無恙逃出此軒，就算那時金老板已死去，但你還是逃不了活不了，那是因爲他聘請的收網妖人，會在他死去之時，發動一切最可怕最惡毒的邪術，以我的看法，這地方所有的人，除了我和我的小丫環之外，人人都在妖法邪術的禁制之中了。」

劉雙痕皺起眉頭，不過好看的人無論什麼表情都仍然好看，他說：「沈神通，你老早已知道，爲何不通知我們小心戒備，世間既然有邪法妖術，自然也有正法仙術，你早點講，我們說不定有辦法可想。」

「劉兄，你譴責對象錯了。」沈神通徐徐的道：「你應該責怪陶正直，他如果不是有此消息風聲，我保証他和我一樣決想不到邪術妖法方面，我只不過向來小心謹慎，而且我帶有能幹聰明的小婢，我連一根頭髮都不會被人家撿去，所以厭勝邪術一定弄不到我的頭上，但別人我却不敢擔保了。」

劉雙痕眞的有點生氣樣子，指

住陶正直道：「你老實講，你有沒有聽到風聲？」

陶正直忙道：「你別急，我雖然聽到了一點點這類風聲，但連我自己都不相信，所以根據沈神通的推論，我根本也是待宰羔羊，你不要生氣，讓我想想看，有沒有辦法消解這場災劫。」

他眞的表現出十分煩惱又十分擔憂恐懼的神色，所以劉雙痕也懶得多說了，何況追根究底來說，劉雙痕憑什麼責怪陶正直呢？

沈神通等到金算盤突然爆發的瘋狂得意笑聲略歇，才道：「金雲橋，我想表演一下我的猜測功夫，當然如果我們有的人……」他連門窗外一衆黑衣人都一一指着，表示他們也在「所有之人」之中，又道：「假使我們全都喪生，我猜得對不對都沒有關係了，但也可能只有你金雲橋一個人活着，那時你就知道而且可能極之佩服我。」

陶正直插口道：「到那時候他佩服或不佩服對你又有什麼關係？」

沈神通道：「有關係之至，因爲我們雖然死了，但金雲橋却一定肯聽我的話，趕快去做一件事。」

陶正直滿臉訝色，道：「我們若是死了，他做一百件事又與我們有何關係？」

「你聽我說下去，金雲橋要做的事，就是有多快就多快的去殺死那個妖人，老實說，凡是這種旁門左道之人，都是詭詐貪婪而又疑心重重的，所以他必定想法子先揑住金雲橋的小辮子，他祇喜歡制人而決不喜歡受制於人。」

金算盤果然露出凝重尋思神色。

「如果他趕緊殺死那妖人，」沈神通說道：「我們這一大堆人至少也算是出了一口氣，陶正直，現在你認爲有沒有關係？」

陶正直連連的點頭。

由於動機極之明顯，所以他根本不必說話了。

「好，現在讓我開始猜猜看，金雲橋，你一定很想先殺死我，你必定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因爲不論是我或是別人出手殺死了你，你的死亡能夠使妖人立刻知道，那妖人當然沒有什麼顧忌，所以他會依照你的合約，即刻施展最惡毒邪法，於是這裏所有的人……」

他又擧手一一指着門口窗口的黑衣殺手：「連你們在內，都全部變成死屍。」

現在他的手指指住自己鼻尖。「但我却不包括在內，只有我能活下去，所以金雲橋，現在最大最急切的心願，就是趕緊取我生命，絕對不願意我竟然是漏網之魚，他的心情你們大家當然能夠了解，至於是不是同情他支持他，那就見仁見智很難論定了。」

金算盤大概沒有什麼話可以反駁沈神通，所以他祇能夠以十分難看的臉色表示心中憤怒，可是他憤怒的臉色却有副作用，那就是無言地證實了沈神通的推論。

雖然沈神通的推論對於一些人，例如劉雙痕崔家姊妹以及陶正直都起不了什麼大的作用，但對於另一些人却無異地陡然捲起了一場風暴，這另一些人就是會津簡一以及封鎖門窗的十六名黑衣殺手。

還有就是兩名看似畏縮躲藏在軟轎邊的年輕力壯轎伕，他們忽然不再畏縮而是驚怒交集地挺起胸走前兩步，因此軒堂內外的人都可以毫不費力發現他們的存在。

沈神通提高說話聲音，所以使得爆炸性局勢暫時穩定如常，他道：「我如今要猜測的是關於那妖人的事情。金雲橋，如果我猜對了，你可不許抵賴，故意否認事實。」

誰都多想知道一些有關「妖人」的事情，因爲很顯然的，如果你想對付這種神秘敵人，自是獲得越多的資料，就越有得手機會。

軒堂內外一片死寂，連咳嗽聲都沒有，亦沒有任何人移動一下。

金算盤道：「我絕不抵賴，我何必抵賴，哈……哈……」一陣接一陣的瘋狂笑聲迴响在軒堂內，雖是在大白天，却依然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沈神通等了一會，直到笑聲已歇，才朗聲道：「我的常識告訴我，凡是這一類殘忍詭詐的妖人，他施展邪術的地方，必定是在陰冷黑暗，也必定是很少人能接近，我大略查看過野趣園形勢，現在回想起來，園內房舍雖多，但却好像沒有適合妖人施術的地方，因此我得到一個結論，這一個或者這一羣妖人，必定匿藏在不見天日的地窖裡，總之一定是建造於地面之下的秘密所在就對了。」

金算盤現在雖然笑得極之陰險可惡，但他却也不能不暗暗佩服，甚至震驚，在感覺中，這個沈神通的確名不虛傳了，換了別人只怕死了之後仍然不明不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的死，但沈神通只得到一點點資料的暗示，就能夠立即推論出很多眞實明確的情況。

當初本來就不應該惹他們，金算盤回憶起何同來見他那一天的光景。

同時心中也泛現呂夫人媚艷絕色的形象，可是這個女人，唉！她眞是禍水，是害人精。

只是現在似乎不是回憶或後悔的適當時間，金算盤自然知道這一點，所以他說：「就算你們猜到了，但野趣園地方如此廣闊，誰能

夠把地面統通翻掘？何況有些事情絕對不能曠日持久，尤其是性命交關的事，你老兄認爲對不對呢？」

「一點都不對。」

這句答話不但金算盤爲之一愣，連其他所有的人也無不驚訝疑惑之極，金算盤終於說道：「我的話眞的不對？這一件許多人性命交關的事難道不重要？難道可以慢慢拖下去？」

「當然不能拖延，不過這一點我稍後才分析，現在還是先談那妖人施法的地點問題，金雲橋，你不要以爲你如果死了，其他很多的人都會跟着死，這件事能夠保護你的生命安全，你這樣的想法，其實錯得很厲害。」

金算盤道：「我既想不出那裡錯了，同時又發現你不是談地點問題。」

沈神通安詳平靜的聲音幾乎使所有的人都大爲放心，而且願意聽下去，他說：「我告訴你，這些人大多數性子剛烈，他們極可能不顧自己生死，也要宰了你出一口被出賣的寃氣，何況如果我有辦法馬上找出妖人躲藏地點，同時又有辦法早一步誅滅他，這兒大伙兒就完全不會受你脅制了。」

金算盤馬上感到强大無倫的無形壓力從四方八面湧到，他知道沈神通說得對，很多人對被出賣感到特別憤怒，往往憤怒得連自己性命也可以不要，何況那沈神通還有可能替他們解除生命的威脅。

故此所有的人都變成倒向沈神通那一邊，也就絲毫不必奇怪了，只不過以金算盤立場來說，這種情形却是極之糟糕不過之事。

沈神通又以那種令人安心信服的聲音說：「我敢確信那妖人必定是在同心樓的地下秘室施術，這種妖人不論邪術多麼高明，都一定怕三種情況，因爲每種情況出現，他都一定活不了，甚至於形神俱滅。」

劉雙痕連忙追問，以免沈神通又停好一會才說下去，試問在目前情況之下，誰不想趕緊多知道一些呢？

「沈神通，請問那三種情況之下？」

「第一種是佛家道家或其他正宗教派的神通力量，這一點當然不是我們所具有的，除非龍門派的高手在場，也許他們能夠出手尅制邪術妖法，能保護我們大家都安全無恙，不過，他們既然不在此地，我看就不必再說了。」

「第二種呢？」現在却是會津簡一問了，因爲他非常希望有機會可以殺死那妖人，然後當然也不會放過金算盤了。

「第二種情況是『烈火』，任何人如果能使那妖人忽然陷身於烈火之中，他就失去邪惡奇異的力量，跟着就會變成死灰了。」

「第三種呢？」

仍是會津簡一詢問，因爲他並不擅長使用火器，假如岩島健未死於沈神通刀下，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沈神通片刻後才把注意力從金算盤那邊收了回來，他一定要觀察出某些別人無法測度的秘密，所以他欣然微笑回答會津簡一的問題。

「第三種是極上乘的武功，不論用什麼兵器，只要能達到相當於『馭劍』境界，就可以當場殺死任何妖人，這是因爲當你的武功造詣已達到了這種境界之時，你心靈能力一定比妖人堅强很多倍，再加上武功的威力，妖人授首伏屍的下場是絕對躲不了逃不掉的。」

可是，環望全場，有誰的武功能達到相當於「馭劍」的無上境界？答案是沒有，一個都沒有，所以這條路也是行不通。

沈神通的聲音和微笑仍然使所有的人不至於灰心絕望，他又說道：「說到同心樓的地下秘室，我敢打賭，那入口必定極之巧妙隱蔽，如果有人能在三兩天之內找到，這個人必定是名噪江湖的一流專家了。」

劉雙痕暗中會意，大聲道：「那麼這話說了豈不是等於白說？」

人人都有附和他的意思而點頭。

表面上是好像是白說，但事實上金雲橋却不能不搥胸頓足了，因爲這裡就有這麼一個人，他不但是一流專家，而且是專家中的專家，所以一流專家要花上三天，他大概祇須三盞熱茶時間，假如運氣好一點，他不必在勘查方面浪費時間，恐怕眨眨眼就可以找出來了。

金算盤剎那間眼睛眨了三下，話聲中大有疑惑：「陶正直眞有這等本事？」

沈神通笑道：「可惜不能跟你打賭，但我仍然可以讓你相信他有這種本事。」

人人都不明白沈神通的意思，因爲局勢很明顯，擺明金算盤已把那「妖人」作爲護身符。

因此他當然不會讓大家到同心樓去，可是如果不在現場表演，又怎能使金算盤相信呢？

這時陶正直忽然開口，說道：「我雖然沒有進過同心樓，但在外面看過幾眼。」

沈神通道：「好，現在請你憑你的記憶，在心中測算一下，你講出來，好給金雲橋心服口服。」

陶正直好像不必思索，立刻說道：「我還記得同心樓的長度闊度和高度，所以根本不必測算，也可以確定同心樓地下秘室的入口，一定在樓後那間石屋裡。」

他和沈神通一樣，都看見金算盤臉色的變化，但還不夠，因爲別人可能看不出來，所以陶正直又說道：「地下秘室入口不但在那石屋內，而且我還敢打賭必定在第三具石棺下面，大家請注意一點，我並不是說石棺裡面而是下面，你祇要找到開關，石棺就無聲無息的滑開了，這時你就可以看見入口的梯級了。」

人人都靜默無聲，那是因爲金算盤像白蠟似的臉色，使人一方面知道陶正直完全說對了，另一方面又知道金算盤必定一直以爲這是極秘密巧妙無人能夠看得破的機關，誰知陶正直却好像連想都不用想就指了出來了，故此他受到異常巨大的震撼打擊。

看來如今只有沈神通有資格開口了，因爲他的表情又表示這一切情形都在意料中，所以他一直保持很有風度很瀟洒的微笑，他說：「金雲橋，其實你不必太過懊喪或震驚，難道你沒有聽過『巧手天機』朱若愚的機關消息之學是古今無雙的嗎？陶正直既然是他入室弟子，你那種秘室入口在他來說，只不過像小孩子玩具一樣的簡單。」

金算盤總算是定下了心神，他當然聽過「巧手天機」朱若愚的大名，所以沈神通說得很對，陶正直是應該很輕易就測度得出來的。

但縱然人人都找得到秘密地道入口，似乎也於事無補，這兒的人誰有本領可以誅殺那妖人？如果有人闖進去，那也不過是徒然送死罷了，這就是金算盤心神更安定的原因。

沈神通又表演他的「猜測」功夫，大聲道：「金雲橋，你的想法不錯，任何人貿貿然闖進去徒然送死而已。」

金算盤忽然恢復他斯文瀟洒風度，舉起一隻手使所有的人注意他，然後才說：「我雖然可以跟你們所有的人同歸於盡，但我却不想這樣做，只不知你們同意不同意我的想法？」

沈神通比任何人回答得快，顯然他早已胸有成竹，所以決不讓金算盤有扭轉局勢的機會，他說：「你知道自己根本沒有資格討價還價，因爲我也已經知道你對那妖人也有一手惡毒可怕的殺着，那就是你早已在地下秘室四週埋下大量火藥，你只要燃點藥引，那妖人立刻就變成飛灰了。」

金算盤好像忽然墮入惡夢中那樣，臉色蒼白得異乎尋常。

他知道沈神通必定有驚人可怕的結論，果然沈神通又道：「既然你已埋下了大量火藥，我們就省事得多了，祇要在你的倉庫搬些用剩的火藥，我相信數量不會少，利用這些火藥和一枚千里火，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封死秘室出口，而且片刻間，也就引爆你預先埋藏的大量火藥，我看那妖人想不變成飛灰，好像已經沒有甚麼可能了。」

看來金算盤現在已經是網中之魚一樣，本來他人手不少，可惜偏偏碰上沈神通，祇用幾句話就使那些人全部反轉過來幫助沈神通這一邊，所以金算盤臉色蒼白得十分難看，就變成很應該很正常了。

然而金算盤的笑聲——近乎瘋狂可怕笑聲，卻使人不敢太有信心。

沈神通作一個撥開蒼蠅或者趕走甚麼人的手勢，但他面前既沒有蒼蠅，亦沒有一個任何人移動離開，故此他這一揮手是甚麼意思？也頗爲耐人尋味了。

金算盤稍稍忍住笑聲道：「沈神通，你害怕我的笑聲，你想禁止我的笑聲？哈……哈……可惜你一定辦不到，你一定失敗……」

沈神通臉孔變得很嚴肅，連一絲微笑都沒有，眼睛卻透露出無量無數的冷靜和自信。

他的表情不但使所有的人爲之冷靜而安心，連金算盤的狂態可怕的笑聲也都停止而終於消失。

「我承認曾經失敗過。」沈神通說：「但這一次卻絕對不會。」

金算盤聲音已恢復如常。「這一次你一定會失敗，你如果還不相信，我立刻去表演給你看。」

假如他沒有信口胡吹，假如他眞的能夠立刻表演，那當然是千眞萬確，再也不假了。

沈神通的臉容卻令人意外得合不攏嘴巴。

「你錯了，金雲橋，因爲最重要的一點是你根本連自殺也辦不到，爲甚麼你連自殺都不行？你祇要震斷心脈，那時就算神仙也救不活你，而你以爲當你一旦氣絕命喪，妖人那邊馬上知道，也馬上施展惡毒邪法，於是此地便立即出現慘不忍覩可怖可怕的景象，很多人會跟你一樣喪失生命，但這是你的幻想而已。」

金雲橋冷笑道：「我有把握，我不是剛剛闖江湖的年輕人，甚麼事做得到甚麼事做不到，我心中有數。」

沈神通道：「然而你若是死了，此地許多人就算陪你喪命了，我保證你仍然至死不瞑目，一來我沈神通逃得過此劫，我不會死，二來我還會做一件事，那就是毫不遲疑殺死轎子裡那個年輕的漂亮男孩子。」

他的話忽然扯到那頂遮得極之

嚴密的轎子去，並且，還一口說出轎子裏面是一個年輕男孩，人人都感到山窮水盡、柳暗花明的特殊趣味，人人也都運足眼神觀察轎子。

祇可惜那頂轎子還是老樣子，絲毫找不出任何與前不同之處。

「金算盤，你仔細聽着。」其實，沈神通根本不必提醒他的：「你如果不認爲那男孩子是你的兒子，你今天不會讓他到流韻軒來。」

劉雙痕及時接口詢問，好讓沈神通儘快講下去，雖然沈神通這些話來得奇怪突兀，雖然很曲折有趣，但劉雙痕卻另有想法，他認爲沈神通很可能正在「爭取時間」，雖然他一時想不出那沈神通就算能爭取到，就算能拖延多一點時間，但究竟又有甚麼用處呢？

「沈神通，轎子裏縱然眞有一個男孩子，縱然眞是金老闆兒子，但請問跟目前情況有何關聯？又何以那孩子若不是金老闆兒子的話，就不能到流韻軒來？」

沈神通道：「因爲呂夫人不在這兒之故，若是呂夫人帶那孩子來此，自是不足爲奇，但呂夫人目下不在，金算盤知道那孩子喜歡看見血淋淋的慘酷場面，便也讓他來了，除了父母愛子之心，換了別種關係絕對沒有這種體貼的。」

他微笑舉手阻止劉雙痕發問，又道：「此一推理表面上有些牽强湊巧，但我當然另外還有些理由和根據，不過現在再講下去，好像就很囉嗦了，我們不如回到更重要的問題上。」

甚麼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呢？在衆人說來當然是他們寶貴的性命最重要，可是在金算盤的立場來看，祇怕卻又未必了。

「世上最重要之事大概莫過於自己活得下去活不下去？不過有時候有些人並不怎麼樣看重自己性命，卻以自己最愛的人爲優先，金雲橋會不會這樣還不知道，但我卻知道我是這樣的人。」

沈神通意思極之明顯淺白，任誰聽了都不會弄錯。

不過他的意見，他的聲明在別人聽來，並無特殊意義，但陶正直卻不同了，他非常明白沈神通的威脅，也明白這個威脅完全是對他而發的。

情況其實毫不複雜，沈神通祇不過告訴陶正直，假如得不回所愛的人，那就甚麼都沒有商量，沈神通雖然有辦法阻止金算盤自殺，或者有辦法早一步殺死妖人，但沈神通卻不肯出手，於是金算盤一死，那妖人便會馬上發動邪術惡法。

根據沈神通的推論，假如他的推論不錯的話，此地很多人會忽然中邪而死。

以狠鬥狠　以惡制惡

由於死亡名單上有他陶正直名字，又由於沈神通的推論向來極少發生錯誤，所以陶正直那敢怠慢，連忙大聲道：「沈神通，我不知道你最愛的人在甚麼地方，祇知道可能是你最恨的人，現在在天津衛的監牢裏。」

監牢果然是藏踪匿跡的好地方，如果有辦法有銀子，日子可以過得很舒服。

那「笑面虎」何同自是有辦法有銀子的人，所以他在監獄裏一定不會吃苦頭。但陶正直憑甚麼敢讓他躲在監獄裏？他難道不怕何同會悄然而遠颺？

陶正直馬上解答這個疑問，他說：「我已經暗中使何同的武功一天比一天弱，所以他就算離開了天津衛大牢，他一定不能像往日那樣日行千里，也不能躲到那些人跡罕至極之難走的地方，所以他縱然早一步逃走，也很容易追上，尤其是你沈神通。」

陶正直話講得迅快流利而又十分清晰，一下子就把沈神通所要知道的情報完全說了出來，像他剛才這麼好反應這麼快的人的確很少見，不過由於地面忽然微微震動，這個感覺從地面傳到他雙脚又傳到他心中，卻使他忽然後悔自己反應太快了。

因爲地面那一塊微微的震動，以及同時由空氣傳來的一下爆炸響聲，使他立刻知道了發生甚麼事——是地下秘室發生爆炸事件，當然，妖人有八成不能活在世上了。

所以如果他不是反應太快，如果還未把機秘完全透露，沈神通便不會發覺忽然處於下風，這就是他懊喪後悔的理由。

陶正直可能比別人知道得快一點，但其他的人卻也不久就明白爆炸聲是怎麼回事。

祇有崔憐花嬌柔悅耳的聲音說道：「啊！沈神通，你眞了不起，你眞是强人，我看世上大概沒有人能夠擊敗你……」

沈神通臉上雖然微笑着，卻嘆口氣回答：「不一定，因爲在命運面前，誰都不知道他自己是强人或是弱者。」

這是他心中的眞話，他絕對不肯哄騙美麗甜蜜如崔憐花的這種可愛少女。

沈神通不禁想起了恩師——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想當年恩師名滿天下，威震寰宇，直到不久以前爲止，天下間能夠跟他抗衡的人寥寥可數。

「血劍」嚴北、「刀王」蒲公望他

們就是那些寥寥可數之人。

但這些人居然是在力量加起來變成世間無可匹敵的情形之下，却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一網打盡，一齊害死。

假如這不是命運假手陶正直做這件事，還有甚麼其他理由可以解釋？

會津簡一朗朗道：「沈先生，我先在口頭上多謝你，如果你不反對，我和我的手下要找出賣我們的人算賬。」

沈神通不但看見會津簡一以及把守住門窗通路的黑衣殺手們仇恨忿怒表情，同時亦看見那兩名年輕壯健的轎伕，他們眼中的恨意怒火似乎可以燒死金算盤。

我們在世上被人欺騙，被人出賣的機會很多，我們通常不至於憤恨到使用最激烈的極端手段報復，不過如果欺騙出賣人的人，跟你有不同尋常的關係，或者竟是你極忠心爲他賣命的人，那時你的反應就會完全不一樣。

這道理很多人都懂得，沈神通自然更不至於不懂，所以他根本不是想這個問題，而是衡量雙方實力。

他的結論是：會津簡一方面還不夠强，因此，假如他袖手旁觀的話，金算盤這個「狂人」恐怕不會被毀滅，而這個狂人一日活在世上，就一定會出現悲劇。

但以目前來說，還有甚麼事情比找到何同重要，小兒子下落不明，除了何同之外，祇怕沒有別的綫索了。

所以他必須作出面面兼顧的決定——既必須毀滅金算盤這個狂人，又必須能暫時控制陶正直，以便一旦找不到何同，仍可以從陶正直身上追查，這種安排當然很複雜很傷腦筋。

複雜而又精密的程度迅速即決定也迅即開始。

沈神通先用力搖頭否決會津簡一的要求，然後微笑說道：「你們不必打頭陣。」

他的兩眼轉到兩名轎伕面上，又道：「你們是呂夫人心腹愛將，所以不論你們多麼忠心，金老闆仍然不會放過你們，正如他終將收拾呂夫人一樣，祇是時間上遲早之分而已，現在他已把呂夫人送出去作爲人質。呂夫人便成不重要的人了，所以假如各種情況都在他們控制之下，你們很可能會忽然變成屍體。」

在左邊的轎伕手按劍柄道：「我心中雖然很恨，但是卻不相信忽然會變成屍體。」

沈神通道：「我的推測通常很少錯誤，會津君，你能不能替我證明？」

會津簡一厲聲道：「可以，金算盤已經給我密令，要我隨時注意他的暗號，他一發出暗號，我就先刺殺抬轎的人。」

沈神通道：「你們現在相信了沒有？你們認識不認識司馬無影？」

兩個轎伕都一怔，年輕的臉上現出奇異的神色。

司馬無影是武當鷹派三大高手之一，雖然名動江湖，但司馬無影人如其名，就算在平時也無影無踪，所以他的朋友甚少，尤其是公門中人，更不可能與他成爲朋友，然而沈神通問這一句是甚麼意思？難道他和司馬無影居然是朋友嗎？」

換一個角度來看，假如那兩個年輕的轎伕跟武當全無關係，又何必理會這種事情，又何必一聽到司馬無影名字就變了臉色？

「我叫周泉。」仍是左邊那人回答：「他叫方興，我們都不認識司馬無影。」

但如果他們與司馬無影全無關係，又怎會聽到這個名字就變了臉色？

「我相信你這句話。」沈神通一點不着急，他的話向來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奇趣，所以連金算盤也聽得津津有味。

「不過，你們雖然不認識司馬無影，卻尊重他，不能不聽他的話，因爲你是武當子弟，但由於未曾見過這個無影無踪的人物，所以回答不認識他，我希望這一次推測沒有出錯。」

周泉和方興臉如土色，一來實在不明白沈神通何以能夠看出他們的門派出身？二來身份既已暴露，武當派之人自然不久就都知道，於是往後的日子一定很不好過，三來呂夫人已不知去向，也不知她能不能回來？假如她永遠不回來，那麼他們爲誰活下去？

「你們現在還有一個拚命洩恨的機會，縱然拚不過，但是總算也盡了力，也好讓世人得知武當派弟子的膽色氣概，我這做法，相信司馬無影一定認爲我還夠朋友。」

周泉首先拔劍出鞘，聲音沉着而堅決。「謝謝你的成全，方興，你準備好了沒有？」

方興也拔出長劍，厲聲道：「準備好了。」

他們向前跨出五步，金算盤也含着冷笑一步步行出去。

該說的話似乎已經說完，所以除了出手拚出强弱存亡之外，好像已沒有別的事好做了。

周泉、方興在武林中雖然沒有甚麼聲名，但一劍在手之時，那種沉穩氣度卻足以使所有的人感到驚異。

至於金算盤，第一次讓各人看見的兵器也頗惹人注目，原來他左手從袖內掏出一個金色的算盤，這算盤是不是純金的不得而知，但尺寸卻比一般商店舖號所用的算盤扁窄得多，算盤子也祇有小指甲大小。

他右手並沒有空着，已經迅速由靴筒拔出一把尺半長的短刀，刀身以至刀把全部是金色，可見得他對「金子」必然有特殊的愛好。

祇那麼一霎眼間，周泉、方興一齊挺劍進攻，他們以雙翼齊飛陣式迅快追上，兩支長劍不但極之輕靈有勁，而且配合得很精妙，刹那間那攻擊鋒銳由左邊換到右邊，又由右邊換到左邊，一連變四次之多，使人極難確定究竟是誰的長劍才是眞正攻擊主力！

這就是武當派內家劍法主流之一，稱爲「兩儀劍」是一種兩人聯手合擊的精異劍法，如果單人獨劍，就斷然沒有這麼精采了。

金算盤感到難以抵擋硬拚的竟不是「兩儀劍」(可能是由於周、方兩人功力不足)，而是他們的森厲劍勢。

因此他第一招就落了下風大失面子，他從幻變刺目的劍光中疾然退出圈外時，但見右邊衣袖以及左邊衣襟已被割去一幅，顯然如果他不是有眞才實學的當代高手的話，單單是這一招就恐怕便躺下了。

不過金算盤事實上不是怯敵也不是敗退，祇不過在戰略上非得這樣一下不可而已，故此他乍退便上，算盤和短刀湧起千重金光霞彩。

人人都清清楚楚聽見「叮叮」連珠脆響，那是周、方兩人的長劍展開快攻，卻又一一被金算盤封住的聲響。

祇見金算盤身形瀟洒盤旋往來，短刀和算盤揮洒自如，一口氣就接住了周、方兩人七七四十九記閃電刺劈。

戰況之過程激烈緊湊，簡直毫無一絲空隙，直到周、方兩人使出第五十劍，也就是「兩儀劍」全套七七四十九劍使完，而從頭再來的刹那間，他們終於不免露出了銜接的痕跡。

在武學理論上及事實上，祇要是施展整套的精奇嚴密劍法，則到了一整套劍法使完之時，不論是重複或再行施展，抑或使出另一套，這時必定會有銜接痕跡。

唯一區別祇在於「痕跡」的大小、濃淡。

假如出手之人已是「大師」、「宗師」身份，他自然可以使這一銜接痕跡少到近乎沒有的地步，而做到這一地步自然要靠「內功」造詣，所以即使純青、剛猛路數的外家高手，其實也一樣要修習內功的，否則，絕對難達到高手境界。

那周泉、方興兩人顯然內功造詣比不上劍法，所以這七七四十九劍雖是一氣呵成，精妙無匹，但使完之後從頭再來就立刻出問題了。

他們忽然發覺方位距離都不對，好像本來兩隻緊緊握住的手，現在當中卻多了一片鐵絲網，雖然還能夠看得見對方，甚至手指也互相碰觸得到，差別就祇是已不能緊緊握住。

這一點差別異常重要，正如收音機或電視，如果祇能聽到模糊聲音或看到模糊畫面，那時不但有等於無，甚至可以進一步急死人。

總之由第五十劍開始，周泉、方興表面上仍然是激烈進攻，一晃眼各人攻了三十餘劍，但他們的疑慮恐懼和着急，卻是與時俱增。

會津簡一忽然改用雙手持矛，還蹲身紮馬，露出一副躍躍欲試神態，顯然他並沒有被周、方兩人表面激烈攻勢迷惑，他根本已看出周、方兩人的危險。

他想親手殺死金算盤的慾望祇是抑壓着而不是消失了，所以非常希望有機會輪到他出手，但另一方面如果沈神通不答應，他決不會出手，這就是東瀛武士奇怪獨特的風格，他們往往顯露服從得近乎愚蠢的作風，可能這是由於民族性的關係，至於這種民族性究竟是優點還是缺點這就很難說了。

沈神通沒有看他，也沒有看任何人，因爲他的智慧、經驗以及武功造詣已經老早獲得結論，他現在就是等候這一場人生悲劇落幕。

金雲橋左手金色算盤由開始直到如今，都是以封架爲主，從未擊過一招，但右手黃金短刀卻招招都是削指截腕甚至開胸破腹的兇狠招式，故此周、方兩人的「兩儀劍」凡是防守時都側重於他右手短刀，不可不知的是他右手短刀使的居然是「小叛刀法」，此是名列天下七大名刀「眞君子」居仁厚的四種刀法之一。

暫時已沒有時間提到「眞君子」居仁厚的事情。且說金雲橋在漫天遍地劍雨中，忽然軒眉一笑，短刀挑處已堪堪刺中了方興握劍手腕。

但這一刀卻不算是佳式妙招，因爲如果他左手的黃金算盤要封擋周泉橫削而至的利劍，就不能不凝住身形，然而他身形一定，就不能刺中方興。

這種情形屢見不鮮，金雲橋如果不是時時被兩支長劍當中那支主攻長劍所牽制，應該老早就攻破了「兩儀劍陣」擊敗周、方兩人了。

不過這一回卻不一樣，因爲金雲橋斜跨一步，雖然閃過了方興握劍之手，但方興捏着劍訣的左手卻好像「限時送到」一樣專程送到刀刃附近，於是金雲橋毫不費力就齊腕斬斷那隻手，登時鮮血噴濺腥氣撲鼻。

但事實上還未了結，因爲周泉也是那隻捏劍訣的左手不知如何又自動送近了黃金短刀。於是情形亦如和方興一樣，整隻左手掌跟手臂脫離了關係跌落地上，還帶着一片鮮血。

這一激戰顯然已告結束，縱然是世間最强壯之人，但是如被人斬斷了一隻手掌，別說劇痛攻心或者不方便作戰等等問題，縱然還能支持得住，但能支持多久，等到失血過多之時又怎麼辦？還能不能的拚下去？

交手中的三個人在那麼一刹那間的停頓，武當「兩儀劍」無疑已經被破，可是金雲橋在這刹那間反而感到不妥而皺起眉頭，所以他沒有縱聲狂笑。

他極之敏銳的感覺果然沒有錯，他看見周泉、方興兩人忽然一齊躍起。由於他們本來是一左一右，所以現在也是從左右兩邊夾攻，由高處四下發出大概是這一生的最後一劍。

那兩支長劍好像突然被賦予生命，但卻不是剛剛誕生的稚嫩軟弱生命，而是活潑跳躍可以放射燦爛光芒的生命，彷彿握劍之人的精魂已經進入劍中，故此在別人眼中，幾乎可以「讀」出那種雷動電逝的形象以及無堅不摧之威勢。

由於劍勢一起一落，沒有花費很多時間，所以也幾乎沒有人能夠把眼光從兩道劍光上移開而去注意那兩個人的神情。

不過，金雲橋因爲是被攻擊的焦點，故此他的動作卻沒有逃過衆人的眼睛。

祇見他右手連同短刀早已筆直指向天空，刀光並沒有對準任何一把劍，卻好像同時對準了兩把劍(其實空中就算有三把或十把劍都是一樣的)。

他的形象令人自然而然好像看見一個遺世獨立之人，問心無愧而戟指向天。

要知道這一指用了許多抽象字眼形容雙方的形態動作，原因是他們的招式都已經不屬於形器世界，也都不屬於實質上劍來刀往的形式範疇，雖然尚未眞正達到形而上學的境界，卻已經是進向此一境界的路程中。

此處有一點不得不趕快解釋的問題，是以金雲橋享有廿年盛名的經歷，他使出一兩招能超越形器物質的武功還講得過去，但周泉、方興兩人年事尚輕，他們又不是武當派堂堂入室弟子，他們卻又如何能夠施展出這等幾乎不可思議的武功？

問題解釋是：一、武當派乃是玄門正宗內家、源遠流長，除了武功之外，當然還有許多修練仙道秘術，這些法門往往使武當出身的人武功，有神鬼莫測之威。

二、那周泉、方興兩人其實祇不過憑藉一種玄門修練心靈的初步功夫，使自己能夠超越過凡俗情慾習氣(驚懼和貪生怕死都包括了的障礙)，使出「廻光返照」這一招。

三、他們其實已等如使自己精魂進入劍中，故此這是自己必死(敵人卻未必)的一擊，也可以說是他們把生命的「能」壓縮於此一刹那間釋放出來，祇不過他們能夠減少耗損到何種程度？能釋放出多少能量？這一點就極之難說了。

四、像這種「絕招」，眞正玄門中人反而極少修習甚至排斥，所以武當道人縱然是高手，也不一定能使得出這一招「廻光返照」，這是非常玄妙，有趣的「矛盾」，因爲你道行越深厚，使出這一招時所釋放的能量就越大，可是道行越深厚的人，又越不肯施展這種「絕招」。

那兩道劍光已經變成巨大光幕罩落，任何人一眼看見時的感覺絕對會認爲比震天撼地的閃電還可怕。

不過當你有本事能夠同時又看見金雲橋的話，這種感覺起碼立即消失一大半，因爲金雲橋挺立的身軀，筆直指向天空的手臂和短刀，能令人連想也不必想就感覺到他是不能摧毀的，正如任何人決不能使「虛空」粉碎，也不能使「大地」平沉，虛空是「沒有」到了極限，大地則是「實有」到了極限之意。

兩支長劍加上兩個人精魂所成的光幕，突地裡消失無踪，仍然變成兩個手持長劍的青年，劍尖一齊指住金雲橋。

金雲橋左手動作之快叫人幾乎看不清楚，他左手的金色算盤祇搖動一下，周泉和方興胸口三個穴道都已嵌着一粒也是金色的算盤子。

兩個年輕人的目光呆滯面無表情，接着跌在地上，那種動作一望而知已經變成沒有生命的屍體了。

金雲橋這時才縮回指向天空的右臂，但他不動還沒有怎樣，這一動右邊的寬大衣袖忽然變成碎片紛紛墬落，於是人人都看得見他那隻强壯卻十分白晰的右手，由肩頭開始到指尖，沒有衣服遮蓋。

「其實你不必使出『子母追魂珠』，因爲他們雙腳一踏實地時就已經死去了。」

沈神通沉實有力聲音使人回過神來，他又評論道：「我幾乎已經認爲你是『眞君子』居仁厚的嫡傳弟子，但幸而你仍然露出狐狸尾巴，原來你是『孤獨香妃』楚狂兒，一脈

單傳的男弟子，『孤獨香妃』楚狂兒聽說十二年前已經埋骨東海之濱，祇不知你這一代有沒有異性單傳的女弟子？」

許多人都不知道沈神通究竟在說甚麼，那是由於「孤獨香妃」楚狂兒乃是中國極古老又極之秘密流傳至今的一個怪異門派上一代的高手，也可說是唯一的傳人，因爲這個門派每代祇傳一個弟子，而必須是異性，例如上一代的「孤獨香妃」楚狂兒是女的，她的傳人就必須是男性的。

金雲橋不情願地回答：「還沒有。」

「那好極了。」沈神通信不信他的話是另一回事，但口氣表情卻眞的表示歡喜安慰之意。

「世上任何絕技如果失傳，當然很值得惋惜，例如你那一手『子母追魂珠』，一定可以跟巫山神女宮的暗器手法媲美了，不過我卻又寧可這種第一流的暗器手法失傳，原因是貴派每一代的傳人都必定是給世間帶來連綿無盡的腥風血雨，這叫做兩害相權取其輕，絕技失傳固然是很大損失，但比起許多悲劇便又不值甚麼了。」

劉雙痕連忙插口問道：「他們這個古老神秘門派眞的那麼可怕，甚至比小幻天象派還可怕？」

沈神通回答聲音嚴肅而又愼重：「不錯，雖然小幻天象派出身的人總不免禍害人間，但至少他們扛着『邪派』招牌，武林中人幾乎人人皆知，同時這一派武功似乎有天然存在的極限，越是高手，就越接近魔火焚心的關頭。」

魔火焚心結果自是必死無疑，如果他的話是事實，任何人不難推想出這小幻天象派之人的害人作惡程度果然有限了。

「這個古老神秘門派有沒有名稱？」不知是崔憐花或者是崔憐月詢問，嬌柔聲音和可愛嬌臉使得氣氛大大減少沉重和緊張。

「一定有，祇是至今無人知道。」沈神通道：「所以我們都稱之爲『孤獨門』，其實這名稱並不恰當，祇因得到眞傳秘藝的弟子，雖然是每代祇有一個，但這一個人不論是男是女，卻總會有很多人圍繞身邊，尤其是異性。」

這種話此處人人盡皆意會，已經不必詳作解釋了。

金雲橋緩緩道：「你不但知道得很多，甚至好像比我還知道得多，所以我忽然有一個想法，老兄你會不會正在編一個故事？你是不是想哄這些美麗可愛的姑娘高興高興？」

「讓她們開心一下，這主意很不錯！」沈神通道：「可是這些殘酷邪惡之事情，卻祇怕會使她們反而噁心，反而害怕，金雲橋，閒話休提，你既然已休息好了，那麼你可以準備接會津簡一君他們這一場了。」

金雲橋眼光臉色立刻變得冰冷凶狠，也許是因沈神通拆穿了他藉機休息的心意，所以不必再故意從容裝出瀟洒樣子。

「你爲甚麼不自己出手，容我說句老實話，那就是這世上如果沒有沈神通你這個人，大概就會少很多事情。」

陶正直忍不住古怪地笑一聲，他的確有這種强烈的感覺，世上如果沒有沈神通這個可憎可厭的人，一定會平靜得多。

老練世故如沈神通這時卻忍不住爲之搖頭嘆息。

何以世上總是有這類漠視別人的種種權利，甚至連生存權利也不予尊重的惡人出現？

爲了「眞理」暗暗懷着理想奮鬥的人，時時都會驚訝迷惑不已，那就是世上何以有那麼多昏瞶自大，完全不肯承認眞理的人，又何以這類人卻往往是握有權力，可以左右許多人的命運？

近午的陽光既光亮又溫暖，軒外的樹木花草，似乎生機蓬勃，一片燦爛。

假如每一代每一個君臨天下的人，都能夠像太陽一樣無偏無私，那該多好！

這個感喟，這種想法好像已太遙遠已不切合實際，目前所要解決的人和事，其實極之危險又極之複雜。

所以他立刻振作精神，仰天長笑一聲，笑聲中振臂把「悲魔之刀」扔出軒外。

那把寶刀穿窗破空飛去，不知飛出多遠，不過沒有人擔心這一點，祇要有時間找尋，一定可以找回此刀，問題是沈神通爲何扔掉此刀，他自己兵器已毁，如今兩手空空，扔刀之舉豈不是跟自己過不去？

沈神通解釋道：「我已將心中疑慮悲傷等情緒丢棄，正如我扔掉悲魔之刀一樣。」

崔家姊妹都不禁笑了，原來，心裡的悲傷也可以像扔東西一樣給扔掉的，這倒是第一次聽到的道理，眞是又新鮮又有趣。

人人莫不願意多看幾眼如此悅目賞心的嬌美笑容，連金雲橋居然亦還有這種心情，所以當她們又笑着詢問沈神通之時，誰也不肯出聲阻止。

「沈大哥，你眞能把悲傷扔掉？」

「我能的。」

「那麼你喜歡而想念一個人時，能不能也這樣瀟洒脫俗的扔

金雲橋撲向轎子時，陶正直揚手發出……

掉，我意思是說，能不能扔掉喜歡思念之情？」

「當然可以。」

她們的笑容變成愁容，長眉輕顰小嘴稍嘟：「這多可怕，你永遠不會眞心眞意愛一個人了，因爲你一不高興就可以把這份感情扔掉，你有沒有這樣做過？」

「現在好像不是適合討論這種題目的時候，我祇能盡量簡短的給妳們一點點概念，那就是情感情緒這種東西可不像悲魔之刀，你扔掉那刀，它不會自己飛回來，但情感情緒卻還會飛回你的心中。」

包括崔家雙姝在內，人人都既訝且疑，凝眸沉思，由於這兒沒有人荒謬得認爲沈神通是傻瓜，所以沈神通的話一定大有道理，問題祇是差在你有沒有本事理解而已。

「我不懂你的意思，沈大哥，假如你扔不掉心中的悲傷，因爲那悲傷還會回到你心中，那你何必白白把那可防身的至寶『悲魔之刀』扔掉，你找人出氣也不是這樣的找法呀？」

「妳不懂就對了，假如妳懂得那才值得奇怪，但無論如何，目前我的心中疑慮和悲傷都隨着那寶刀離開我了，所以我覺得很輕鬆很自在，我還得聲明一句，我不是怕此刀落在金雲橋手中，那是因爲金雲橋既然練成上乘刀法，但幸而僅祇限於『眞君子』居仁厚四種刀法其中兩種，故此他的刀法還要利用『孤獨門』秘傳武功來輔弼不足。」

聽他口氣好像多練一門武功補助手法不足這件事，反而極之不妥。

「我越聽越不明白，」崔憐花說：「拿老虎來譬喻，老虎本來已經很厲害很凶惡，但牠到底祇能靠四隻脚縱躍奔逐，假如給牠多長了一對翅膀，難道牠反而失去了威風，反而打不過一隻小綿羊嗎？」

「我保證那隻老虎一定可以毫不費力吃掉那小綿羊，妳這個『如虎添翼』的譬喻聽起來還算貼切，但妳卻不知道一件事，那就是『眞君子』居仁厚能夠名列天下七大名刀之一，原因卻是他四種刀法交互配合運用，才能夠獲得『七大名刀』驚世駭俗的榮譽，如果缺少任何一種，他絕不能跟刀王蒲公望『橫行刀』或者閩南連家『拔刀訣』並列。」

那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平生最膾炙人口的本事之一，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任何對手武功的來歷和造詣，沈神通既然是他的入室弟子，這套本事當然不能夠沒有。

此所以沈神通議論天下任何武功之時，的確絕對沒有人敢不「洗耳恭聽」的。

事實果也勝於雄辯，不論你自以爲武功多高，不論你多麼

淵博，但像沈神通這一手，要是你辦不到，你想不相信不佩服也不行，問題癥結就是你「辦不到」而已。

仍然是崔家姊妹發問，大家好像都已默許她們有這種特殊權利，所以既無人表示不耐煩，更無人出聲阻止。

「沈大哥，我好像很笨，因爲我聽到現在爲止，仍然覺得金老闆另外練成了『眞君子』居仁厚的刀法，就算不是如虎添翼，至少也是錦上添花，我怎樣想，怎樣看都不認爲對他有害處，事實上我的意思仍然認爲祇是有益而無害，你雖然讓我們增長了不少見聞，但好像也弄了不少疑惑給我們呢？」

「我並沒有弄些疑惑給妳們，妳們祇可以怪人生許多事情的表面往往淆惑遮蔽顚倒了眞相而已。」

沈神通瀟洒地笑了一下，又道：「金雲橋多學了兩路絕世刀法，表面上當然很好，但在某些情況之下就反而不妙了，例如他剛才施展『眞君子』居仁厚的無上絕藝，『不欺暗室』那一招，如果他根本沒有動念準備用『子母追魂珠』，則他不但當時一舉刀那兩人身在空中就已經落敗身亡，而且還可以趁這一招威勢猶存之時，順便隨手擊敗會津簡一以及奪門而出，他的左手衣袖當然不會毀損，而且當他出了軒外再回到屋子裏，請問這兒還有誰敢貿然向他出手？」

假使金雲橋表現出來的是如此絕世武功，無疑誰也不敢向他挑戰，尤其是「黑夜神社」那十幾名殺手，極可能跑得比兔子還快，此後，也休想再找到他們的踪影了。

崔憐花做出一個掩着自己嘴巴的姿式，當然事實上她沒有眞的掩住，否則焉能講話？她說：「唉！我好像太多嘴了，如果我不多嘴問個不停，沈大哥你就不必解釋那麼多話，因而金老闆便很可能仍然不知道自己的錯失，但現在，他既然已經知道。自己已經明白問題好像忽然變得很嚴重。」

金雲橋的樣子的確好像大有所悟，故此眉宇間閃耀出自信自負的光采。

他向崔家姊妹微笑說道：「妳明知我不會爲難妳們，也不會傷害妳們，假如妳們不向我出手的話，妳們又何必驚慌。第一個驚慌的人應該是會津簡一，然後輪到別人。」

劉雙痕道：「這個『別人』是誰？」

金雲橋也對他笑了一下，殊無敵意，甚至對沈神通也如此，他銳利的眼光迅即移到陶正直的臉上，眼中漸漸增加森厲的光芒。

「就是這個小王八蛋，我宰了會津簡一之後，第二個非宰他不可。」

陶正直立刻現出惶恐謙卑乞憐的神情，同時連忙分辯：「金老闆，我祇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你眞正的對象應該是沈神通才對。」

金雲橋觀察人心世情的本領顯然遠遠比不上沈神通，所以他稍稍沉吟了一下，臉色居然轉變，至少也變了很多，老實說，那陶正直使用這種手段以瓦解別人的敵意鬥志，極少有不成功的，因爲任何人若是陶正直具有這許多本事成就的話，要他自己不驕傲不太輕易，要他低聲下氣哀求可憐，當然是難上加難了！

沈神通的眼睛沒有放過這些變化，但看來沒有必要提醒金雲橋。假如情況沒有特殊的變化，看來金雲橋最後一定死於陶正直手中。金雲橋這個人，生在世上本來就是禍害，如果被陶正直殺死了，絕對不是壞事！

會津簡一一聲斷喝，宛如春雷，這般威勢卻又因爲八名黑衣大漢躍入軒堂內，一齊拔刀擺出陣式而增加無限殺氣。

他們陣形如半月形，最當中的是會津簡一，長矛映出耀眼寒光精芒，遙指遠在三丈外的金雲橋。

金雲橋第一件當務之急就是設法壓制對方的氣勢，他居然不靜守而先進攻，他一步一步行上去，經過周泉、方與兩具屍體時，隨便踢出兩脚，兩具屍體一直飛滾數丈外，碰到樓壁才墜地。

屍體已經失去生命，就算多踢幾脚，對屍體也不能增加更大傷害，祇不過是對於還活着的人，卻會使他們心靈感到「殘酷」的壓力，而且金雲橋脚力之雄渾强勁，也使人考慮到絕對不可以被他踢中一脚，這也是無形中增加他自己的威勢壓力的佳妙方法。

會津簡一是懂得這等攻心戰術，不過目前他除了衝上去之外，似乎沒有別的好法子。

他的確這樣做了，鐵矛矛尖突地變爲三點精光迎刺敵人上中下三路要害。

但矛尖距離金雲橋還有兩尺遠，他卻忽然坐馬煞住衝刺之勢，金雲橋當然也不會用自己身體向鋒銳矛尖碰去，所以這兩尺距離就忽然地凝固，既沒有增加，也沒有縮短。

這等情勢內裡大有文章，在會津簡一來說，他是因爲覺察金雲橋左手的算盤子正要發射，所以立刻改攻爲守，全神應付暗器。

由於金雲橋的金刀短得不成比例，所以如果會津簡一能破去他可以遠攻的暗器，那時不能破拆鐵

矛，不能貼身肉搏之前必是如此。

祇見一點金光從扁薄算盤射出，目標不是會津簡一，而是稍後一點排成半月形的黑衣大漢其中的一個。

會津簡一嘿地一聲大喝，鐵矛疾掃，果然「叮」一聲，擊落那點金光。

在咫尺間能用矛尖擊落體積細小疾如閃電的算盤子，會津簡一的眼力和矛法實在可以稱得上高手而無愧。

不過被襲目標的黑衣大漢此時仍然發現有一點金光直射面門，他原先已看見金雲橋發出暗器，他已經提刀準備以刀身擋住暗器，但會津簡一鐵矛動了那麼一下，反而使他目光微微分散，而鐵矛擊落暗器的聲音亦使他心神一鬆，誰知眞正情勢仍然未變，還是有一點金光迎面射到。

黑衣大漢不但看見金光閃動，還聽見勁厲破空聲音，以及自己雙眉之間骨頭碎裂聲響，祇是他對此已完全無能爲力，簡直連哼一聲都沒有就倒在地上，這種死法大概很痛快，很難得，因爲他根本來不及轉念，來不及驚恐，也來不及疼痛就已魂歸天國了。

顯然這一手就是「子母追魂珠」上乘暗器絕技，兩顆母珠已被擊落於塵埃，而子珠仍然照原來的方向擊中那個目標。

會津簡一頭也不回，眼神凝聚，銳如刀劍盯住對方，對於一名部屬的死亡既不詢問亦不查看。

金雲橋左手又動，會津簡一幾乎是同時之間大喝出聲，鐵矛嗡然一震，又擊落一枚金色算盤子。

他看見金雲橋露出殘忍冷酷的笑容，同時也聽到背後有人仆落地的聲響。

「子母追魂珠」的威力果然深不可測，第二個部下也已死了，而且死於同樣的手法之下，那麼第三第四個呢？

金雲橋用事實答覆，他左手連續又動了兩下。

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過程完全一樣，第三、四個黑衣大漢都聽見自己印堂部位骨頭碎裂聲響，身軀也隨着這一下響聲跌了下去。

假如會津簡一後來放棄揮矛擊落「子母追魂珠」，他們是否仍然會死亡？這個疑問他們已永遠得不到解答，而事實上，他們根本也不需要這個答案。

會津簡一的臉孔好像已變成岩石，所以連一絲一毫表情也沒有。

反而其他觀戰的人，被這種殘酷的刻板式屠殺場面，硬是被壓迫得不能透氣又想嘔吐。

金雲橋定睛注視對手好一會，忽然爆出一陣大笑，得意而又瘋狂。

會津簡一宛如石人，沒有表情也不說話。

軒堂內可怕的狂笑聲好一會才停歇，仍然是金雲橋先開口：「簡一兄，如果你想用部下的性命找出破解我的暗器之法，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忽然間陶正直插口的聲音很響，把旁邊的劉雙痕嚇了一跳，主要原因是他做夢也想不到陶正直會忽然加一把嘴插上一口。

「金老闆，你自己才大錯特錯，假如幾條人命就可以找到破你暗器之手法，那眞是値得之至，這代價也便宜之至。」

金雲橋冷笑道：「你以爲簡一兄已經找出破解手法嗎？」

「你可能猜測對了。」陶正直這個人大概很有演戲天才，因爲他的聲音和表情說變就變，剛才他極之謙卑乞憐時，簡直迫眞無比，現在忽然變成一派狂傲譏嘲，也能使任何人看上一眼聽一句話就知道。

「老金，我不妨指點你。」他甚至在稱呼上也改變了，已不稱對方爲金老闆了。

「聽說你這個人花錢是出了名的，但同時你的吝嗇也一樣有名，以我高見，你這種矛盾性格就是你失敗主因了。」

通常我們都謙稱自己意見爲「愚見」，剛才陶正直竟使用「高見」的字眼，更增加那種驕傲狂妄的氣焰。

不過他亦非完全祇是「激」，他的話的確言之有物，故此金雲橋竟然內心深處暴怒如狂，卻又不能不保持冷靜外表等他說下去。

「你大手筆花錢，算盤和短刀都是黃金鑄造的，大概祇用很少別的金屬使之堅硬，這一點我相信你不是想偷工減料，祇能怪純金質地太柔軟，但最重要的地方，你卻忽然發出吝嗇小氣本性，我是說你的算盤子那麼小一顆實在用不了多少黃金，你多製造幾顆並不要花你很多錢，可惜你捨不得，因爲這幾顆特製算盤子是射出去，如果撿不回來怎麼辦？所以你一心痛就祇有製造十顆可以射出的算盤子，其餘的祇不過是擺擺樣子，因爲那是一定不會遺失損耗的，數目再多也沒有關係。」

他繞了一個大圈子才點出題目，那就是金雲橋已無法施展「子母追魂珠」絕藝，原因是他這種特製的算盤子祇有十顆。

早先已在武當俗家子弟周泉、方與身上各用了三顆，加起來用了六粒之多，而現在又連續射殺四名黑衣殺手，如果陶正直的話沒有錯，則金雲橋已經沒有「子母追魂珠」可用，這就是陶正直講了一大

堆話所要揭露的秘密，亦即是說會津簡一根本決定利用部下性命，以耗盡對方子母彈，這樣金雲橋的暗器絕技不必破而自破了。

金雲橋雖然忍不住浮現驚訝之色，卻亦忍不住坦白讚嘆道：「眞想不到你們的眼力這麼高明，簡一兄見過我的兵器，所以他看得出還不算稀奇，但陶正直，你雖然仍是可惡的小王八蛋，祇是論到這份眼力，我卻不能不佩服你了。」

陶正直冷冷道：「我不是小王八蛋，等到我劍光刺入你喉嚨時，你就算改口叫祖宗也是沒有用了。」

他走出屏風，持劍在手，脚步並不快，不過就算每一步祇有一寸，時間久了，終究可以走近金雲橋背後無疑。

會津簡一鐵矛快逾閃電刺出，同時大喝一聲。

閃亮森寒的矛尖堪堪刺中敵人，喝聲才震動衆人耳鼓，這一支矛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然而矛尖卻不能夠刺中金雲橋身體，因爲當中有一面金色算盤隔着，空自激起一聲脆響，金雲橋脚下卻是分寸未移。

稍遠之處，也就是會津簡一後面，四柄精亮長刀已經舉起，化爲兩翼之勢包抄而上，這四把鋒利閃亮長刀一旦投入戰鬥中，不消說也必定是極有效的牽制力量，何況金雲橋背後又有一個陶正直慢慢的移近。

正確的時間很難指出，但好像是三次呼吸的短短時間內，會津簡一之鐵矛宛如風馳電掣，已經揮刺了十五次之多，由於鐵矛祇是直刺，所以並沒有眩目光影，但金雲橋雙手中的短刀、算盤交錯封擋，所以反而舞出萬道燦爛金光。

眼看那四名黑衣殺手加上陶正直已經快要形成嚴密包圍圈，也快要展開合擊之圍攻，所以每一個人都使勁睜大雙眼。

祇有沈神通卻被一件事駭了一跳而分散了心神，也移開注視戰局的眼光，一轉就轉到一張很年輕很美麗的臉龐上。

他沒有法子不轉眼望着，因爲這張美麗臉龐不但跟他接近得不超過一尺，而且她的身體也碰到他。

有如此美麗臉龐的女孩子，任何男人碰到她身體一定不會覺得討厭，問題祇出在時機不對，照目前形勢環境來看，完全不適合任何旖旎風流事情，所以沈神通雖然沒有討厭感覺，但也不覺得愉快。

那張美麗臉孔還帶給他青春的香味，不過沈神通仍然愉快起來，當然也絕對不討厭的。

以前說過沈神通本事極大，任何奇怪情況和人物，他祇要看一眼，或者嗅一下，或者聽一下，甚至手摸一摸，就一定比任何人都能夠知道得更多資料以及秘密。

如今他已使出這種本領，立刻點頭又輕又快問道：「金雲橋有甚麼古怪？」

那張美麗臉孔主人就是李紅兒，她明亮的眼睛還能夠抽空溜了過去，看了金雲橋一眼，一面回答道：「他要掉包，他身上還有一個算盤，另外我又看出他發射暗器時，右脚跟一定先抵住左脚，他爲何要做這樣一個動作？這樣會被人家先看出來那多不好！」

沈神通很想告訴她，金雲橋脚下的動作必是發射暗器使勁發力的奇異秘訣，可是現在又實在沒有工夫講這些話，祇好歉然微笑了一下，馬上把眼光投到戰場上。

他心中不得不承認金雲橋「掉包」這一手，眞是極陰險可怕之手段，由於誰也以爲他的算盤已經沒有「子母追魂珠」，但偏偏忽然間又有了，而且這種暗器根本上具有連瞪大眼睛，嚴密防禦的人也很難躲避得過之威力，何況在猝然不防之下，當然更加躲不了。

如果陶正直的性命不是關係何同下落之故，沈神通不但不必想辦法，還大可以笑瞇瞇欣賞雙方絕藝，反正「黑夜神社」方面的人也個個有罪，既然暫時無法拘捕他們審判，未能送到法場公開斬首，那麼他們死在這兒其實也好。

目前的問題很複雜，他既想陶正直不要死於「子母追魂珠」之下，又不必同時救了會津簡一以及「黑夜神社」那些殺手性命，所以本來可以直截當場喝破的一個詭毒手段，卻增加了種種顧慮而變成曲折難辨。

當然最理想的結果是金雲橋和會津簡一以及那些殺手同歸於盡，至於陶正直則最好祇傷而不死，於是乎皆大歡喜，人人滿意——不包括被殺或受傷的人。

上面所敍述所分折的祇是各人心理狀態以及局勢各種演變的後果，那些正在行動，正在拚命之人，事實上並不知道，在「時間」上扯不上關係，眞正意思是說那些分析議論並不佔據時間空間。

沈神通決定直接喝破的方法，因爲無論如何最重要還是如何抓到何同的問題。

他剛剛氣納丹田，正要發話，卻又因爲李紅兒的動作而忍住。

這回李紅兒不但抱住他的胳臂，雙方身體簡直是「擠」在一起，而且她的嬌臉也眞的碰到他的臉頰。

她的動作雖然令人誤會，會使男人心跳，但祇要有點腦筋的人，就一定知道通常少女不會像女色狼

一樣急於向男人求歡的，尤其是在這個地方這種時候。

事實上李紅兒祇不過急於阻止沈神通說話，她急速地低聲道：「陶正直也會使那種暗器，我看見他的脚跟抵觸另一隻脚的動作……」

沈神通聽到這兒已經欣然微笑，李紅兒又在他耳邊說道：「雖然動作並不十分一樣，但是好像也是將全身勁力運集到手上。」

「妳說得對！多謝妳特別明亮可愛的眼睛。」沈神通聲音非常輕鬆愉快。

本來觀察天下各門派武功，任何細緻特徵乃是沈神通的專長，不過以天下之大，人物之衆，歷史之久，誰也不能完全知道，所以沈神通其實也是根據許多武學原則，加上人類身體語言(及行爲語言學)的廣博智識，便往往能一口說出對方的武功來歷和造詣深淺——著名及極高明特別的武功卻反而知道最多，不必臨時推斷，此理甚明，不必多贅。

此所以金雲橋幾乎還未出手，沈神通那時已說出「子母追魂珠」名稱，但手法易測，運勁發力秘密當然是在脚下就很容易疏忽過去了。

好在李紅兒的眼睛不但夠快夠尖，而且最厲害的是受過最嚴格的訓練，對於任何稍有異常的動作，那怕是很細微的也一定看出來，此是「扒手兒」這個古老的無地不有的行業，最頂尖的高手必具條件之一，如果沒有這等眼力，就永遠祇能做第二三流的或第五六流的扒手了。

她的特殊專長再加上沈神通的，馬上就變成了一把萬能的鎖匙，大概任何奇異疑難之鎖都可以開得。

現在沈神通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古怪的運勁發力動作了，所以金雲橋在脚跟一碰左脚，他已知道金雲橋手中的算盤必定已掉換了一個新的，同時也知道他要發出「子母追魂珠」。

果然暗器勁厲破空之聲大作，這種聲音使人極之恐怖震駭，因爲剛才大家都聽過這種聲音，結果是一共死了六個人。

記憶猶新，所以儘管心頭震驚，但看見那四名持刀的黑衣殺手忽然一齊摔倒，卻反而不感奇怪。

「子母追魂珠」果然名不虛傳，論到手法之奇詭，威力之强厲，大概當世無數暗器之中能夠媲美匹敵的一定很少。

所謂「奇詭」、「强厲」，眞正的意思是說這一刹那間，除了四名黑衣殺手中珠倒地之外，還有那會津簡一和陶正直也都竟然不能倖免於難。

會津簡一以及陶正直並非像四名黑衣殺手一樣，連躲閃的動作也沒有做出來就丟了性命，他們都曾揮動了兵器擊落一枚「子母追魂珠」，也曾側身閃開另一枚，然而金雲橋無疑是志在必得，所以竟是每人饗以三枚之多。

故此會津簡一雖然臨時拔出長劍，以閃電速度劈中最後一枚「子母追魂珠」，可是大概是因內力不夠眞純，不夠强勁，故此母珠沒錯是被劈落塵埃，但子珠卻射中了他心窩。

另一方面金雲橋背後的陶正直，也是同樣被第三枚的「子珠」射中，不過他身子搖搖晃晃，一時還未倒下去。

那會津簡一卻站得穩如泰山，兩目瞪張，形態十分凶猛駭人。

他扔掉鐵矛，現在是一手提劍，另一隻卻掩住心口要害。

看來他好像還有一戰之力，至少好像還可以作最後一次攻擊。

所以金雲橋凝聚目力注意着他，金雲橋耳中已聽到陶正直歪斜跟蹌脚步聲，所以他將注力完全集中於會津簡一身上。

誰知陶正直脚步聲忽然恢復正常，「赤赤赤」左跨三步，聲音沉實雄健。

金雲橋心頭大震，雙耳聳起，注意力由前面的會津簡一身上最少轉移了一半到後面，嚴密防備陶正直的殺手毒着。

現在他不得不衷心承認那個「小王八蛋」，眞像一團迷霧，眞有神鬼莫測之手段。

千變萬化如魚龍曼衍的局勢，使得人人大有眼花撩亂目不暇給之慨，自然這也是由於金雲橋的第二隻算盤所有的「子母追魂珠」都用光了，所以他必須憑本身武功招式，抵擋那兩個强敵最凶厲的一擊，他已經不能夠在攻勢發動前再施展「子母追魂珠」阻遏或擊倒敵人了。

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情況並不是會津簡一先出手這一點，事實上會津簡一中了暗器，一定支持不久，所以他趕快出手不足爲奇，出奇的是會津簡一最後一招並非攻擊金雲橋，他揮動長劍在空中轉了一圈子之後，突然脫手飛射出去，劍光閃亮如電，速度亦宛如電掣，但方向卻射向屋角那頂軟轎。

連觀戰者都爲之驚詫愕然，身在局中的金雲橋自是更加感到意外以及爲之震驚。他震驚的緣故卻很簡單，祇不過因爲他很關心軟轎裏面的人安全而已。

不過他必須更關心自己的性命，因在這時腦後已有勁風襲到，那一定是體積細小卻異常歹毒的暗器，縱然像他這等一身上乘武功之人，若是中了一記也很難不躲下。

所以他明知有機會還可以擲出

短刀橫截擊落那把長劍，但如此做了便失去第一時間，便來不及躲避腦後的致命暗器了。

這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他祇能選擇一樣。

所以他跨步閃開之後，眼角卻也看見會津簡一的長劍光虹筆直射中軟轎，那麼長的利劍深深沒入轎中，大概劍尖碰到另一邊的牆壁才停止。

轎子裏面一聲驚叫，好像我們有時不小心割破手指就不知不覺驚叫一聲。

那軟轎雖然四周遮蔽得甚爲嚴密，沒有人能找到絲毫縫隙窺看，不過既然沈神通說過轎裏有人，而且還認爲那是個男孩子，是金雲橋的兒子，人人也就深信不疑，簡直不必再動腦筋想一想究竟是與不是了。

果然那一聲驚叫嗓子甚是稚嫩，一聽而知是不折不扣男童聲音，祇不知他受了傷沒有，會不會被那威力絕强的飛劍連人帶轎一齊刺穿刺透。

金雲橋雖然躲過腦後飛來的暗器，但顯然被那一聲驚叫震動心靈，以至於方寸大亂。

他足尖用力點地，疾如飛鳥般撲向轎中去。

此時一點寒星從陶正直手中飛出，追殺金雲橋，這點寒星最奇怪之處是速度並不十分迅快，所以也沒有破空之聲。

這種暗器手法眞叫人感到嘆爲觀止，因爲暗器跟握在手中的刀劍等兵器完全不同，兵器可以放慢速度而不失威力，但脫手飛去的暗器就很難做到這一點，陶正直卻能夠做到，人人都看得出那點寒星速度雖然不快，卻勁道十足。

金雲橋撥開軟轎的簾子，入眼赫然是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子，瘦弱的身子被精光閃亮的長劍刺穿架住，所以沒有倒下。

他臉色蒼白得難以形容，眼睛很大很亮像兩顆鑽石。

他身軀雖是被長劍貫穿，卻居然還未氣絕身亡，祇見他眼中射出迷人的又令人難以瞭解的光芒，輕輕說話，聲音甚是悅耳：「爹爹，你眞是我的爹爹？」

金算盤定眼看他一陣，然後俯進去一點在他臉頰上十分溫柔地吻了一下，柔聲道：「是的，我是你爹爹。」

他嘴角離開那滑嫩的臉孔時，眼眶已湧現滿了淚水。

「那很好，再見了，爹爹。」

「再見了，小兒子。」

男孩子喘一口氣，輕聲地說道：「現在，我知道你一定是我爹爹，因爲祇有你才會爲我悲傷爲我哭泣……」

金雲橋祇能含淚微笑——爲你悲傷哭泣算得了甚麼呢？小兒子，其實最可悲的是我們都在人間白走一趟。

「爹爹，母親呢？我眞正的母親在哪裡？」

「小兒子，不必再問。」金雲橋直到現在腦中才忽然想起古屋的四具石棺材，也想起放在其中一具石棺材裡那個一直幪着臉孔的假女道士呂素倩。「小兒子，她已經伸展兩臂等着抱你……」

這時候他看見那秀美蒼白的男孩子突然垂下頭腦——他的小兒子已經悄悄的走了。

因此他也忽然感覺背後要穴的疼痛，蔓延全身。

他嘆了口氣回轉身，眼光直接落在沈神通臉上。「那個小王八蛋居然學會神女宮暗器絕藝，你千萬別放過他！」

人人皆知道他口中的「小王八蛋」就是陶正直，又由於大家都看見陶正直發出的暗器擊中金雲橋，當時都禁不住驚訝那暗器手法之奇絕奧妙，所以如果這是神女宮獨步天下的暗器絕技，那就十分合情合理了。

不過金雲橋中了暗器之後，居然還能做了不少事情，例如親吻兒子，還能說了不少話，最後又還能回轉身，話聲亦提高不少，這種情形不但別人都爲之驚疑不定，連陶正直也困惑地皺起眉頭，眼珠骨碌碌轉了很多圈。

通常人們深思熟慮時便會皺起眉頭，若是馬上得想個計策來應急，眼珠就一定會急速運轉，所以陶正直表情已洩漏他心態的活動。

陶正直目前當然是最危險最緊張的人，如果金雲橋居然尚有反擊之力，第一個目標是陶正直而決不會是別人。

陶正直自己跟自己說：「神女宮的遊仙梭不但專破世間各種護身氣功，而且還附有劇毒，南飛燕給我三枚遊仙梭時說，即使是當世武功首推第一的少林老方丈鐵脚大師，也一定不敢用任何護身氣功硬擋遊仙梭。何況梭上劇毒能見血封喉，但金雲橋是怎麼一回事？」

何以金雲橋還能夠動？而且還能夠開口說話？莫非南飛燕的話不盡不實？又莫非她送給他的遊仙梭祇有一半效力？例如有毒而不能破人上乘氣功，或是能破氣功而沒有毒？

不過他的結論卻也很特別，何必去管金雲橋的生死呢？自己的生死才是最重要。

他距離門口很近，而這時「黑夜神社」的殺手們(還剩下的幾個)，已經逃得無影無踪，所以陶正直夾着尾巴一溜煙奪門衝出，既無人阻擋，也無人來得及追擊。

此人在逃走方面果然也下過苦功，看來的確比許多人迅快俐落得多，祇一刹那間就不知去向了。

金雲橋苦笑道：「沈神通，難道你想不到他會逃走？」

沈神通離開屏風掩蔽，走近金雲橋，其他的人如劉雙痕、崔家姊妹，以及李紅兒都跟在他身後。

「會津簡一已死，手下殺手也剩下沒有幾個，『黑夜神社』總算是冰消瓦解了。」

他祇敘述一些事實，並沒有回答金雲橋的問題。

而他接着再說下去的話，竟然亦岔到別處去了，他說：「金雲橋，你也活不了，因爲你已中了神女宮九大暗器之一的遊仙梭，雖然祇中了一枚，但卻已可以肯定你活不下去。」

金雲橋苦笑道：「我知道，用不着你來告訴我。」

「你是否暗暗練過某種毒門奇功？」

「我練過甚麼功夫都沒有用了，你爲何還囉囉嗦嗦提起這些不打緊的事？」

「不是不打緊的事，你想想看，假如我好心好意把你和兒子屍體，搬到同心樓後那間石屋，讓你們父子能夠和凌波仙子在一起，此舉一定對你很有意義，因爲你們一家三口至少死後能夠同葬一穴，可是我們一碰到你身體，我們就中毒死亡，那時誰把你父子搬到石屋收殮於石棺材中呢？」

「好吧！我承認，是練過一種毒門秘功。」

「那就無怪遊仙梭上的見血封喉劇毒沒有封住你的喉了，唉！你聲音已很微弱無力，雙腿開始發抖，別的人早已躺下了，你還站得筆直，爲甚麼？你還要知道甚麼？」

「因爲你還未回答我第一個問題。」

「啊！是的，你當然很關心陶正直，可惜我的確沒有辦法可以在你的眼前殺死他。」

「但他已經逃走，這個小王八蛋花樣百出，即使你沈神通也不可以掉以輕心，這種人一被逃走，就很難找得到。」

「對，我的確沒有把握，不過，我會盡我的力量。」

金雲橋臉色由慘白而變得乾枯沒有生氣。

終於一跤跌倒地上。

禽獸淫行　人面獸心

在一片花樹叢之間，一道人影倏忽電旋，來來去去總在二十丈方圓內打轉。

眼睛夠尖的人一定可以看得出這道人影盤旋飛奔時，一直是低頭看着地面的姿勢，所以也一定以爲他是中了邪或害了甚麼怪病，否則，怎會用這種姿勢飛快奔跑？怎會老是在二十丈方圓內打轉？

不過世上之事眞是難說得很，因爲竟然有人不同意上述的看法。

此人身材高大威風凜凜，年紀還輕，大約祇有二十餘歲而不會超過三十歲。

他外形雖然高大威猛，話聲卻很柔和斯文。

「敢問兄台，你是不是遺失了甚麼東西？」

這個人的出現以及那個繞圈飛奔的人停步，都突然的會使人駭得一跳。

換句話說，沒有人會沒聲沒息憑空出現，除非是鬼魅之類，同時也很少人能夠在奔跑得那麼快那麼急之時說停就停的。

高大的人又微笑道：「我剛剛湊巧撿到一件東西，不知是不是你掉落的？」

他一手藏在背後，他可能是拿着那件撿到的東西，但爲了不讓對方冒認起見，因此藏起來不讓對方看見。

這本是人之常情，根本不値得驚詫，可是那個突然停步的年輕男子卻好像喜歡得大驚小怪，臉色十分不對。

他又好像恐怕將來認不得人家臉貌，所以死命狠狠盯住對方的臉孔。

「你是誰？」

「我姓朱，你呢？」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我當然知道你是誰？你是『人面獸心』陶正直，嘖嘖，這個外號很不好聽，你何不改一個別的。」

陶正直表示不同意。「我不覺得，其實人面獸心有甚麼不好？世上有誰不是人面獸心呢？」

「這話說得也是，幸而我也沒有打算跟你爭論這一個問題，否則我就輸了頭一陣啦！」

「哎唷！你究竟是誰？說出來聽聽，行不行呀？」

「那有不行的道理？我姓朱單名一個愼字，有個外號是『猛將』，可惜我既不猛，又不是甚麼大將之才，所以一直落魄得很，在江湖上簡直沒有人知道。」

「原來是猛將朱愼，你不必客氣，你聲名可比我陶正直響亮多了，尤其是經過大江堂嚴府那一役之後，現在大江南北武林中誰不知道猛將朱愼是一流高手。」

「你這話是眞是假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聲名與道行的比例，老實說，我對你很佩服，也不得不眞心承認你道行比我高得多。」

朱愼的作風使得陶正直施展不出謙卑阿諛那一套功夫。

所以陶正直改變策略，先向四周察看一眼才道：「你好像沒有助手？沒有伏兵？」

「我需要嗎？」朱愼裝出困惑表情。「我有說過跟你過不去嗎？如果我們之間可以和平共處，甚至杯酒言歡，我何必有人手相助？」

「算啦！別裝蒜了。」陶正直一向很少用這種一針見血的態度，通常他總喜歡繞個大圈子，喜歡把別人弄得迷迷糊糊，可是現在是別人繞大圈，所以他祇好反其道而行之，祇好一針見血，希望破對方的圈套。

「朱愼兄，你既然現身露面，有甚麼事情儘管吩咐，我祇希望能使你滿意。」

「在你來說簡直是舉手之勞，根本不費吹灰之力。」

「那麼到底是甚麼事呢？你快點說出來，我可以快點回答，豈不更妙？」

「別急，沈神通一時半刻不會有空出來，何妨我做事向來不喜歡太匆忙，俗語說忙中有錯，這句話你可能不會反對吧？」

陶正直忍住氣也按捺住心中的焦急，笑道：「對，對極了，我十二分贊成你的這種作風，做人做事老是匆匆忙忙有甚麼意思呢？」

「這就對了，不過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沒有法子還表現得這麼從容輕鬆，所以我說你道行比我高，一點也沒有錯。」

「我爲何要十分匆忙？就算沈神通來到此地，他似乎沒有理由會對我怎麼樣，你難道不同意我的看法？」

「同意極了。」朱愼微微而笑。「尤其是我，更加同意，因爲你是個燙手的山芋，假如我能夠把你拋回沈神通手上，我的確求之不得。」

「我爲何是個燙手的山芋？」

「有三個原因之多，可惜我最多祇能告訴你兩個。」

「兩個總比一個都沒有好，請說。」

「第一個原因牽涉到一個女人，你心裡一定知道這個女人是誰吧？」

「我知道。」陶正直道：「那女人是馬玉儀，就是沈神通的小老婆，可是老天爺可以作證，我根本沒見過她，也不知道她何在。」

他嘆了口氣又道：「我明知不可能，但是我還是要相信。」

「當然要相信。」朱愼聲音毫無調侃開玩笑之意：「因爲沈神通老早已找回馬玉儀，所以如果你知道她在哪裡，那才是怪事！」

陶正直眞的吃了一驚，好像被人敲了一記悶棍：「那麼你說的女人竟不是她，但除了她之外還會是誰呢？」

朱愼笑一笑道：「是你最親密的人，事實上可能並不眞的很親密，不過在名份上她卻是的。」

「麻雀？」陶正直衝口而出，因爲麻雀在名份上是他妻子，當然算得上是最親密的人。「她跟沈神通或者跟你有甚麼關係？你們有沒有想到，向一個丈夫索取他的妻子乃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情！你們有甚麼權利這樣做？」

朱愼道：「我祇管告訴你有這麼回事，同時要你寫封信叫嚴家放人，別的我都不管，這封信你寫不寫？」

陶正直沉吟一下才道：「奇怪，麻雀的勢力好像很大，所有幫助她偏袒她的人都是夢想不到的，這封信我可以寫，但你知不知道她已有了孩子？」

朱愼道：「我當然知道，那天我在嚴府親耳聽到的，可惜那時候你還未到達嚴府，亦還未見過麻雀。」

他的話背後意思有如白紙黑字那麼明顯，既然那時候麻雀已經懷孕，而陶正直尚未見過她，那麼這個孩子當然不可能是陶正直的，至於那孩子是誰的卻沒有任何暗示。

陶正直褪下左手無名指上一枚鑲翡翠指環，拋給朱愼道：「這是信物，嚴溫見了一定肯放人，絕對不會囉嗦。」

「很好。」朱愼一面收起翡翠指環，一面不由得想起麻雀圓而可愛的臉孔，沈神通這樣安排，能不能使尚在青春年華的小麻雀得救？她坎坷崎嶇的人生會不會從此變爲平坦？

目前也不能夠回答這個問題，所以朱愼又道：「第二個原因，則牽涉一個男人。」

「這個人我一定不會猜錯，是不是何同？」

「對極了，我怎樣才找得到何同？」

假如這句話是由沈神通詢問，陶正直可以挾換某些利益，但朱愼並非直接捲入漩渦的人物，對他要挾的力量就減少了一大半了。

陶正直攷慮一下才道：「在天津衞某個地方，用一個訊號就可以使他出現見面，但我若是告訴了你，對我有甚麼好處呢？」

朱愼笑了一笑道：「好處太多了，至少沈神通會立刻打消了非殺死你不可的決心。」

誰也會使用虛言恫嚇的方法，不過陶正直因親自經歷過，得知金算盤預早佈置的妖人，也忽然間炸成粉碎變成飛灰，可見得沈神通眞有鬼神莫測的手段，目下眞不知有

多少一流高手暗中助他？

所以最聰明方式是：寧可相信沈神通有足夠幫手可以殺死任何人——包括陶正直本人在內。

於是陶正直很聰明地說出地點和暗號，然後苦笑等待下文。

朱愼沉默了片刻，忽然把藏在背後的左手移出來，祇見他手中握着一把刀，正是沈神通扔掉的那把「悲魔之刀」。

「我的刀法還過得去。」朱愼道：「另外還有一把更可怕的劍握在武當高手司馬無影手中，司馬無影是替我掠陣，他和我一樣都想知道你怎麼樣應付『悲魔之刀』，這就是第三個原因。」

陶正直一看見「悲魔之刀」就從心裡發出了寒戰，他雖然已知道此是這把寶刀的神秘力量，卻沒有辦法及抗禦消解，所以如果出手拚搏，後果將會如何，好像已不必猶疑猜度了。

他發出了呻吟的聲音道：「朱愼，你太不公平了，我已經充份合作，你們怎可以用這種手段對付我？」

朱愼說道：「你眞想聽一聽我們的意思？」

陶正直自然聽出話中有話，連忙道：「是，是，當然是眞的。」

朱愼道：「我和司馬無影意見相反，他認爲你一定逃不過敵不過『悲魔之刀』的神奇威力，這一點我也同意，我所不同意的是此刀在我手中恐怕沒有甚麼威力，這叫做畫虎不成反類犬，你要宰一頭老虎，跟宰一隻狗的情況當然大大不同，你宰狗一定沒有問題，但對付一隻猛虎有可能反被老虎撲殺，無論如何這『悲魔之刀』的神秘力量一定可以尅制你，祇不過是必須在某些人手中才行，這就是我們的意見了。」

陶正直心中嘆了口氣，他不得不承認這個朱愼實在是極之可怕的人物，因爲對付這個人，他一切謙卑諂諛的僞裝詭計完全使不出來，由開始到現在朱愼處處比他更謙卑，一直宣稱比不上他，對這種人你還有甚麼法子可以使他驕狂自大呢？

「既然你們想殺死我，又何須找各種理由？反正我已沒有利用價值，動手吧！朱愼，我臨死前的詛咒就是希望你和司馬無影將來都死在『悲魔之刀』下。」

朱愼仰頭長笑一聲，神態忽然由拘謹卑恭而變得十分曠達威猛，笑聲持續了好一陣才停止，但寶刀已經出鞘了。

陶正直又一次强烈感到心寒膽戰的滋味，而且顯然這一次所感受的威脅比之刀在岩島健手中嚴重可怕得多了。

朱愼大喝道：「陶正直，我可以發誓，我眞想一刀砍掉了你的腦袋，祇可惜沈神通這個人太婆婆媽媽，他堅持不讓我這樣做，除非你欺騙我們。」

陶正直已看見了生路，心中大喜，忙道：「我甚麼時候欺騙你們？」

朱愼瞋目叱道：「閉嘴，你小心聽着，如果麻雀帶不出來，如果找不到何同，我朱愼定教你濺血五步。」

陶正直應道：「若是如此，我自己割下首級雙手奉上。」

這種對話若是出在一般人口中，可能變成無意義的恫嚇以及油腔滑調。

但朱愼和陶正直是何等人物，論武功俱屬時下高手，所以朱愼的話除了表面上很凶狠之外，其實也是說明要暫時軟禁對方之意，否則，陶正直拍拍屁股一走，天涯海角上哪兒去找他？如果找不到陶正直，再狠十倍的話也沒有半點用處。

陶正直的回答，則已暗示答應暫被軟禁的條件，要是他不肯屈身於對方勢力範圍之下，不論發生甚麼事情他都沒有必要割下自己腦袋，而且如果大家不是還在一塊兒的話，他就算割了腦袋卻又奉送給誰？

朱愼開口時神態聲音都雄豪奔放之極，可是眼睛卻射出謹愼小心神色。「很好，咱們的交易算是談成了，在我提出用甚麼方法暫時留住你之前，我要先問你幾句話。」

陶正直道：「你講，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實。」

他的態度以江湖術語說，就是「夠光棍」，凡是贏得起也輸得起，輸的時候絕不拖泥帶水，這就叫做「光棍」。

朱愼眼中仍然露出謹愼神色，一分一毫也不放鬆也不疏忽，到了現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極之嚴密防備，也可見得他對陶正直這個人是作怎麼樣一種衡量估計了。

「你的武功至少得到五派以上的眞傳，另外還加上巫山神女宮的暗器絕藝，這是沈神通通知我的，如果他沒有看錯，當然他很少出錯，那麼連白痴也知道你是極危險極可怕的人物。」

陶正直泛起苦笑，攤開雙手道：「我這麼厲害卻仍然變成你俎上之肉，不管是駱駝肉、馬肉、豬肉，總之我寧可是刀俎而不是『肉』，請問你的想法呢？」

朱愼道：「我拒絕想這種問題，反正刀不刺我的肉我不覺痛，現在是你自己切身的問題，恕我無法越俎代庖。」

陶正直攤攤雙手。「既然你撇

得那麼清楚乾淨，那麼請繼續告訴我怎樣做。」

「由於你是如此可怕危險的人物，所以我必須想法子制住你，最佳的方法莫如點了你穴道，當然最好還加上掙不斷的手銬之類的東西。」

「你不但把我困在羅網中，甚至還把我趕到網角了。」

「一點不錯，可是對別人還可以馬虎，但對你行嗎？如果我不這樣愼重的對待你，難道你不認爲是一種侮辱？」

陶正直發覺無論如何在言語上一定贏不了，換而言之，也就是一定找不到「敗中求勝」的機會，所以他馬上放棄了——因爲說不定在實際行動上還有機可乘。

「你說得也是，如果我穴道被封，再加上手銬之類的東西，自然可以保證要不出任何花樣了，老實說，換了我是你，也一定要這樣才安心！」

「好極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大大棘手，好在你十分通情達理，所以我就比較好辦。」

陶正直眞眞正正的苦笑一下，因爲你好辦就是我不好辦，這是無可奈何的情勢，也是很明顯已經註定的情勢，試想一把「悲魔之刀」在猛將朱愼手中已肯定十分可怕，何況還有一個當世有名專門殺敵報仇的劍客司馬無影，這個人無影無形無聲窺伺在側，膽小一點的人恐怕早已四肢發軟跪地求饒了。

總之陶正直算來算去，這一仗根本完全沒有半點勝算，甚至連半點逃走求生的機會也沒有，不然的話，他那肯答應任何條件，更不肯讓對方瓦解他的行動的能力。

祇聽得朱愼豪邁而又愼重（陶正直眞不明白何以朱愼能夠把這兩項矛盾的特質弄在一起，而且又能表示出來？）的說道：「如果你不反對，司馬兄立即施展馭劍刺穴的無法劍法，制住你的穴道，雖然你信不過，怕他趁機一劍刺死你，假裝是留不住手，不過你老兄祇好冒險一次，盡力相信司馬無影不是那種言而無信的人，何況歸根結底，你好像已沒有第二條路可以選擇了，我有沒有估計錯誤啊！」

「你估計得簡直他媽的太準了！」這一句是陶正直心中的話，他沒有說出口，祇是苦笑搖搖頭。

在他的一生經歷中，誠然有一段日子過得很苦，也常常遭受侮辱，可是那些苦那些侮辱，誰都知道熬一熬，忍一忍就一定可以過去，卻沒有過像現在這種束手縛脚任人宰割的經驗。

假如他穴道受制之後，沈神通忽然改變主意想要他的命，他這一輩子就算玩完了。

這實在是一種十分可怕的情況，你越腦筋清楚，越知道其中的危險，自是比糊塗之人的恐懼多十倍還不止。

不過，陶正直實在也沒有其他的路可行，也沒有其他辦法可想，所以他祇好儘量表現得光棍一點，苦笑道：「我現在唯有祈禱上蒼，希望你們統通都是有信用的人。」

右邊三丈外突然冒起一道劍光，精虹芒繞耀目生輝，這道劍光破空而來，雖然速度快得難以形容，但看見的人卻又並不覺得很急疾，更沒有絲毫匆忙急迫的味道。

陶正直一看見劍光就攤開了雙手，以示絕不抵抗，不過他雙手祇做了少許動作，那道劍光已到了他面前，然後光斂人現，這人便是瘦削精悍的當代武當劍客司馬無影。

他的劍氣在一觸間已制住了陶正直胸腹七處大穴，所以他一落地現身，手中之劍已經入鞘看不見了。

不過，司馬無影手中雖然沒有劍，臉色卻極之難看，他的眼光好像兩把劍，毫不留情刺向陶正直，冷冷的道：「可惜我答應過沈神通，更可惜的是我司馬無影向來很有信用，所以我答應了沈神通之後，就祇好暫時留下你的狗命了。」

陶正直雖然全身僵硬麻木，但還能開口講話：「司馬大俠，我記得我沒有得罪過你呀！但你爲何如此的恨我？」

「你的記憶力太壞了，你難道已忘記了曾經在今劍山莊住過，難道也忘記華人望曾經傳授你武當正宗武功了？」

「今劍山莊華人望本是二十年來天下皆知的武當名家，但自從一年前身歿之後，現在武林中人好像已遺忘了他，這是因爲華人望沒有兒子，雖然有一個女兒，但華人望一死，他的妻子不久也跟着謝世，他的女兒也不知是嫁了人或者是怎樣，總之『今劍山莊』已成爲歷史上一個名詞，而沒有了實質存在。

可是現在司馬無影爲何忽然提起「今劍山莊」華人望？

陶正直臉色竟然變得更蒼白。

「我沒有忘記，不過我離開『今劍山莊』已經有三年之久，我應該回去侍候師傅，但我一直都沒有，所以我心裡一直很不安。」

「華人望雖然不是跟我同師學藝，但論輩份他仍然是我師兄。」

司馬無影表情簡直已是咬牙切齒，他心中究竟有甚麼忿恨？

「他是我師兄並不出奇，外人想不到的是我和他的交情極深厚，不過我們來往卻是很秘密，因爲我仇家太多，所以不想連累他。」

陶正直的嘴巴開始張大，他好

像隱約感到司馬無影的話後面隱藏一些可怕的意思。

司馬無影聲音冰冷刺耳道：「也因此天下絕對沒有人想得到，他會留下一封密函給我，陶正直，你想不想知道這封密函的內容？」

陶正直道：「我不……唉，如果與我無關，我知不知道有甚麼關係？」

「你爲何有點害怕？嘿嘿！」司馬無影冷笑了兩聲又道：「這封密函雖然沒有寫着你的名字，可是經過沈神通一分析，你就原形畢露了！」

——又是沈神通！唉！老天爺，這個沈神通生在世上是不是專門跟我作對的呢？

陶正直呻吟了一聲道：「我原形畢露，我的樣子是不是很醜惡很難看？」

「你有時間不妨照照鏡子，不過以我想來，一個用慢性毒藥毒死師傅，同時又姦淫了師母，後來連他們的獨生女也不放過的人，無論如何看起來，都不會漂亮可愛的。」

「我……我是這樣的人？」

「很不幸你正是這個人面獸心的大混蛋！」

朱愼直到這時才插口道：「司馬兄，咱們雖是一諾千金之士，不過這件事這個人卻不同了，我寧可做一次背信違諾的小人，也不願讓一個如此可憎可恨之人活在世上。」

陶正直大驚道：「你……朱愼……」

「不必多言，」朱愼臉色非常之難看。「假如我是沈神通，我也寧可找不到何同，我現在恨不得把你這種人碎屍萬段。」

反而是司馬無影勸他道：「我也跟你心情一樣。」他說，倏然拔劍出鞘，右手食指輕彈，劍身登時發出一陣龍吟虎嘯之聲：「可惜，我暫時不能殺死他，甚至連背信毀諾也辦不到，因爲我還想知道我那華姪女華彩霞的下落，我希望她還活在人世，還能夠稍微享一點人生幸福，這祇是我的奢望，其實我已知道機會很渺茫，不過朱兄你可以不可以讓我盡盡人事？」

誰能夠拒絕他的這種悲哀的提議，朱愼當下深深爲之嘆口氣，爲甚麼人間會有這麼多的像陶正直這樣可怕心理變態的人呢？

兩人一齊將寶刀、寶劍歸鞘，可是陶正直一點也不放心也不舒服，祇因爲司馬無影臉上透出的殺氣依然冷森森籠罩着他。

司馬無影冷冷的道：「你是很聰明的人，你知道應該告訴些甚麼給我知。」

「我知道。」陶正直趕快的答道，雖然司馬無影劍已入鞘，但以他這樣高手來說，其實跟橫劍架在陶正直頸上並無分別。

「我一定盡我所知說了出來，祇望你肯相信，因爲，我其實也沒有很多消息可以奉告。」

「你先說出來聽聽，然後我才決定能否相信你的話。」

陶正直現在的確有如肉在俎上，不過如今想起華彩霞——那個嬌俏任性的少女，雖然似乎已把她毀了，但心中仍然沒有甚麼內疚。

反而那溫婉賢淑而又艷麗如花的華夫人——他的師母，這個女人才令他覺得有點愧疚。

這好像我們平常生活中，有時大發脾氣而摔破了杯盤、電話及收音機等等，當時固然有一陣子快意，後來卻總免不了有點可惜。

對了，華夫人正像很名貴的瓷器，她大概比南飛燕還艷麗可人，但她仍然像極名貴雨過天青的紫窰名瓷一樣變成碎片，這遺憾卻是永遠不能夠彌補的了。

不過，如果他現在供述的話不能令司馬無影滿意，恐怕還不止「死亡」那麼簡單，祇是對於這一點他除了祈禱之外，就完全無能爲力了。

「我三年前離開『今劍山莊』，這一點相信司馬大俠已經查得清清楚楚。」

「講下去。」司馬無影表面上雖沒有怎麼樣，但聲音卻從牙縫中迸出來，冷如冰雪。

「我承認過有使用慢性毒藥，我也承認過曾經佔有了華家母女，可是華彩霞這個脾氣很大很大不好伺候的小姐，後來發生了甚麼我卻不知道了。」

「你眞的不知道？你難道腦筋已經變成了石頭，連推測猜想一下也不會？我很想砍開你的腦袋看看是不是已變成石頭，不過我相信你一定不贊成我這樣做的，對不對？」

陶正直表面上雖然誠惶誠恐！想連聲應是，其實心中卻盡力大聲咒罵，而且是用最惡毒的字眼。

「華彩霞任性也好，不任性也好，跟你他媽的陶正直有甚麼關係？」

這是朱愼怒氣衝衝的聲音，陶正直平生自是見過聽過不少憤怒發火之人，可是這一個感受卻完全不同，他祇覺得好像朱愼多怒一分，則他的膽就多破一分似的，至於爲甚麼朱愼發怒生氣會使他有這種奇異感應，別人不知道，他卻知道得很——是「悲魔之刀」的奇異魔力。

「是，是，您老人家責罵得對！」現在朱愼變成了「您老人家」了，陶正直又接着說：「本來一點關係都沒有，甚至我敢誇口我可以

伺候得讓她妥妥貼貼。但問題卻出在華夫人身上。華小姐那天一知道我和華夫人也有一手之時，跺腳就走，當時我雖然至少講了一千句話，也跪在地上挽留她，但一點用處都沒有，最後她仍然摑了我兩個大嘴巴，就走了。」

朱愼咬牙切齒道：「她太糊塗了，應該一巴掌把你的腦袋打碎了才對。」

自然這是一定不可能的事，以陶正直的武功和心計，假如那時華彩霞眞下殺手的話，他還肯乖乖的挨打受死嗎？那時毫無疑問必是華彩霞當場反吃大虧。

難道朱愼連一點也想不到嗎？陶正直極小心飛快的瞥看他一眼，想從他臉上看出一些資料綫索，因爲假如朱愼若是眞的不明白這種道理，則朱愼的才智就不怎麼樣了，將來有機會對付他之時，使用甚麼手法也就有了根據。

他所得到的印象以及心中的計算自然不會講出來的，祇說：「華小姐後來跑到哪兒去，我眞的不知道。」

司馬無影聲音好像更冰冷可怕：「那麼，華夫人呢？她的結局到底怎麼樣？」

陶正直忙道：「我也不知道，眞的，我是悄悄離開的，我自從三年前離開『今劍山莊』，直到師傅棄世時才回去，一共祇逗留了十幾天，我看看十幾天當中已發生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趕快悄悄的溜了。」

「狗屁，都是狗屁！」朱愼怒聲罵道：「媽的，如果你不回去，『今劍山莊』一點事也沒有，金算盤叫你小王八蛋，這個名字取得眞好，你不折不扣是個小王八蛋。」

其實以陶正直的心狠手辣，鮮廉寡恥以及全無人性的種種罪行，他豈僅是「小王八蛋」而已！

司馬無影忽然閉上眼睛，變成一株枯樹一樣沒聲沒息沒了生氣。

朱愼退開七步，他右手按刀也瞑目不語。

一切變化都很突然，連陶正直也瞠目不解，他們何以變成這種樣子？難道在這等局勢這等情形之下，金算盤方面仍然有一支伏兵？不然的話，他們何以露出一副戒備待敵的姿態。

陶正直所想的其實還不止如此，因爲假設金算盤還有「伏兵」，並不算得「很」出奇的事，眞正出奇的是司馬無影和朱愼那種小心翼翼全神貫注的神情，是甚麼人能使他們這兩個當代高手如此緊張如此惕凜？

假如陶正直不是身受劍炁制住七處穴道，以致耳目之聰遠遠比不上平日的話，他敢肯定自己也一定如他們一樣，知道發生甚麼事，如果是武林高手，則這個人或這些人是誰他也一定知道得不會比他們少。

祇是目下他的情況是比普通人尚且大大不如，當然更沒有可能跟司馬無影、朱愼他們相比了。

雖然在事實上時間祇過了很快的一陣子，但陶正直卻泛起了「長久」的感覺，是不是因爲天空已經變得很灰暗，加上陣陣寒風的關係所影響呢？

天色本來很晴朗，也還有午間的陽光，卻不知何時已經消失，大地變成茫茫陰翳黯淡，這樣自是使人感到更加寒冷和不舒服。

陶正直忽然聽到很遙遠的地方傳來女人叫喚聲音，她的聲音簡直屬於淒厲恐怖那一類，不過卻像極叫喊着「陶正直」三個字。

這女人會是誰？她聲音何以這麼陌生淒厲？她何以知道我姓名？她爲何於渺茫遙遠處拚命叫喚自己？

陶正直腦子忙碌得很，心裡也忽然充滿了惡毒暴戾之氣，他知道內心這股可怕戾氣來自他的天性，祇不過平時能夠深深隱藏，能夠壓制得不顯露出來而已。

但現在卻好像壓抑不住要爆發了，可是忙碌的腦子又告訴他，任何人身上七處大穴被劍炁制住之後，最好還是乖一點，否則，不但一點用處都沒有，反而徒然自取其辱而已。

他忽然想起了俏麗的華彩霞，假如她當日一掌打碎了他的頭顱，則這個腦袋現在就不會給這種煩惱的難以抑制的情緒困擾了。

不管「理智」怎麼說，陶正直原始本性中狂熾暴亂的感情擴展到全身每一個細胞，胸中暴戾之氣也像颱風海嘯一般翻天覆地的四下亂竄亂撞。

任何人都一定很難忍受這種矛盾奇異的煎熬，尤其是你並不可以大聲叫喊，尤其是內心隱隱知道祇要叫喊就可以立刻解除痛苦，那麼他爲何還須咬緊牙關悶聲不出？

陶正直居然連一絲一毫聲音都不發出，那張俊美的臉孔，因爲太用力忍受煎熬痛苦，而略略抽搐變得醜陋難看，但他仍然緊緊閉嘴不哼一聲。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天色忽然由灰暗變晴朗，天氣也比較沒有那麼寒冷。

這種轉變，陶正直是在聽不見那女人淒厲叫喚聲便立刻發現。

跟着也發現司馬無影和朱愼恢復活動，不再像木頭一樣直挺挺站着。

陶正直如今自然已知道是怎麼回事，因爲這是他常常懷疑，常常

思忖的問題，世上到底有沒有神秘奇異的邪術妖法？

答案已經得到，尤其是切切實實自己體驗過的答案，剛才那陣陣淒厲刺骨的叫聲，顯然就是邪教一種著名的極惡毒的「搜魂大法」，凡聽到那聲音，每個人都覺得好像她在叫自己的姓名，而這時祇要答應一聲，便氣機被吸引而攝去了魂魄，任何人失去了魂魄（以佛家說法相當於第八識，即阿賴耶識）無疑必死，這好像已經是常識了。

陶正直亦知道這是「邪法」，而絕不會是正派的法術，因爲第一點，這種聲音使他深深埋隱收藏的暴戾天性完全激發迸射，使他幾乎全身都裂開了。

第二，此是殺人惡法，不管親疏遠近，祇要在這範圍之內，聽到聲音就立刻變成沒生命的屍體。

朱愼搖搖頭道：「厲害，厲害，這種妖人應該統通殺死，絕不能留在人世間。」

司馬無影道：「我看還是陶正直更厲害，你我能抗拒得住不算稀奇，他全身受制，武功已失，卻居然還受得住，豈不是比我們厲害很多！」

朱愼點點頭道：「對，這個小王八蛋實在很可怕，最好趁早砍下他的壞透了的腦袋瓜子。」

司馬無影好像已沒有那麼堅持了，雖然口中還沒有答應，但眼中射出的殺氣，卻是連傻瓜也知道他的意思。

他們竟然好像已經拍檔慣熟，所以根本沒有再講甚麼，就忽然分站在陶正直左右兩方位，寶刀寶劍亦都已出鞘，形成最具威力的夾擊之勢。

他們其實何須擺出這麼凶悍嚴重的陣仗？陶正直全身七處大穴受制，就算是稍爲身强力健的人，祇要有膽子殺人，一刀就可以取了陶正直狗命，所以司馬無影和朱愼兩大高手，還擺出這等陣仗來，當然一定有極之奇異莫測的原因。

果然不錯，司馬無影和朱愼一切動作並沒有多餘，也不是小題大做。

因爲以陶正直對「悲魔之刀」的反應而論，就和剛才大大不同了。

剛才朱愼才一拔刀在手，陶正直已經心膽俱寒，已經一望而知至少失去一半以上反抗能力，此所以當時朱愼一說出還有一個司馬無影，就乖乖的跟孫子一樣束手任憑處置。

然而現在他在兩大高手刀劍夾擊威脅之下，卻居然還能夠露出猙獰惡毒的詭笑。

這種極端的顯著變化，莫說是高手之流立刻察覺，大概連普通人也能夠很快知道。

大家不必多說話，因爲此地連陶正直在內一共三人，都已推測得出陶正直之所以會有這種驚人奇異的變化，力量必是來自「搜魂大法」那種邪法，他們人人所不知道的祇是那種邪法何以能使陶正直於刹那間衝開了受制的穴道，又何以能使陶正直忽然不怕「悲魔之刀」的奇異威力？

此一疑問恐怕沈神通也回答不出吧！司馬無影和朱愼都是這樣想，而假如連沈神通都解答不出的話，可就不知道應該問甚麼人才知道的了。

其實問不問沈神通是以後的事，何況將來有很多時間可以談論探討，現在擺在眼前最急切的問題卻是怎樣趕緊拿下陶正直，沈神通懇託他們合力負責這個任務，他們都答應了，也都覺得很有把握，可是如今卻好像情勢走了樣子，這個任務似乎忽然變得很棘手很困難。

刹那間殺氣瀰漫四週，氣溫顯著地下降了不少，這時司馬無影和朱愼都一齊擺出架式，劍尖、刀尖都對準陶正直。

這兩大高手聯手之勢極是駭人，是以使人感到好像陷身於千軍萬馬之中，使人知道就算幸而躲得過四周的刀槍劍戟砍殺，也恐怕一定逃不過千軍萬馬鐵蹄的踐踏——若是死於鐵蹄之下自是變成一堆肉泥。

總之，司馬無影和朱愼都已凝神一志蓄勢欲發，他們的刀劍都穩定得沒有分毫動搖，連呼吸及脈搏都沒有影響這種穩定。

另外他們也顯示出比鋼鐵還堅硬的意志。

他們像兩頭最兇悍也最陰險的豹子，正在找機會攻擊獵物。

陶正直到這時才一抬手，掌中已握住明晃晃的長劍，在表面上他雖是一頭獵物，但是在他心中，他卻不知何故會知道自己的實力極之强大，至少不必害怕這兩個高手，此是他平生未曾有過的經驗，他憑甚麼認爲自己已能抵禦得住那兩個高手聯手合擊的威力？

他暫時無暇尋思下去，因爲司馬無影突然躍起七八尺，手中之劍幻化出一大片眩眼光影，而朱愼亦在同時發動了攻勢，「悲魔之刀」發出可怕的破空之銳響，一劍一刀齊齊向他攻到。

陶正直胸腹中凶戾殘暴情緒忽然猛漲，就好像在壓力下變成液體的可燃氣體，忽然有了缺口能夠衝出，同時又點着了火，當即作千百倍的膨脹爆炸。

他衝動得好像已有了足夠的力量可以毀滅整個宇宙，故此不論司馬無影的武當心得「一字慧劍」是何等精妙靈勁，也不管朱愼的「悲魔

之刀」何等凶狠疾快，他祇抱劍輕輕一躍，就突破了漫天遍地的刀光劍影而落在兩丈之外。

當然在這刹那之間，他也等如已經還擊，此所以司馬無影和朱愼都凝身屹立微微喘息，他們已顯然被陶正直這一下震得每個人內家眞力都爲之不純不勻，假如陶正直知道這種眞正情況，他祇要再來這麼一記，司馬無影和朱愼就肯定手忙腳亂而爭取不到任何調息機會了。

幸而陶正直不知道，他甚至忽然懷疑自己現在可以逃走的去路上，是不是另有羅網，另有埋伏？所以他急忙轉眼側身查察，若不是另有陷阱，那司馬無影和朱愼兩人怎會給他這麼一條暢通無阻的逃生之路呢？

他的反應及想法居然跟二千多年前的曹操一模一樣（祇限於這次很相似的情形而言），這的確能夠使人吃一驚的事。

在二千多年那一次事件，歷史上大大有名，前因後果不必詳說了，總之那位天下第一軍師諸葛孔明先生七算八算之後，派出猛將關雲長率兵埋伏在華容道上，等候曹操兵敗逃竄經過此地就將他拿下。

諸葛先生還命人在華容道口上生火弄出很多煙，使人遠遠就看得見，也使人以爲是大隊兵馬生火做飯。

曹操的人是好是壞很難置評，不過他卻眞眞正正是個不折不扣的兵法專家，當他遠遠一看見火煙，而面前又擺着兩條可逃之路——其中一條是通過華容道，另一條是小徑，可以繞過有火煙地點，這時他就必須選擇作出決定了。

由於曹操雖然兵敗急急逃遁，但手下仍有許多悍將，所以埋伏截擊者必須非勇冠一時的猛將不可，否則反被曹操解決了出一口氣，這種伏兵反遭損失。

祇是勇冠三軍的猛將這種人材，任何時代都不會太多的，所以諸葛先生必把這員猛將擺在正確的位置上才行。

曹操一代雄才當然深明此理，所以他祇要選對一條路就可以安然脫困了，而事後還可以拿這件事大大羞辱諸葛孔明一番。

於是他精心計算了一番，他當然用盡他平生智慧務求贏得這一仗，因爲這是眞眞正正的大賭——以生命爲賭注，任何數目的金錢（縱然是傾家蕩產）也絕對不能相比。

曹操結論非常大膽驚人，這結論是有煙火的華容道反而沒有精兵埋伏。

於是他直趨此路，麾下將領們雖然憑直覺認爲極之不妥，卻也祇好跟隨疾行。

戰鼓號角忽起，一支精兵衝出攔住去路，帶頭的正是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有如囊中探物的關雲長。

這一下莫說是曹操敗軍之將不足言勇，就算平日一衆將兵也不敢不對這位猛將畏怯三分，現在自己更加心寒膽落，人人都幾乎連馬也騎不住了。

在歷史上曹操終於雄據中國北方，在他有生之日，一直是居於威脅着吳、蜀兩國的地位，此一地位是不是諸葛孔明故意讓他達到？以便劉備在相當劣勢之下仍然可以做到三分天下之局面？抑是當時關雲長爲了私人感情爲了義氣而違令放走了曹操？這個答案就不得而知了！

總而言之當年曹操向華容道之處逃遁，正與陶正直敢向好像很平靜安全之路逃遁的想法是一樣的。

陶正直祇遲疑了這麼一下，司馬無影的劍、朱愼的魔刀，忽然已經恢復强大的威脅。

緊接着司馬無影身子飛起疾撲，帶來一大片好像比上次更眩目的劍芒光幕，同時朱愼的「悲魔之刀」破空嘯風聲亦好像比上一次强烈刺耳，好像能深深鑽入了心肺骨髓。

陶正直集合全身知覺感官的報告，得到的結論是敵方兩大高手攻勢比之上一次猛烈得多，而同時很不幸是他本身的力量卻似乎反而減弱了。

雙方的力量由於此消彼長，差距馬上拉得很大，所以陶正直駭得冷汗直冒，咬緊牙關向前疾竄，他身子竄出之時，左手已使出嵩陽大九手「廻日勢」秘招，祇見他這隻左掌突然幻化出九隻手掌，卻又合而爲一比平常大上九倍的巨靈之掌疾抓那發出椎心刺骨的「悲魔之刀」。

與此同時，陶正直右手所握之劍自是不能閒着，因爲空中還有敵人快劍橫襲截擊，陶正直的那一招「鴻飛冥冥」斜豎削出，也自幻出一片精光芒雨，居然也是用武當內家劍法，不論是外表上的「身」、「眼」、「手」、「步」，或者看不見的蘊聚劍上的內家眞力，都極爲盡「精微靈變」、「凝重深厚」之能事。

以武當心傳劍法對付同一門派劍法，任誰也立刻知道攻難守易之理，所以陶正直颼一聲，宛如飛鳥穿過司馬無影的劍網就不必過於驚異了，但陶正直假如沒有別的花樣，祇怕還是很難安然逃出戰圈。

所謂「花樣」是指武功而言，因爲陶正直雖然以武當劍法拆解了司馬無影的同門劍法，同時以嵩陽大九手秘藝擋住朱愼的「悲魔之刀」，又居然能透過劍網而飛出三丈之處，但卻僅僅是逃過這凌厲夾擊的

一招而已，並不是已經逃過災難。

因爲司馬無影、朱愼都是活人，又都是當代高手，並非像少林寺測驗出山子弟功力的木人，木人不會啣尾追擊於數丈之外，而活人就可以了。

但見這兩道人影隨着刀光劍影電閃凌空飛射追殺，另一邊被追殺的人影稍稍領前一點，祇不過身形若一着地，絕無疑問仍然陷於被那兩人夾攻合擊的險境。

好個陶正直脚尖忽然接觸着一株光禿禿杏樹的枝椏，卻見他好像會搖身一變，變成西遊記裡齊天大聖的孫悟空身子一連幾個觔斗，祇不過是江湖賣解之流的花招，用意祇是要使觀衆驚詫讚嘆，而眞正高手對招時，老實說，連半個觔斗也翻不得，大多數情形下，恐怕連半個觔斗，也未翻完就已經被刀劍刺砍入身體了。

可是陶正直這幾個觔斗卻大有名堂，竟是南嶽衡山派近百年前一代高手猿公長老的獨門輕功心法，所以不但幾個觔斗就飛出三丈以上，而且快得異乎尋常。幾乎比直縱還快些，況且他脚底一擦過幼細枝梢，就已換了一口眞氣，別人如果沒有這種奇特奧妙內功心法，必須脚踏實地才換得眞氣的話，這時還要追上陶正直的話，更是談也不必談了。

總之司馬無影和朱愼一眼望見陶正直的奇妙逃竄身法，兩個好像突然變成沉重石頭一樣掉在地上，而都極之灰心洩氣地對望了一眼，完全完蛋了。「猿公觔斗雲」這等絕世輕功，這斷居然也精通，天下還有誰追得上他？

* * *

追得上追不上陶正直突然又變成次要之事。

因爲祇要早先陶正直所供述的話不假，則沈神通還有機會儘快趕在陶正直之前抵達天津衞，利用秘密訊號及地點這些資料抓住何同就大功告成了，假如陶正直講的全是假話，當然那就沒有辦法了。

故此司馬無影和朱愼以最快速度衝入流韻軒。

他們放眼一看，心中又安慰又失望。

安慰的是軒內還是幾個人居然沒有死於「搜魂大法」妖術之下，而這些人都是沈神通這一邊的，他們是劉雙痕、崔家雙姝，以及李紅兒等等。

失望的是沈神通不見踪影，他不見了本來不打緊，因爲如果連沈神通也躲不了的危險，別人絕對也躲不了，所以並不是擔心他的安危，而是必須趕緊把消息告訴他。

劉雙痕見了他們，首先是一怔道：「似乎這野趣園內祇有你們兩位還活着，當然我們是例外，請問你們有沒有聽到那妖巫的聲音？」

朱愼道：「我知道你是揚州春風樓的劉公子，你看看我手中的刀是甚麼刀？」

他手中拿着的是「悲魔之刀」，沒有人認不出。

「你們都認得就行啦！」朱愼一看這些年輕男女們的表情就又說道：「此刀是沈神通交給我的，我姓朱名愼，祇是無名小卒，但這一位……」他指指司馬無影繼續道：「他卻是武當名家司馬無影，他們都是沈神通的朋友，也在暗中幫他辦點事，撿回這把刀祇是其中一件，但活擒陶正直的任務失敗了。」

劉雙痕微微而笑，答話也岔到三十里以外。「朱兄你那麼高大個子，神態又那麼威猛，但何以講話又那麼斯文溫柔？」

司馬無影聲音冷澀得多，插嘴道：「我們急着要見沈神通，但有時候急躁反而賁事，所以朱兄決不會對你們大叫大嚷的。」

劉雙痕向他躬身行禮道：「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躭誤時間，而是沈大哥老早已離開了，且到現在還不見他回來。」

朱愼道：「你們誰想得出他會上哪兒去？我們有很重要的消息必須立刻告訴他。」

劉雙痕攤開雙手道：「沒有人知道，不過我卻敢保證他絕對不會是出去遊逛觀賞風景。」他的笑容很堅定很自信，所以增加不少說服力，祇聽他又道：「沈大哥的去向必定與你們的重要消息有關，這一點務請你們兩位相信才好。」

司馬無影頷首之時，朱愼已經敲敲自己腦袋說道：「對，對極了，司馬兄，咱們要不要往城裡走一趟？」

「主意不錯。」司馬無影說：「因爲假如陶正直趕去告訴何同，叫他趕快逃走，則我們說不定有機會碰見陶正直。」

* * *

明亮的廳堂裏一共有四個人，兩個男人和兩個女人。

兩個女人都十分美麗，美麗得能使任何人看見了她們之後，心中暗暗愛慕地嘆氣。

但由於其中一個竟然全身赤裸，不但袒露出雪白肌膚和美妙身段，而且那種站的姿勢，放出强烈無比誘惑魅力，所以那兩個男人的眼光完全集中在她的身上就應該很正常了。

不過，旁邊既然還有一個美女人，同時又不是自己和裸女單獨相對，這樣子直勾勾凝視着好像不免有點那個，何況這兩個男人都不是十幾二十歲的血氣方剛的小夥子，其中一個竟然還是星冠羽服道貌儼

然的練氣修眞之士，故此這種情形就有點不平常了。

這幅畫面一描畫出來，讀者們必定立刻記起了馬玉儀和呂夫人了，還有徐奔和冲虛子他們。

他們的問題似乎離解決尚遠。自認是呂驚鴻(凌波仙子)的呂夫人雖然已講出跟這兩個男人的關係，同時又舉起肥白大腿，讓他們都看見女人最隱秘處的特徵。照理說她究竟是不是眞的呂驚鴻已經可以決定了。但何以兩個男人仍然凝視望着她？仍然不作肯定或否定的表示？

呂夫人也覺得迷惑，所以細長眉毛很好看地皺一下，爲甚麼他們都沒有表示，沒有決定？莫非身上的特徵他們都未看淸楚？

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因爲在目前環境中，干擾的因素太多，所以呂夫人又徐徐舉起大腿，再讓春光洩露。

她的動作雖極盡淫褻之能事，可是卻非常優美悅目，連馬玉儀也不覺得有絲毫「無恥」、「下流」的意味，如果有人問她的話，她甚至不得不承認呂夫人在表演出女性的另一種「美」——能使男人流下口涎銷魂蝕骨之魅力，在歷史上的例證不勝枚舉，此處姑且以一代尤物埃及妖后克麗亞柏薇拉爲證，她單憑絕世美色就使得大將安東尼爲之背叛羅馬祖國，甘願爲她身敗名裂——以男人立場來看，這種事沒有甚麼稀奇，大概男人對安東尼總是艷羨的多，欽佩的少。

因此，這兩個男人爲之目瞪口呆就毫不出奇了，反過來說，他們並不目瞪口呆這才值得奇怪，何況他們竟然還移開眼睛，竟不看那個嬌艷雪白的美麗胴體，可就更值得加倍奇怪了。

呂夫人有點沒趣地放下大腿，不過聲音仍然很柔媚動人：「我現在竟然已不值得你們多看一眼了嗎？」

徐奔對於這一類話題比較沒有甚麼顧忌，所以先開口應道：「妳錯了，以我個人來說，妳比任何女人都值得多看幾眼，我祇不過不敢多看而已。」

呂夫人吃吃而笑，她已從對方答話中，證明了自己魅力仍然强烈無比，所以她的笑聲裡增加了不少自信意味。

「那麼冲虛子你呢？你也不敢看？你怕我動搖了你的道心？怕我減弱了你的道行？」

「或者是或者不是。」冲虛子道：「現在妳可以穿上衣服了。」

馬玉儀暗暗透過一口大氣，因爲會像火山似地爆發的情勢總算好像受到控制，這一刹那間，她更加想起了沈神通，祇因開始到現在的情勢變化，她祇能控制前面部份，而其後呂夫人一施展反擊，她就完全措手無策，完全祇有聽任發展。

假如這兩個當代高手投降於呂夫人美麗魅力之下，那當然是極之糟糕，極之危險的事。

不過，如果沈神通在此，他一定能由頭到尾都控制住局勢，這就是她此時何以想起沈神通之故了。

呂夫人總算穿上了衣服，可是由於她沒有用披風裹住，所以她其實也是還等於赤裸，甚至比全裸還使男人垂涎入迷，還更容易燃起慾火來。

她自己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她仍然很自信，笑得妖艷淫媚無比。

她轉眼望了馬玉儀道：「妳現在有甚麼感想呢？」

馬玉儀很輕地嘆了一聲道：「妳的確是艷絕人間的一代尤物，當眞是我見猶憐，我現在祇希望沒有別的男人進來，以免事情變得混亂了起來。」

呂夫人訝道：「別的男人？現在誰會進來？妳到底說甚麼？」

馬玉儀道：「當然不是徐爺的部下或者是冲虛子眞人的同門，我祇怕金算盤忽然出現，除了他之外，也說不定會有別的人，因爲妳的護花使者恐怕不可能祇有金算盤，如果還有的話，恐怕比金算盤還厲害還難應付。」

她忽然牽扯了這一堆道理，確實大大出乎人之意外，連呂夫人也玉臉變色，駭道：「妳一定不是普通人，妳是誰？」

馬玉儀道：「我在徐大爺心目中是劉雙痕的女人，但事實上我正是沈神通的女人。」

「啊！妳是馬玉儀？」呂夫人還記得她姓名。「金算盤早該聽我的話處死妳，因爲妳好像沈神通一樣，使人一看見就頭痛。」

徐奔現在才恍然明白，何以馬玉儀聽他叙述前事，提到大牧場衆鐵騎一齊向沈神通拔刀致敬時，竟會美目湧出盈盈淚水。

冲虛子道：「貧道雖然不知其中詳情，但這位沈夫人的才智聰慧卻足以令人驚服。由此可想見沈神通的風采。」

他話聲停歇一下，深深嘆息一聲，又道：「徐奔兄，此地的事情，包括沈夫人的安全，以及這個妖女的處置方法，都祇好偏勞你了。貧道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非先走一步不可。」

徐奔不覺爲之苦笑，想不到出家人，也那麼精也那麼狡猾？他把呂夫人這個燙手山芋往我的手裡一塞，自己拍拍屁股就走了。

冲虛子根本連屁股也沒有拍就出廳去了，走得如此乾脆俐落，大

有一塵不染之槪，連徐奔這種老江湖也禁不住「佩服」起來了。

呂夫人皺起眉頭望着冲虛子背影，其實那背影一晃而逝，所以她祇不過望住門口而已。「奇怪，那是甚麼鳥的叫聲？已經一連叫了三次！」

徐奔雖然被各種事情(主要還是呂夫人白嫩的裸體)弄得有點頭昏腦脹，但他也的確聽到鳥啼聲，不過他向來對鳥類全無研究，大概除了斑鳩麻雀之類，別的鳥就認識不出了，所以他當時並沒有注意，而現在既然呂夫人特地提起，他便不能不想一想。

一想之下果然發現問題，在這天寒地凍的北方，又是午後的時分，怎可能有鳥兒歌唱啼喚？此是常識而已，並非高深學問，顯然一定有些古怪。

唉！敢情眞有古怪，祇看馬玉儀那種微笑樣子就知道了。

徐奔口中立刻吆喝出幾聲簡單的卻鏗鏘震耳的單音，廳外四周也都立刻傳來隱隱約約戈戟碰觸到劍鞘行動聲響，一聽便知道大牧場鐵騎們已經團團守衛此廳。

他側耳傾聽一切聲響，然後滿意地點點頭，顯然他所率領的鐵騎都達到他的要求。

「我好羨慕沈神通，」他眞心地嘆口氣。「我意思是說沈神通居然擁有像妳這種驚世絕艷的紅顏知己，如果我是沈神通，我一定帶妳隱居於風光明媚山水絕勝的地方，永遠不踏入人間紅塵一步。」

「那麼現在你呢？你有甚麼打算？」

「我若能生還關外，這一輩子大概永遠不會再踏入關內一步了。」

「那麼我呢？」剛才是馬玉儀問徐奔，現在卻是呂夫人發問，她前途生死禍福目前還揑在徐奔手中，所以她向他詢問甚是合理。

徐奔一時沉吟不語，關於這個燙手山芋的問題，直到現在才有機會攷慮，所以他實在沒有法子馬上就回答。

呂夫人沒有催他，祇偶然動動身子好像是移動一下重心，凡是任何人站得太久，或者身體虛弱，便會不斷移動重心，以免雙脚支承體重過久而吃不消。

不過，呂夫人縱是像石像一樣不動，已經足以使男人吃不消，何況身子一動，透明輕紗之下乳波臂浪繽紛呈現，魅力自然加倍强烈，因此徐奔如果能潛心思索那才是怪事。

徐奔果然耗費了不少時間，才有法子回答：「不管你本來是甚麼名字，我還是叫妳呂夫人吧，呂夫人，妳想聽眞話嗎？抑或是假話？」

「兩樣都想聽。」她身體搖搖顫顫，好像站得太久，要站不住了。「我對眞話假話都有興趣，尤其同時說出來，可以立刻比較一下，更加有趣些，沈夫人妳認爲是不是這樣？」

馬玉儀道：「我沒有經驗，所以不能評論，而我也想聽聽。」

徐奔爽快地道：「好，我說，我先講假話，那就是我告訴妳說我帶妳出關，我永遠不讓妳走出大牧場一步，使妳永遠是我的女人，正確的說法是『禁臠』，任何男人對妳有這種想法都很正常，妳本人也求之不得，因爲祇要妳能接近我，妳遲早有辦法反過來控制我，像金算盤一樣對妳千依百順，我目前還未曾瘋狂到喪失理智，所以這是假話，而不是眞話。」

呂夫人媚笑道：「其實你無須這麼害怕我，你很英俊瀟洒，而又武功高强，我最後一定會愛上你，反而變成你的情俘。」

她很可能向很多男人都講過這種話，縱是如此，卻也仍然是十分悅耳，極之令人心動。

「我很希望結局眞能如妳所說。」徐奔道：「我自問眞可以將妳當作呂驚鴻。妳鞏憾時我跟着憂愁，妳歡笑時我跟着快樂。」

「所以你可以把假話變成眞話，讓我跟着你，徐奔，我願意做你的姬妾，永遠侍候你的身邊。」

她的話足以令人心醉神馳，更何況她嬌軀輕輕的扭動，放射出銷魂奪魄之妖異艷光，這種力量又比言語强大得多了。連馬玉儀也想不通徐奔何以能忍受能抗拒？照馬玉儀的看法，徐奔若是屈服讓步，也實在怪他不得的。

「我說過那是假話。」徐奔强調他的決心。「妳要不要聽眞話？」

「當然要聽，我聽着呢？」

「眞話必是把妳送走，絕不能把妳留在眼前身邊。」

「你想送我到哪兒？」她聲音中仍然有點驚疑，因爲徐奔雖然沒有說要殺她，但若是送她到酆都地府，也就是處死她了。

「我將妳送給一些人，當然是男人，妳對他們非常適合，而照我看法，要妳換一些男人大概不算是痛苦的事。」

「你把我送給誰？」

徐奔深深嘆口氣，又深深凝視這個美艷尤物好幾眼，才道：「其實我心裡有點捨不得，不過妳却是最好的禮物，如果我要他們幫我報仇的話。」

「你到底想報甚麼仇？」

「呂驚鴻！」徐奔坦率說出，聲音表情堅決異常。「凌波仙子呂驚鴻死了，主使謀害她的兇手豈能讓

他逍遙法外，逍遙世上！」

現在連馬玉儀也有點迷迷糊糊不大明白了，因爲假如主使謀殺馬玉儀的人正是這個呂夫人，則那些人怎樣代徐奔報復呢？假使依約殺死呂夫人，則這件禮物就不成爲其禮物，而變成毫無價值的死屍，如果不依約履行，那種人恐怕也決不肯失信違諾呢？這豈不是故意給人家一個難題？徐奔爲何不乾脆自己出手殺死呂夫人？爲何要大兜圈子弄這麼一個難題？

不過，馬玉儀還忍得住不發一言，呂夫人看來也好像給他弄糊塗了，卻忍不住問道：「你想殺死害死呂驚鴻的人？」

「我難道不應該這樣做嗎？妳是不是有反對之意思？」

「沒有，祇不過以我所知，好像主謀者是金算盤，你大可親自去找他查個水落石出，如果是他，你還可以親手殺死他，豈不甚妙？」

「不妙，一點兒都不妙！我也不怕坦白承認，我不一定鬥得過他，所以我讓別人去調查，讓別人去解決這個問題，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不把妳送給那些人，我拿妳怎麼辦？放了不行，不放也不行，總之我的結論是將妳當作一件東西——很名貴的東西，然後用交換來達到目的。」

「你究竟想把我送給甚麼人？」

徐奔微微而笑，但這個笑容在呂驚鴻眼中，卻顯然含有殘忍、得意甚至有點邪惡意味。

他回答的話果然也證實了她的看法。「東海還有幾個人，算是一個小集團也可以，算是一個秘密門派也可以，總之他們武功相當詭異高明，任何一個都不會比黑夜神社一流殺手遜色，他們雖然有些行爲使人覺得不對勁，可是他們調查秘密以及殺人的功夫都非常有效率，八年來也極有信用，所以我對他們很有信心。」

「他們究竟是誰？」呂夫人明知「那些人」必定屬於以殺人爲職業的秘密團體，但仍然忍不住追問下去。

呂夫人並不是對江湖上各種事情都陌生，相反的她知道的可能比很多武林名家都多，正因如此，她才從芳心處泛起難以形容的凜駭，她現在祇希望徐奔所講的對象，並不是她所惕凜驚懼的那些人。

徐奔聲音態度越來越安詳，他當然可以如此，反正並不是他被人送給「那些人」，他又瀟洒道：「我會告訴妳的，因爲我希望妳先得到一點料資，於是妳應付他們之時就比較有利了。」

但見呂夫人臉色忽然發青，身子微微顫抖，本來她身上任何部位顫動，都有銷魂蝕骨之魅力，但是這種顫抖卻大大不然，甚至還呈現反效果，使人覺得她的魅力她的美艷大大減弱。

主要原因自是她已經知道徐奔要把她交給甚麼人，同時又知道一旦落在「那些人」手中，日子必定很不好過，故此她才會驚懼得連顛倒衆生的魅力都消失了。

徐奔又道：「妳何必這麼害怕？『東海四賢』聽說都是非常懂得憐香惜玉的人，我最擔心的是將來『東海四賢』在妳狐媚魅力下軟化，反轉過來的對付我，那我就好像周瑜一樣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馬玉儀總算知道那些人就是「東海四賢」，聽那外號似乎並不駭人，所以，她很直覺地想，莫非「東海四賢」都是沒有性慾的男人？莫非他們向來對待女人很兇惡很刻薄？故此呂夫人一想到是這些人便駭成這個樣子！

關於這一點她還不怎樣關心，那「東海四賢」對女人仇視也好，會憐香惜玉也好，那祇是呂夫人將會遭遇的命運而已，她所關心的是假如「東海四賢」接受了呂夫人這件禮物，可能徐奔暗地裡另外還要付很多銀子，一旦查出主使謀害凌波仙子呂驚鴻之人竟是呂夫人自己，那「東海四賢」會怎樣處理這位呂夫人？所以呂夫人好像聽見要下地獄那麼駭怕。

玉人無恙　稚子難尋

松紋劍厚而寬的劍身，沒有眩目的精芒，這是因爲這種形式古樸好像有點笨拙的古劍，通常都是玄門羽士佩用，出家人在各方面都盡力避免炫耀，避免招搖，何況這等殺生利器自是越使人不注意就越好。

劍尖由於下垂關係，所以劍身沾染的鮮血凝集劍尖端，到了相當體積便滴落黃土地面。

本來很刺眼的鮮紅熱血，一旦滴落黃土之中，立刻失去顏色，甚至沒有了痕跡。

持劍者是個道人，他身邊還有兩個裝束都極相似的道人，至於躺在八尺外的兩個人，雖然也是道裝，但一望而知絕非和這三名道人是同一門派的，因爲這三個屹立如古松，如孤鶴的道人，一派樸素淳厚風度，連衣服質料都是又粗又褪色的灰布，但那兩個躺着不動的道者，身上衣袍卻是閃閃有光的名貴綢緞，風味大是不同。

常識告訴我們，大凡穿着樸素，風神淳厚的道人，多半是正派的，反之大概屬於邪門外道的多，假如邪門外道之士也像正派道人那麼廉潔刻苦，則他們何須爲非作歹以謀取名利？假如他們肯粗衣糲食謹守清規，當然怎樣也談不到是「邪門外道」了。

這三個粗衣灰袍的中年道人並非聚集一起，而是一前兩後，擺成一個長三角形，持劍那個方面大耳三綹黑鬚的道人便是這個三角形的尖端。

他們面對着一幢低矮殘舊，用磚木建成的小屋，由於小屋是坐落於一些宅院後面曠地邊緣，故此不難猜出那是某座宅院後門外的附屬建築物，大概是用來堆放一些無用的雜物，又或者是更伕有時躲風避寒所在。

木屋的薄門仍然掩着，既無人出來，也沒有聲音。

但三名道人卻以鋼釘一樣的長三角陣勢對準木屋，看樣子似乎隨時會「釘」入小屋內。

黃土曠地不算大，到處都有垃圾，也隱隱約約浮動那種不清潔的氣味。

這種荒蕪無人管理的曠地，在中國任何城市鄉鎮都有，還似乎比任何國家都多。

可能是中午吃飯時候，所以沒有孩童玩耍，甚至連一隻狗影兒也沒有，所以這三位道人不論擺出甚麼陣式，也不論他們使出甚麼姿勢，都不至於有人驚駭怪叫，其實地上那兩具道裝屍體，若是有人看見，一定比看見這三名道士古怪情況駭怪十倍都不止。

太陽已經躲起來，天色因此灰黯黯，在寒冷的北方，這種天色甚是平常，任何人決不會注意，但作爲「釘尖」那個道人忽然抬頭向天空望了兩眼，微笑拂鬚，然後用鸞鳳般清亮聲音道：「十年時光不可以說很短，但也不算太長，所以我希望你還記得我的容貌，雖然衣飾不同，但認得出認不出一個人，有時不能靠衣飾的，你說是也不是？」

他臉向小屋說話，顯然對象是躲在小屋裡，不過小屋裏面既沒有聲息傳出，而那又決不像有人居住的，所以這個道人憑甚麼認爲屋內有人？這倒是很耐人尋味的事。

道人左手摸着鬚，右手卻把松紋古劍抖幾下，好像想把劍上的鮮血儘快抖掉，但也好像提醒對方別忘記他手中這把劍是會殺人的，假如屋內眞的有人窺望出來的話。

天色不但越來越陰晦，連寒風也强勁和寒冷些。

「這就是你的回答？」那道人徐徐問：「天地晦冥，陰風刺骨……噢，我忘了下面還有幾句是怎麼說的了，老實說，包括你『長春門』在內這一類教派，總是喜歡弄些非謠非偈的句子，別人記不得那麼多，實在是合情合理並不失禮的事。」

他後面左邊的道人忽然接聲道：「我卻記得底下好像是『鬼哭千里，魂消魄失』……」

「釘尖」那道人頷首道：「對，我也記得了，全文是『天地晦冥，陰風刺骨，鬼哭千里，魂消魄失，三界幽淪，唯我春色』。尹不老，是不是這樣？」

小屋終於傳出了話聲，但尖銳而又含混，使人不能不凝神側耳聆聽才聽得清楚。

「不錯，本門的讖訣沒有改變，但我尹不老卻已經不是十年前的尹不老了！」

「那麼你現在是誰？」

「你們也不是十年前的龍門三子，我有沒有講錯呢？」

站在「釘尖」位置，也就是龍門三子之首沖虛子，他拂鬚微笑——當然沒有講錯，因爲在宇宙之內，萬事萬物永遠變動不定，至少前一剎那知道的「時間」「空間」都已經有了變動。

因此十年前的龍門三子或者尹不老，在十年之後怎會還是相同的呢？

不過，這祇是哲學上或玄學上的解釋，如果在事實上這個尹不老，根本已換了一個人，根本已不是十年前的那個尹不老，問題可就十分不簡單不平常了。

故此沖虛子仍然問他：「你現在是誰？啊！對了，我也可以變個問法，現在誰是尹不老？」

「問得很好。」小屋裡傳出的聲音似乎較爲清晰，所以聽起來沒有那麼費力。

「我是長春門仙人尹不老，你們呢？」

沖虛子沉吟了一下道：「我們仍然是龍門三子。」

「好得很，你們『仍然』是龍門三子，我雖然是尹不老，但卻沒有『仍然』這兩個字。」

沖虛子微笑忽然消失，其餘華陽子、一眞子，臉色也變得很凝重。

現在雙方雖然沒有施展武功拚搏，也沒有用甚麼法力神通等手段，但問題卻比刀劍指住心口要害更嚴重得多，因爲他們雖是輕輕淡淡幾句話，卻已經是在較量彼此的道行功力和境界。

換言之，假如你的道行超越了「空間」(並非如一般想像中可以回到古代或忽然去到未來的世界，相反的你能在現在這個世界裡永遠存在才算超越)。而同一世界同一畫面裡的人物，自然不斷衰老死亡，顯然你比那些會衰老死亡不能永駐於同一空間的人高級犀利無數倍。

「時間」亦是一樣，當你能夠在逆返過來的世界裡，或者跳入未來，你的道行當然不是凡俗之人所

能企及甚至於不能瞭解。

「時」與「空」本不可分開，上述祇不過爲了便於解釋而分開，同時上述的假設，也屬於超自然範圍，而世上所謂「法術」不論邪正，亦都屬於超人力，超自然範圍，所以他們對話中所表現的境界就非常重要，也遠遠比快刀利劍更重要了。

「兩位師弟有沒有話要說？」冲虛子似乎也無法應付，所以找師弟出馬，他的聲音像又笨又重的石頭掉落下地上一樣，如果沒有人搬動，一定永遠躺在那個地方。

但令人意外的是那華陽子的聲音卻充滿了蓬勃生氣和自信，他說：「一萬年和一刹那，在人類看起來，差別大得不可思議，然而在宇宙的立場，卻似乎找不出差別，爲甚麼十年前的他，現在却是『不是』他的他，而十年後的我們，不能『仍然是我們』的我們？」

一眞子也微笑說道：「我們若是與宇宙萬物同化，則心中有十年前十年後的區別，乃是順天應人而不是逆天行事，我希望尹不老老兄還聽得進我們這種膚淺平實之論。」

小屋門口出現了一個中年華服道裝的人，他臉孔瘦長，兩隻眼睛幾乎擠在一塊兒，就算不懂相法的人，也能夠一望而知那尹不老必定是個胸襟狹窄記仇記恨性格的人。

他腰帶右邊有個像珠紅色的葫蘆，左邊有一把三尺不到的銀鞘窄劍，他步伐之穩準，以及眼中的精光，亦顯示出他精擅武功。

雙方都是同樣道裝，但龍門三子卻顯然極之樸素，甚至可以形容爲寒傖。

冲虛子忽然恢復瀟洒風度的神態，聲音也不再有沉悶的味道：「尹不老，你終於現身了，爲甚麼你肯現身呢？你是不是以爲我已經比不上我這兩位師弟，所以認爲有隙可乘，也所以認爲信心可以擊破我們？」

尹不老臉色已變了一下，馬上就恢復如常。「冲虛子，你的計謀很好，因你終於使我走出來面對面，但我雖然有所失亦有所得，我所失的就是中了你誘敵之計，但我所得的卻是使我對於敝門心法『玄龜藏形』更有信心，如果此一秘傳大法施展出來，連你們龍門三子合力也唯恐找不到我，請問天下還有甚麼人能找得到我？」

冲虛子道：「凡是宇宙內的事情，必定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你雖然有失但亦有得，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也好像不值得談論。」

誰說世事不是如此？北極可以把人冷個半死，但赤道就熱得要命，有剛硬之物，便也有柔軟之物，反正這些相對的矛盾特性總是並存於世上，人人皆知，確實不值得特別提出來談論的。

本來連「不值得談論」這個意見本身也不值得提出，祇不過冲虛子乃是將這句話當作一記悶棍，所以才說出來，要不然他祇須微哂一下就可以了。

中了悶棍的後果自是頭暈轉向，也可能是一肚子彆扭難過，所以尹不老正是如此，他略爲失常的反應便可以理解可以原諒，尹不老失常的表現是衝口罵了一句三字經，以他陰鷙性格以及自稱「仙人」的身份，就算氣破肚皮也不應該口出髒話，何況仙人一定不會生氣，更不至於被人激怒。

「十年前咱們見面時，」冲虛子微笑道：「那時你却很湊巧以俗家人面目出現，十年後今天碰頭，卻是恢復玄門弟子身份，這一點對你很不利，你心裡大概也明白。」

尹不老搖頭回答道：「我一點都不明白。」

「你可能有無數壞處，但至少還有坦白這點好處，所以我也不想瞞你，你不利的是既然你是玄門中人，我就有資格有責任管教你懲罰你，有些罪惡如是俗家人做出來，我可能網開一面給予自新機會，但玄門弟子就不能輕赦了，這就是何以這兩個敗類死於亂劍之下的眞正原因了。」

尹不老一時爲之怒氣衝天，不過他沒有七竅生煙，而反怒極而笑——當然是冷笑陰笑，決不是快樂的笑。

「狂妄的人我尹不老見得多，但好像要以你冲虛子排第一，好，我們且不爭論你有沒有資格管教我的問題，我祇『請』問你……」說到那個「請」字特別用力一點，表示相反的意思。「我那兩個弟子，做了些甚麼罪惡？你拿到甚麼證據而下毒手殺死他們？」

顯然死者剛才必定沒有做過甚麼惡事，至於從前做過的罪孽，冲虛子既非當場目擊，自是提不出確切證據。

冲虛子卻沒有被他難倒，回答得很快。「你們師徒三人趕來營救呂夫人，當然不是罪惡，但你兩個徒弟入屋時被我一眞師弟慧眼看破踪跡，他們立即施展綠磷箭，這種邪毒法寶想殺死一眞師弟，假如一眞師弟不是有點小小神通，老早就變成一堆枯骨了。」

尹不老反駁道：「假如你奉命救人，卻被別人攔阻，你怎麼辦？難道下跪哀求人家放你過去救人？眞眞是混賬加三級的道理。」

冲虛子道：「你誤會了，我不是怪他們向一眞師弟下毒手，我認爲不可原諒的是『綠磷箭』，這種邪

惡法寶最少要十二條人命才祭煉成功，咱們都是行家，好像已經不必爭論了。」

假如冲虛子之言眞實不虛，則「綠磷箭」已經是千眞萬確的證據，何須當場親眼看見才算數！

尹不老不再反駁，等如已證實這件事，當下冲虛子臉色一沉又道：「尹不老，你若是見機知悔，那就速速跪下，延頸就戮。」

尹不老既忿又訝異，忍不住問道：「你是不是說如果我認錯悔改，就該跪在地上伸長頸子讓你一劍斬下腦袋！我有沒有聽錯？」

「你沒有聽錯。」

「假如我悔改了，却仍然腦袋落地一命嗚呼，我何必悔改？我爲何不盡力與你一拚，究竟是你瘋了抑或是我瘋了？」

「咱們都沒有瘋，祇不過有些道理你不明白而已，你想想看，你滿身罪惡，正如全身蘊滿熱毒之人，一旦長出惡瘡，所有熱毒就一齊迸發，於是種種奇病惡疾接二連三出現，使你連透一口氣機會都沒有了，你若不能悔改而死，等於毒瘡發作，來生來世以至生生世世，都將沉淪痛苦災難中，不知何時才脫離苦海。」

由於道家認爲人有魂魄，可以轉生投胎，也就是說人死了，並非就此完全變成沒有，並非大結局，而是還有無數的續集，又由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觀念，故此作惡積孽之人在未來應是遍嚐苦果。

「你若知悔改，」冲虛子繼續說：「今天你雖然死在亂劍之下，但惡孽因而消除很多，何況我會爲你施法超渡，現在你明白了沒有？」

「我比你更明白。」尹不老冷冷說：「如果你讓我一劍斬下腦袋，我也可以替你做各種法事，但不知你意下如何？」

冲虛子微笑道：「你的劍跟我的劍大大不同，正如你的『法』能使天色爲之陰晦，但我的『法』卻辨不到這些，我祇能抵抗甚至制服你，你祇能害人不能福人，我恰恰相反，祇能修福而不能作禍。」

尹不老冷嗤一聲道：「我不能福人？你眞是沒有見過世面的土豆，我告訴你，我能使任何人立刻暴富，或是得到權勢，甚至連本來不喜歡你的女人，都會忽然愛你如狂。你呢？能不能做到這些？你又能做到些甚麼？」

「這些我都做不到。」

財富、權勢及美色等等，世上之人大概很少會不喜歡不追求的，所以更不要說會討厭了，況且這些東西本身並非罪惡，因此即使從這道德觀念來看，有財有勢也決不是罪惡。

那麼既然尹不老能使人暴富等等，有何不妥？如果這些都不算福，什麼東西才是「福」？

尹不老只是冷笑，如今顯然輪到他認爲龍門三子太蠢太膚淺，繼而不值得回答了。

「我絕對沒有認爲那些東西都是不好的意思，不過只是世俗人的觀念，通常來說，他們都很少深入觀察思考，但你和我却不同，至少我知道同時也可以保証，任何人若是奉你之教、信你之道，獲得你用法術幫助他，則不論他暴富也好，有權勢也好，一定跟着有災難。」

尹不老的冷笑消失，如果別人這樣講，他還可以否認，可以駁斥，可是既然彼此都是大行家，便無須故作姿態。

「儒家中，主張君子愛人以德，德就是福之種籽，你可以用一顆桃核種出桃樹，或者不像桃樹的樹，但決不能用一顆石卵種出任何的東西。」

他譬喻得非常明白，那尹不老予人之福其實就是石卵而已。

冲虛子道理上(稱爲境界上更恰切)雖然已經佔上風，但臉色反而出現凝重神色。

「尹不老以我觀察所得，你不但『玄龜藏形』遁法已達精妙之境，便門前這三道禁制也顯出你『九邪神咒』已修練成功，你應可以橫行天下，也可以隨心所欲，荼毒生靈，我早先的確毫無取勝把握，所以我龍門三子不敢不擺出『小光明法壇』先行護身保命，才談得到第二步蕩妖除魔。」

原來他們三個人組成一個長鋼釘也似的陣勢，竟是玄門著名無上秘密大法十二壇圖之一，用我們普通人也懂得的話來解釋，就等如十二種建築物，由於形式、地點、大小、高矮，間隔以及建築材料不同變化，因而各有各特點，各具有不同的力量。

例如他們現在擺下的「小光明法壇」乃是水泥鋼筋的小型堡壘，敵人槍炮便失去威力，而在堡壘的守衛仍然可以看得見敵人，可以攻擊迫近的敵人，但如果敵人用的是核子武器就不能抵禦，除非把堡壘建造在山腹地底的深處，不過這一來，却也不能攻擊迫近的敵人了。

由於每種條件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的效果，這是人人可以理解的，問題只在於怎樣才能具備那些條件而已。

尹不老皺眉道：「你一定不是特意捧我，你究竟想說什麼？」

「對，我並非特意捧你，但目下情勢，已經明顯得有如白紙黑字，那就是你一切邪毒法術都不能對我們施展，如果回顧檢討一下，你將會發現完全由於你現出身形，然後又跟我講了一大堆話之故，當

然，你如今後悔已遲，所以你雖然心中明白，也無可奈何，我很想知道你爲何忽然變成一隻飛蛾，撲向那焚身有餘的火焰？你何以會自取滅亡？」

冲虛子提出這種問題好像很幼稚、荒謬，但尹不老居然肯回答，似乎更荒謬難理解了。

他說：「我猜，可能是第一次大劫臨頭，你的意思呢？」

「非常可能，據我所知，九邪神咒若是練得成功，修道人最怕的三次大劫就次第臨頭，在大劫方面，不論正邪都是一樣的。」

冲虛子一面說，一面仰首四望，他大概沒有說錯，因爲天色已經晴朗，顯然尹不老妖法邪術已消失靈效和威力。

「唉！大劫固然遲早會降臨，但如果我不是迷戀呂素倩的美色，我就不會碰上你們了，又如果日後碰到的是別的敵人，我可能比較容易逃過大劫。」

龍門三子雖不同意尹不老的意見，但已經沒有機會回答，而且也變得不重要了。因爲尹不老突然神速似電的衝向冲虛子攻出三劍。

尹不老當時右手拔出掛在左邊的銀鞘窄劍，左手也同時取下右邊腰間的硃紅葫蘆托在掌中，加上攻出的三劍，這一切動作總共費不了眨眼工夫，以飆風閃電來形容他的快速實在一點也不過火。

此人武功之强，劍術之精，當眞出人意料之外，尚幸冲虛子因爲十年前已經與他見過面也較量過，用性命換回來的經驗誰也不會容易忘記。

故此冲虛子劍光如牆及時擋住尹不老那凶狠神速的三劍，也就不足爲異了。

尹不老的窄窄利劍，緊接着又是三招，第一招，「輕帆急槳」，第二招「墜雨穿雲」，第三招「飛雷旋花」。

每一招劍裡藏劍至少有五種變化，又都是極迅快極猛急手法，一共十五劍撒雨撥水般攻出，硬是把冲虛子迫退了四步。

不過冲虛子松紋寶劍的招式雖然平實不露鋒芒，却又顯而易見，好像可以尅制尹不老那種迅急詭毒的劍法。

事實上亦確是如此，冲虛子表面上雖被迫退，但他退便等於華陽子、一眞子兩人「進」。

只見冲虛子身後兩道劍光精芒暴射，包抄疾攻尹不老。

又見冲虛子雙目圓睜還緊咬牙關，覷準那一閃即逝的絲毫空隙，忽然反攻一招，但這一招却相當古怪，竟是捨長劍不用而用脚，而其意又不是攻擊對方要害，僅只踢他左手。

尹不老一心難以三用，只來得及應付「雙翼齊飛」能夠致命的劍招，却躲不過冲虛子無關痛癢的那一脚。

當時尹不老只感到左手掌背微微一震，輕輕柔柔有如被女孩子纖手摸一下而已，但掌心托住的硃紅葫蘆，却已被一股透過他手掌的內力彈起，呼一聲飛上半空，並且遙落遠處。

尹不老根本無法抽空抽身顧及那個紅色葫蘆，因爲雖然華陽子、一眞子雙劍落空便立即飄然飛開老遠，可是冲虛子的古劍映出光華如練迎頭削落，森寒劍光宛如勁冽天風使人透不過氣來，尹不老心中只好叫一聲「罷了！」，再望也不望那個紅色葫蘆一眼。

他望也沒有用處，只怕反而有害，如果硃紅色葫蘆有很重要的話。

一眞子已經飛落葫蘆旁邊，用一個黑色的布囊套住葫蘆才拿起來，順便收緊袋口的小繩，密密實實地「悶」住了這個葫蘆。

尹不老全心全意馭劍疾攻，也只不過刺削了七八劍，便自陰風陣陣刺骨，還有啾啾唧唧凄厲可怕鬼哭異聲。

刺骨陰風足以使人體力減弱衰竭，鬼哭異聲則能夠使人心神凌亂。但這兩者却只不過是輔助而已，眞正威力仍然是精妙以及深厚功力。

遠在十年前，冲虛子已經見識過領教過這位長春掌門尹不老的可怕劍法，以及這一把邪門異寶「銷寒劍」的邪惡魔力。

如今回想起來，如果他還有時間回想的話，便不能不慶幸十年前的尹不老，並不是現在的尹不老。因爲假如十年前尹不老已具有今日的功力（單指武功而言），大概那時冲虛子不但完全沒有取勝希望，甚至可能已經是一具屍體，而經過悠悠十載之久，恐怕也變成一堆白骨。

冲虛子的確沒有時間回想當年之事，這意思也等於說他沒有時間回想自己十年來作更上一層樓的種種修練。

他耳中已聽到一陣鳥啼聲，這是龍門派一種特殊的通訊法門。

一眞子告訴他已經完成任務，一眞子就是用黑布囊使那個硃紅色葫蘆變成悶葫蘆的人。

冲虛子隨着那鳥啼聲如斯响應飛退八尺，松紋寶劍當胸豎起，擺出一個架式。

尹不老的劍有如風馳追到，但忽又有如電掣的退了幾步，持劍屹立，這一去一來發劍收劍既神速又俐落。

他雖然凝身屹立，僅僅瞪視對

方而沒有發招吐劍，可是那陣陣陰風以及啾啾鬼哭依然如故，並沒有停止消失。

不過現在却好像使人不那麼受擾難過，原因自然是來自冲虛子，說得確切一點，應該是他的劍式。

冲虛子擺出的劍式既不古怪也不奇特，任何人看了都會覺得極之順眼舒服，尤其是在陰風鬼哭中更是如此。

由此可知他們劍術的路子（包括精神及物質）都各有各境界，又因不同境界而產生不同功效妙用和結果。

甚至連尹不老也强烈感到自己很偏激，因爲他代表的是宇宙間極之可怕的一種形態——毀滅。

「毀滅」當然極之可怕，不必細表。

如果毀滅也有神祇，那麼這位毀滅之神覺得最頭痛的敵人大概要以「和諧之神」爲第一。

而和諧却往往存在於最平凡事物中，或者最不受注意的角落，即使和諧出現於眼前，你也往往很容易忽略過去。

有心人一定可以馬上看出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和諧」雖然是秩序，美、和平，恰到好處等等意思，但却祇對一樣東西——毀滅，會有主動的壓迫，甚至攻擊的力量。

由此冲虛子連人帶劍忽然幻化爲好像大片烟花繽紛的劍網，並且罩着尹不老，而尹不老忽然變成沒有反應的木人。這些情況至少在華陽子、一眞子眼中，便覺得十分順理成章，十分自然的事了。

＊　＊　＊

「相見時難別亦難。」

著名的短短的詩句中，包括兩種不同情境意味，一是相見，一是別離。

人與人之間本來不是相見歡，就一定是別離，好像並沒有既不相見亦不別離的第三條路。

値得注意的是「相見」之難，多是客觀條件限制，例如沒有旅費入境簽証之類。

而「別離」之難，却總是主觀心態成份多些，例如你極愛一個人，希望分分秒秒都厮守在一起，但越是如此，別離的困難或者苦難就越大。這些話用在沈神通、馬玉儀這一對的身上，也沒有例外。

沈神通好想傾盡所有的財產，買一匹最快的馬，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侯橋鎭和馬玉儀相見。

可憐的是他辦不到，不是沒有銀子，不是沒有快馬，甚至不是被人拉住。

事實上他已跨乘於矯健馬鞍上，並且揮鞭疾馳。

他的目的地是天津衛，因爲他必須盡一切可能搶先找到一個人——何同。

何同是伊賀川的義子，被伊賀川派到他身邊作奸細卧底，也奉命於有機可乘時害死他，這些陰謀奸計都已經實現，使得沈神通幾乎死於大江堂堂主嚴溫的地牢之內，所以沈神通自是對何同只有恨而無愛。但「仇恨」也不至於强烈到使他能暫時捨下馬玉儀的地步，他之所以第一時間要找到何同，原因是要找出小兒子沈辛的下落。

連馬玉儀也不知道兒子何時何地失踪（她一定曾經昏迷痴呆過一些日子，沈神通不問便知），故此唯一的綫索只有從何同身上追查。但萬一何同跑掉了？萬一他早一步被人殺死？這條綫索豈不是從此中斷？

此事非同小可，莫說馬玉儀一定贊成支持他這樣做，即使她不贊成，沈神通仍然會作出此決定。

＊　＊　＊

大牢裡一個隱僻小房間內，光綫雖然暗淡，空氣也似乎很混濁，但却還乾淨，而且有床有鋪蓋，床邊一張長方形木桌上，還有油燈以及一大瓶酒，四色小菜。

何同頭髮披散蓬亂，坐在床邊，手肘靠在桌上，拿着酒杯。

他本來年輕飽滿的臉頰已經凹陷憔悴，眼睛也甚是呆滯無神。

這種生活，還有這種卑鄙不義心情，實在足以使任何人都覺得活下去毫無趣味。

但也許沈神通喪命於野趣園內，情況就會完全改變吧，縱然心情上未必可以改善得很多，生活上却肯定可以立刻完全改變，至少不必再過這種不見天日，東竄西逃亡命天涯的日子。

但可怪的是何同極之悲觀，他也曾用盡智慧經驗詳細分析，表面上野趣園金算盤以及黑夜神社的實力，的確有九成機會可以殺死沈神通，然而直覺却告訴他沈神通不會失敗。

連他自己以兩年多時間處心積慮（當然還有伊賀川的種種接應掩護），還親自出手一刀直刺要害，沈神通居然死不了，天下間還有誰害得死這個人？

何同的確有點醉意，手中的杯子有時變成兩個。

桌邊明明沒有人，但有幻影出現也不稀奇，不過這個幻影最好是馬玉儀——那是他眞心愛戀的女人，而最好不是沈神通。

抬起醉眼望住幻影喃喃道：「沈公，我不希望看見你，可是我仍然看見你。」

幻影當然不會回答。

所以何同打個酒呃之後，又道：「沈公，我其實可以死，雖然我

是伊賀川的義子，雖然我奉命暗殺你，但你爲人大公無私，你又對我有如嫡親子侄，所以我很對不起你，我若是一死，便不負義父所托，也對你有所交代了。」

幻影——沈神通仍然沒有消失，靜靜的站在桌邊，也靜靜的注視着他。

「我爲什麼不死？我爲何還要活着？我是不是懦夫？」

他深深歎息，眼中也湧現出淚水：「唉！我是的，我是懦夫，我怕死。」

他的眼光因淚水而更模糊，故此那幻影忽然一變爲二，而另一個却居然是陶正直，他也就覺得不足爲奇了。

「陶正直，你他媽的不是人，你簡直連禽獸還不如，但你究竟是什麼呢？」

陶正直好像對他咧嘴而笑。

「對了！」何同喃喃道：「你他媽的是魔鬼，是最可怕的魔鬼。」

「我希望我是。」陶正直那幻影居然會講話會回答，而且聽起來並不像是虛無幻想中的聲音。「可惜我還做不到惡魔地步，當你何同全身脫得精光，壓在赤條條的馬玉儀身上，還打開她兩條大腿，那時候你才是眞正的惡魔。」

沈神通兩個幻影面孔居然會微微抽搐一下。

何同用力扯住自己的頭髮，咬牙道：「是的，我那時是惡魔，我那時簡直禽獸不如。」

沈神通的幻影居然也會說話，而且亦全無縹緲虛無之感。「你還不算禽獸惡魔，因爲你暗中愛戀着馬玉儀，你甚至直到現在還非常愛慕想念她。」

「對！對！對極了！」何同欣然睜大眼睛。「沈公，這種體會世上只有你一個人……」

他聲音忽然中斷，只因他突然想到，如果世上只有沈神通能夠如此精微觀察人心，那麼這個幻影會不會不是幻影而是沈神通其人？

想那沈神通向來有神鬼莫測的本事，所以他突然出現於此不足爲奇，不過，如果沈神通不是幻影，那麼陶正直呢？

總之，何同現在根本變成木人泥人，不但不會說話和動作，簡直連恩怨也分不清了。

「我只有兩個要求。」陶正直聲調神色都很安詳，毫無疑問地極力使對方知道他很有把握，如果不是眞有把握的人，就算故作安詳鎭靜，到後來還是不免醜媳婦終須要見家翁的。

這個傢伙非同小可，連沈神通也不敢不小心翼翼應付。「你有什麼要求，而且居然有兩個之多。」

陶正直笑一下：「我可以不進來不見你們，我遠走高飛的話，這豈不是更爲乾淨俐落？」

話中反面的意思明顯不過，他等於說既敢進來，既敢面對沈神通，當然很有把握要你沈神通答應我的條件。

「是的，你講吧！」

「我第一個要求，你沈神通發誓永遠不許動我，不論直接簡接都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聽完第二個要求才答覆你？」

「當然可以，第二個要求比較簡單，那就是從現在開始，你永遠不向任何人提及我的姓名爲人等等。」

沈神通沉吟一下，才道：「你的要求其實是相當合理，如果我是你，我提出的條件可能還不止這種。」

陶正直笑道：「我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

「這樣才能長命百歲，我既已答應，你可以請便了。」

牢房裡立刻只剩下何同和沈神通，當然何同現在已知道他們絕對不是幻影了。

「沈公，你爲何答應他的條件？你武功上若是贏不了他，他決不肯談條件，你若是贏得他，又何必跟他談條件？」

「原因我可以告訴你，那是由於陶正直是利用我小兒子威脅我之故。」

「小沈辛？他在那裡？他已落在陶正直那惡魔手裡？」

「大概沒有。」沈神通深深嘆口氣，這間牢房還算乾淨，可是那種特殊氣味仍然免不了，因此使他記起從前時時在這種地方盤問疑犯的印象，然而最不幸最遺憾却是何同竟變成被盤問的人。

何同自是不知道他心中的感慨，故此一點也不明白他歎氣的意思，還問道：「既然小沈辛不在他手中，他又怎能利用小沈辛來威脅你呢？」

「唉！小沈辛的下落恐怕祇有從你口中能找到一些綫索，但如果你在未開口之前竟已一命嗚呼，我豈不是絕了望，換而言之，事實上他是用你的性命威脅我。」

何同算明白了，却也陡然出了一身冷汗。

「沈公，我該死，不論你怎麼處理我殺死我，我也死而無怨，因爲我的確不知道小沈辛是怎麼失踪的。」

「連你都不知道？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只希望沈公一刀殺死我，不再讓我受活罪，大恩大德等我來生報答你。」

「比起我的小兒子，你的死活

似乎對我不大重要。」

「是的，我知道，正因爲我說不出半點任何頭緒綫索，所以我情願死掉。」

何同眼睛睜大，醉意分明大減，好像已清醒大半。

他又說：「我從大江堂內部固然得到秘密消息，另一方面我一聽到無數名家高手魔頭殺星都要往大江堂去找尋雷傲侯，便知道一定是你的傑作，換句話說，我那時已經知道你沒死，你已開始反擊行動，所以我苦苦籌思，怎樣可以逃出你的手掌。」

沈神通很有耐心靜靜的聽着，因爲他必須了解多些才有辦法找出綫索，越了解情況就越有利，所以他不作聲，以免打斷了何同叙述的思路。

「我當然必須遠走高飛，同時又最好找到有足夠力量對付你的人，所以我想到了黑夜神社，不過，這樣一來，我就必須利用玉姑(即馬玉儀)爲餌，還可以使你掉落陷阱，唉！很可能玉姑發現我存心不良，甚至她已猜到你沒有被害，故此臨動身前她忽然變成白痴，一連五天不吃不喝，不言不動。」

沈神通面孔全無一絲表情，好像正在聽一個關於別人的不幸故事一樣。

「我還記得第三天我覺得非常疲累，所以點了玉姑睡穴，而我也盡量大睡了一覺，誰知一覺醒來就不見了小沈辛，我用盡一切本事查勘偵察，也費了整整一天工夫四下調查詢問，但結果仍然是一個零，任何一絲綫索也沒有。」

「完全沒有綫索是不可能的，問題祇是你雖然面對綫索，但却不知道那就是綫索，而且即使知道了，又能不能從綫索中找出辦法，能不能利用這些綫索，所以有沒有綫索最好等我來判斷。」

「是，是的，小沈辛沒有爬出屋外的痕跡，當然也沒有受傷害的血痕跡之類，但我發現一件很值得懷疑深思之事，便是他的一隻黃金鐲子不見了，據玉姑說，那是一個美麗女人送的，連你都沒有見過。」

他順便要言不梗地把雷不羣(雷傲侯的獨生子)逃避宋黃氏追殺，以及他如何救了雷不羣經過說出來。

「在那隻金鐲子上，宋黃氏刻了『贈小辛：祝長命富貴。桃花溪宋黃氏』這幾個字，我敢肯定這隻金鐲子是跟着小沈辛一起不見的，小沈辛自己當然不會帶走，但如果不是被別人劫去小沈辛，何以單單帶走那隻金鐲子？」

「你可曾懷疑什麼人？」

「有兩個。一個是宋黃氏，另一個是陶正直。」

「你既然仍然想不通，可見你已想法子查過，並且證實不是他們兩個，還有別的可疑人物。」

「沒有，我想破腦袋也想不出第三個，除非是我或玉姑在痴呆中，在完全沒有意識中，把小沈辛丟在大江裡，但當然一定沒有這種可能。」

他們極小心極精密以及冷靜得研判種種情形之時，正如從前他們在杭州研判案情一樣。

只不過後果自然大小相同，從前是同心協力對付罪犯，而現在牽涉進去的主角却正好是他們兩人，他們自己將會怎樣對付自己？

沈神通沉思着，過了很久很久，仍然像泥人木偶一樣。

以何同往日跟着沈神通的經驗，已經知道他完全投入推理冥想中，所以也知道現在他是最脆弱最沒有防備的時候。

換言之，何同深知如果要反擊狙殺沈神通，此是一大上佳機會，但轉回來深思省察一下，又可以看出可能不是好機會而是「陷阱」，因爲以沈神通之能力，豈肯在這種情況之下等人以可乘之機？

沈神通終於恢復如常，問道：「你剛才爲何不趁我想事情之時出手一拚？」

何同搖搖頭：「第一點你可能故佈陷阱，第二，我也希望你能找回小沈辛。」

「對，可以勉强算是陷阱，因爲你一身武功已減弱很多，所以我深知必能及時阻住你任何襲擊，但你一定不想我找回小沈辛。」

何同訝異得張大嘴巴，好一回才講得出話：「爲什麼？我也曾盡我的力。」

「你曾經盡過力，那是眞的事實，可惜你所做的一切，只不過爲了使我相信，同時也使我被你導入歧途，我知道縱然我用利劍頂住陶正直喉嚨，他除了極力辯白自己沒有做過劫去小沈辛之事，言語中還可以證明你曾經用過很多法子向他調查這件事。」

「我這樣做，難道是不想找回小沈辛麼？」

「表面上你的確是已盡了力，但如果你向一個瞎子詢問彩虹的顏色，你認爲他能不能回答？」

「陶正直絕對不是瞎子。」

「對極了，他甚至跟我一樣，已經猜出內情，所以他剛才提出的條件不奇怪，只求我不向他報復，也不向人提起他姓名等等就滿足了。」

「假如正如你所料，小沈辛失踪與我有關，則陶正直豈不是更應該知道我的價值？爲何反而不敢要

挾勒索你？」

他的確問中了要害，因爲既然沈神通非得從何同口中弄出綫索不可，而陶正直又知道何同有綫索，這時何同性命自是大大值錢，陶正直有本事殺死何同而不殺，把何同當作交換條件的注碼，這個注碼當然份量極重，何以他不敢多贏一點？陶正直根本不是很克己很謙遜的君子，爲何忽然轉了性？

「你自己本來也知道答案。」沈神通聲音透露出不悅意思：「只因爲連陶正直也猜透這件事並非什麼神秘人物所做，而是你何同一手導演的，陶正直能猜測得出這一點還不要緊，他最厲害的是知道你隨時隨地會忽然氣絕身亡，假如我用手段向你壓迫的話。」

何同臉色又青又白，眼中盡是很難形容的恐懼，這種臉色眼神，已等於招供承認了。

「由於他知道我一定無法從你口中探出任何情報，任何供詞，故此你也變成無足輕重不關緊要的人物了，現在你明白了吧？」

「沈公，我的確該死，我早就應該死了，但爲了尊敬你，所以我等到你找到我，等你親口講出你的判斷我才可以死。」

「你對我的尊敬誠然可貴，但是代價未免太大了，這句話對你對我都很適合。現在咱們閒話休提，把話題再帶回小沈辛身上好不好？」

何同搖頭的動作顯示出他的堅決心意：「不好，我拒絕再說一句任何有關小沈辛的話。」

如果他實行這一個的決定，則沈神通再迫他的話，他除了「死亡」，就沒有第二條路了，因爲只有死人才可以眞正徹底拒絕開口講話。

沈神通當然知道何同的暗示，他現在還不想何同立刻變成死屍，所以只好點頭同意，還安慰他說：「好，我可以不提小沈辛這件事。」

何同目中登時閃過奇異光芒，那是一種包含着疑惑和希望意思的光芒：「你，是你？」

沈神通擺擺手，道：「別迫我，讓我想一下。」

牢房沉默了好一會工夫，應該先開口的沈神通果然說話了：「何同，有一句話，我是替馬玉儀問你的，這句話你只須答覆是或否，只不知你認爲我有沒有資格代表她？又只不知你願意不願意回答？換言之你願不願爲她做最後一件事情？」

「最後」的意思就是永遠不再發生，所以任何人都能夠醒悟聯想這個「永遠」，這個「最後」就等如「死亡」，除了死亡之外，那裡還有永遠或最後呢？所以何同臉色變得更蒼白，半晌才以微弱聲音道：「我願，沈公請問。」

「那麼你仔細聽着，既然馬玉儀已沒有可能找回小沈辛，因此她必定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除了天災疾病之外，小沈辛能不能像正常小孩子一樣活下去？你祇須給她一個答案，是肯定抑或否定？」

何同不假思索立即回答：「是。」

「是」乃是肯定之意，也即是能夠活下去，而且還是「正常」地活下去。

沈神通伸出一隻手扶住桌角，如果他不扶住一些東西，他猜想自己可能會軟弱乏力跌倒，這是因爲他心中千萬斤重擔忽然消失之故。

俗語說：「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用來形容沈神通的想法感受眞是再貼切沒有了，老實說，只要小沈辛不死，只要他能正常長大，還有找到他的希望，假如青山已經不在，那裡還有柴燒的希望呢？

* * *

沈神通獨自策騎飛馳，疾趨城外的候橋鎮，街道行人，還有郊野外的樹木田地等等，不斷的被他拋在身後。

他腦海中只有馬玉儀倩影，所以急於見到她，若是能快點看見她，那怕只不過早一分鐘甚至一秒鐘，也非常寶貴的。

至於何同這個人他却已決心忘記。

因爲何同已被陶正直暗下毒手，服過某種神秘惡毒的藥物，故此何同不但一身武功行將失去，甚至連身體必將變得衰弱不堪，老實說，一個人像何同那樣，委實是生不如死。

以沈神通的本事，當然不會走眼，所以他揮袖蕭洒離開，竟沒有殺死何同。

如今在世上沈神通唯一最關心的人就是馬玉儀，他只希望快快見到她，沈神通唯一最渴望做到的事，就是帶她回到風光如畫的江南。

* * *

街上靜得出奇，假如不是有些臨街的房子露出一些居民的面孔或眼睛，眞使人以爲這個市鎮是沒有人住的鬼墟死市。

但事實上這條街上根本就有人，而且有三個之多，這三個勁裝大漢筆直屹立，背靠着背，每人口中橫啣着一口精光閃閃長刀，兩手則拿着强弓拉着勁箭。

他們這等陣仗究竟是爲了什麼人？鎮上居民誰都不知道，他們只知道一點，那就是勁箭可以在百步

外傷人，而且他們口中橫啣的長刀看來是那麼鋒利，大概輕輕一揮，必可以斬斷任何人的脖子。

因此，沒有人膽敢試試，去看那些大漢們的箭法準不準，自然更不敢招惹他們，免得被他們追殺，所以人人都躲在屋子裡，連最頑皮的孩子亦只敢在門縫窗隙中偷看。

靜寂如死的街道上，終於出現一條人影。

三張强弓霎時已拽得滿滿，雖然其中祇有一張弓乃是遙指住那人，但其他兩張强弓隨時都可以轉移目標，集中全力以對付來人，所以目前固然只有一把强弓對着那人，其實任誰都知道絕對不是表面上這麼簡單。

從街道上遠遠的那端出現的人影，跟蹌奔行。

那支對準他的勁箭沒有射出，反而緩緩垂向地下，因爲一則認出來人是誰，二則來人身上有血跡，袖裂褲破頭髮蓬鬆，樣子極是狠狽，顯然曾經與人動武打鬥，打贏打輸不得而知，但受了傷却是可以肯定的。

持弓的人不但收起弓箭，還拿下咬着的長刀，才開口說話。

「我認得你是陶正直，你是不是剛從野趣園來的？那邊的情形怎麼樣？」

滿身血跡形狀狠狽的陶正直連喘幾口氣才道：「我要見徐奔，他在不在這裡？」

那三名大漢原來就是大牧場十人鐵騎，他們奉命四下嚴密守衛屋宇，故此人人馬上弦刀出鞘極之緊張愼重，不過陶正直既是遠從野趣園而來，人已負傷形容狠狽，他很可能有些消息是徐奔希望知道的，當然不必向他出手攻擊，甚至還分出一人趕緊入屋請示。

陶正直終於親眼看見馬玉儀，心中却不禁微微失望，因爲他從前聽過何同形容，又眼見沈神通的痴情，本以爲她一定美麗得任何男人都受不了，都會爲她瘋狂，但現在一見之下，她也不過是個漂亮女子而已。

而且如論姿色妖媚迷人，馬玉儀根本比不上她旁邊的呂夫人，呂夫人雖是像木頭一樣坐着不動，可是她的面孔，她輕紗之下全身的玲瓏浮突曲線，的確能使任何男人爲之心跳，爲之垂涎。

徐奔聲音冷澀得很：「我認得你是陶正直。」

「對，我也認得你是『天涯海角』徐奔。」

「認得就好，有什麼事情快說出。」

「是野趣園的事，我猜你都會有興趣吧？馬玉儀不必說了，呂夫人妳呢？」

人人都爲之一震，最主要是他叫出馬玉儀的名字。

誰也想不到最先開口的人竟是呂夫人，她道：「馬玉儀是何同帶來的，而你是何同代表，所以你知道她名字不算奇怪。但我記得你說過，從未見過馬玉儀，所以你怎知她就是馬玉儀？你又何以知道我們在這裡？」

陶正直道：「妳應該先問問野趣園的情況，難道金算盤以及那個男孩子妳完全不躭心麼？」

「不是不躭心，而是知道沈神通一定會贏。」

「妳從前莫非認得沈神通？」如果她與沈神通從不相識，她豈有對他那麼有信心之理？

「不認識，我只認識徐奔。」

「妳認識徐奔？這跟沈神通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之至。」呂夫人微微而笑，發射出的媚艷熱力能使鐵人溶化：「我記得徐奔非常自負驕傲，所以如果有人能使他自動拔刀敬禮，這個人一定是極之了不起，當然比金算盤或者你陶正直强得多了。」

陶正直點頭歎口氣道：「妳說得對，但我也得承認從未見過一個像妳這麼聰明的女人，我的確十分佩服妳。」

陶正直目光轉到徐奔臉上，又道：「金算盤惡貫滿盈已經伏誅，黑夜神社也灰飛烟滅了，徐兄你們大可輕鬆一點，我意思是說，聽外對準我的幾張强弓硬箭可以收起來了。」

徐奔果眞高高舉起右手發出無聲的號令。

「很好。」陶正直連連點頭，但這種動作很可能觸動傷勢，故此眉毛微微皺了幾次，也露出隱隱咬牙忍受的表情。不過如果不是極精明的人加上極仔細的觀察，便很難發現他這種隱微的表情了。

此處特別提及陶正直的表情這種事，當然事出有因，最顯而易見的是徐奔由於爲人很精細幹練，已經察出陶正直隱微表情，所以他連最後一些疑念都消除了，認爲陶正直目前的一切情況「暫時」可以信任，可以不必嚴防及戒備。

「我向來不喜歡被人用刀劍指住，也不喜歡被又準又快的硬箭瞄準着要害，以心比心，相信徐兄你也不喜歡，所以現在我覺得很好，甚至是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徐奔哼了一聲，並不因此對此人放了心而親熱友善一點，因爲他的確對這個人沒有好感，所以態度很冷淡。

陶正直平生受慣輕視冷落，故此好像不以爲意，其實這是表面上如此而已。他仍然微笑道：「我好

像沒看見龍門三子？爲什麼？難道沈神通眞的沒有猜錯了？」

提到沈神通，徐奔便不能不問了。「沈神通猜測過什麼事？」

陶正直道：「沈神通接到消息，得知你們大牧場人馬並非趕返關外，而是向這邊方向疾行，立刻就猜到你們來保護馬玉儀，他也立刻猜到應該驚動龍門三子，他告訴我說，如果看不見龍門三子，便祇有兩種可能。」

沈神通果然最擅長作這種猜測，而且一般來說推測出一種可能已經不錯了。陶正直雖然說有兩種之多，那就更像是沈神通的作風了，馬玉儀更無疑惑，問道：「是那兩種可能？」

陶正直道：「第一種可能是龍門三子早一步離開候橋鎮，根本不知道大牧場衆鐵騎抵達，他們既已走了，所以人不在此就很合理了。」

此種可能性人人都猜得到，所以大家想聽的是有關第二種可能的推測。

「第二種可能，龍門三子爲你們應付完强敵之後飄然返山，他們是修眞有道之士，這種作風毫不奇怪。」

馬玉儀訝道：「强敵？是什麼强敵？徐大哥你沒有提到，是不是還不知道？」

徐奔用溫文有禮態度聲音回答：「我已經知道，但只怕駭着妳，所以不提。」

陶正直道：「對，不提還好，不過現在却不要緊了，因爲野趣園的妖人已被殲滅了，這邊有龍門三子出手，大概任何妖術都不管用，龍門三子既是飄然歸去，也就等於說絕對不會再有妖人侵擾了。」

最先臉色大變身子顫抖的是呂夫人。

陶正直向她笑笑，又道：「野趣園的妖人既是妳勾引來的，則妳另外可能還有妖人護駕也不稀奇，這一點莫說沈神通，連我都猜得到，又假如龍門三子還在這裡，大牧場鐵騎必定不會那麼緊張的戒備。」

呂夫人話聲好像是呻吟一般：「陶正直，你爲何反而幫助沈神通，你必定連何同都出賣了，你不是人，你是畜牲是惡魔。」

「其實祇能怪何同和金算盤，因爲何同不知道發什麼神經，把沈神通小兒子弄得下落不明，所以沈神通一猜，用一切代價也要抓到何同查問，我可犯不着跟沈神通這種人物結下不解之仇，故此我不敢不講出何同下落，至於金算盤，他也是不知發什麼神經，居然派黑夜神社精銳殺手對付我，使我負傷，那時候我不倒向沈神通，難道還有第三條路麼？」

那金算盤會發這種神經大概呂夫人一早已經知道，因此她只好閉起嘴巴。

徐奔却道：「但何以沈神通叫你趕來，而不是劉雙痕他們？」

陶正直道：「他們可能另外有任務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所到的地方另有作用，沈神通這個人決不會差遣錯的。」

馬玉儀心中只有沈神通影子，所以居然暫時可以不理小兒子失踪之事，她柔聲問道：「那麼你來此有什麼作用？」

「沈神通只不過利用我的特長，要我帶走呂夫人。」

這時呂夫人也禁不住訝然開口，「你有什麼特長？」

「我平生不喜歡女人，就算天下男人都抵抗不住妳的魅力，但一定不包括我在內。」

呂夫人冷笑一聲道：「哼！如果我不是功力全失，如果我還有機會，我一定要試試看。」

徐奔雖然很想把呂夫人這個燙手山芋交給陶正直，但一切情形終究只是陶正直一面之詞，無論如何還是聽沈神通親口決定才可以放心。

不過現在却似乎可以較爲相信陶正直。「我絕不反對把呂夫人交給你帶走。」

陶正直道：「我們等沈神通來，才作最後的決定，照我猜想，他應該不久就能趕到這裡來了。」

呂夫人忽然問：「假如他很久都趕不到呢？你們要等多久？一年？十年？」

馬玉儀怒道：「絕不可能。」

徐奔也向呂夫人叱道：「閉嘴！」

陶正直却笑嘻嘻走近她，道：「妳很討厭，雖然妳的話並非全無理。」含笑柔和聲中，忽然一揮手正反摑了她兩個大耳光，發出清脆的響聲。

這樣還不算數，陶正直左手抓住她胸前衣服（其實祇是薄而透明的輕紗），他手指掌背都已深深埋入那對高聳飽滿的乳房上，若別的男人必定會稍稍避忌或者受影响而態度軟化，但陶正直却完全無動於衷，又是兩個大耳光摑去，使人有點擔心呂夫人就算不扭斷脖子，只怕大牙也會掉落幾枚。

呂夫人很可能被打得頭昏眼花，身子完全靠在陶正直手上，連眼睛也閉住了。

陶正直雖然用手撐着呂夫人乳房部位，不讓她仆倒，口中却冷冷道：「我告訴過妳，我不喜歡女人，妳就算趴在我身上也沒有用處，我不得不承認妳的肉體很好看，可惜我對任何女人都不感興

趣，我不妨告訴妳，妳以後挨耳光的機會多的是，所以妳最好多練點挨耳光的本領。」

他表情之殘忍，聲音之冷酷，使人既害怕而又相信他一定說得出做得到。

徐奔心想：沈神通眞是名不虛傳，他眞是找對了人，那呂夫人落在他這個惡魔也似的男人手中，只怕還要受無窮無盡的活罪。

＊　＊　＊

離大路不遠的樹林裡，有兩個人正在追逐，他們的身形先後出現過三次，雖然一閃即逝，但大路上策馬疾馳的沈神通却已看得淸淸楚楚，那片樹林有不少的是楓樹，在深秋冷風中發出凄艷如血的顏色。

沈神通眼睛斜乜着那片樹林，但身子却仍在鞍上面沒有棄馬撲入樹林。

他當然不是由於無數楓葉激射，滿眼耀異奇艷血色之景象而不敢過去，事實上若在昔時往日，他明明已看見一個男人提刀追逐一個女人。那一男一女顯然都有武功，身法甚快，僅僅這些印象中就值得他追上去看看，更何況那個男人上身赤裸，頭髮很長，身上有很多黑毛。

這意思就是說那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絕似大江堂嚴府裡見過的「野獸」，當日他在地牢養傷時，已見過很多個，後來還親眼看見「擂地有聲」袁越以驚世駭俗的剛猛硬功，當場擊斃了七八個之多，所以沈神通敢相信自己眼睛不會看錯。

嚴府秘密豢養「獸人」，何以會在迢迢萬里處的北方出現？又何以剛巧會出現在沈神通眼前？

儘管有了警覺有了疑念，沈神通仍然很自信地微笑一下，此時他還在疾馳的馬鞍上，所以沒有人能夠看見他的微笑，事實上就算眞有人能看見，也一定不知道他這個微笑有什麼意思？

樹林內看不見，深處傳來了一聲猙獰惡厲的嘯聲，也隱隱同時聽到女人的尖叫。

沈神通甩蹬躍落地上，身形宛如疾風勁箭衝入樹林內，他動作之敏捷以及奔騰速度之快，無以倫比。

所以那滿身黑毛面目醜惡的「獸人」也禁不住窒住，使得厲嘯聲音爲之突然中斷。不過最尷尬的却是原本被獸人追逐的女子，因爲她仰天發出尖叫，這種尖叫聲，表示她正在被侵凌迫害，然而她却是好好的站在獸人前面，一隻手提劍，另一隻手則抓住衣襟。

當她一手扯落衣襟時，因而露出雪白高聳的乳房時，正是她看見沈神通出現之刹那。

任何人當自己詭計騙局被拆穿時，必定感到很尷尬，至於會不會變得「老羞成怒」，那就另外一回事。

像這一類誘人入伏的詭計，雖然十分古老，却向來非常之有效，至少那女子是這樣想法，所以她深深吸一口氣，使自己情緒穩定之後，便道：「沈神通，我原以爲可以使妳中計，我以爲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能夠殺死你。」

「妳很坦白，妳也長得很漂亮。」沈神通說的是眞話，那個女子年紀最多不過二十出頭一點，不但杏眼桃腮皮膚白晰，而且胸前突出暴露於空氣中的雙峯，也堅挺飽滿得使任何男人讚賞垂涎。

「但據我所知，大江堂嚴府中像妳這種人才，好像還有不少，所以妳不一定受到重視，如果妳不幸喪命，妳猜有誰會想念妳，有誰會爲妳悲傷？」

那美女子愣愣地睜大雙眼，他何以在此時此地提到了這些話？另一方面何以這些問題，許久以來都沒有在腦中出現過？

「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王若梅。」

「這個男的呢？」

「不知道，他們只有號碼，他是十七號。」

沈神通不必再觀察那十七號獸人，因爲他從前已觀察過，心中也有了大致結論，只不過直到現在，才親自面對他們而已。

「十七號，我知道你本來有名有姓的，我甚至可以從你變了形的五官面貌輪廓中，看出你當年本是端正英俊青年。」

十七號獸人咆哮一聲，正如一頭凶猛野獸一樣，永遠使你不知道他是回答呢？抑是有暴起傷人的意圖。

沈神通當然不害怕，還微笑道：「不要激動，我知道你變形之後，雖然心裡時時還明白還清醒，但却永遠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爲，有些你明知不應該傷害的人，却不由自主地將他撕成碎片。」

在獸人咆哮聲中，王若梅問：「你究竟知道多少秘密？」

「我相信妳眞正所問的話是：你有沒有辦法破解這些藥力和邪術，我有沒有猜錯？」

「沒有，還有很多人都想問。」

「你們眞想知道答案？」

王若梅固然連忙點頭，連那獸人也跳起六尺，發出獰惡咆哮聲。

沈神通語氣中忽然有點急促，他可能考慮到或者觀察出一些什麼？道：「好，你們先讓我綁在樹身上，快點。」

平常人若要緊綁一個人在樹身上，能不能迅速做好已經大有問題，而能不能綁得牢固更是一大學

問。

幸而這種事情在沈神通來說，簡單易如反掌，而且還可以保證一定牢固得連猛虎也掙不動的。

然後是那麼幾分鐘的寂靜。

打破寂靜局面的是另外兩個形狀可怕的獸人，以及一個面色有點蒼白的佩劍青年。

那佩劍青年皺起眉頭望了望粗大樹身上的王若梅和十七號，用冷漠無情的聲音道：「你能夠在一轉眼間制服他們綁住他們，似乎不算奇怪的事，我聽說過你沈神通還曾做過不少更值得奇怪之事。」

沈神通道：「好說了，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李大通。」

「假如我猜測你現在是奉陶正直的命令行事，你認爲值不值得奇怪？」

「不值得奇怪，因爲陶正直早已預先猜測過，他說你必能一口就講出指揮我們的人是誰。」

「那麼還有什麼事值得你奇怪，使你暫時不動手而一定要問個清楚？」

「就是王若梅和十七號。」

「他們被我制住綁起來，人人皆見，何怪之有也。」

「這一點當然不值得奇怪，但他們身上的鋼鍊却值得奇怪了。」

「你的確是聰明的人，怪不得嚴溫放心讓你出門，也怪不得陶正直挑中你。」

「你是不是身上一直帶着許多鋼鍊準備綁人？抑或是專門準備對付我們？」

「當然是專門用來侍候你們大駕。」

「但你怎知我們一定會來？這些鋼鍊雖然不粗，但仍然很沉重，如果我們不來，你整天帶着鋼鍊跑來跑去豈不痳煩？」

「你們一定會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陶正直的結論，因爲陶正直不論在那一方面，都顯示他只有獨身一人，他勢力太薄弱了，如果祇有他獨自一人的話，所以我不但下了結論，還立刻設法弄來幾條刀劍都斬不斷的鋼鍊，刀劍斬不斷的意思是說不但你們一時無法解救他們，同時他們自己也掙不斷，你們若不相信，也不妨試試看。」

李大通笑聲中有點苦澀煩惱的意味(其實任何人碰上了沈神通這種可怕的敵人，想不痛苦煩惱只怕萬難辦到。)他說：「不必試了，我有更好的方法。」

「你的方法一點都不好。」

「我的方法爲何不好，你究竟知不知道我想用什麼方法？」

「我當然知道，你除了全力出手殺死我或拿住我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是你却忘記了一點，最重要的一點。」

「是那一點，爲何連我都不知道，也想不出？」

「就是陶正直的吩咐，他要你們盡力拖延我阻止我，最好我永遠到不了候橋鎮，但就算辦不到，也必須使我阻滯延遲很久才到達，他有沒有這樣指示？」

假如李大通不回答，他知道一定不能再知道沈神通後面的推論，況且既然人家猜得出，何必還不承認？何必白白使自己聽不到他往後的推測？

「有，我的確奉命這樣做。」

「既然是事實，那麼我問你，以我們這種人物，難道還會拳來脚往，甚至抱做一團纏戰許久麼？當然不會如此，因此結局不是你殺了我，就是我有本事突圍而去，你贏得我一切的都不必說，假如我贏了呢？假如我很快就趕到候橋鎮，事後陶正直會不會高興，會不會修整你？」

「但如果我不出手，難道你尚一直站在此地跟我泡下去？這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如果算它可能發生吧，但問題又出來了，你爲何又肯這樣做？對你有何好處？對我也有好處麼？」

「問得好，跟你講話眞有趣味，換了別人一定乏味得很。」沈神通的聲音和態度輕鬆悠閒之至，簡直達到有點不合理地步。

李大通甚至懷疑現在究竟是誰想拖延時間？因而不免疑神疑鬼提高警覺。

通常來說李大通這方面既然奉命阻延沈神通行程，則沈神通越囉嗦越留連得長久就越好，可是沈神通不是普通人，武功固然十分高强，腦筋極佳，智計百出更是名滿江湖，這一點才是最要命最可怕的。

所以沈神通悠悠閒閒不打算立刻突圍的態度，反而使李大通大爲緊張起來。

當然，李大通能夠身膺大任，必定也有一套才行，所以眼珠連轉了七八下之後，忽然塞了一枝鋼哨在嘴巴，吹出尖銳刺耳聲音，那忽長忽短的節奏，顯然是暗號，也等於是他發出的命令。

沈神通等了一會，訝然回顧，道：「奇怪，爲何我看不見有人現身？難道你不是召集人手反而是命令手下們躲開？你難道肯讓我容易點衝出去？」

李大通祇緊皺眉頭，沒有回答。

「啊！我明白了。」沈神通作出恍然而悟的之狀：「你要等到了分散了的人手完全集合之後，才發動全力攻殺我，是麼？好的，我給你這個機會，我只有一個小小要

求。」

李大通忽然大大鬆一口氣，既然沈神通不是完全沒有條件便肯這樣做，那就不至於使人頭昏腦脹，莫名其妙了。

「你有什麼要求？」

「有一個小女孩，是我買了不久的婢女，唉！她現在也不算小了，長得也很漂亮。」

「我對她沒有一點興趣。」李大通說：「不要再提她年紀或容貌，只要告訴我，你有什麼打算？」

「我有點躭心她的安全。」但沈神通從容的樣子，却使人知道他根本一點都不躭心。

「我們的人不會攻擊她。」李大通說：「況且我們根本不知她在何處，也不知道她是什麼樣子，她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有關係之至，因爲她必定在附近，我老早就叫她，在這條前往候橋鎮必經之路上等我，你們不可能沒有碰見她。」

李大通搖搖頭：「沒有，我沒有看見一個單身女子，就算看見也不成問題，因爲我們只是奉命對付你，不是你的婢子。」

沈神通道：「一定有，你們人數不少，又分散埋伏相當廣闊一片地面，絕對不可能沒有碰見她，我的要求是你下令禁止手下傷害她，你立刻發出這個命令，我就站在此地絕不逃走，看看你集中了人手能收拾下我沈某人否。」

李大通遲疑了一下，他希望可以再加考慮，不過，沈神通微微屈膝作勢的姿態，顯然馬上要騰空而去。當下迫不得已大聲答應，又用鋼哨吹出一種節奏不同的暗號。

「沈神通，我早就聽說你的輕功極佳，所以我不想跟你捉迷藏，我很希望能夠眞刀眞槍跟你痛痛快快幹一場。」

「你一定有這個機會，而且我會很公平。」

「公平？那是什麼意思？」李大通疑惑凝視對方，這時雖然左右兩邊都躍出一個兇惡醜陋的獸人，他連看也不看，目光仍然盯着沈神通。

「公平的意思就是公平，這一椿遲一步再說，現在我想知道，你究竟要多久才可以把手下完全召集？」

李大通回答道：「再講十句話就可以了。」

「好，我們再講十句話。」沈神通笑了笑，神情聲音仍然像開始那麼悠悠閒閒的鎭定。

看來他必定有其意想不到的手段，所以才那麼不在乎，而最不可理解的是他現在更應該更加急切趕去候橋鎮才對，何以倒好像存心拖慢了行程，李大通全然想不通，所以眉頭皺鎖得更深更緊，忽然感到這個人越來越可怕，也加深不知如何應付才好的恐懼。

他們雖然沒有眞的講十句話，但時間却一下子就消逝了，沈神通緩緩道：「你手下應該到達了，但何以還沒有動靜？」

李大通不妙的感覺更加强烈，現在他身後雖然有四名獸人，但如果其餘還有十個永遠不出現的話，問題自然極之嚴重，另外最現實問題是他自己加上四名獸人，能不能勝得沈神通？

「沈神通，你既然老早猜測出我們會來幫助陶正直，因此你也早一步想法子對付我們，這是十分合理情況，我其實也不怎麼樣覺得奇怪。」李大通終於放棄等候其他手下趕來之想，所以用攤牌語氣道：「但你用什麼手段？何以連一點警告或求援聲音都沒有？」

那沈神通當然不可能埋伏千軍萬馬在此，同時亦似乎不可能邀約許多一流高手預作伏擊，退一萬步說，即使他能做到上述兩點，却也不可能使那十個武功高强凶悍獸人全都來不及發出警訊，但他似乎已做到了，他用什麼方法？究竟他預先佈好那些人馬伏兵？

他們都一齊聽見有人走過來的聲音，不過他們(包括那些獸人)都聽得出只有一個人，而且步伐飄浮散亂，一聽而知來人不但武功有限，並且是個女人。

所以除了沈神通微現喜色，還說一聲：「我的小婢子來啦。」之外，那李大通等反而沒有反應，直到人影出現，他們才轉眼望去。

來人果然是婢女裝，十六七歲大的女孩子，但容貌却不僅秀氣好看，簡直可以稱之爲漂亮之極。

由於她被獸人們以及李大通等阻隔，故此她走近了獸人，便趑趄不前。

「紅兒，妳沒有遇見可怕的人吧？」沈神通大聲的問。

「沒有。」她聲音也很悅耳動聽，使人感到若是身邊有這樣一個俏麗侍婢，實在是一件很不壞的事情，「老爺，我好像過不去，走不到你的身邊，我該怎麼辦？」

沈神通道：「不要慌，我再問妳，妳說沒有遇見可怕的人，但有沒有遇見不可怕的人？」

「那當然有哪，老爺。」

「那些不可怕的人長得怎麼樣子？穿什麼衣服？」

沈神通絕對不是愛講廢話的人，這一點連李大通也敢保証，所以他才肯耐心聽下去。

「他們麼？就像這四位大哥，身上有黑毛，都只穿褲子而沒有上衣。」

李大通聽了登時感到做了傻

瓜，所以全身血氣上衝，與此同時也提聚了全身功力準備出手，這令人難以想像之事，孫子王八蛋才想得到這個貌美如花年紀還小的侍婢，居然無聲無息中收拾了十個「獸人」。

現在李大通唯一想知道的是，這個女孩子用什麼手段，那一派的武功，竟然能夠一下子就擊倒了十名獸人，而且連一點警號都沒有？

沈神通好像「看」得見他腦子裡的疑問，笑一笑說道：「你要不要我回答你的問題呢？李大通先生。」

「假如你想告訴我，請說。」

「我不說，我只不過使你明白而已。」

李大通忽然感到十二萬分不妥，回頭一望，果然看見四名獸人已倒了三個(無聲無息)，如今只剩下了一個，却像白痴一樣望住美麗的李紅兒。

嚴格地說，那名僅存的獸人並不是望住李紅兒的人，因爲他痴痴望住李紅兒的「手」，全然不轉動，眼睛看她臉蛋身體等其他部位，一隻手自是不能代表李紅兒整個人。

李大通不但看得見她整個人，還發現她另一隻手，拿着一支尺許長黑黝黝的圓棒。李大通雖然不知道那支短棒就是神手幫三寶之一的「電棒」，却知一定不是對他們有益的東西。

他果然沒有猜錯，那李紅兒只用短棒輕輕碰觸那獸人一下，輕得連嬰兒也肯定不會受傷，然而那麼强壯狰獰兇惡的獸人，却好像紙人一樣無息無聲的倒了下來。

沈神通聲調比剛才更爲輕鬆悠閒，說道：「李大通，現在你親眼看見，應該很明白了。」

「我還是不明白，因爲那枚短棒就算是會有無雙劇毒，就算碰一下就可以要命，然而那女孩子拿在手中爲何又沒事呢？」

沈神通的答案不是言語，而是隨身奇門兵器金鎖鍊。

因爲他已從對方肩部(這時李大通因已轉身望着李紅兒，而以背部對着沈神通)以及腰腿等發力部位，發現細微的異常動作。

別人大概連「異常」也發覺不到，而沈神通已經能發現，竟能知道所謂異常動作是什麼意思，所以他拿出金鎖鍊，比李大通風車一樣轉回身子刺出的長劍快了一點，恰好擋住了第一劍。

這時他才有機會用嘴巴回答：「這枚短棒叫做電棒。」

一共才說了八個字，李大通的長劍却已接續疾刺了十六劍之多，一時漫天蓋地皆是劍影，每一劍所取準的部位都是刺中必死的大穴。

沈神通的金鎖鍊化爲幾十條金蛇，盤旋飛舞，使對方每一劍都只能刺中金鎖鍊而不是他身上的大穴。

李大通厲叱聲中，一個觔斗從對方頭上翻過，手中的劍前六後五又是十一劍刺，所謂「前六」就是他觔斗剛翻起之時，由前面刺了對方六劍，而「後五」則是觔斗翻到對方身後時疾攻了五劍之多。

他的劍法完全以直刺爲主，每一劍，都快逾閃電，全無花巧，可以形容爲「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只要有空隙，劍光便已嗡然刺到。

事實上，他的直刺劍法並不死板，那是因爲他本身迅速移動，使得空間方位有了變化，這麼一來，他的利劍刺出角度亦大有變化。

沈神通雖然一一封住比毒蛇還可怕的劍尖，但表面上有點手忙脚亂樣子，連旁觀的李紅兒也禁不住失聲叫道：「老爺小心！」

任何人在閃劍尖之前一定會很小心，所以李紅兒叫也是白叫，假如沈神通已經到了技窮力絀無法應付的話，小心又有什麼用？

却見沈神通手中金鎖鍊旋舞幻出一團光華，「嗆」一聲捲住敵人長劍，在李大通來說，這是一個觔斗打過去的第十二劍，此時長劍雖然被纏住，但他心中並不驚慌，因爲就算長劍已不能再近前刺入對方心臟，至少還可以抽回繼續攻擊，這道理就等於沈神通空手抓住一條滑溜溜的鱔魚一樣，自是困難之極。

然而李大通却發現手中之劍，不但不能再向前刺出，並且也不能撤回，也就是說這口又薄又利的長劍，居然被一條相當粗的質料堅硬滑溜的鎖鍊綁住。

本來不可能的事情已變成了可能。李大通現在才眞正的明白「內力」的可怕，因爲沈神通顯然全靠極精純深厚內力，發出奇怪難測的威力，居然眞能用一條鎖鍊，綁住了疾刺而來的劍身。

他更想不通的是沈神通這時還能微笑，還能慢條斯理地說話：「如果我是你，我絕對不學這類殺手劍法。」

李大通聽見自己的聲音問道：「爲什麼？」

「因爲這類劍法太冷酷太殘忍，當你拔劍，當你利劍離鞘之時，你全身每一分精力都用上了，這樣雖然很有效率，可是你不是贏就是輸，不是活就是死。」

「如此豈不是痛快？」

「雖然可以稱爲痛快，但每個人都只有一條性命，你永遠祇能贏不能輸。因爲你輸不起，其實任何人都輸不起，但問題是你不能永遠都贏，是嗎？」

「我已經輸了，但我似乎還活着。」李大通冷笑道：「你內力之强

的確出人意料之外，可是現在你只能困住我，請問我死了沒有呢？」

「我正要告訴你這一點，你事實上已經死了！」

李大通搖頭道：「我可以鬆手放劍，然後或者再拚或是逃走，所以事實上我未死。」

「唉！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我再講也沒有用，你試試看便知道了。」

李大通心中不禁爲之迷惘一陣，才道：「如果情勢允許，我想多問幾句話。」

「可以，你問。」

「我有兩個疑問，假如得不到答案，只怕死了也不瞑目。」

「好，我不妨告訴你答案。」沈神通居然不必詢問對方那兩個疑問：「你第一個疑問必是有關你自己的生死安危。」

李大通用力點頭，沈神通道：「那麼我反問你，假如你不是一直用盡內力抵拒我，你猜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李大通道：「大概首先是我的劍忽然斷爲幾截，同時我也腦漿迸裂而死，因爲我知道你的金鎖鍊可以掃裂石頭，我的腦袋自是遠比不上石頭那麼堅硬。」

「很對，假如你若是一直在暗運內力相抗，遲早又有什麼情況發生？」

「我不知道，但假如我贏了，我敢保証死的是你沈神通而不是我。」

「假如像現在你我都相持不下，可是我之這邊還有一個紅兒，她若是拿電棒戳你一下，你還能不能跟我相持下去？」

「那當然不行。」李大通迅速轉了一下眼睛，發現李紅兒已經移到戰圈中，這等情況自是大大不妙。「我可想不到你沈神通還要別人幫忙。」他大聲抗議道：「憑你沈神通聲望，怎能做出這事情？」

「你既然這麼說，我暫時不做就是，但請注意我只是『暫時』不做而已，現在我似乎應該回答你第二個疑問了。」

「啊！是的。」

「我希望你不至於忘記第二個疑問是什麼，其實這個問題更顯而易猜，你一定很想知道我爲何不急急趕去候橋鎭？」

「對，對極了。」

「如果你知道陶正直是何等樣人物，你就一定知道我無論如何趕得多快，都是來不及的，換言之，你們的阻止，只不過是他一步閒棋而已，你們能阻攔我固然好，若是不行也沒什麼，因他根本已有足夠時間。」

「聽起來好像陶正直不把我們這麼多人當一回事，他根本沒有指望我們能攔住你？」

「他完全沒有這種需要。」沈神通說：「他想做的事情，成功也好失敗也好，總之一定能在我們碰面時，有了結果，所以我說你們只不過是一步閒棋而已。」

李大通果然是相當聰明的人，只因他居然聽得出沈神通兀自隱藏了一半意思尚未說出來，所以立刻又問：「你說陶正直本來有足夠時間做他的事，這件事他做成功自是不必說了，但可能會失敗，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正是此意。」

「陶正直也會失敗？爲什麼會失敗？是不是你已經有了防備？」

「沒有。」沈神通也回答得非常乾脆，一聽而知必是眞話，事實上，他似乎也沒有講假話的必要。「那是因爲很多事情發生得太快，同時又十分複雜變幻，所以連我也大有來不及應付之感，我現在祇能夠靠運氣，如果運氣不在我這一邊，我除了報仇之外，好像沒有別的辦法了。」

李大通再度抗議道：「你殺死我們也不能算是報仇，你報仇的對象應該是陶正直，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謝謝你提醒我，我報仇對象當然應該是陶正直。」不過任何人也聽出沈神通並非當眞向李大通道謝，甚至還可以聽得出他話聲中帶有諷刺的意味。「我很抱歉，你恐怕仍然活不了，因爲你一定不肯聽我的話去做。」

李大通精神爲之一振，道：「如果我肯聽話，我可以不死？」

「正是如此。」

李紅兒忽然移動，快得連沈神通的聲音尚未消歇，她已經用短短的電棒點中了李大通三處大穴，她身手誠然算得很快，可是如果李大通不是被沈神通强大精純內功迫住，自然決不能這麼容易得手。

李大通僵立如木，幸而還能開口講話：「沈神通，你要我怎麼樣做？」

「我要你把綁在樹上的兩個人，一齊背到陶正直面前給他看看。」

「唉！莫說現在行走不得，就算你讓我能行走，却也肯定走得不快，我們什麼時候才到得了候橋鎭，陶正直怎會流連不走等候我們到達？」

沈神通道：「別擔心，我有辦法。」

「好，你有辦法，但就算我能見到他，又有什麼用處？」

「你背着十七號，陶正直看見了會有什麼想法？」

李大通駭然道：「你已知道那

一個是十七號？唉！你既是沈神通，我看我也不必問你是怎樣知道的了，你問我陶正直會有什麼想法，我沒有辦法回答，只知道他必定很迷惑很詫異。」

「對極了，因爲假如十七號負傷不能行走，你也絕不會背了他一齊逃走的，除非其中有極之特殊原因你才肯這樣做，所以他一定會現身設法弄個明白，何況你不只背着十七號，還有一個王若梅？」

「那你有什麼好處？」

「我一定可以殺死他，只要他現出身形，因爲他是『巧手天機』朱若愚唯一的傳人，假如他躲起來，連我也找不出他藏身之地，反而搜尋時可能遭受他的毒手暗算。」

原來如此，李大通也禁不住地十分佩服，因爲這種反客爲主的上乘手法可眞不是容易想得出來的，陶正直向來狡詐如狐，陰毒如魔，且看這回能不能逃過這個陷阱？

沈神通似乎變得急躁起來，立刻着手進行起程動身的種種事宜，看他樣子現在好像忽然連一分一秒都很寶貴似的。

畢竟他擔心着馬玉儀的安危，好不容易把她從金算盤的手上救出來，尚未見面，却又落入陶正直的手上。

* * *

智慧過人的沈神通向來沉穩冷靜之極，不少人懷疑就算天塌下來，他仍然能不慌不忙的應付。

但現在他却現出急躁的神色，他竟然大有沉不住氣之概，他何以會這樣子？是不是他以「智慧」之眼看見一些凶兆？

假如眞是這樣？這位公門强人能不能及時趕去化解？命運的力量當眞如此强大而無法抗拒？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本故事結局篇「强人」。

（本文完）

新派俠情哀艷故事

麥長庚・文　可飛・圖

艷女勾魂



巧技殺追兵　痴情救公子

是雲淡風高的天氣，也是夜幕剛垂的時光。

四野靜寂中，一陣急驟蹄聲由遠而近，緊接着，五騎長程健馬絕塵而來。

馬上人一律穿着「東廠」侍衛制服，腰跨單刀，氣焰萬丈，看他們那急急忙忙的情形，敢是正趕着辦某種重大的案件哩！

當他們風馳電掣地經過一處山坳時，這一行人馬卻忽然停了下來。

原來拐過山坳，即爲一片墓地，在距官道約莫三丈遠處的一座新墳旁，有一紅衣女郎，正跪伏墓前嚶嚶啜泣着，雖然暮色蒼茫，看不出那紅衣女郎的面目，但因其所穿衣衫單薄，使那跪伏的姿態，顯得特別引人注目。

那五騎人馬中，當先一位身材高大，顯然是領班的人，向那紅衣女郎的側面微一注視之後，立即扭頭向其餘四人揮揮手道：「你們先走一步，本座隨後就來。」

其餘四人恭應着，揚鞭疾馳而去。之後，那爲首的人立即飄身下馬，走近紅衣女郎身邊，曖昧地一笑道：「這位姑娘，已經天黑了，妳還不回去？」

紅衣女郎抬起頭來，現出一張既美又艷的俏臉，似笑非笑地瞟了他一眼，卻沒有答話，但使人詫異的是，她的哭聲雖然顯得那麼傷心，而俏臉上卻沒有一絲眼淚，尤其是那雙勾魂攝魄的美目，祇那麼一瞟，已經使那個領班大人靈魂兒出了竅，根本就不會想到有甚麼可疑的事情上面！

在色迷心竅的情況之下，那位領班大人竟然俯身伸手攙扶紅衣女郎的臂膀，涎臉笑道：「姑娘，我送妳回去好嗎？」

紅衣女郎掙了掙，也開口說話：「男女授受不親，你這人，怎可如此無禮！」

語氣儘管爲嚴肅，但她那神情之間，卻了無慍意，尤其是她那虛應故事的掙扎，更等於是鼓勵對方。

那位領班大人算得上是色膽包天，他在意亂情迷之下順手一帶對方嬌軀，業已雙雙臥倒於墳墓旁邊，而且劍及履及，給紅衣女郎寬衣解帶起來。

紅衣女郎神情殊蕩，欲拒還迎，那位領班大人在色迷心竅之下，也更加手忙脚亂，恨不得多長出兩隻手來幫忙才好。

紅衣女郎羅衣方解，突地，纖指一點對方前額，似笑非笑地叱喝道：「你呀！簡直是在做夢！」

那位領班大人涎臉笑道：「是啊！我委實是在做夢，但做的是巫山雲雨的旖旎美夢。」

紅衣女郎搖頭道：「非也，你做的是死夢啊！」

領班大人訝問道：「此話怎講？」

紅衣女郎笑問道：「你是否來自『東廠』？」

「不錯。」

「你率衆夜行，是爲了追殺明室忠臣，鐵鉉的公子鐵石心？」

領班點點頭，訝然問道：「妳怎麼會知道的？」

「這個你不用管，祇回答我，是也不是？」

「是的。」

紅衣女郎笑了一笑道：「凡是想殺鐵石心的人，都是找死。」

她的話雖然說得不好聽，但卻是滿臉媚笑，意態極爲動人。

那位領班大人心蕩神搖，正擬採取行動之間，但覺眼前一花，紅衣女郎手中的羅裙已套上了他的頸項。

領班大人心頭一驚，道：「姑娘，這可不能開玩笑。」

紅衣女郎雙手握帶，緊勒對方頸項，冷笑一聲道：「誰有工夫跟你開玩笑，你身爲『東廠』頭目之一，當也聽說過江湖上最負盛名的『勾魂三艷』的名號？」

那位色迷心竅的領班這才臉色大變，不！事實上，他的頸項被對方羅帶勒緊之後就變了臉色，此刻，不過是由眼神中迸射出駭極的目光而已。

但他頸項被勒住，不祇是眞氣與血脈不能暢通，連生命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已祇有任憑宰割的份兒了。

紅衣女郎一頓話鋒，又冷笑一聲道：「讓你死得明白一些，姑奶奶乃『勾魂三艷』中的『勾魂艷鬼』王念慈。鐵石心不但是人所共知的忠良之後，也是當世第一美男子，姑奶奶我心儀已久，保護追求不遺餘力，而你竟想對其加以殺害，豈非活得不耐煩了！」

說完，使勁一勒，那位領班大人雙目暴睜，舌頭突出，雙腿一蹬，立即畢命。

「勾魂艷鬼」王念慈，將那位風流美夢沒作成，反而賠上了一條老命的領班大人的屍體，一脚踢開之後，才冷冷一笑，起身整理衣衫，長身射向官道。

由墓旁到官道，足有三丈距離，她僅僅是那麼輕輕一縱，就已到達，而且是不爽分毫的，剛好騎在那位已死領班大人的坐騎上，絕塵疾馳而去了。

不過一袋煙工夫，前面那四騎已經遙遙在望。

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領班早已死在王念慈的紅綾羅帶之下，一聽到那急驟的蹄聲，還以爲是領班大人已做完了風流美夢，急急地趕了來哩。

因此，最後面的一個，竟然頭也不回地揚聲笑道：「董大人，幹嗎不多溫存一下，咱們兄弟正在按轡徐徐而行，等着你哩！」

但他這幾句自以爲說得頗爲佻皮的話，所換來的卻是王念慈那冷若寒冰的冷笑：「……等我來收拾你們的狗命！」

那四個侍衞一聽話聲不對，不由心頭一震，一齊勒馬回過身來。

不錯，馬是他們「董大人」的馬，座上卻是一位千嬌百媚的絕代佳人。

這幾個侍衞雖然是官府中人，卻也是久走江湖的人物，目前這等情形，他們的心中自然都明白，他們的「董大人」必然已凶多吉少了。

但迅然之間，他們還是禁不住同聲脫口問道：「我們的董大人呢？」

王念慈手持羅帶，淡然一笑道：「你們那位董大人嗎？正在鬼門關內等你們哩！」

那四個侍衞已於自己問話的同時，不約而同地拔出了腰間的鬼頭刀，這時，都已紛紛下馬，將王念慈圍在當中，並且由前頭一個厲聲問道：「賤人快說！」

他的話沒說完，眼前紅影一閃，「啪」地一聲，已被王念慈手中的紅綾帶拍得一個踉蹌而退。

王念慈臉似寒冰的說道：「你再口出不遜，當心我挖掉你的舌頭！」

這情形，可使得那四個侍衞，不由自主地退了兩步。

王念慈入目之下，不由掩口微笑道：「想逃？姑奶奶給你們一個逃走機會！也給你們一個莫大的便宜，你們可以分方向而逃，祇要你們四個當中，有人逃出十丈之外，我就放他一條生路。」

王念慈這語氣大得能嚇死人，想想，也足能氣死人，因而使得那四個侍衞進又不敢，退又不是，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地呆立當場，作聲不得。

王念慈忍不住「格格」地媚笑道：「侍衞大人，想不到你們祇會在善良的老百姓面前逞威風，事到臨頭，卻比誰都來得窩囊。」

不等對方有甚麼反應，又立即含笑接道：「男子漢大丈夫，要逃就逃，要鬥就鬥，像這耗着，可不是辦法啊！」

站在他右邊的一個一挫鋼牙，振聲說道：「弟兄們……咱們拚了！」

其餘三人也同聲響應道：「是呀！咱們拚了！」喝聲中，四道寒芒，集中向王念慈射落。

王念慈嬌笑一聲：「來得好，

這才算有點男子氣概！」

她口中說得輕鬆，手中的紅綾帶卻辛辣得很，話沒說完，對方四人中，已有兩個被捲飛出三丈之外，一個倒栽葱，腦袋開花，死於非命。

剩下的兩個，心膽俱寒中轉身拔足而逃。

王念慈揚聲大笑道：「現在想逃，可來不及啦！」話聲中，雙手齊施，右手紅綾帶一式「毒蛇出洞」，直射向右邊逃跑的那一個背後「靈台」穴，左手卻是一記劈空掌，遙遙擊出。

那兩個逃跑的人，隨着兩聲慘號，也同時畢命當場。

王念慈卻是看也不看一眼，僅僅冷笑一聲之後，策馬疾馳而去。

幾乎是與王念慈談笑之間誅殺五個侍衞的同時，在一個名爲「青石鎭」的鎭甸上，卻有一場鬧劇，正在進行着。

＊　＊　＊

「青石鎭」雖然是一個村鎭，但因人口逾萬，兼以一般居民於辛勤工作一天之後，都三三兩兩地跑到街上來閒遊一番，因而每當華燈初上時，這「青石鎭」的一條主要街道上，總是行人如過江之鯽，摩肩接踵，顯得熱鬧非常。

此刻，在熙來攘往的人潮中，有一位美艷而婀娜多姿的黃衣少女，也隨着擠擁的人潮在閒蕩着。

由於這位黃衣少女綺年玉貌，又是單身一人，因而引起了其餘遊人的注意，年輕好事者，並怪叫出聲，羣相尾隨，品頭評足。

這情形，黃衣少女不但不以爲忤，反而越發搔首弄姿，並不時回眸微笑，以致尾隨她的人，也越來越多了。

另一批「東廠」侍衞五人，也於此時到達這大街上。

可能因爲遊人太多，不便騎馬，也可能是準備找一個適當食肆以進晚餐，因而老早就已下了馬，在人潮中徐徐而行。

那五位侍衞大人發現了黃衣少女之後，也被她那絕代風華吸引住了，而黃衣少女也是有意無意之間，朝那五位侍衞的身邊靠去。

而且，她還借着人潮的擠擁之勢，故意向那些侍衞身上撞撞碰碰的。

那些侍衞對這飛來艷福，自是又驚又喜，哪會放過這揩油的機會。

可是當他們看中了一個食攤，準備坐下來進餐時，那黃衣少女卻回頭媚笑道：「諸位公爺，前面還有更好的地方哩！」

說着，還揚了揚手中一塊銅牌。

侍衞一笑問道：「還有多遠？」

黃衣少女一面把玩着手中銅牌，一面媚笑道：「不遠，不遠，才不過里把路程而已。」

「還有里把路，不用去了，就在這兒將就點吧……」

「對，就在這兒好了……」

「嘻嘻……姑娘……妳也坐下來，陪我們喝一杯嘛……」

這五位，你一句我一句地祇顧吃豆腐，卻沒有人注意到黃衣少女手中把玩的那面銅牌。

這情形，使得那黃衣少女不得不進一步地表示了，她故意用右手食中二指，拈着銅牌，向對方一晃道：「嗨，諸位，認識這玩藝兒嗎？」

侍衞之一「咦」了一聲道：「這號牌，妳是由那兒得來的？」

黃衣少女媚笑道：「是撿來的。」

接着，她又一揚左手道：「這兒還有哩！」

不錯，她的左手中不僅還有，而且足有四面之多。

在一陣驚「啊！」聲中，有人大叫道：「我的號牌不見了……」

「咦！我的也不見了……」

「這是小偷，快抓住她……」

「對，抓住她……」

就這五位侍衞大人七嘴八舌之間，那黃衣少女手中又亮出了另一法寶，那是一隻小型的黃色公文袋，她嫣然一笑道：「還有這個哩！」

這回，她可不再耍寶了，說完之後轉身就走。

那五位侍衞大人也顧不得再進晚餐了，紛紛吆喝着，飛身上馬，揮鞭追趕而去。

這情形，使得那些看熱鬧的閒人也感到事態嚴重了，自行紛紛地散了開來。

那黃衣少女眞不簡單，她一看五個侍衞上馬追了上來，表面上顯得驚慌失措地拚命狂奔，卻一面回首笑道：「公爺們，怎麼這般小氣，幾塊破銅牌，一隻要飯袋，能值幾何呀！」

最前面的一個，已追到五丈距離以內，沉聲叱喝道：「姑娘，快將東西留下來，本座可以不究既往，放妳離去……」

這位侍衞的話說完時，已到達村鎭的出口處，與黃衣少女的距離也已不足一丈了。

但黃衣少女卻忽然縱上一匹事先停在那兒的健馬之上，雙腿一夾，健馬發出一聲長嘶，絕塵而去，黃衣少女扭頭媚笑道：「公爺們，咱們比比看，究竟是誰跑得快？」

前面那位顯然是領班的人，以尺許之差，未曾抓住黃衣少女，又怒又急之下，不由大聲喝道：「臭

丫頭，待會兒抓住妳時，本座非得好好地消遣妳一個夠，方消我心頭之恨。」

黃衣少女「格格」地一陣媚笑道：「公爺！別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本姑娘可是一番好意呀！」

她坐下的那匹健馬，脚程可眞夠快，才不過幾句話工夫，已將後面五騎拋在十五六丈之外了。

這一行人馬，一追，一逃，追的破口怒罵，逃的卻是有說有笑，形成强烈的對比。

片刻之後，已到達離鎮五里處的荒山邊，那位距離越拉越遠的黃衣少女忽然停了下來，飄身下馬，迎着那五個疾馳前來的侍衞嫣然笑道：「到了，諸位也下來歇歇吧！」

五個侍衞也紛紛勒馬，拔刀飄身落到地面，將黃衣少女圍在核心。

但黃衣少女卻是滿不在乎地，披唇一哂道：「看你們這緊張的勁兒……喲，這勞什子還給你們！」

隨手一甩，五面銅牌已分別射落對方五人身前，連那隻小公文袋也甩落在領班的面前。

當對方五人俯身撿拾銅牌時，黃衣少女卻淡淡地一笑道：「好好地佩帶起來吧，說不定待會閻王爺還要查問你們的身份哩！」

那位領班大人佩好銅牌，將公文袋也重行揣入懷中，之後，才注目沉聲問道：「姑娘，妳將我們引來這裡，當另有打算吧？」

「不錯。」黃衣少女俏臉一沉，抬手向左側丈外處一指道：「你們五個先看看那邊。」

順着黃衣少女所指之處一看，那是一排五個剛剛掘好的墳坑。

那五位侍衞大人，當初祇顧追趕黃衣少女，兼以又是黑夜之中，根本就沒注意到週圍的環境，此刻，目光一觸之下，不由臉色爲之一變。

黃衣少女入目之下，又淡淡的一笑道：「怎麼樣？這墳坑還合適嗎？」

那位領班强定心神，沉聲問道：「丫頭，妳知不知道我們是甚麼身份？」

黃衣少女道：「我當然知道，你們是專門以陷害忠良，魚肉良民爲職責的『東廠』太監走狗。」

那侍衞截口怒叱道：「臭丫頭，既知道咱們來歷，還敢……」

黃衣少女也截口道：「慢着，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我還知道你們此行，是爲了追殺本朝忠良之後的鐵石心鐵公子，對不對？」

侍衞之一冷笑道：「對，對極了！」

另一個卻向領班沉聲道：「王大人，咱們先剝光她，消遣個夠之後，再把她埋在她自己所掘的墳坑中……」

「好主意。」

「我也贊成。」

黃衣少女目注那位領班笑問道：「王大人，你也贊成嗎？」

領班點頭淫笑道：「本座當然也贊成囉……」

黃衣少女含笑問道：「各位大人，也想知道我是誰嗎？」

那領班笑了笑道：「本座正想請教！」

另一個也笑道：「看妳的身手不錯，想必也有點來頭。」

「對了，來頭還不小，」黃衣少女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尖笑道：「姑奶奶叫盧玉蘭……」

「盧玉蘭」三字才出口，對方五人一齊駭然退後了三大步，那位「王大人」並張目訝問道：「妳……就是『迷魂艷賊』中的『勾魂三艷』盧玉蘭？」

「是呀！」盧玉蘭媚笑道：「祇是，這綽號有點不雅……」

那位領班不禁喃喃自語道：「怪不得妳……」

盧玉蘭俏臉一沉，截口接道：「現在，你們五個聽着，你們爲虎作倀，陷害忠良，魚肉百姓，已經是罪不容誅，今宵要追殺鐵公子鐵石心，更是罪加一等，但本姑奶奶體諒你們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所以原想僅僅加以處死了事，不過，由於你們方才對本姑奶奶起了反念頭，本姑奶奶必須叫你們死前多受一點罪……」

那領班「王大人」截口怒喝一聲：「弟兄們，咱們拚了！」話聲中，五柄單刀，刀光霍霍地一齊向盧玉蘭週身要害處招呼。

盧玉蘭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敢放毫光！」

「錚」地一聲，銀虹閃處，「錚錚」連響，對方五柄單刀，已有四柄被削掉寸許的一截了。

原來盧玉蘭手中的這一柄匕首，是武林中四大寶刃之一的「爛銀匕」，以寶刃對付普通的兵刃，自然是有若摧枯拉朽，砍瓜切菜一般！

這情形，自然使那五個侍衞心生寒意，暗中興起逃走的念頭。

盧玉蘭是何許人，自然已於對方的神色和手上的招式中，看出了對方的企圖，當下立即冷笑道：「在我的話沒有說完之前，誰要是膽敢逃走，我先挑斷他的脚筋。」

接着，立即振聲喝道：「現在，我決定你們的命運是活埋，有種的就逃吧！」

「好一個狠毒的賤人！」隨着這一聲怒喝，一柄斷刀電疾地向盧玉蘭的胸前射來，不，那是兩柄斷刀，不過出手略有先後而已。

而且，斷刀出手，兩道人影也

緊跟着向外飛射而去。

目不暇給之間，祇聽盧玉蘭一聲冷笑：「斷刀還給你！」

但不知她使的是甚麼手法，那兩柄斷刀，在射到她身前尺許距離時，竟然一個倒轉，比射來時更有勁疾之勢，向那兩個沒命地瘋狂向前奔跑的人射去。

寒芒閃處，那兩柄斷刀，不爽絲毫，剛好是挑斷了那兩個人的右脚筋，一聲痛呼，同時一齊倒地。

也幾乎當這兩個人倒地的同時，另外三個也不約而同地脫手擲出手中的單刀，分別各向不同方向而逃。

他們想得不錯，三人分別而逃，至少該有個人能僥倖逃走不死，祇要有一個人能倖免不死，也就不愁沒有報仇的機會。

但事實上卻是大謬不然，他們三個的命運，也如先逃的兩個，分別被自己的單刀挑斷了脚筋，倒地慘呼不絕。

盧玉蘭冷冷地一笑道：「雖然是你們自找痲煩，卻也省去一番點穴手法。」

說完，疾如飄風似地繞匝一週，祇聽「叭叭」連響，那五個分別躺在不同位置的侍衞大人，已一個個直挺挺地躺在盧玉蘭那事先替他們掘好了的墳坑之中。

盧玉蘭美眸一轉之後，忽然輕輕一嘆的道：「活埋，也許過於殘忍了一點，但對付你們這些失去了人性的人，卻也罪有應得。」

接着，立即取出事先放置一旁的工具，向墳坑中開始塡起土來，並自我解嘲地一笑道：「想不到這一扔，竟使你們暈了過去，不過，這樣也好，要不然，你們叫嚷起來，我眞下不了手來塡土了。」

當「迷魂艷賊」盧玉蘭活埋這五個「東廠」侍衞的同時，離她那所在不遠處的另一山谷中，十餘名「東廠」侍衞，也遇到了痲煩。

那是當他們搜查過那一座山谷之後，準備離開之際，被一位綺年玉貌的白衣少女，在谷口處將他們堵住了。

那位白衣少女說得上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她手橫長劍，俏立谷口當中，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

這一批「東廠」侍衞，共爲十三騎，爲首頭目是一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他一馬當先，眼看有一妙齡少女擋住通道，不由揚聲叱喝道：「小姑娘，快閃開……」

他話已出口，才猛然想起，黑夜荒山之中，一個敢於阻擋官差的單身少女，會是好惹的嗎？

念轉未畢，已是快馬加鞭，企圖由白衣少女的頭頂上空飛躍過去！

白衣少女叱喝一聲：「匹夫找死！」

那寒芒一閃，香風拂處，這位領班大人的坐騎是通過了，但他那個人，卻被白衣少女像鷹捉小鷄似的抓了下來，順手向隨後衝上來的那一騎人馬上一甩，嚇得後面的人一齊勒馬停了下來。

在一連串的「唏聿聿」的馬嘶聲中，那位被扔得暈頭轉向的領班大人已飄落白衣少女的身前，戟指怒叱道：「丫頭，妳敢阻擋奉旨辦案的官差！」

白衣少女卻聲冷如冰地說道：「凡是想追殺鐵石心的人，一律殺無赦！」

那侍衞領班一怔之下，訝問道：「妳……怎會知道這些？」

白衣少女微微披唇之間，那些侍衞中，有人驚呼道：「陳大人，她……她……她……就是……」

那人吶吶地說了半天，卻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

那侍衞領班怒喝道：「她是甚麼人？」

那侍衞囁嚅地接道：「她是……威震江湖的『勾魂三艷』中的『追魂艷俠』方文靜……」

白衣少女「格格」地嬌笑道：「想不到六扇門中的鷹犬，也有認識我方文靜的人。好，衝着這一點，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一頓話鋒，又沉聲接道：「不論你們是一個個的闖好，是一窩蜂似的瞎闖也好，祇要能逃出我的一劍而不死，我就放他活着離去。」

十三對一，而且，祇要衝過她這一關，就算是撿回一條老命，想想這委實是夠便宜的了。

但那十三位侍衞大人卻仍然是一個個臉有驚色，拿不定主意。

方文靜披唇一哂道：「縮頭一刀，伸頭也是一刀，你們也算是堂堂七尺之軀，何不做個像樣一點的男子漢！」

對方那十三人中，有人附和嚷道：「對啊！咱們豁了出去，管她甚麼『艷俠』，『艷鬼』的，衝呀！拚呀……」

此人可能是想利用一窩蜂瞎闖的機會，企圖僥倖逃命，因此，他說話之間，已「刷」地一鞭，將前面的兩騎健馬趕得向前疾衝，其餘十騎，也在一串「唏聿聿」的長嘶聲中，向方文靜的身前衝去。

方文靜一聲清嘯，騰身而起，但見一道銀虹，有如游龍矯捷地環空一匝，人頭滾滾，血光迸射中，那十二個侍衞，竟無一倖免，祇有那位陳姓領班的，老奸巨猾，躲在最後一騎馬腹之內，才倖免一死，卻也難逃斷臂之危，帶着一聲慘呼，落荒而逃！

* * *

這是另一處的崇山絕谷中。

暮色蒼茫中，十餘「東廠」侍衞，正圍着四個灰衣人和一個青衫書生，在殊死惡鬥。

四個灰衣人中，三個是中年文士，一個半百老者，至於那青衫書生，則顯然是一個地道的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他的安全，完全是靠外圍的四個灰衣人在維護着。

不過，這青衫書生卻是長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算得上是一位標準美男子。

而且，他那翩翩風采與高貴氣質，更足以令人傾倒，儘管目前正是置身於如此險惡的環境中，但他所表現的從容與鎮靜，不由不令人由衷的欽佩，那情形就像是外圍這些兇惡的搏殺，與他毫不相干似地，至於外圍的四個灰衣人，使的一律是青鋼長劍，武功也很了得，尤其是那三個中年文士，更是長劍翻飛，有若生龍活虎似的。

儘管他們是以寡敵衆，也儘管他們都已傷痕纍纍，卻仍然浴血奮戰，咬牙苦撐着。

那些東廠侍衞中，一個領班裝束的人怒聲喝道：「你們四個，還不束手受縛！」

灰衣老者怒呸一聲道：「放你娘的臭狗屁！」

那個侍衞領班笑了一聲道：「不識好歹的東西，看你們還能支撐得多久？」

接着又沉聲喝道：「大家聽着，活活累死他們四個，至於鐵石心那書獃子，可莫傷着他，上頭要的是活口……」

原來這位青衫書生，就是這些「東廠」侍衞們必欲得之而甘心的鐵石心公子了。

那四個灰衣人悶聲不響，一味苦苦撐着。

夜幕業已深垂，四野一片漆黑，而搏鬥仍呈膠着狀態，三個中年文士，有人以眞氣傳音向那灰衣老者說道：「朱剛，趁着我們三個還有力量阻擋追兵，趕快背着鐵公子，乘黑突圍而逃。」

名叫朱剛的灰衣老者，熱淚盈眶地楞了一楞之間，那灰衣文士又傳音叱道：「朱剛，事急了，你還不背着公子突圍！」

朱剛含淚點了點頭道：「好，老奴遵命。」

說完，回身將鐵石心向背上一搭，騰身而起，大喝一聲：「擋我者死！」

同時，那三個灰衣中年文士也奮勇衝殺，在捨死忘生的情況之下，居然被他們殺開一條血路，突圍而去。

朱剛背着鐵石心，一面狂奔，一面扭頭說道：「三位將軍，咱們一齊走啊！」

灰衣文士一聲苦笑道：「咱們必須留下來阻擋追兵，否則大家都得一齊完蛋。」

另一個灰衣文士叱道：「朱剛，快走，別管我們……」

卻聽那侍衞領班的冷笑道：「嘿！還走得了嗎？」

灰衣文士嗔目怒叱道：「鼠輩，祇要我們三個還活着，你們這些狗腿子休想越雷池一步！」

「這還不簡單！」那侍衞領班冷笑着沉聲喝道：「大家聽着，先剁了這三個，再去追趕鐵鉉那個孽子……」

那位背着鐵石心，慌不擇路地沒命狂奔的老僕朱剛，祇聽得後面殺聲震天，金鐵交鳴之聲連綿不絕，正値他悲憤莫名，心痛如絞之間，那位少不更事的鐵公子，卻低聲問道：「朱剛，那三位叔叔怎麼沒跟着來哩？」

朱剛不禁熱淚盈眶地心頭暗忖着：「你那三位叔叔是永遠不會來了！」

但他口中卻不得不故意安慰他的少主道：「他們很快就會跟上來的。」

鐵石心接着嚷道：「朱剛，你背着我走，太累了吧！放我下來，讓我自己走一段……」

朱剛搖搖頭道：「不！我不累……」

其實，他以一個久戰疲憊，又是劍傷多處的人，身背重負，沒命奔馳之下，又怎能不累，也幸虧他武功頗有根基，否則，怕早已倒下來了！

可是，那後面殺伐之聲，仍然隱約可聞，這情形，他又怎敢叫這位嬌生慣養的公子爺，走這種根本沒路可走的山路哩！何況又是在星月無光的黑夜中。

好容易，聽不到後面的殺伐聲了，但朱剛還是背着鐵石心又走了五六里山路之後，才將鐵石心放下來，坐在一株大樹下，一面包紮自己的傷口，一面也乘這機會休息一刻。

因爲他自己最清楚不過，再要這樣勉强下去，必然會倒了下來。

鐵石心怔怔地望着這位忠心耿耿的老僕，半晌之後，忽然長嘆一聲道：「朱剛，我們準備去哪兒呢？」

朱剛苦笑道：「公子，這些你暫時莫問，祇要老奴還活着，一定帶你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鐵石心接問道：「那地方，不會再有人要殺我們嗎？」

「是的。」朱剛點頭接道：「到了安全的地方，就不會有人要殺我們了。」

頓住話鋒，又勉强站起來道：「公子，這兒不能久呆，我們還

得繼續走吧。」

鐵石心點點頭道：「走就走吧，祇是夜深了，我們總得找個能睡覺的地方才行啊！」

朱剛暗中叫苦不迭，但口中卻祇好胡亂地接下去道：「公子，前面不遠處，有一間山神廟啊，我們快點趕一程吧！」

朱剛這一信口胡言，倒還眞給他說中了，兩人才走出一里多地，果然看到了一座破敗的山神廟。

這一座山神廟，雖然破敗不堪，但此時此地，作爲一個聊避風雨的臨時歇息之所，倒也還能將就一下。

惟此時的鐵石心，不但疲憊不堪，而且飢渴難忍，老僕朱剛，方在張羅枯草敗葉，準備過夜之時，鐵石心卻連聲嚷道：「朱剛，我好渴。」

他的話尚未說完，一隻酒囊忽然凌空飛至身前，那位「追魂艷俠」方文靜俏立門口，嫣然一笑道：「鐵公子，囊中有美酒，可以解渴了……」

這情形，鐵石心倒是不覺得怎麼樣，那老僕朱剛，卻禁不住張目駭然地問道：「姑娘，妳是甚麼人？」

方文靜嬌笑道：「老人家，我是『勾魂三艷』中的『追魂艷俠』方文靜。」

朱剛這才如釋重負地長吁一口氣道：「哦！原來是方女俠，久仰！久仰！」

這檔口，鐵石心卻已打開了酒囊，準備以之解渴，可是當他以囊就唇之際，一股辛辣之氣嗆得他幾乎將酒囊也掉了下來，原來囊中所盛載的，竟然是上好的高粱烈酒。

他眉峯爲之一皺道：「這種酒怎能下嚥，是否還有『陳年花彫』，或者『女兒紅』……」

方文靜苦笑搖搖頭，鐵石心卻向朱剛說道：「朱剛，你先弄點水來吧！」

方文靜連忙接道：「我這裡有水！」

接着遞過水袋，並還送上一個「窩窩頭」。

鐵石心先喝了兩口水，然後把玩着那「窩窩頭」，注目笑問道：「這是甚麼東西呀？」

方文靜笑了笑道：「這是『窩窩頭』，可以充飢的。」

鐵石心皺着眉頭說道：「這東西又黑又硬，怎能下咽？能不能弄一點『銀耳羹』和『燕窩粥』來？」

方文靜搖頭苦笑道：「荒山破廟之中，哪來如此珍貴的食物？鐵公子，眼前是在逃命途中，你就將就一點吧。」

言談間，她的俏臉忽然一變，略一傾聽之下，立即促聲道：「『東廠』追騎將至，鐵公子，你趕快離去，由我與朱剛，在這兒截殺那批殺不完的東西！」

鐵石心含笑道：「我不走……」

方文靜訝問道：「爲何不走？」

鐵石心笑道：「方姑娘以一個弱質女子之身，卻具有殺敵之能，可我鐵石心卻手無縛鷄之力，枉爲堂堂七尺之軀……」

方文靜皺眉接道：「鐵公子，目前不是談這些的時候。」

鐵石心正容接道：「姑娘，無論如何，我也要在此一開眼界。」

方文靜對鐵石心傾心已久，此刻，儘管情況危急，但她爲了能在意中人面前逞能，還是欣然點頭道：「可以，不過你必須先答應我一件事。」

鐵石心道：「姑娘請說，能夠答應的事，我一定答應。」

方文靜神色一整道：「鐵公子，『東廠』追騎甚多，而且其中有不少高手，僅憑我與朱老人家兩人，可能會截阻不住，到時候，你必須聽我暗號，先由廟後逃走，一下山，就有一間客棧，你祇要闖進那間客棧的上房中，自會有人保護你。」

鐵石心點頭道：「好，我聽妳的話就是。」

方文靜又正容補上一句：「鐵公子，這是性命攸關的事，可不能兒戲！」

「我知道！」鐵石心點首問道：「方姑娘，山下客棧之中，既然有妳的朋友，爲何不找他來一起殺敵？」

方文靜笑了一笑道：「公子有所不知，山下那個人，與我是亦敵亦友的關係，除非迫不得已，我不願你接受她的保護……」

此時，「東廠」追騎已大批的趕到，爲數在二十名以上，方文靜顧不得說話，匆匆地向鐵石心說明聯絡暗號之後，立即與朱剛兩人飛身出廟，奮力截殺，鐵石心躲在門後，向外面窺探着。

目前這一批「東廠」侍衞，不但人多勢衆，而且身手方面也比以前的幾批還要高明得多。

方文靜雖然武功高强，作爲她助手的朱剛，卻不但發揮不了甚麼作用，甚至還得由她分神去照顧他。

因爲，朱剛連番苦戰，傷痕纍纍，失血過多，又不曾好好的休息過，並且又飢又渴，這情形，教他怎能有力量殺敵啊！

方文靜雖然大發雌威，一鼓作氣地殺死十來個强敵，而使敵方的攻勢爲之一滯，但她心中明白，强敵正源源不絕地趕來，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之下，自己必難久撐，如不及時通知鐵石心先逃，則後果不堪

設想。

心念電轉中，她一面奮勇殺敵，一面卻不着痕跡地，發出了通知鐵石心先逃的暗號。

躲在廟裏暗中偷窺的鐵石心，雖然不願獨自離去，但他也深知此刻情況的嚴重，是非去不可了。

略一猶豫之後，祇好硬着頭皮，摸索着由廟後逃出，依照方文靜告訴他的方向，高一脚，低一脚，也可說連爬帶滾地逃下山去。

不錯，山脚下的官道，委實是有一間客棧。

當鐵石心吃盡苦頭，顯得狼狽不堪地「滾」到山下時，已被跟踪搜索的「東廠」侍衞們發現，並高聲吆喝着追了上來道：「在這裡……」

「鐵公子別走……」

「我們不會難爲你……」

鐵石心驚急之下，已激發出本身潛力，竟鼓起餘勇，三步併作兩步地奔進客棧。

他奔進客棧之後，那心情有如一艘航行於驚濤駭浪之中的船兒，駛進了一個安全的港口之中。

但他這種心情也僅僅是那麼有若曇花一現，代而起之，是一種迷惘與徬徨的心情。

因爲，方文靜告訴他的，是那麼含糊，此刻，敵人已越追越近了，客棧中的人又大部份都已入睡了，他究竟該闖進哪一間上房才對？

就當他徬徨不知所措之間，靠近他左邊最近的一間房中，有水聲傳出。

急促之間，他根本沒思攷到，這水聲是由何而發，祇直覺地以爲，既然這房間中有之水聲傳出，足以證明這人還沒入睡。

因而一個猛衝，向那扇房門撞去。

沒想到那扇房門竟然是虛掩着，他這一撞，竟整個人都衝進房內，也同時發出了兩聲驚呼。

這兩聲驚呼，一聲是鐵石心發出，另一聲卻是發自「勾魂艷鬼」王念慈之口。

原來這位「勾魂艷鬼」王念慈正優哉悠哉地坐在浴盆中沐浴着，試想，目前這情形，怎不敎他們兩人都驚呼出聲？

但事實上王念慈的驚呼，祇不過是半聲，繼之是一聲又驚又喜的嬌笑。「原來是你這冤家……」話聲中，房門又關上了，祇聽得王念慈那又嗲又膩的聲音接着笑道：「鐵公子，請轉過身去，讓奴家先穿好衣衫……」

這位鐵公子可能是震驚得呆住了，連男女禮節也忘記了，在注視着美人出浴哩！要不然，王念慈怎會要他轉過身去。

祇聽得鐵石心似已回過神來，卻是滿不在乎地說道：「看看有甚麼關係，我又不是沒有見過。」

王念慈「格格」地媚笑道：「好，看就看吧！原先，我認爲你祇是一個書獃子，卻想不到你還是一位風流公子哩……」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一陣雜沓脚步聲，已衝入客棧，爲首一個身材高大的「東廠」侍衞，以粗獷的語聲叫道：「店家，店家……」

店小二連忙走了出來，哈腰笑問道：「爺們要投店？」

那侍衞沉聲道：「不，不，我們要找人！」

店小二滿臉堆笑道：「請問爺們，你要找誰呢？」

那侍衞哼了一聲道：「方才，是否有一個年輕書生闖了進來？」

店小二苦笑道：「爺！不瞞你說，小的剛剛給你叫起來的……」

那侍衞一皺眉頭，扭頭向他的手下沉聲喝道：「搜！」

這位侍衞大人發出了命令之後，一串暴喏聲中，人影亂竄，「砰砰」的敲門之聲，此起彼落。

在鷄飛狗跳的一片混亂聲中，這位侍衞大人自己卻偏偏挑中了王念慈所住的那一間，也算是他活該倒霉，本來他那四個手下，因搜不出甚麼名堂，也正向王念慈這一間房前走來，如果他自己不動手敲門，就不致於吃這眼前虧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王念慈的房門一開，一盆又燙又香的洗澡水，已當門潑出，五個侍衞大人都無一倖免地被潑得一頭一臉，哭笑不得，王念慈嬌軀挺直，俏立當門，戟指那五個狼狽不堪，正待發作的侍衞大人，冷笑一聲道：「你們身爲公差，卻是無緣無故地三更半夜擾人清夢，還要偷窺婦女出浴，該立即處死，但本姑娘本着上天好生之德，特別從寬發落，各眇一目，以示薄懲！」

話聲方落，手中浴巾疾揚，巾中銀針發射，五個侍衞果然各眇一目，慘呼連連地，抱頭鼠竄而去。

這情形，使得鐵石心由衷地脫口稱讚道：「姑娘好高明的武功。」

王念慈一面整理衣衫，一面回眸嬌笑道：「『勾魂三艷』中人，還能差得了嗎？」

鐵石心道：「原來妳是『勾魂三艷』中的人？」

王念慈含笑接道：「是啊！我就是『勾魂艷鬼』王念慈……」話沒說完，又忽有所憶地一楞道：「怎麼？鐵公子已經見到了『勾魂三艷』中的人？」

鐵石心點首道：「是的，我見到過『追魂艷俠』方文靜姑娘，我到這兒來也是受她的指點。」

王念慈「哦」了一聲道：「怪不得……」接着，又美目流盼地嫣然

一笑道：「現在，在我身邊，你儘可放心，我敢保證，決不會再有人來欺負你。」

她的話聲才落，大門外適時有人接道：「那可不見得！」

王念慈聞聲一驚，順手將鐵石心向房間中央一推，同時冷笑一聲道：「有種，你就進來試試！」

王念慈說完之後，才向門口看去，祇見沉沉夜色之中，大門外已聚集了二十來個「東廠」侍衞，一個個手執單刀，怒目橫眉地向她注視着，其中一個領班裝束模樣的人，冷笑一聲道：「賤人，本座有辦法消遣妳的！」

扭頭一聲勁喝道：「王五、趙六聽令！」

「屬下在。」

「你們兩個，將那賤婆娘抓了出來。」

「是……」

「是」字聲中，兩個勁裝漢子仗刀飛撲而入。

祇聽得一聲淸叱道：「鼠輩躺下！」

王念慈手中紅綾帶，像靈蛇飛舞地閃了一閃，那王五、趙六兩人，已乖乖躺在一旁，連哼都未哼一聲，當然也不知他們兩個究竟是死是活了。

這情形，不但使那店小二和聞聲起身，在一旁偷窺的人嚇得臉如土色，不斷地抖個不停，連那些平日裡殺人不眨眼的侍衞大人，也一個個臉色大變，暗中驚凜不已。

那領班一挫鋼牙，揮手一聲怒喝道：「統通上……」一聲令下，二十來個兇神惡煞般的人，吶喊着，像潮水般地湧進客棧。

王念慈的紅綾帶，利於遠攻而拙於防守，像目前這種大批强敵蜂湧而上的情況，她那根紅綾帶可就沒法發揮它的威力了，急促中，她祇好故技重施，像對付方才那第一批一樣以梅花針對付。

一連串慘呼聲中，最先衝上的三個，已經雙手掩臉，倒地急滾，王念慈順手奪下對方手中的單刀，對付那批前仆後繼，悍不畏死的侍衞們，展開反擊行動。

那些侍衞們，卻在他們頭目驅使之下，一批又一批地衝了上來，王念慈的身前，已是屍骸狼藉，慘不忍睹，但後面的人還是在不斷地向前衝。

好生惡死，本是人之常情，那些侍衞們，雖然懾於頭目的淫威，不得不冒死向前衝，但眼看前面同伴慘死的情形，不由不使他們心底生寒，而自然地在行動中表現出來。

那位侍衞領班大人入目之下，心念一轉，立即揚聲發出非常具有誘惑力的命令：「大家聽住，能抓住那賊婆娘，今天晚上就賞他逍遙快樂一宵……」

他的話聲才落，不遠處立即傳來一聲冷笑道：「好主意，本姑娘有賞！」

話到人到，一道白影，劃空疾射而來！

來人竟是那位「追魂艷俠」方文靜姑娘。

那位侍衞領班大人，方自以爲一句話而使士氣重振，卻沒想到另有强敵由後面撲來。

總算他身手委實不錯，不但以毫髮之差，避過了方文靜順手摑出的一記耳光，並且立即揮刀反擊。

不幸的是，儘管他身手不弱，反應也夠快，但所遇到的對手，實在太强了。

他一刀揮出，已失去對方的影子，而背後又傳來一聲冷笑道：「本姑娘言出必踐，說過『有賞』，就必須有賞！」

那領班大人不待她說完，手中單刀猛然一式「橫掃千軍」，疾揮而出，口中並怒喝一聲：「賊婆娘找死！」

「錚」一聲響，那侍衞領班大人的單刀被人架住，他心頭暗忖一聲「不好」的念頭還未轉完，「啪」地一聲，已挨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這些，本來不過是方文靜趕到現場時的剎那間所發生的事。

方文靜得理不饒人，乘着對方被自己一記耳光摑得暈頭轉向之際，飛起一脚，將其踢飛一丈之外，緊接着，寶劍一拖，慘號連連，那些蜂湧前來支援他的人，已倒下了三個。

客棧內孤身奮戰的王念慈，知方文靜已趕來支援，也是精神大振地殺手連施，那些侍衞大人們，在兩位女煞星的前後截殺之下，可恨不得有個地洞能鑽得下去才好。

方文靜振聲大喝：「放下兵刃，可以免死！」

王念慈連忙接道：「不！統通殺光，否則，他們還會捲土重來……」

方文靜苦笑道：「殺得太多了，有傷天和，咱們廢了他們的功力好啦！」

王念慈揚聲回答道：「好，妳看着辦吧！」

說話之間，她的單刀連揮之下，又多了兩個屈死冤魂。

方文靜再度振聲大喝道：「放下兵刃免死！」

那剩下的十多個勁裝漢子，這才如逢大赦似的，紛紛擲下兵刃。

方文靜凌空揚指連點，廢去了他們的功力之後，才沉聲叱道：「將你們這些死傷者的同伴立即弄走，快！」

就當那些垂頭喪氣的勁裝漢子

們喏喏連聲之際，祇聽王念慈在室內發出一聲驚呼：「糟了，鐵公子不見啦！」

方文靜心頭一驚，飛身入內，同時皺眉說道：「方才，我還看到他好好的嘛。」

接着，又「咦」了一聲道：「朱剛怎會被人點了穴道？」

原來鐵石心雖已不見，但他的義僕朱剛，卻是安詳躺在床上。

王念慈皺眉問：「這個朱剛，是妳送來的嗎？」

方文靜點點頭道：「是的，我是由後門進來的，將朱剛安置在這兒之後，才繞道前門去的……」

王念慈苦笑接着道：「好，我們先將朱剛弄醒問問看。」

說話間已將朱剛被制穴道解開了，方文靜連忙向朱剛問道：「朱老人家，是誰點住你的穴道？」

朱剛苦笑道：「老奴也不知道，方姑娘才由窗口出去，老奴感到全身一痲，就此失去知覺了。」

方文靜緊接着問道：「那麼，是誰將鐵公子帶走，你也沒有見到了？」

朱剛苦笑點點頭道：「是的。」

王念慈微一沉思道：「我想，九成九是盧玉蘭幹的。」

方文靜點頭接道：「大概也不會錯的了……」

當下兩人略一商量，並將朱剛安置就近的獵戶人家之後，又相偕踏上了征途。

* * *

當夜，黎明之前，另一處密林中。

「迷魂艷賊」盧玉蘭與鐵石心兩人，正併肩坐於一株特大的古樹之下，共進乾糧。

鐵石心的衣衫已全部換過了，是全新的，這當然也是盧玉蘭的傑作，不知是在哪兒順手牽羊而來。

他們所吃的乾糧，是饅頭、臘味和清水，比起方文靜所備的那一份來，是要精美得多了，這也是所謂「艷俠」與「艷賊」的不同之處吧！

因爲，艷賊的錢財得來容易，生活方面，自然要過得闊綽一點啊！

同時，鐵石心也可能是餓極了，對這並非是「銀耳羹」、「燕窩粥」的乾糧，居然也吃得津津有味。

吃飽之後，這位養尊處優，不知人間有辛苦的貴介公子，似乎精神也好得多了。

黑夜中，祇見他星目一霎，望着盧玉蘭問道：「盧姑娘，妳說過，另外兩位姑娘也要來的，爲何現在還沒有到來呢？」

盧玉蘭抿嘴笑道：「鐵公子，她們兩位正在奮勇殺敵，一時之間還沒法分身呀！」

鐵石心問道：「三位姑娘之間，究竟是敵還是友呢？」

盧玉蘭神秘地一笑道：「依公子的看法呢？」

鐵石心笑了一笑道：「依我的看法嘛，三位姑娘之間，志雖同而不盡合，算是介乎於敵友之間。」

盧玉蘭「格格」地媚笑道：「一語中的，公子眞是可人兒！」

鐵石心笑問道：「盧姑娘，你們三位爲何不惜冒生命危險，一再爲我退敵解危？」

盧玉蘭抿唇媚笑道：「你猜猜看。」

鐵石心皺眉接道：「我就是想不透才問妳啊！」

盧玉蘭以纖指輕點箇郞前額，嫣然一笑道：「你是明知故問！」

鐵石心傻笑道：「我是誠心請敎。」

「那麼，」盧玉蘭含笑接道：「你是讀書人，當知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思。」

鐵石心微微笑道：「這個，我倒是知道的……」

盧玉蘭「格格」地媚笑道：「現在，我說『英秀俊傑，淑女好逑』，這行不行呢？」

鐵石心一怔：「這個……」

盧玉蘭正容接道：「鐵公子，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們『勾魂三艷』所以不惜冒生命危險，一再助你退敵解危，一方面固然是敬重你是本朝忠良之後，另一方面，卻也正是基於『英秀俊傑，淑女好逑』的原因。」

鐵石心聞言之後，連連搖頭笑道：「盧姑娘，妳們三位，請千萬莫加錯愛，否則，必然飽嚐失望的痛苦。」

盧玉蘭訝問道：「爲甚麼？難道你眞的是名副其實的鐵石心嗎？」

鐵石心苦笑道：「正是……」

盧玉蘭笑道：「我不信。」話鋒微頓之後，又抿唇媚笑道：「俗語說得好，柔情所至，能使百煉鋼化爲繞指柔，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我倒要看看你鐵石心腸，究竟狠到何種程度？」

說完，送抱投懷，風情萬種地對鐵石心加以諸多挑逗，但鐵石心果然具有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操守，對目前這飛來艷福，竟然一點也不動心地正襟端坐，有如入定老僧。

這情形，祇恨得盧玉蘭銀牙暗咬，卻是哭笑不得。

半晌之後，她才忍無可忍地在鐵石心大腿上狠狠地擰了一下，恨聲道：「你……你竟把我盧玉蘭看得如此不值一顧……」

她的話還沒說完，一隻飛鏢帶着破空銳嘯，向着她電射而來。

（未完·一）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傷心小箭

上文提要： 顏鶴髮雖被白愁飛網住了小舟，却被他用調虎離山計全部吸引在江中，他故意拖延時間，讓蘇夢枕安然逃去無踪，白愁飛不放過時機千方百計將顏鶴髮逮住，以爲可以追尋蘇夢枕的綫索，却被效忠於蘇夢枕的人，一刀砍頭滅口。所有的線索都斷了，白愁飛只好寄望一個人，只要這人一出現，他知道原本存在的「問題」已不成問題了……

傾聽親信綫報　仍無樓主行跡

但在那一百零八名子弟中，白愁飛最欣賞梁何。

因爲梁何根本不去猜他想什麼。

他只做他該做的。

然後直行，直言。

有錯的就直斥其非，有問題便提出來討論，有事則立刻解決。

只有這種人才是眞正能做事，能辦出事情來的人。

所以白愁飛很賞識他。

因此他對梁何更嚴厲。

你要一個人成材，不逼他退無所、走投無路的話，那還只不過是個還未使出畢生潛力、未發揮渾身解數的小人物而已。

大人物是要逼出來的。

有時是大時代，有時是大事情，才逼出大人物來。

* * *

梁何一上了船，畢直走向白愁飛，然後恭恭敬敬的行了個禮，從頭到尾，動作不但完美無破綻，甚至也不予人一絲可趁之隙。

白愁飛只點了點頭。

「風雨樓那兒大局可穩下來了？」

「穩。」

「蘇夢枕會不會仍留在風雨樓的範圍裏？」

「決不可能。」

「六分半堂可有異動？」

白愁飛一直提防在他叛變行動中，鄰近的六分半堂會趁勢偷襲。

「我們已故佈疑陣，他們還在提防我們襲擊呢。」

「你還有什麼要報告的？」

「有。」

梁何報告的是：他已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已弄清楚了顏鶴髮與朱小腰跟蘇夢枕三人之間的關係和恩情的來龍去脈。

顏鶴髮是「迷天七聖盟」裏的「大聖主」，可是，「迷天七聖盟」的名位排列方式非常特殊，跟一般武林規法不同：大聖主其實是七聖中最沒實權的一個，事實上，他的武功在武林中雖已算一流高手之列，但在七聖中卻是最弱的一人。

當日，在關七神智仍算清楚的時候，已不算重用顏鶴髮。朱小腰卻本是賣身青樓的女子，顏鶴髮看她姿質好，姿色更好，便贖她出來，教她武功，推薦她入「迷天七聖盟」。

他沒有看錯，朱小腰果是人材。在關七點撥之下，加上屢逢奇遇，朱小腰的武功、功勳漸高於顏鶴髮，很快的在盟裡的地位便在顏鶴髮之上。

顏鶴髮也許算是做錯了一件事：他當日確有染指於朱小腰。所以朱小腰一旦得到擢升，爬在顏老的前頭，她也算是出了一口氣，對顏

鶴髮針鋒相對，不遑多讓。不過，實則她仍十分感激顏鶴髮曾予之提攜，在重大、重要關頭上她都與顏鶴髮同一陣線，共同進退。

直至關七神智漸失，聽信五、六聖主挑撥，時常找藉口拔掉顏、朱二名聖主。最常用的方式，便是要顏鶴髮和朱小腰去對付「六分半堂」和「金風細雨樓」，甚至下令他們負責追殺蘇夢枕和雷損。

以朱小腰和顏鶴髮的功力，要行弒「六分半堂」總堂主雷損「和「金風細雨樓」總樓主蘇夢枕這等人物，自然是力有未逮的。若他們無功而退，回到盟裏，也必受嚴懲。

如果沒有蘇夢枕的暗中相助，顏鶴髮和朱小腰可以說是死定了。

有一次，他們根本已失手爲蘇夢枕所擒，可是蘇夢枕保住了他們的性命，以禮相待，還施恩惠，讓他們帶功而返，並暗中助他們對付「六分半堂」，有一回還把顏、朱二人自「六分半堂」的大包圍中救了出來，屢次使五、六、七聖主失去嚴懲兩人的理由。

所以顏鶴髮和朱小腰十分感激蘇夢枕。蘇夢枕不僅保住了他們的性命，也保住了他倆的面子。

對江湖人而言，有時候，面子甚至還比性命更重要。

因而顏鶴髮誓要報答蘇夢枕。

那次長街血戰，關七慘敗，從此銷聲匿迹，顏鶴髮和朱小腰即行鼓動餘衆，大家投效「金風細雨樓」，便因此故，兩人本早就要爲蘇夢枕效命。

由於白愁飛是蘇夢枕的親信，對此事亦稍有所聞，雖不知原因，但知顏、朱二人是友非敵，是以，白愁飛亦曾以蘇夢枕名義暗中下令：要顏鶴髮故意帶王小石往大理獄營救張炭，並私下以話相激冷血，把張炭說成歹徒惡匪，而王小石藉金風細雨樓與刑部的良好關係硬要衙裏交人，冷血當然不忿，就算放人，也要教訓王小石一番，因而引起二人一番龍爭虎鬥，致使王小石痛恨四大名捕，同意行弒罪魁禍首諸葛先生。又以蘇樓主名義授意朱小腰，特地帶王小石步到「瓦子巷」去，目睹「六合青龍」冒充「四大名捕」，强徵暴斂、欺詐良民的種種劣行，好讓王小石對狙刺諸葛先生一事，再無置疑，決不心軟。

顏鶴髮早已想報答蘇夢枕，白愁飛忽視了這段感情，以爲顏鶴髮只是趁風轉帆，眼見「迷天七聖盟」朝不保夕，故向「金風細雨樓」投效——照道理，一個對故主不忠的人，也不會對新主人忠心到底的。

故此，白愁飛在此次行動中，是有點小覷了顏鶴髮和朱小腰二人。

殊不知對顏鶴髮而言，蘇夢枕就是個識「貨」的人，而且禮待他，予他「機會」，給他「面子」，而今「時機」來了，他自然不惜粉身以報蘇公子的恩典。

白愁飛的船才抵岸，梁何又來報第二個「發現」：

那是剛才殺顏鶴髮滅口的「風雨樓」弟子余少名的生平資料，還有他的友好關係的分析。

這些資料當然都很有用。

白愁飛正是要靠它來找出還有些什麼人是效忠於蘇夢枕，他要一一除去這些樓子裏的敵人。

他覺得十分滿意。

當然他並不把這種「滿意」表露出來。

一旦「滿意」了，別人日後就會知道用什麼方法來討好他，同時，也會驕傲起來，覺得自己已做得夠好了，只要開始有了這樣的想法，就很可能跟着就想「取而代之」了。

所以他沉住氣、板着臉、瞪着眼、皺着眉，只問：「你應該先去查一個人。」

「斑搬辦？」梁何即答：「我已着人調查了。」

雖然蘇夢枕這一次逃命的機關包括了「蜀中唐門」、「老字號溫家」、「江南霹靂堂」的絕活兒，但機關隧道，主要正是成於斑氏門下之手。

要是可以把斑搬辦找出來，自然就會知道通道的出口，蘇夢枕的下落了。

「斑搬辦離開『金風細雨樓』後，確曾回到『妙手斑家』，替斑門老大斑超新建造墓陵，後似跟斑家最掌實權的斑仁馬不和，據說已給山東大口堂『神槍孫家』的人網羅了過去，近年銷聲匿跡，不知所踪。」梁何報告到這裡，頓了一頓，接道，「我還會派人追查：是誰招攬斑搬辦入神槍槍神孫大口那一脈的，也會查探究竟斑搬辦到底人在那裏？是死是活？跟蘇夢枕還有沒有往來？」

白愁飛一面負手往「黃樓」行去，一面沉吟着問了一句：「斑搬辦有沒有親人？」

梁何答：「有。」

白愁飛問：「什麼親人？」

梁何道：「他父親早死，還有老母和一個哥哥、一個妹妹。」

白愁飛道：「他沒娶妻麼？」

梁何道：「他一向都跟人說：入得了江湖，就像出家一樣，越少牽掛越好。他那一系，在斑門中最是單薄。」

白愁飛道：「再怎麼單薄，他還是有家人的，有家人就好辦了。」

梁何肅然道：「是。」

他一直佩服這個一向來栽培他的人，因爲從這人的一舉一動、一

言一談，都可以學得許多他還未能把握嫻熟的事物。

白愁飛眼見「黃樓」在望，他忽止了步，仰首負手，望向樓上飛簷，悠然問：「斑搬辦在江湖上的外號是什麼？」

梁何馬上就回答了：「早年武林中人稱之爲：『五鬼搬運、神出鬼沒、遇上他沒辦法』，近年江湖上只簡稱之爲『斑師』而不名。」

白愁飛點點頭。

聽到梁何的報告，他內心裡也受到衝擊。

衝擊力是他手上有梁何這樣的人物。

這等新秀，只要假以時機、時日、時勢，很容易便會越過自己，甚至萬一不愼，要取代自己，也在所不難。

但就是要有這樣的部屬，自己的勢力才能壯大，組織才有前途：他還沒有想到的事，部下替他想到了，他仍沒做到的事，手下替他做到了，這才是眞正有用的屬下。

只可惜有用的人才，往往也是危險的人才。

白愁飛見梁何如此心細精明，對要追查的人的身世履歷和相關事物，調查得如此巨細無遺，他心裏高興，慶得人手，但也暗裏警惕，戒心大起。饒是在此際遽變萬端，需要他集中精神一一應付之際，這意念依然如電光石火，白駒過隙，一閃而過，而又一再隱現，迂廻不去：

內奸比外奸更可怕！

家賊比强盜更難防！

「六分半堂」的總堂主雷損是怎麼給幹掉的？那是因爲他誤信了郭東神，以爲那是他一早派出去的「臥底」，予以重任，不再提防，沒想到卻着了蘇夢枕的「反臥底」，使雷損一敗塗地，慘死當堂，而今狄飛驚和雷純雖在力撐大局，但「六分半堂」盛名氣勢，可謂已遠不如四年前了。

前宰相傅宗書是怎麼死的？那是因爲他相信王小石會爲他追殺諸葛先生，以致反而慘死在王小石的「倒戈一擊」之下！如此說來，他也算死在一個「臥底」的手裏；如果他不信任王小石會爲他行刺諸葛，便斷不會對王小石不加設防。

「迷天七聖盟」何以衰敗？關七神智漸失是一個主因，但重大的原由可能是：關七後來太信任新加盟的五、六聖主。這五、六聖主到底是什麼人？究竟是什麼來歷？誰也不清楚。但自從他們當政坐大之後，「迷天盟」搞得鷄犬不寧、內鬨頻生，也是因爲「自己人」而累了大局、大勢、大好前程！

至於眼前的蘇夢枕，爲何遭致慘敗，生死未卜？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他信任了自己！

臥底！

這是最可怕的兩個字。

不怕外面侵襲，至怕自內腐蝕，這才是無可救藥的。「臥底」先是表面上跟你認同、看齊、同一陣線，直至他完全跟你融合成一團體裏的一份子，然後，在適當的時機，他才來分化、異化、改革、革命，最後要了你的命，毫不着力的取代了原來的權力。

敵人要對付你，不管勝敗，都可以招架、反擊，他在攻擊你之際同時也有破綻讓你有機可趁。臥底則不是，他在暗處你在明，只有你信任他，他在安全的位置，在你對他推心置腹的時候來暗算你，讓你死不瞑目，措手不及。所以最可怕的敵人是臥底。當你發現他是「臥底」的時候，他多已有足夠的能力起清了你的「底」。只要有一日「臥底」騰身「上」了「機會」，或把握住絕妙的「時機」，那就像雷損、傅宗書、蘇夢枕崩敗逃潰之時，也可能是自己也要面臨的危機。

白愁飛微微咬牙。

他深呼吸。

氣入丹田，化成一粒白球，溜圓起伏，凝聚分閤，這時候，他的頭腦就覺得特別清晰。

他在這萬緒千頭之際，暗自下了一個決定：

要提防自己的手下，必要時，殺掉幾個有用的手下，也好過有一天養虎爲患使自己英雄無用武之地。

他決不讓「臥底」上了他們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時勢與時機。

他可不是蘇夢枕。

蘇夢枕愛材，求才若渴。

他愛的是權。

如果任何人材威脅到他的權力，他就當是一堆廢柴。

柴是拿來燒的。

他自己才是山上唯一的大樹。

不惜樹大招風。

他手上只要草，不要千喬萬木齊碧深。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山高千仞，無慾則剛——白愁飛有極大野心，當然有慾，而且慾求奇强；可是他如要成大局、辦大事、創大業，若無胸懷以納世上豪傑精英，不能有容又如何有大氣局——器局——格局呢？

白愁飛才不管這些。

他認爲世上有兩種人材：

一種是聽話的。

一種是不聽話的。

他只要第一種。

問題是：一味唯唯喏喏，俯從奉迎的，到底算不算人材？這種人在遇難遇事遇考驗的時候，究竟會不會盡忠赴難，義無反顧呢？

白愁飛不知道。

他也不管這些了。

他做事的方法跟蘇夢枕不同。

方式也不一樣。

所以天底下事，交得知心好友，眞是可遇不可求，而用人，尤其是任用能材能人，卻最是困難。

＊　＊　＊

「綽號是一個人的總結，不管那是對的還是錯的總結，但那畢竟是個總結。」白愁飛心裡想了許多，但也不過是瞬間的事，誰也不知他想了些什麼，而且已下了什麼決定。「你應該根據他的外號追查下去。」

梁何一時未能全然理解：「外號？」

「如果一個叫『金剛不壞』，那麼，就一定經過苦練，武功走剛猛那一條路綫，不近女色，而且要找到他的罩門，才好對付。假如一個人叫『獨臂神尼』，你先要弄清楚她斷的是那一隻臂？是怎麼斷的？如果是給人砍了，那究竟誰是她的仇家？她在那一家廟裡掛單？爲何出家？找到這些，往往就能找到對付他的方法，甚至也能找出他的行蹤。」白愁飛道：「斑搬辦既然叫做『五鬼搬運、神出鬼沒、遇上他沒辦法』，他的輕功、匠藝和陣法自然差不到那裡去，這點在對付他的時候自要當心留神。人稱他爲『斑師』可以想見他從早年的好大喜功轉爲近年的以簡變繁，而且顧名思義，自然便有不少服膺於他的弟子，找出他離開斑家的原因，找他的對頭斑仁馬聯手，找他的弟子下手，斑搬辦避不了那裏去。」

「是。」梁何領悟了。他跟在白愁飛身邊，獲得權力的喜悅還在其次。像他這樣的人材，他頗自信到那裏去都多人重視。但更可貴的還是從白愁飛身上，不管一言一談、一擧一動間，學得了不少事理。這才是他最重視珍惜的。「我曉得了。」

「還有一個線索，」白愁飛冷然道：「你遺漏了。」

梁何神色不變的道：「你指的是余少名？」

白愁飛心中一凜：啊，他居然也留意到了。

但只冷笑一下，問：「他受誰的指令？跟誰同夥？這是毒根病灶，務要查清楚。」

梁何恭聲道：「這事情我也請人查了。」

白愁飛道：「誰查？」

梁何恭謹的應道：「孫魚。」

白愁飛即道：「傳。」

孫魚馬上來了。

孫魚比梁何年輕，神態更畢恭畢敬，眉粗、眼小、臉上常帶着笑意，臉上也常長着痘子。他腰間配着一把短刀，刀鞘上的裝飾十分精緻溫柔。

他的報告比梁何更簡潔，語氣也更謙恭。

「稟告樓主：余少名原隸屬於刀南神的『潑皮風』部隊，我們已找人盯住他較有往來的三個朋友，也撥出人手去監視他的家人了。請示樓主，我們該怎麼做？」

白愁飛道：「余少名那三個密友，若能提供線索的，立即逼他們說出來。不肯說的，不辨忠奸的，不立場分明的，一概殺了滅口。殺錯了不是罪過，留着可能使自己多罪的才是愚蠢！」

孫魚稽首答：「是。」

白愁飛問：「你會怎麼處理這件事？」

孫魚即答：「我先向梁大哥請示。」

白愁飛道：「我要你負責這件事，馬上回答。」

孫魚立刻道：「我先向余少名的家人和近友逼供，不管肯說還是不肯說，全都殺了。我會造成那三人是自相殘殺，而余家的人是那三人殺的。」

白愁飛點點頭，有意無意的瞟了梁何一眼，問：「殺的理由呢？」

孫魚眼光閃動了一下，「我會請示梁舵主。」

白愁飛截道：「我要你說。」

孫魚立即就道：「我會放出風聲，余少名結夥謀叛蘇前樓主，由白樓主除了這個大逆不道的東西。他三個同黨驚恐之餘，相互滅口，連同余的家人一併殺了，但白樓主仍姑念舊義，厚葬他們——這個，還要樓主您的批示。」

白愁飛橫瞄了梁何一眼。

梁何站立的姿勢略有些改變，但神志仍恭敬如常。

白愁飛這才向孫魚道：「很好，就照這樣辦吧。你以後多跟着我。」

梁何馬上很爲孫魚欣慰慶幸的道，「小孫子，白樓主這是要重用你了，你這是幾生修來，還不謝過！」

白愁飛却已一路往「黃樓」步去。這時際他倒肯定了一點：梁何與孫魚之間的信任已給他成功的離間了。

爆炸過後，地上殘磚碎瓦，造成不少障礙，一時不易收拾清理。這時際，他有很多事要做，百事須廢，萬事方興，而又千頭萬緒，一髮千鈞。

他原有大志，除了要奪蘇夢枕的大權外，他還要改革。

他不滿蘇夢枕把組織囿限於江湖格局中，不思上進。

蘇夢枕認爲一旦將帮會與朝廷黨派掛鈎，帮會就會失去了原來的特點，不純粹了，變成了宦官朝臣的鬥爭工具，什麼行俠仗義，替天行道全都成了權臣之間的劊子手、殺手和黑手而已。

白愁飛則不同意。

他認爲要利用朝廷的力量。若從軍方遞昇，這是正路。但此值兵荒馬亂，朝廷與外敵交戰求和、表裏不一，在這時節，能戰的和人才，往往只成了犧牲品，白愁飛要藉帮會的勢力，與朝廷討價還價，晉身宦途，一博功名，搖身一變爲措橫闖闔於朝野的武林人物，朝中大將——至少，也要像諸葛先生那樣，但要比諸葛小花聰明，須掌實權，藉此號令天下武林，反而是捷徑。

他要改革「金風細雨樓」，並且用「風雨樓」的實力，來壯大他在朝政的影響力。

他要做第一流人物。

他非但要「金風細雨樓」繼續成爲京城第一大帮，而且還要成爲江湖上、武林中、黑白二道的第一大勢力。

他認爲蘇夢枕的眼光太淺了。

蘇夢枕不想去招惹京城以外的江湖恩怨；可是，你若不夠强，別人一旦壯大了，就會來惹你。與其這樣，不如以惡制惡，先下手爲强。

穩守、勇退、自保，這都是陳舊了的時機。眞正的轉機，是在危機裏覓。

對蘇夢枕在「迷天七聖盟」和「六分半堂」的鬥爭裏，「金風細雨樓」一旦佔了上風，蘇夢枕便下令不許趕盡殺絕，留人一條路，日後好相見。白愁飛卻認爲這「機謀」太過「守舊」。

「舊機」！

他曾勸過蘇夢枕。蘇夢枕說什麼：「不要逼虎跳牆。你要斬草除根，只會逼得所有殘敵都聯手起來，背水一戰，那時，可連原先的基業都保不住了。而且，京裏一旦一統於一帮一派，有人會看不順眼，高處更寒，樹大招風，目標太顯，遲早一定給人連根拔起。」

可是白愁飛却不怕這個。

首先，他與朝中最有勢力的人聯成一線，便不怕給人抽後脚了。至於「迷天七聖盟」、「發夢二黨」、「六分半堂」，若不趁他們敗潰積弱時一擧打殺，永不超生，一旦他們恢復元氣時，定必東山復出，捲土重來，那時候，若輪到金風細雨樓招架不住，敵方可不見得會放一條生路哩！

所以除惡務盡，殺敵無情。

白愁飛要把「金風細雨樓」變成京師第一大帮，天下第一大派。

俟羽毛已豐，實力已足，他再除奸去惡，爲國殺敵，以博萬世垂譽！

他要一步一步的來，按步就班，把「金風細雨樓」搞上去。

可是他眼前最急的第一步：就是要蘇夢枕的命！

蘇夢枕一日不死，他的總樓主位子一日不保！

可是蘇夢枕人在那裏？

到底他是不是仍然活着？

白愁飛還想到一個可能：

如果蘇夢枕確是死了，只要他讓自己的屍身永不顯現，或索性給炸得個粉身碎骨，那麼，自己一天沒見到他的屍身，便一天食不安、寢不樂、樓主當得不穩當，自己豈不是一輩子被他的陰魂不散影響了？

想到這裡，白愁飛那面對數千名近身弟子恭迎他入掌黃樓的笑容，像吞了一粒帶刺的蛋黃一般苦澀。

蘇夢枕，你活着時騎在我頭上，死了還要充老大？

白愁飛一面走着，避開一些潰椽殘柱的路障，一面灑然接受弟子們英雄式的歡呼稽禮。

梁何跟在他後頭，落後一個膊的位置。

孫魚又跟在梁何後面，更落在一步之遙。

兩人都很謙卑。

誰都不敢沾光。

不敢掠美。

白愁飛依然有留意他們：他喜歡注意一個人失敗和得意時的表現。

他認爲失敗時當然要遇挫不折，屢敗屢戰，否則就不是男子漢了。遇上敵手自然要遇强愈强百折不沮，否則就不是高手了。但一個人在志得意滿之時，還能不卑不亢不自滿，這才是難能可貴、前途無可限量的厲害人物。

他觀察梁何、孫魚。

因而忽覺這情景有點眼熟。

那就像當年蘇夢枕與他和王小石初遇，一道反攻破板門正面打擊「六分半堂」的時候！

他又覺得某事物有點眼熟。

刀。

孫魚腰畔有刀。

刀柄讓上寶石，刀鞘金亮溫柔。

他忽然眼前一亮：

他想到如何把蘇夢枕「逼」出來的法子！

只要蘇夢枕還活着，他不愁迫不出他來！

他深深記取蘇夢枕曾經告訴他的一番話：「眞正的友誼是沒有親疏之分的，難道你會因爲某人砍了你一隻尾指而不是食指就感謝他嗎？殘害便是殘害，朋友就是朋友。出賣者一定會出賣你，是兄弟

的永遠是你的兄弟。」

對這一點，白愁飛也只有個原則：

你最好跟人結成朋友，不要為敵。就算你要對付他，也不必讓他知道。一旦他已知道你要對付他，那就不能放過他，否則，一有機會，他就會對付你。

他要除掉蘇夢枕。

蘇夢枕已經知道了。

事已無轉圜餘地。

如果要蘇夢枕和他的兄弟、部屬、朋友不會反撲，唯一個方法，就是要蘇夢枕沒有翻生和翻身的機會！

誰支持蘇夢枕，誰就是他的敵人，不管他是誰！

想到這裏，他走着，忽然踹飛阻在他脚前的一顆石頭！

石頭直飛。

射在牆上。

石碎。

牆凹陷了一個大窟窿。

小小的一顆石子，藉他一脚之力，竟在堅固的厚牆上鑿下了個極為深刻的痕印。

白愁飛沒有去注意這不大不小的痕迹。

他的心志很高揚。

在歡呼聲和掌聲中，他飄動的衣袂宛若飛仙，彷如一步一層樓。

雖然仍有一點挫折。

雖然還未圓滿。

但他已勝利。

至少已在勝利中。

而且還正往更大的勝利邁步。

無論多惡劣的環境，多無情的考驗，他都一定要出人頭地，一定要反敗為勝。

對白愁飛而言，想飛之心，永遠不死——希望是有翅膀的。羽翼越長越壯，就會飛得越高、越久、越自在。

＊　＊　＊

應當如何追求那女子，這事忒教唐寶牛費煞了周章。

唐寶牛一向都認為：像他條件那末好的英雄好漢大丈夫，論儀表他相貌堂堂，論氣宇他何止不凡，論機智他簡直天下無雙，論心地他恁的古道熱腸，論文才他也可算滿腹經綸，論武功他更是——雖然還不是武林第一，但也差不多了，以他這樣一個既沒撿到稀世秘笈，也沒有神秘高人授予絕世武功，他只一個一個師父拜，武藝一層一層的練上去，這麼年輕（他總是覺得自己還十分年輕，跟十幾歲沒什麼兩樣——雖然他現在只是十幾歲又百多個月的實際年紀）已練得那麼高强，只因為他太謙虛了所以並不自大，但自滿這一項已綽綽有餘了。

根據以上種種條件，該當是美女主動向他投懷送抱，而不是他去主動想辦法「追求」女子。

這是不合理的。

也是不合「法」的。

他甚至還認為簡直「沒天理」的。

只是，這世上，苦命的他，怎麼老是碰上「沒天理」的事！

當然，這世上，有許多事情本來就十分「沒道理」的，唐寶牛覺得他來世上高來低去的走這一趟，就是要替人「評評理」——他當然絕對不在乎「評理」的方式是用拳頭來「評」。

有次，沈虎禪問他：「當你自己也搞不大清楚道理何在的時候，你怎麼替人評理？萬一搞不好，你自以為是，理直氣壯以武力來欺負了老實人，還要勞別的俠士用『拳頭』來還個公理給你呢！」

唐寶牛的回答是：「我搞不通的道理，便不會亂揮拳頭。除非是惡人欺人，我才以惡制惡。別人踩我脚趾，我就砍他尾巴。別人要是跟我講理，我就跟他講到底。講不過他，我也一定認了。欺人我才欺他，動武力的我才用武力解決他，這樣，我才不致打錯好人，殺錯良民了。」

沈虎禪當時就點頭道：「我們習武的人，全身就像一件利器，最重要的不是懂得如何傷人殺人，而且要知道怎樣自制，你能節制武力，才算懂得武功，否則只是為武力所役，跟禽獸的凌牙利爪沒什麼兩樣，甚至更糟！」

這件事，唐寶牛當然也不能用武力擺平。

你叫他怎麼能用一雙拳頭便叫一個女子喜歡他？

愛情是不能勉强的。

愛情更是不須打的。

這是誰都知道的道理。

可是當你喜歡一個人而又得不到她的愛情的時候，再聽這個道理，恐怕就會同意得十分勉强了。

唐寶牛也跟大多數失戀、單戀、暗戀的人一樣，想來想去，抓破了頭皮，也還不明白她為何沒看上自己？為什麼沒喜歡自己？為什麼沒發現自己喜歡上她？

終於，他想到一個理由了。

絕對有道理的理由。

十分有可能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找一個知心朋友說了。

他的知心朋友是張炭。

他請張炭上館子吃飯，未叫菜前先三杯酒下肚，然後傾吐心事。

＊　＊　＊

「我終於明白她，為什麼一直都沒明白我的意思了。」

「為什麼沒明白？」

「我一直以為她不喜歡我，或者我表達得不夠明顯，現在想來，

完全是錯的。」

「到底什麼才是對的？」

張炭很心急。

看到張炭很着急的樣子，他就很開心，畢竟，這兒有個朋友是眞的關心他的，不止關心他這個人，更關心他感情的事。

「我發現……」他說。

「原來……」他繼續道：「事情是這樣的。」他慢條斯理接道。

「她也是暗戀着我，只不過，她不好意思說出來罷了，所以，只好假裝不曉得我的心意了。」

然後他以一個「了悟」了最高境界：「衆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的喜悅感、成就感和相知感問張炭：

「怎麼樣？你驚訝吧？同意嗎？不是只羨鴛鴦不羨仙，為我們感到惋惜？你覺得我現在該怎麼辦？」

張炭黑着的臉這回終於有了一絲血氣，「你終於說到分曉了。」

唐寶牛微微有些歉意，「不好意思，要你乾着急了一場。」

張炭勸解道：「沒關係，到底還是說完了。」

唐寶牛懇切的道：「但我還是需要你的意見，我現在該如何着手才好？」

張炭也很誠懇的道：「現在？只需要辦一件事就好。」

唐寶牛急問：「你說，你說。」

張炭有點期期艾艾：「怕說了掃了你的興。」

唐寶牛更急：「咱們是老友，也是好友，有什麼好顧忌的！請你儘說無妨。」

「好吧。」張炭只好說了，他也眞不吐不快：「快叫飯菜吧，我餓了，眞的很餓很餓了。我都不喜歡喝酒，你盡叫酒幹什麼？我可是越喝越餓，我怕你還眞講箇沒完沒了，眞不知何年何月何時何刻才能吃飯！」

唐寶牛失望極了。

脾氣也隨着失望高升。

「你這飯桶！」唐寶牛氣虎虎地道：「你除了關心這一頓飯，還關心什麼？」

「除了這一頓飯，當然關心的是下一餐飯了！」張炭彷彿這才發現唐寶牛臉色不對，奇道：「怎麼了？你像八天沒飯吃又看見有人把熱騰騰的飯倒給狗兒吃一樣的，沒事吧？」

沒事是假的。

唐寶牛覺得自己沒遇上知音。

當你找到一個不是知音的知音傾吐碰了一鼻子灰之後，該怎麼辦？

唐寶牛的應對方法很簡單。

他馬上再找一個：

方恨少。

＊　＊　＊

天底下有的是人。

朋友是交出來的。

如果朋友沒跟你共患難，不要尤怨，先問自己有沒有與朋友同富貴，要是眞的是他對不起你，犯不着跟他要生要死，再去交個新朋友好了。舊朋友不一定是好朋友，新朋友不一定就比不上老朋友。

只不過，酒是舊的醇，朋友就像常穿的鞋子，還是老的舊的貼心。

唐寶牛這個人身無長物，但有一樣絕對有的。

那就是朋友。

可惜不是銀子。

也不是女人。

至少，唐寶牛在沾沾自喜有這麼多好朋友之餘，缺少那兩點，心裏也不無遺憾。

方恨少聽了唐寶牛的傾訴之後，呷了一大口酒，沉吟了好一會兒，皺着柳眉兒，鼓着腮幫兒，屈指在桌上敲着，像苦思甚麼難解之策。

唐寶牛這倒急了，問：「大方，你看這事……」

方恨少搖了搖頭，欲言又止。

唐寶牛變了臉：「你說我還有沒有希望？」

方恨少臉色難看，刷地張開摺扇，要遮着臉。

唐寶牛見方恨少支支吾吾的，便鼓起勇氣問：「你這到底是甚麼意思？難道你也……喜歡上了……朱姑娘不成！」

方恨少這回終於忍不住了。「嘩啦」一聲，酒吐得一地。

大部份，還濺洒在唐寶牛臉上。

唐寶牛楞在那兒。

方恨少卻笑得支格支格的，伏在桌上，抽搐不已，活像斷了一半的氣。

唐寶牛怒叱道：「你笑甚麼？」

方恨少仍笑得上氣不接下氣。

唐寶牛此可忍孰不可忍也，他可光火了，一脚踢飛櫈子，指罵道：「姓方的，難為我還當你是朋友，你敢笑我！」

張炭這時已快把飯吃完了。

所謂「快」，是他已吃了十八碗飯，所剩下的，還只是他鼻尖上的一粒白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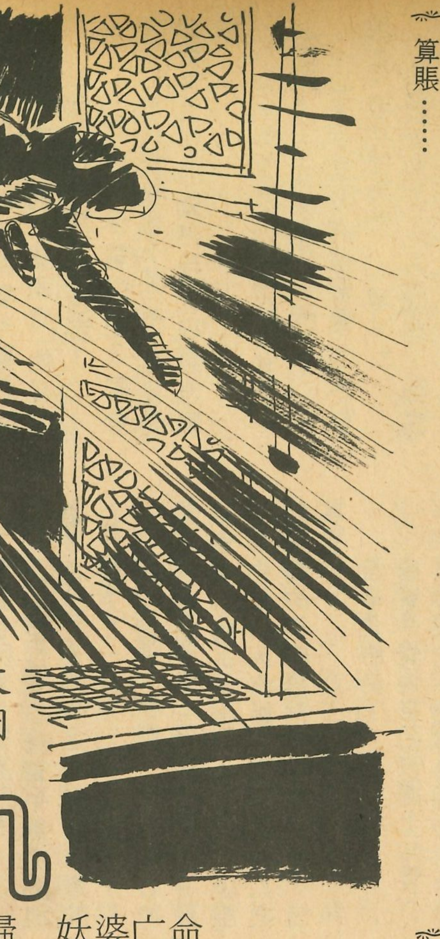
十八碗飯下肚，他就「氣定神閑」多了。

一個人肚子飽了之後，話特別多，人也比較容易多管閑事些。

於是他便有意無意的說了一句：「大方不是笑你，他是給酒嗆着了。你不知道他是向不勝酒力的嗎？」說完了，他的長舌一舐，把鼻尖的飯粒也捲入嘴裏去了。

（未完・六）

上文提要： 宋玉如千里追踪，見到的却是丁長生對她的冷淡，遂拔劍相向，兩劍相吸，彩鳳劍變成了生銹的黑劍，而她的劍却藍光暴射，但丁長生仍用那把銹劍殺死了前來挑釁的梁精輝等三人……後來丁長生方知宋玉如的師父乃自己姨母，不禁思念起雙親。是夜有祖孫兩人及手下，來到丁長生夜宿之客棧，前來找他算賬……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辛 可 文・士 圖・飛

龍子復仇

奇人魂歸　妖婆亡命

玉奇眞人心想：一個江湖後進能有多大能耐，遂派孫女施小雪前來擒兇，施小雪離開後，玉奇眞人竟放心不下，也隨後趕來。

事實上他不出來，事情倒還容易解決，他這一出面，竟給這家客棧帶來一片腥風血雨，平添一場彌天浩劫，這豈是玉奇眞人始料所及。

丁長生冷靜地巡視了全場一遍，面對玉奇眞人說道：「怨仇宜解不宜結，想你明白得很，令徒李君毒殺家師及家師伯兩人，當日丁某之意亦只想警戒一番而已，事後亦深以爲疚，今夜之事，在下仍認爲能化干戈爲玉帛，尚望你三思。」

玉奇眞人偏袒固執，丁長生的話一句也聽不進耳，神光目注丁長生一瞬不瞬，似乎非分出勝敗存亡不可。

其實，以他的年紀來說，理應胸懷磊落才對，可見「嗔」之一字，害人不淺。

玉奇眞人一面注意丁長生的動靜，一面看着手下均已退去，然後冷冷說道：「小子，既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倘若你知難活命，乖乖地將那具人頭骷髏送過來！」

丁長生聽了這話，微微一哂道：「別說人頭骷髏是假的，就是眞貨，只要你以禮相借，丁某還不會吝嗇這身外之物。

「可是，話又說回來，若想硬來，就是輕如一根汗毛，姓丁的也不會甘心情願的奉送。」

「說得好，說得好，足見你必有所恃，這倒可稍慰老夫心願，小子，亮劍吧！」

「兵者凶也，我看若無戴天大仇，何妨拳脚上分個勝負？」

玉奇眞人聞言嘿嘿乾笑兩聲，搖頭道：「老夫痴長你四十幾年，就以空手領教你的天魔劍法吧。」

這句話出自玉奇眞人的嘴並不過份，想當年此老何等叱咤，武功自有他超凡絕世的地方，空手讓比他小兩倍年紀的少年，並未誇大。

可是，他却忘了，丁長生能輕而易舉殺死他生平得意弟子，剛才又打敗他的孫女，若沒有獨到之處，焉能臻乎此境？

丁長生不禁哈哈長笑道：「丁某再不濟，也不佔人一點便宜，前輩也亮傢伙吧！」

玉奇眞人聞言，臉孔掠過一陣煞氣，單掌一揮，拍出一股强勁的掌風，挾呼呼嘶嘯之聲，向丁長生立身處擊去。

丁長生見狀一怔，忙抽出彩鳳劍，劍化「孔雀開屏」，身前立即佈成了一道堅厚的劍幕。

但聞數聲呼呼之聲，玉奇眞人擊去的掌風，立被左右衝散，失去

了威力，不由玉奇眞人大叫一聲：「好劍法！小子再接一掌。」

全身一陣格格雷鳴，暗聚於丹田的眞氣，很快的導至右掌，倏地右掌盤空劃一個半弧拍向丁長生。

立時場中傳來細微的雷聲，一股强勁無比的勁風，捲起漫天飛塵，向丁長生罩了過去。

丁長生倏然翻腕，力貫劍尖，長劍舞出三層劍幕，身子不退不進，向玉奇眞人發出的勁風圈內刺進。

這是一個冒險，丁長生藝高人膽大，何曾把玉奇眞人看在眼內，長劍遞進的同時，人也跟着逼出兩步。

丁長生錯估了玉奇眞人的實學，只見他劍尖觸及對方掌風，突覺手腕微痲，虎口一陣抽痛，不由他大吃一驚，慌忙縮臂收劍。

可是，太遲了！那隻刺去的長劍，竟像被鐵拑夾住一般，分毫未能動彈。

這一來，不由身懷罕世劍法的丁長生全身猛震，大驚失色，整個人竟然不由自主地再前衝一步。

說來奇怪，他這一衝，頓覺手腕壓力大減，心中一喜，不禁一聲長嘆，「腕底翻雲」彩鳳劍斜斜上刺，快逾電光石火般，向對方咽喉處戳刺過去。

所謂窮者變，變則通，丁長生人急智生，竟收到了奇效，這一劍不僅化去了左手掌風，同時向玉奇眞人致命處招呼。

這一來，不由玉奇眞人驚異萬分，慌忙倒退兩步，一陣哈哈狂笑，身法突變，但見他雙肩一晃，場中頓時失去了他的人影。

丁長生劍未至，已失去敵踪，這份驚訝非同小可，彩鳳劍霍然「毒蛇翻身」，快若閃電，展開哀哀子無敵劍法，將身體困在自己劍幕之中。

這時，他才看清玉奇眞人的位置，其實他這種打法是最笨拙最危險不過了。

試想敵人的身影都未看清，倘若不是依賴着那套絕世的劍法，早就糊裡糊塗地喪命在敵人掌下了。

玉奇眞人嘿嘿一陣冷笑，道：「小子，死到臨頭猶不知死活，敢情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聽我一勸，快將人頭骷髏送上來，自有你一番好處。」

話落間，玉奇眞人業已襲近丁長生背後，左掌已經擺在頭頂處，作勢欲劈，只要丁長生說一聲「不」字，他的手掌就會猛劈過來。

丁長生那能屈服，即使明知不敵，他也不會束手待縛，何況鹿死誰手，尚不可料。

只聽他說道：「老鬼，你唬得了別人，嚇不了姓丁的，勝敗未分，虧你有臉說出此大話，我們再戰三十回合再說未晚。」

話落，一聲暴叱，身法突變，一招「天馬行空」，彩鳳劍挾起嘯風，帶起呼呼破空之聲，宛若閃電般向玉奇眞人身上劈了過去。

玉奇眞人也在同時手掌揮處拍出了一股狂飆，排山倒海般，向丁長生捲到。

丁長生長劍未用實，人已凌空拔起，劍化「百川滙宗」，向玉奇眞人當頭灑落。

他快，玉奇眞人更快，只見對方人影一閃，就已失去了身影，接着半空中傳來一陣可怕的厲嘯。

丁長生抬頭一看，不禁大驚失色，原來玉奇眞人已經身懸空中，雙臂舞成兩個飛輪，有若兩朶小雲般，一左一右，由高而下，齊向丁長生頭上罩擊過來。

丁長生做夢都沒想到，玉奇眞人具有這份超人的絕學，豪氣頓減，無心出劍攻擊，竟然一個翻身，一晃肩倒縱開去。

說巧可也眞巧，他這一倒掠，竟退到了走廊下。

玉奇眞人一瞥這一情形，以爲丁長生不支潛逃，大聲喝道：「擋住，不要讓他給跑掉了！」

那些退在走廊處觀戰的一干大漢，聞命紛紛解下兵刃，齊聲怒喝，向丁長生圍來。

丁長生潛伏在心中的野性突然發作，只見他形如瘋牛，一聲震天怒吼：「不要命的上來！」

來字一出，人如虎入羊羣，刷！刷！刷連揮三劍，三名大漢不及閃避，正中其鋒，但聞三聲悽厲的慘叫，地上又多出了三具屍體。

丁長生一時殺得性起，但覺眼前一片模糊，人影翻飛，右臂貫力，長劍一招「驚雷疾電」宛若閃電一般，只見白光過處，又是一聲慘叫。

一股濃濃的腥味，刺鼻欲暈，丁長生只覺一股水箭射在他身上，一瞥之下心中一陣劇痛，原來射來的不是水箭，而是一股鮮血。

就在他怔愕間，驀聞一聲嬌叱：「小子，還命來！」

一條細小的黑影，如飛矢般射到，接着眼前笛影紛飛，一陣强烈的勁風侵襲了過來！

丁長生不用瞧，心裡也知道來人是那個叫「雪兒」的少女，正想避實閃逃，對方笛影已臨頭頂兩尺近距離。

不由他把心一橫，劍化「金鯉翻波」斜迎過去，那少女快，丁長生的反應更快，兩件兵器在半空一碰，但聞一聲：「砰！」

丁長生只覺虎口一痲，注目劍柄，不由他倒吸一口涼氣。

原來他手中師伯所贈的「彩鳳

神劍」業已截斷爲二，這一發現，丁長生心如一陣刀割，只覺腦子一陣轟然，身子踉蹌地退了幾步，臉孔浮起了一層可怕的陰影。

無疑的，他的心靈已經受到了創傷，這柄彩鳳神劍乃他師伯三寸醫怪隨身之物，丁長生平時視若生命。

不幸前次劍上赤光被宋玉如手中的「黑龍劍」收去後，已如平凡的鋼劍一般，那能經得起少女手中那隻純鋼所鑄的銀笛呢？

「劍毀人亡」，這是持劍者的一貫信念。

丁長生本已發作的野性，加上這個刺激，已如黃河潰堤，一發不可收拾。

只見他一陣駭人聽聞的狂笑，晚風吹散了他頭上的長髮，他的臉色變了，雙目迸睜，形如瘋狂的猛獅，擺動着他的腦袋，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面前敵人，像擇人而噬一般，令人望而生畏。

那少女也看得毛骨悚然，芳心卜卜猛跳。

靜，更靜，靜得死沉沉地……

山雨欲來風滿樓，場上籠罩着一層煩悶的氣氛！

凝固的空氣爆發了，那是一聲幾近哀叫的狂嘯，它由丁長生口中發出，是那麼壯烈、悽涼……頓見場中白光乍起，人影猛閃，又是兩聲慘叫，地上又多出了兩個死人。

這時，瘋狂的丁長生理智盡失，就連玉奇眞人由他背後襲到，他都沒有注意。

只見他的長劍又向另一個畏縮的大漢身上刺去。

同一時間，一股狂烈的掌風，也呼呼地擊向他的後腦。

丁長生猛一驚覺，可是爲時已遲，那股狂飆已經籠罩在他的四週，不由他心中一涼，脫口一聲悠長的驚叫：「啊……」

丁長生驚叫聲中，玉奇眞人的手掌已臨後腦，不由得心頭一凜，倏然矮身抛劍，那柄半截的「彩鳳神劍」宛若閃光，直往背後襲來的玉奇眞人射去。

而他的身子却利用這一蹲身之勢，跺足斜飛，雙掌打出兩股奇勁的狂風，向前面圍攻的衆漢捲去。

這幾個動作說來話長，其實僅是那麼一瞬間而已，丁長生抛劍却敵，長身攻敵，是在同一個時間內完成，絲毫分不出一點停滯或間隙來。

頓時，場內傳來數聲慘叫，那些衝近的壯漢首當其衝，數人當場震碎肺腑，斃命地上。

玉奇眞人做夢都未曾想到，丁長生身具如此高强的功夫，更不料他會臨危拚命，做出困獸之鬥，連傷數名手下。

不由他氣得銀鬚盪搖，哇哇大叫，一個長身，再度發掌撲到。

此時，丁長生近乎瘋狂亂志，兩眼血絲密佈，再也分不出誰是玉奇眞人，誰是他的手下，見影就撲，見人就打，一時場中大亂。

這一來玉奇眞人可吃了大虧，由於場中紊亂，時而失去丁長生的身影，因恐投鼠忌器，竟然數次失掉機會。

那位叫「雪兒」的少女，自始至終，像捉迷藏一樣，滿場亂竄，追逐着丁長生。

可是，丁長生彷彿一隻粉蝶，穿飛花叢之間，雪兒就成了捕風捉影一般，徒呼奈何！

約莫一盞熱茶工夫，場中時聞哀嚎慘呼，呻吟呼痛之聲，無數壯漢相繼跌地，惟獨丁長生始終像一隻雄猛的獅子，展開乃師泯江醜婆所授「罡星掌法」，愈戰愈勇。

這種情形，就連丁長生本身都感到驚異，曾幾何時他的內力增到這種地步。

其實，那只是一種潛意識的支持，人類在死亡的邊緣，往往會產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威力，這大概是所謂的「第六感」吧！

玉奇眞人看得心驚肉跳，論年齡，論閱歷，一個年輕的少年是不應有這般威力的，只見他一聲暴喝：「停！全給我住手！」

那些如醉如痴的壯漢，突如惡夢驚醒，紛紛躍離鬥場，注目着他們的主人玉奇眞人。

丁長生見狀冷哼一聲，暗自調息一番，頓覺得全身勁力散了一般！

這種現象正是激鬥後的疲憊，不休息還好，這一來竟使他沒有再鬥的體力和堅毅支持的信心。

玉奇眞人叫住衆人，兇光暴射，直盯了丁長生一眼，冷冷說道：「姓丁的果然不凡，老夫生平只見過你這麼一位硬漢，你身上所繫人頭骷髏，老夫不要了……」

「咦……」丁長生驚疑地叫了一聲，疑然望着玉奇眞人，深恐他有詐。

玉奇眞人兇光依然暴射未斂，把丁長生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嘴唇略現笑容，道：「愚徒的仇也從此了了。」

丁長生乍聞此語，頓時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

其實驚異的不單單是丁長生一人，那位站在玉奇眞人身後的雪兒，更是驚異萬分，明亮的眸子睜得大大的，直望着他祖父，欲言又止。

丁長生在十里鋪劍殺錦毛猿李瑞原，在此又連斬數名壯漢，照理已與玉奇眞人結下深仇大恨，何以

玉奇眞人會說出這種話來呢？

哦！太荒謬了，這是陷阱，這是陰謀……

誰也知道玉奇眞人的爲人，原是一個倨傲倔强，冷血無情的武林怪傑，他會這樣輕易寬恕他的仇人嗎？

丁長生腦海中一直盤旋着這些疑問，這時他完全明白，玉奇眞人的用心是詭詐的，這善良笑容的背後是狠毒的陰謀，甜言的背後，是一把利劍。

玉奇眞人突然兇芒一斂，他明白對方心底的疑慮，遂冷冷說道：「老夫一向言出法隨，難道你不相信？這也難怪……」

說着轉頭瞧了他背後的孫女一眼，微吁一聲，轉對丁長生說道：「你走吧！大丈夫一言九鼎，老夫生平雙手雖沾滿血腥，可是却未失信於人，孩子，你走吧！」

丁長生疑異地望了玉奇眞人一眼，喃喃問道：「老前輩，您這是……」

「不要問理由，我高興這麼做，誰都沒有權利更改。」

「可是，李大俠之死，以及這些……」

玉奇眞人厲聲罵道：「不要囉嗦！叫你走就走！」

丁長生雙目精光奕奕，直盯了玉奇眞人一眼，道：「你不要瞞我，晚輩知道你這樣決定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孩子，你不要自作聰明。」

「不！請允許我冒昧猜測，您一定有條件！」

「條件？」

「是的！您老人家的心意我很清楚，可是……」

「好了！不用再說下去了，老夫並沒看錯了人。」

說着，轉對他背後的雪兒哈哈大笑，並不住地點頭。

雪兒人雖小，可也是個精靈鬼，竟看出了他祖父的心意，不由芳容泛紅，一聲嬌喊：「爺爺！您……」

玉奇眞人臉露憾色，悠然嘆了一聲，向丁長生說道：「孩子！你猜中了，可是現在不用了，有條件的寬恕，就顯得我的卑鄙，殺的被殺了，死的已死了，老夫自有一番安排，你走吧！記着，你是所有碰見我中最幸運的一個，因爲你有前途，望你好自爲之！」

說着，轉對衆漢道：「老夫先走一步，這些兄弟由你們善爲處理，回來自有重賞。」

說畢，手携着雪兒，大步離開客棧。

雪兒自懂得乃祖心意之後，心中老覺蹩扭，臨走時還回顧丁長生一眼，狀似依依。

丁長生感激地瞧了她一眼，轉身雙肩一晃，飛奔而去。

東方已漸現魚肚白，黎明前的寂靜，籠罩了整個大地，這裡還餘留着幾具屍體和幾個收屍的壯漢，靜靜地，默默地，給大地平添無盡的凄涼……

* * *

鷄足山在雲南洱海東北五十餘公里，介於賓川、鄧川兩縣的交界處，因山峯形如鷄爪，故名之「鷄足山」。

這一日，山脚下出現了一位勁服少年，由那匹坐騎毛端上沾結的汗珠，可知他已行了不少路。

這位少年正是千里迢迢，遠來赴約的丁長生。

他自通關夜戰玉奇眞人之後，心裡面蒙上了一層痛苦，那是多造殺孽後的心情反應。

離開通關，他首先配置一柄好劍，再購買一匹良駒，星夜向鷄足山趕來。

離陰山一煞董辛約戰的日期還有兩天，丁長生先期到達，當他仰望巒疊的鷄足山，不禁由衷地昇起了寒意。

這廣大的山區，要想找到陰山一煞談何容易，自己人地生疏，更往何處去探尋？

丁長生順着山道信步行來，暮色薄昏，歸雁羣羣，晚鴉噪噪！幾個農人也帶着疲倦的身子，背着沉重的鋤頭，走向他們的家。

山路漸漸崎嶇坎坷，道路也越來越小，丁長生下馬徒步，漸入了深山荒蕪中，馬終於無法支持了，只見牠呼呼急喘着白煙，後腿連蹬地的力量也沒有了。

丁長生不禁爲難起來，無奈棄騎再走，一個人在昏黑的密林中穿梭飛跑，漸漸向山裡奔去。

所經之處，飛禽驚林，給靜夜帶來雜噪，也減少了他不少寂寞。

驀地，不遠處傳來一陣狂笑，隨微風送進了丁長生耳內。

丁長生猛然一怔，心想：「那話兒來了，這可好，省得我空自亂跑。」

想着遂往發笑處撲去！未走幾步，又傳來一聲桀桀狂笑，聲音比前較大些。

丁長生心情頓爲緊張，心房不由自主的乒乓猛跳，他似乎看到了敵人，看到了那位猙獰的陰山一煞。

可是，第二聲長笑完後，大地又歸靜寂，即是一點風聲也停止了。

是那麼靜、沉悶、可怖……

丁長生滿腔熱血在沸騰，雙手不住地抖着，脚下不由加快了步法，直往山上掠去。

驀地，一條黑影快似流星，由山的那邊直瀉過來。

丁長生忙一頓身子，反手拔出了那柄新鑄的長劍，橫身擋住那黑影的去路。

陡地，聽到丁長生一聲驚叫：「咦！」

原來那衝來的黑影，竟在丁長生面前一丈遠處摔仆地上，倒地呻吟起來。

丁長生見狀定目一瞥，跟着飛也似地向那人處撲去，竟也發出一聲驚叫：「咦！是您！」

說着，俯身過去，將那人抱起，拍拍那人的臉頰，叫道：「振作，振作起來，老前輩……是誰傷了您？」

原來那人竟是宇內號稱「劍王」的奇俠「酒中乞」，只見他身上血肉模糊，嘴唇溢血，臉色慘白，雙目翻白，已奄奄一息。

丁長生的話他聽見了，只見他微睜雙目，瞥了丁長生一眼，無力地動了一下，雙眉緊蹙，痛苦地咳了一聲，斷斷續續說道：「獨……眼……劍……客……他……他還在……山上……我……敗了……老……老……」

丁長生乍聞「獨眼劍客」邱茂彰的名字，不禁一凜，熱血翻騰，很快地放下酒中乞，就想往山上追去。

可是，繼之一想，馬上又俯身由懷中倒出了兩粒「參根固本丹」，送到酒中乞口內，並為他推宮過血。

酒中乞服下兩粒神丹，再經丁長生這一陣推拿，痛苦漸漸減少，張目直視丁長生，道：「長生，你不該離開我……你有前途的……咳……咳……」

「老前輩你不要勞神說話，休息一會兒再說……」

「不！我是……沒……救……了，姓邱的小子……武功太高……不知由那裡……學來的劍法……你看……我的肚腹……」

丁長生聞言注意他的肚子，不禁瞠目結舌！

敢情酒中乞的腹部已裂開，腔內腸胃已清晰可見，不由丁長生搖頭嘆息，熱淚奪眶而出，他知道酒中乞是不行了，這時就是有神仙妙丹，也無能為力了。

酒中乞似乎不關心他自己的死亡，勉強掙扎起來，手抓着丁長生道：「孩子，你快尋找令尊去，他……他……大概在無量山中，姓邱的打敗我之後，就去找你父親，這小子太狂妄了……他想爭奪天下第一劍的名銜……會的……會的……會打敗令尊……孩子……你不要去找他……你不會贏的……你……你……好好自……」

底下的話未說完，酒中乞噎了一聲，閉目長逝。

一代奇人，就這樣荒涼凄絕的下場，他給人間帶來不少歡樂，可是人間又報償了他什麼？

丁長生雙眼已模糊，熱淚宛若破堤的洪水，濕透了衣衫，邱茂彰的影子很快地掠進他腦海。

只見他輕輕放下酒中乞的遺體，霍地立起，咬牙怒道：「姓邱的，你我誓不兩立，我不該寬恕你，更不該留你，當年一念之差，我……我……害了蒼生……」

是的！如果當年在玄清關，丁長生不劍下留情，那有今日的獨眼劍客？

丁長生草草地埋葬了酒中乞，提起長劍往山上奔去。

他不管酒中乞怎麼忠告，也不管獨眼劍客武功如何，他只知道獨眼劍客還在山中。

他要報仇，為入雲龍王尚賢、為酒中乞老前輩……

他展開了舉世輕功，向山上風馳電掣般射去！

邱茂彰猙獰佈血的臉在他眼前奸笑，在山頂上得意地狂笑，像死神一樣，向丁長生招呼着……

丁長生躍上了山頂，但是山頂上靜盪盪，除了呼嘯的山風，所看的就是飛舞的樹枝和飄飄落葉！

獨眼劍客邱茂彰走了，帶着勝利的旗子走了，他已打敗了武林第二奇人。

下一個輪到的劍道先生丁艮治，唯有殺死了丁艮治，才能穩坐武林第一把交椅。

丁長生神志已亂，只見他滿山亂跑，一邊大叫道：「邱茂彰，邱茂彰！出來呀，姓丁的來了。

「狗子！是好漢就別藏頭露臉！出來，出來……」

叫着，跑着，他又跑進了另一個山嶺，他依然不停地狂叫着。

突然，一條人影鬼鬼祟祟地從叢間探出了頭。

丁長生暴喝一聲，人也跟着撲去。

「誰！姓邱的你別跑！是我姓丁的呀！你的煞星來了！」

說着人已撲到那黑影處，驀見那黑影站起身來，桀桀狂笑道：「姓丁的，老子恭候多時，快送命來！」

丁長生定睛一看，不是邱茂彰，而是約他來此的陰山一煞董辛，不由丁長生仰天嘿嘿大笑，道：「是你！我就先拿你開刀吧！」

說着長劍一招「天馬行空」，直劈過去。

陰山一煞引誘丁長生來此目的，志不在收拾他，而是想叫丁長生到此受死，可沒想到自己竟先暴露身形。

他一見丁長生長劍刺到，不由一怔，手中一對蒜頭鎚一交錯，硬往長劍架去。

丁長生已氣極智昏，再也無心長鬥，長劍堪堪刺到對方身前，見蒜頭鎚格來，倏然中途翻腕變招，劍化「天河倒瀉」，直取陰山一煞腰腹。

陰山一煞董辛不禁一凜，倒吸一口涼氣，雙鎚由上而下，又往長劍震去。

丁長生兩招未逞，凶性頓發，長劍竟然直伸過去，硬想接他一鎚。

可是，這一來陰山一煞却反而不敢下鎚，慌忙跟踪過去，單鎚劈擋過來。

丁長生冷哼一聲，偏偏不閃不避，挺胸過去，這一賣命打法，又使陰山一煞大驚，不由頓住身形。

他這麼一頓，驀聞丁長生一聲暴叱，陡見白光乍閃，對方長劍已到自己胸口，不由陰山一煞驚出一身冷汗，那隻護胸的巨鎚，慌忙一擺。

這一擺正中了丁長生的圈套，那隻已臨胸的長劍，竟然快逾電光石火，上刺咽喉。

陰山一煞驚魂未定，又見對方煞着已到，不由倒縱一步，頓時手忙脚亂起來。

丁長生見狀一聲朗笑。

「老鬼納命來！」

劍化「驚雷疾電」，但見銀光乍閃，驀聞陰山一煞董辛一聲慘叫，血如噴泉，由頸喉處噴出，人也跟着倒地不起，死於非命。

丁長生哈哈一陣長笑，拭抹劍上血漬，還劍歸鞘，踢了陰山一煞一脚，繼續向山上奔去。

寒風吹拂，樹葉呼嘯。

涼氣吹醒了丁長生的理智，他突然想起了酒中乞臨終的話：「孩子！快上無量山尋找你的父親，姓邱的下一個所找的就是他呀！」

丁長生如雷轟頂，前進的身子霍然一頓，轉身向來路下山而去！

只見夜幕中，一條黑影快似閃電，踏着黑幕底下的樹梢，直往山下瀉去。

一山接着又是一嶺，他已快回到酒中乞葬身之地。

驀聞一聲桀桀大笑，似夜梟叫聲，似魔鬼厲嘯，由他背後響起。

丁長生猛地一怔，回頭一看，不禁：「啊！」

一聲驚叫中，身體連連倒退數步，全身起鷄皮疙瘩，毛骨悚然。

原來他所見的是一位身穿黑衣，散髮垂胸，臉似夜叉，眼如巨燈，血盆大口的老婦人。

這老婦幾時追到他身後的，他都未覺察，單就這一點已叫人心凜膽怯！

但聞老婦桀桀一笑，陰惻惻說道：「娃兒！你不懂我的規矩，快自動斷頭！」

丁長生聞言，腦中突然掠起入雲龍所說那個人來，不由打量對方一眼，愈看愈對，毛髮也愈豎愈高，一股涼氣直透背脊，不由自主地又倒退了兩步。

「怎麼啦！你怕？嘿嘿，早知如此，何必假充好漢，到鷄足山撒野來。」

丁長生驚凜地看了那老婦一眼，道：「您是誰？」

「你不懂？奇怪！你應該懂的，到這裡來闖名號的，誰不明白老娘。」

「我眞不懂！我只知道這個山上有一個魔頭，他專門吃人肉飲人血，不過，我來此並非為了尋他，而是有人約我來此邀戰。」

老婦人聞言又是一陣狂笑，接着又說道：「娃兒，我看過了，那人已死在你的劍下，足見你武功不凡，董辛是有頭有臉的人，你能收拾他，足見你也大有來頭，快報出你師父的名字，好領死！」

丁長生哈哈一笑，道：「這樣說您就是傳說中吃人的魔鬼了，好！姓丁的乘此機會為人間除害，未嘗不是一個功德，妖婆，快亮傢伙！」

原來這個母夜叉般的老婦人，正是天山夜梟婆子，生平以「還魂行屍功」威震武林！

黑白兩道只要一提起「夜梟婆子」的名字，莫不遠遠逃避，眞是人間害蟲，就連鬼見了都發愁。

天山「夜梟婆子」聽了丁長生的話，不怒反笑，一陣刺耳的狂笑，似笑似哭，震得樹葉飄落，樹幹動盪。

丁長生頓覺胸口迫壓，血脈淤止，始知對方竟用內功笑聲震傷自己，趕緊運氣抵住，暗暗運功週行全身，這樣才漸漸感到平舒。

夜梟婆子一見丁長生臉色夷然，立即一斂笑聲，緩步迫來。

丁長生猛吸一口丹田眞氣，聚貫雙臂，目注夜梟婆子，精光暴射，右手已然伸到背後，緊握劍柄。

夜梟婆子陰惻惻說道：「小子，就在你拔劍的同時，我可以在你胸前穿透五個洞！」

好狂妄的老婆子，丁長生也是江湖響叮噹的一流劍客，那容她這麼輕易得手？

可是，夜梟婆子敢這麼說，自有她的把握，這位曾經橫行天山的女魔，武功已達神鬼莫測之境，一雙肉掌已練到精鋼一般，刀槍不入。

尤其那十個指頭，更如鋼爪一樣，她之所以妄言在丁長生胸上穿

透五個洞，乃指其五隻鋼爪而言。

丁長生嘿嘿冷笑兩聲，握劍的手竟反而一鬆，垂放腰間，冷然說道：「鬼婆，在妳五指未至之前，姓丁的自信可以削斷它！不信妳試試！」

夜梟婆子硬，他更硬，她狂妄，丁長生更狂妄，兩人皆爲目前武林難得的高手，相對之間，竟無人肯先動手。

大戰似一觸即發，兩人間的空氣愈顯得沉悶、死寂。

夜梟婆子一見丁長生垂手而立，態度從容，又好氣又好笑，她想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膽敢這般倨傲，的確狂妄得可愛，不由她哈哈一陣大笑道：「娃兒有種，老娘生平第一次見過這樣硬骨頭的，好！老娘破例先讓你三招，三招一過，那就要看看你的造化啦！」

丁長生由鼻孔冷哼一聲，道：「妳活膩了不成？」

「不見得，你試試再說不遲！」

丁長生那容人家這般狂妄鄙視，夜梟婆子話聲方落，陡聞他一聲大喝：「看劍！」

接着一聲「嗆郎」劍鳴，一道白光快似閃電，直往夜梟婆子胸前「鳩尾穴」刺去。

他快，夜梟婆子更快，幾乎在丁長生長劍將到的同時，但見夜梟婆子身子一晃，已掠開，嘴裡說道：「第一招！」

丁長生直看得心裡涼氣直冒，這時他再也不敢心存兒戲，小看這個醜陋的老婆子了。

只見他身子一晃，長身追出，劍化「星光萬點」，挾呼呼破空之聲，直往夜梟婆子當頭灑罩而下。

說來奇怪，夜梟婆子連正眼也不看丁長生一眼，等到劍尖已堪堪臨頭，陡聞她一聲冷哼，衣袂一動，也不見她怎麼使法，又閃出了丁長生劍幕之外。

這一來，不由這位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丁長生心寒了！

像夜梟婆子這種怪異的身法，還是生平第一次見過，無疑的，酒中乞之流亦無此幾近仙俠之流的身法。

可是，丁長生豈肯就此服輸，只見他收臂提劍，緩步逼近夜梟婆子，雙目精光奕奕，一瞬不瞬地死盯强敵，逼進中，長劍已擺好了姿勢，準備一擊奏功。

夜梟婆子看得嘿嘿直笑，嘴角上一直掛着輕視不屑的冷笑，脚下不丁不八，絲毫不把丁長生放在眼內。

丁長生行至夜梟婆子面前三步處，戛然而止，目盯對方，一言不發，夜梟婆子也瞄了丁長生一眼，笑道：「還有一招！」

丁長生冷冷笑道：「是的！那一招正要引渡你西歸！」

「歸」字欲吐未吐的同時，陡見他手臂暴長，劍化「驚雷疾電」，快似電光石火，「颯」的一聲，直往夜梟婆子切去。

這一招乃致命煞着，他曾經以此劍斃了達超禪師、邱茂男，以及峨嵋長老，和剛才陰山一煞，如今兩人近在咫尺，又是驟然下手，任妳夜梟婆子武功絕世，也萬難逃出劍下。

不錯！夜梟婆子逃不掉，她也沒作閃避的企圖，就連雙腿都未移動分毫。

及至丁長生的劍光已到身上，霍見她左臂快捷一格，但聞一聲「卡」！丁長生的長劍結結實實地砍在她手臂上。

只見丁長生右腕一麻，虎口欲裂，長劍險些脫手。

這一來，驚得丁長生冷汗浹背，目瞪口呆，做夢都沒想到，夜梟婆子敢以血肉之軀，硬挨一劍，而且分毫未損。

天山夜梟婆子嘿嘿一陣桀笑，道：「我知道你會使奸，好厲害的招式，怪不得姓董那小子會喪命！」

這句話像對丁長生說，又似自言自語，說着微頓一下，陰惻惻續道：「三招已過，該輪到老娘子，娃兒！你何不戮首自盡。」

丁長生在她說話間，已暗將眞氣運行一次，雖有些疲乏，但並無任何部位阻滯，已失的信念又在他胸中燃燒。

他的腦海中很快地將前後思索檢討一遍，終於，他決定了……

只見他皓齒一露，微笑道：「鹿死誰手，尚未可料，妳狂什麼？等拿到少爺的頭再得意未晚！」

說着倒縱身子，掠退一丈遠處，道：「妖婆，換我讓妳三招！」

丁長生瘋啦？

這不是拿生命當兒戲嗎？哦！太荒謬了，說他瘋狂，實不爲過！

天山夜梟婆子聽了，不禁仰天陣陣桀笑，笑得掉出眼淚，天下滑稽的事她看多了，就沒看過像丁長生這樣傻得可愛的事。

丁長生臉上始終保持嚴肅，見狀一聲暴喝，道：「笑？哼！等一下叫妳哭！」

夜梟婆子突然笑聲一斂，臉露煞氣，足尖微沾地面，全身凌空拔起，五指箕張，快似一陣風般，向丁長生抓過來。

丁長生抬頭一看，乍見空中暴射出十道絲絲指罡，像十道電光，直往他命門射到。

丁長生大叫一聲：「來得好！」長劍虛揮一下，人如浮雲飄閃過去，嘴裡喊道：「還有兩招！」

夜梟婆子這一招原爲虛勢，旨

在嚇敵，一見丁長生躲開，空中挫腰，身形一變，頭下脚上，單掌暴長，五指箕張如鈎，俯擊而下。

丁長生手握長劍，劍尖上舉，指向俯擊而下的夜梟婆子。

倘若夜梟婆子直衝，則長劍必穿胸而透，即使她能擊斃丁長生，兩人亦必弄得兩敗俱傷，這種以靜制動的戰法，果然收到奇效。

夜梟婆子倏然中途頓身，翻身頭上脚下，五指運勁拍出了五道奇勁的指罡。

丁長生在對方翻正身軀的同時，人已掠到她背後，哈哈笑道：「妖婆，只餘最後一招了！」

夜梟婆子一言不發，霍然旋身暴進，雙臂齊遞，突聞空中傳來「絲絲」似悶雷之聲，直往丁長生射去。

丁長生身方立穩，乍覺寒風襲體，慌得腦子一陣轟然，那顧得前約在先，長劍已自舞起一層堅如鐵牆的劍幕。

但聽細小的乒乓亂響，夜梟婆子所發罡風，全擊中丁長生的劍鋒，發出鏗鏘勁響。

只聽夜梟婆子嘿嘿乾笑兩聲，道：「這招不算，再接一掌如何？」

話出掌落，丁長生方慶幸死裡逃生，乍覺强風壓頂，夜梟婆子的五指利爪，已往他臉上抓下。

丁長生心中大駭，不禁脫口一聲慘叫：「啊！」

整個人平貼而倒，雖如此，胸前突感一陣劇痛，夜梟婆子的利爪已抓破他的胸肉，滲出了淋漓鮮血。

丁長生那敢稍存怠念，身方倒地，右足踏空，左足再踏右足，全身快似飛矢，平飛一丈來遠。

也該丁長生有此一難，正當身形飛出，提氣站立的當兒，足尖不巧正踩在一個滾動的石子上，業已翻起的身子突然一滑，再度跌倒。

天山夜梟婆子却在他跌地的同時向他撲到，五指箕張，再度向他天靈蓋骨抓下。

丁長生黯然慘叫：「我命休矣！」

拚着硬接一掌，身子滾翻過去，背朝夜梟婆子，右手已然暗暗拿緊長劍。

說時遲那時快，丁長生人急智生，身方滾過，對方利爪已觸肌欲戳，若被她戳透，丁長生有十條生命，也無法還魂回生。

可是，就在她手指觸及背肉的剎那，丁長生突然再度滾翻，霍然一聲暴喝：「我與你拚了！」

長劍脫手拋出，就在這個時候，他突覺自己背後一陣熱辣疼痛，夜梟婆子的鋼爪已撕起了他一塊皮。

接着，一聲慘叫，由夜梟婆子口中吐出，丁長生忍痛翻身躍起，一瞥之下不禁惻然。

敢情他盲目拋出的長劍，已穿透夜梟婆子的胸腔。

此時，夜梟婆子已然猛搖晃着身子，踉蹌倒退過去，雙目暴射出懾人心魂的狠光，像擇人而噬般，死盯着丁長生，熱血已沿着劍柄溢出，但，夜梟婆子却沒有倒下去。

本已醜陋的臉孔，更顯得猙獰可怖，豆大的冷汗一顆緊跟着一顆，由髮間湧出，她很痛苦，這痛苦不是因她被殺，而是她不甘喪命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手上。

丁長生沒有勇氣看下去，雖然對方凶惡殘忍。

夜梟婆子忍痛地拔出了長劍，一股濃血隨劍噴出，她搖晃着身子，以劍當杖，目射狠毒的光芒，盯了丁長生一眼，道：「小子，總算你命大，照理今日死的是你，不該是我，嘿嘿……你別得意，咳！咳！咳……有人會找你，當他尋完丁艮治之後……你還早……還，談不到領……袖……武林……我……死了……但……我的徒弟……將會……繼承我未完……」

說至此，突然重咳一聲，口噴濃血，頹然倒地不起。

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就這樣慘死荒山，這是惡貫滿盈一生爲惡的下場。

丁長生猶恐對方有詐，緩步過去佇足片刻，見她早已氣絕，始由地上拾起長劍。這把劍雖不比他的彩鳳劍，却也聊勝於無！

這個變化太大了，正是夜梟婆子臨終所言，死的應該是丁長生，而不是夜梟婆子。

說什麼誰也不會相信，一代魔頭會喪生在一個少年劍客手上，就連丁長生本人都還迷迷糊糊，不明白爲何剛才他那一股力量，能拋劍射殺勁敵。

在他，那一劍原不過是救命解危，以期嚇阻對方，使自己有一個喘氣的機會，那知竟陰差陽錯，一劍解決了一代魔頭。

從此，鷄足山不再可怕了，武林人物亦不必再冒險了。

丁長生撫摸着劍鋒，腦中閃進了夜梟婆子的話：「有人會找你，當他尋完了丁艮治之後……」

突然，他恍然大悟了，無可置疑的，夜梟婆子所說的那人就是丁長生所追尋的獨眼劍客邱茂彰。

若然，獨眼劍客邱茂彰離開峨嵋之後，一定是來到鷄足山，並拜在夜梟婆子門下。

可是，這就奇了，邱茂彰怎能接近夜梟婆子，又怎能不被殺害，且蒙女魔收留門下？

（未完‧十五）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秦淮畫舫覓綫索　層林深處傳絕技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侯門的光澤，失去了顏色，謝了春紅。

但六朝繁華依舊在，秦淮河畔的畫舫，仍然是燈火輝煌，笙歌不絕，煙籠寒水月籠沙，商女猶唱後庭花，秦淮風月越發的茂盛了。

花國皇后白牡丹接待賓客畫舫，不但佈置得極盡華麗，也有個動人的名字，叫作廣寒宮。

能登上廣寒宮的客人，大概只有三種人。

一是王孫公子、宦海大員。

二是富商巨賈。

三是江湖上的帮會首腦、武林大豪。

一般人想上廣寒宮開開眼界，門也沒有。

倒不是這裏有甚麼身份限制，只是它價錢貴得嚇人，嚇得你不敢進門。

老子不信邪，非上廣寒宮逛逛不可。

行！按規矩來，你不是廣寒宮的熟客，一進門，先交白銀三百兩，不夠用要立刻補足。

三百兩銀子，可以讓一個五口之家，過一年很舒服的日子，一般人花不起，也捨不得。

所以，能上廣寒宮的人，都是有錢人，銀子多得花不完。

今夜廣寒宮有點反常，不聞弦管樂聲響，也少了那份嬌笑、高歌、猜拳聲。

不過，白牡丹待客的牡丹廳中，仍是燈火通明，也端坐着三位客人。

只是桌上無酒也無菜。三個客人的臉色也一片冷肅，怎麼看都找不出一絲尋歡作樂的氣氛。

再看看三位客人的衣着，除了一位青衫少年之外，另外兩位，是絕對不應該在這裏出現的人。

兩位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

一位是着黃色袈裟的大和尚，一位是青袍長髯，身佩長劍的中年道長。

大和尚五十多歲，慈眉善目，法相端莊，雙手合什，沉聲說道：「貧僧來自嵩山少林寺，法號天衣，夜入廣寒宮，驚擾女檀越，罪過，罪過。」

白牡丹長得很美，笑起來更美。笑一笑，才道：「大師萬里行脚到秦淮，不賞風月爲何來？但小女子賣唱不賣身，只要大師要求不過份，小女子要他們八折優待……」

「阿彌陀佛！女檀越誤會了，貧僧此來是求女檀越稍洩天機，指示貧僧一條追覓掌門大師的去路。」天衣和尚道：「三少林寺將爲女檀越誦經，祈福七日夜，以作報償。」

白牡丹輕輕吁一口氣，目光轉注到中年道人的臉上。

「貧道武當飛雲子，爲追查本派中一位失踪的長老，特來向女施主請教，如蒙賜助，貧道願以本派珍藏的三粒小還丹奉贈，以作酬謝。」

白牡丹容色不變，似乎是根本不知道小還丹爲何奇物。

倒是天衣大師低喧了一聲佛號，道：「好珍貴一份的禮物，小還丹功能起死回生啊！」

「在下乃洞庭湖石山總寨江豪，家父是洞庭十二寨的總寨主……」

「啊……我知道，你就是洞庭湖的江三公子。」白牡丹道：「兩年前光臨過我們秦淮花舫，公子年少英俊，花錢大方，只可惜，那時候小女子剛剛下海，默默無聞，難得江三公子一顧。」

「往事已矣！那時江某亦是少不更事，此番南來，携有白銀五萬兩銀票一張，只要白姑娘賜告家父去向，立刻奉上，聊表謝意。」

白牡丹微微一呆，道：「三位說得很認眞，不是開玩笑啊？」

天衣、江豪、飛雲子，都是當代武林中著名的高手，內功深厚，眼觀四面，白牡丹微小的神色變化，也逃不過三人的法眼。

「這等大事，如何會開玩笑。」天衣大師道：「貧僧是受教而來……」

「大師上當了！」白牡丹接道：「一個畫舫上的賣唱女子，只是花錢大爺們的玩物，如何能干涉到江湖上的大事，稍一用心，也該想明白了，分明是有人拿三位開笑，不惜把一個賣笑歡場的弱女子陷害其中。」

白牡丹善於表情，一面說一面流下了眼淚，而且是一哭起來，淚水就沒個完，滴滴嗒嗒不停流，哭濕了胸前一片白羅衣，那麼巧的滴在左乳上突出的一點。

敢情大姑娘沒有穿肚兜，淚水濕了羅衣，就露出那麼一點原形了。

天衣大師、飛雲子，定力深厚，看見裝作沒看見，眉眼不動，江豪就沒有這份涵養了，臉上閃掠過一抹怒色，似想發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

白牡丹緩緩站起了身子，輕輕一扯羅衣，轉身向內行去。

天衣大師、飛雲子對望一眼，似是要有所行動，却已聽江豪怒聲喝道：「那裏去？站住。」

「點點珠淚濕衣衫，有碍觀瞻，我該去換件衣服。」白牡丹道：「江三公子不覺得管得太多麼？」

「江某人受教而來，原想好言相求，奉以重禮，只請妳開開金口，指明一個去向，江某立刻走人，但白姑娘不識抬擧，端起了花國皇后的架子，什麼叫花國皇后，我呸，說穿了還不是賣唱陪客的婊子。」

三公子年輕氣盛，口不擇言，罵的是惡毒無比，天衣大師忖道：這些話別說要我罵出口了，我和尚連想也想不到啊！

白牡丹似是也被罵火了，臉也變成了鐵青顏色，緩緩回過身子，冷冷說道：「你罵得好狠，好毒啊！眞是如利刄刺心……」神情突然一變，原本冷厲的神情，竟然變成了一臉溫柔，道：「罵得雖狠雖毒，却也有理，什麼花國皇后，還不都是男人想出的花樣？選個皇后、公主出來，才玩得過癮哪……」

「家父失踪三個月，杳無音訊，江某人那還有品味風月的心情，只要妳說一句家父去向，我放下銀票就走。」

「三公子，就要話入正題了。」白牡丹道：「我不是武林中人，也不懂武林中事，但在風月場中討生活，聽得多了，對江湖中的事，多少也有點瞭解，少林掌門、武當長老、洞庭盟的總寨主，小女子都沒見過，但只聽他們的銜頭，該都是身份很高的大人物了。」

「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掌門人是掌理少林門戶的舵手，可算得是當今武林第一人。」江豪道：「武當派劍術精絕，爲江湖上各大劍派之首，洞庭十二寨的總寨主，在江南七省，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大組合，我們三人，代表了三個門派組合，夜入廣寒宮，向妳白牡丹姑娘求教，這可是江湖上從未有過的事，妳應該感覺到十分光榮。」

白牡丹點點頭，笑道：「對一個秦淮歌姬而言，確是光榮，但對三位門派首腦而言，就有些大不敬了，他們三位的武功都不錯吧？」

「那是當然。」江豪道：「他們都是一派的領袖人物，自是身負絕技！」

「怎麼會突然失踪了呢？」白牡丹道：「有那麼高强的武功，又有什麼人能夠拘束他們的行動呢？三公子，我只是一個賣唱陪酒的歌女，秦淮畫舫只是一個風月場地，德高望重的武林大豪，又怎會和一個賣唱的歌女交往？再說小女子除了幾分姿色之外，又有何能留下他們？」

江三公子聽傻了，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答。

白牡丹目光一掠天衣和飛雲子，接道：「大師和道長都是見聞

廣博的高人，當知小女子言出衷誠，三位都被人家騙了。說人是非者，就是是非人。事由根源起，三位何不去找那位傳話人，問個明白呢？」

江豪點點頭，他火氣來得最快，也最容易被人說服了。

「女檀越，」天衣大師不溫不火地說：「是否也會武功呢？」

「小女子只會唱唱侍酒，」白牡丹道：「可惜，三位心有所繫，沒有喝酒、聽唱的心情，小女子也無法一展所長。」

「這就不對了，女檀越能以肌膚的力量，控制眼淚，把它集中一處，」天衣大師道：「雖是雙目同時流淚，却是左眼多右眼少，這份精湛的內功，只怕老衲也難及得。」

「還有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個人不會說謊，」飛雲子道：「他名滿江湖，一言九鼎，大師和貧道，以及江三公子，也都不是人云亦云的人。」

「他是誰？」白牡丹臉色一冷，道：「他說我一個小歌姬把三個踪跡能使天動地搖的大人物給綁架了？」

「那倒沒有，」飛雲子道：「他要我們向姑娘求問訊息，所以，我們滿懷誠意而來，願以重禮相酬，只求指我們一條明路，其他的絕不拖累姑娘！」

「江某幾乎被騙過了，姑娘也是身懷絕技的高人？」

「就算我練過武功吧？和三位失踪的掌門、盟主，又有什麼關連呢？」白牡丹道：「只聽人閒話一句，就找上秦淮畫舫，逼我這個賣唱女子說出他們去向，這是强人所難哪！」

飛雲子道：「有沒有一個辦法，能讓姑娘說出這個秘密呢？」

白牡丹目光轉動，緩緩由天衣大師等三人臉上掠過，道：「有！但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是不論你們身受什麼樣酷刑，也不能洩漏出我的身份！」

「理當如此，我佛為証，老衲絕不洩漏女檀越的，只管放心。」

「貧道頭可斷，血可流，也不洩今夜之秘！」

「三公子正值青春年少，一旦身陷危境，只怕定力……」

「笑話，江某人一諾千金，寧可濺血五步，也不會洩漏出片語隻字，姑娘請說第二個條件吧？」

「第二個條件，比較難一點了。」白牡丹道：「三位可以不答應，小女子絕不勉强。」

「我們誠心求教，姑娘要如何，就明白說出來吧！」天衣大師道：「我們能辦到的，絕對不會推辭。」

「秦淮畫舫上的歌姬，絕難成佛，所以，我不用你們為我誦經祈禱。」白牡丹道：「小還丹功能起死回生，太名貴了，懷璧其罪，小女子不敢要。五萬兩銀子，雖然是個大數目，但廣寒宮金來銀去，銀子對我並不重要，只好敬謝了。」

「姑娘不會一概不取吧？」天衣大師道：「究竟想要什麼呢？」

「一個賣唱歌姬，那會有太清高的品格，三位既然已看出我學過武功，」白牡丹道：「我就要三位的武功吧！」

要的東西出人意外，三個人全都聽得呆住了。

良久之後，天衣大師才緩緩說道：「什麼樣的武功，如何一個要法？」

「要法很簡單，只要大師傳給我口訣、練法就行，不過，」白牡丹道：「學什麼，要由我挑選了。」

「少林寺技藝博雜，一個人窮一生歲月，也無法學得十之二三，」天衣大師道：「女檀越想要的，老衲未必學過。」

「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天字一輩的高僧，誰都練會三五種。」白牡丹道：「大師是達摩院的住持，天字輩中非常傑出的人才，練成的絕技自然也比別人多了！」

天衣大師呆住了，敢情人家對他早已十分瞭解。

「我要學大師的金剛指，」白牡丹道：「別急着下決定，想一想再答覆我！」

目光轉注到飛雲子的臉上，接道：「武當三子，道長排名最後，年紀最輕，但劍藝之精，却是三子之首，我想學道長的破天三劍。」

飛雲子呆住了。

「不急，不急，道長慢慢想，生意不成仁義在，」白牡丹的目光轉到江豪的臉上，笑道：「三公子，令尊的百步神拳，名滿江湖，人人知道，但却無人練成，個中一定有一種特別的技巧，三公子就傳我百步神拳吧！」

「百步神拳，是江家不傳之秘，每一代只傳一人，我怎麼能夠傳你，簡直是胡說八道啊！」

「令尊的一條命，還不值百步神拳一種技藝麼？老實說失踪的三位老人家的技藝、武功，絕對比三位精湛，只要三五個月時間，一定會被人壓搾出來，對方為了保密，三位老人家的性命，也很難保得住了。」白牡丹道：「三公子，事關重大，好好的想一想啊？」

江豪長長吁一口氣，壓下心中火氣，沉吟起來。

話雖是對江三公子說的，但天衣大師、飛雲子也是一樣的處境，事情點明了，擄走三個人的目的，是為了迫三人交出武功。

「老衲想不通，當今武林之

士，什麼人能夠生擒少林掌門，」天衣大師道：「何況還有武當的龍道長和洞庭盟總寨主，三個人又是聯袂而行。」

「對！他們三個人太强了！」白牡丹道：「集中江湖上十個八個一流高手，也未必能夠打過他們一個，但暗施算計，就防不勝防了！」

「放眼江湖，誰有這個膽子？」江豪道：「眞是壽星公上吊，嫌命長了。」

「三公子，事實就是事實，敢動他們三位的，也非泛泛之輩，有相當實力底子，」白牡丹道：「我寧願開罪你們，也不願開罪他們！」

「怎麼說？」江豪冷冷說道：「難道我們就殺不了妳麼？」

「也許能，」白牡丹笑道：「三位來求我，都是講理的人，再說，三位聯手，殺我不武，傳揚於江湖之上，豈不壞了少林、武當，洞庭盟名頭？」

這說有講究，三人聯手，殺她不武，一對一，就未必能夠殺她，至少一對一她不害怕。

「好大的口氣！」江豪怒道：「妳想學百步神拳，先吃我一拳試試。」右手一揚，擊出一拳，一股强烈的拳風，直撞過去。

百步神拳，能擊斃一丈外一條水牛，江豪距離白牡丹不過四五尺外，但白牡丹閃避得巧，身子仰倒，雙脚却釘艙板，拳風掠身而過，白牡丹立刻又站了起來，仍在原位上寸步未移。

但聞一聲蓬然大震，船艙板壁被擊破了一個大洞。

「好厲害的百步神拳，如能拳發無聲，這一擊就要了小女子一條命了。」白牡丹理下鬢邊的散髮，面帶微笑的說。

江豪有點下不了台，大喝一聲，側身而上。

「三公子，暫息怒火，」天衣大師一側身，拂動衣袖，擋住了江豪的攻勢，道：「有話好說。」

事實上，兩人對手一招，天衣和飛雲子都看出了白牡丹技藝非凡，想不到秦淮畫舫上，竟有這等人物？

江豪心中也明白遇上了勁敵，天衣和飛雲子如不幫手，鹿死誰手，眞還難以預料。强忍下氣怒，歎口氣，道：「大師還瞧不出來麼？白牡丹和擄走貴寺方丈的人，分明是一夥的，拿下這個丫頭，慢慢拷問，我不信她是銅打鐵鑄的……」

「江三公子，我可以自絕一死，這段公案，就不會宣洩江湖。」白牡丹道：「個中利害，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三位老人家的絕技出現江湖之時，也就是武林的劫難開始，再說明白一些，我不肯說出他們去向，是因我怕死，我相信他們很快就會查出是我洩漏了秘密，說出來，我立刻就要亡命天涯，要三位各傳我一種絕技，我準備息隱苦練，以求自保。」

「很有道理。」天衣大師道：「老衲學過金剛指，也願傳給姑娘，但想請教一件事，不知女檀越肯否見告。」

「說說看吧！」白牡丹道：「能說的，我不推辭。」

「女檀越棲身秦淮畫舫，忙着酬應佳賓，」天衣大師道：「但耳目的靈通，却又十分驚人，把我等三人的來歷身份查得清清楚楚，老衲很少離開少林寺，想不通女檀越怎會有如此能耐？」

「這就是我的錯了，」白牡丹道：「年紀輕輕不知道收斂隱藏，生意作得明目張膽，自然逃不過知機子那個牛鼻子老道的如電神目了！」

忽然想到飛雲子也是一位道長，不禁尷尬一笑。

「白姑娘早已知道了……」

「除了知機子之外，還無人看得出我的身份，」白牡丹道：「他也確實厲害，我只親自參加過一次交易，就被他看出底細了，追查到秦淮畫舫上來。」

江湖事如此的複雜，把一個很少在江湖上走動的天衣大師聽得如墜入雲霧之中，吁口氣，道：「女檀越還作生意呀？不知是什麼買賣？」

白牡丹嗤的一聲，笑了，這個年近半百的老和尚啊！純眞得有些可愛。

「買賣消息，」白牡丹道：「江湖上有一個白鴿門，大師也不知道嗎？」

「好像是聽人說過，」天衣尷尬一笑，道：「實在內情，却是不太清楚。」

「那我就詳細的告訴你們吧！」白牡丹道：「我們這個組合，專以刺探江湖上各種秘密為業，人數不是很多，但佈線却廣，活動遍及南七北六十三省，以江南七省為重，耳目密佈，任何風吹草動，都別想逃過我們的耳目，當然，我們也有些門規戒律約束，我們沒有一定的地方，活動也極為小心，所以，江湖上雖有白鴿門的傳說，却很少人找得到我們在那裏，知機子竟然能找到我落脚之處！這個人實在有點神通，我可以死不認賬的，但想到日後江湖大變，殺劫重重，不知要死去多少武林的精英、高手，才改變了主意，決心說出內情，希望消弭去這場劫難，大概就是如此了，現在，該三位作個決定了。」

「好！老衲傳妳金剛指。」

飛雲子道：「破天三劍，雖是武當鎮山絕技，但白姑娘這種偉大的胸襟，令人感動，貧道拚受門規懲處，也要傳給姑娘。」

江豪一抱拳，道：「百步神拳，我只有三成火候，但練法和竅訣，我都記得很熟，我會很仔細的講說清楚，日後不管家法如何處置我，江三認了。」

「我沒有看錯，三位果然都是血性英雄。」白牡丹道：「白鴿門雖然是個見不得光的組合，但我們也有是非觀念，只是此刻無暇多說。時間寶貴，不知那一位先行開始？」

「老衲之意，我們四人一起研習，這一番，我們三人同行也是個生死與共的局面，老衲希望飛雲子道兄、江三公子，也能同時學金剛指。」

白牡丹道：「大師的開闊胸懷，小女子好生敬服。」

「破天三劍，熟其訣竅之後，」飛雲子道：「一樣可溶於刀法中施展。」

「以兩位前輩的功力，學會了百步神拳，」江豪道：「施展出手，威勢要强過晚輩很多了。」

「這裏不能留了，我們要找個隱蔽所在，專心研習。」白牡丹道：「這等冠絕江湖的精湛武藝，雖然是只學習口訣竅要，恐也得三五天工夫才行。」

「主要是運氣用勁的技巧，但說來容易練來難！」天衣大師道：「總要一兩天時間，才能學得通順。」

「破天三劍，是一種變化技巧，聰明人三兩天可以體會出來，有的人三個月也學不出一個名堂。」飛雲子道：「我看白姑娘慧敏多才，武功也有很深厚的基礎，學起來應該不難。」

「我知道，師父帶進門，修行在個人，」白牡丹道：「習練這等絕技，除了苦下工夫之外，還要有三分機緣，一點慧根，急不如快，我們這就離開，三位請跟我來。」

看上去不到二十的姑娘家，辦起事却有條不紊，而且思慮週密，畫舫旁邊早已停泊着一艘小艇，也只不過勉强能容下四個人，白牡丹最後走上小艇，運槳如飛，小艇飛馳而去，留下了燈火輝煌的廣寒宮。

* * *

棄舟登陸，夜行入山，穿越荊叢雜林，爬高走低，白牡丹走得如履平地，這時，三人又發覺了白牡丹的輕身功夫絕不在三人之下，而且路徑熟悉，夜暗中行走如飛，這個看上去嬌如春花的小姑娘，眞是能耐非凡，天衣大師等三個人都得集中精神跟着她走，連說句話工夫也挪不出來。

天上無月，亂草荊叢中，也沒明顯的道路，三個人悶着頭趕路，連東西南北的方向也分不清楚了。

行入了一片密林，白牡丹突然停下脚步，抬頭看看天色，道：「四更時分了，這兩個更次，咱們走了七十多里，雖然不算遠，但大都是翻山越嶺，走在亂石荒草中，先休息一下，再吃點東西。」

江豪忖道：這裏會有什麼東西吃呢？

只見白牡丹舉手一推，一扇門應手而開。

敢情在一株大樹旁側，有兩間早已築建好的茅屋，只不過外面都掩以樹皮，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茅舍內很乾淨，也沒有潮濕的氣味，顯然是經常有人打掃。

「只有一張木榻，竹椅四隻，諸位請隨便休息，我去張羅一點吃的東西。」白牡丹道：「暫時不能讓人發覺這個地方，所以，這裏從來沒有點過燈火，三位就委屈一下了。」

天衣大師忖道：這裏的隱蔽幽靜，和秦淮畫舫的輝煌彩麗，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極端，這丫頭有混世的能力本領，也懷有點飄然出塵的禪機，是個天份很高的人，既然要傳她金剛指，何不盡我之能多傳一些武功給她。

念頭在心中轉動，却未說出口來。

三個人打坐調息醒來，白牡丹已端着菜飯走出來，竟然是香味撲鼻，四盤菜中有一盤是大蒜臘肉，三個素炒青菜，天衣和飛雲子吃了半生素食，只看出一盤是風乾的金針菜，另外兩樣竟然認不出來。

「這都是野生的青蔬，爲了保住隱密，我們不敢種菜，不過大師和道長請相信我，這些野菜，絕對無毒。」

天衣大師轉頭看，白羅衣早已換成了青布褲褂，高挽的宮髻，也變成了兩條辮子，脂粉未施，一臉潔素，仍然掩不住天香國色，除去了姹紅嫣紫，更增了絕俗清麗。

江豪只看得心頭怦然一動，忖道：這才是眞正的美女，不着顏色更動人。

野菜不但無毒，而且味道亦好，這餐飯吃得很飽，也十分愜意。

白牡丹收拾碗盤，一面笑道：「不敢欺瞞三位，小女子在秦淮畫舫上，心中煩惱了，就托病躲在這片山林裏住幾天，晨聽百鳥唱和，夜聞羣蛙爭鳴，滌盡心中煩惱與痛苦，再回畫舫上酬應客人。」

「白牡丹這個名字，也是假的了。」江豪道：「採用牡丹二字，登上秦淮花后，實也費番心思了。」

「清秀不入俗人眼，多買胭脂描牡丹。」白牡丹笑道：「取名牡丹，戲稱爾，想不到竟然被選中花后，別小看花后二字，一入龍門，身價大增，秦淮畫舫上消費雖高，但三五個人，百兩紋銀足矣！花后駐唱的應客之處，入門就要三百兩，消費之高，十倍逾常，應天府豪富衆多，如此高價，竟也是門庭若市。小女子眞的姓白，單名一個翎字，是秋水雁翎刀的翎。我知道女孩子用了這個翎字，先少了幾分溫柔。」

「此地山深林密，女檀越的舉動，仍極小心，」天衣大師道：「可有原因？」

「鍾山不大，只有兩三處草長林密，」白翎道：「現在要找我們的，又多了一個杜家堡，只要這裏傳出去一點異徵，很快就有人找上門來。」

「金陵杜家堡堡主杜浩然，和家父交誼甚厚，」江豪道：「姑娘怎會和杜家堡結怨呢？」

「杜浩然就是秦淮畫舫廣寒宮的幕後主人，」白翎道：「事實上秦淮河上四艘大畫舫都有後台、靠山，如沒有紮實後台，那些青皮混混們連吃帶拿，還要歌姬們陪酒、上床，那裏能開得起來。就是那些小型畫舫，有個兩三間艙房，四五個歌姬，也得依附在靠山之下，按月繳費，才能經營下去，表面上秦淮畫舫上歌舞昇平，一片繁華，骨子裏却是耍狠逞强，人吃人的世界。」

「杜家堡的事，姑娘不用放在心上，江三相信杜堡主還要給我三分面子。」

白翎心中雖是不以爲然，但却忍下未言，笑一笑，道：「讓他們找不着我的去處，豈不更好。」

「對！天色已亮，可以傳授武功了。」

少林絕技，果非凡響，一開始就把白翎、江豪、飛雲子全吸引住。

老和尚傳得很認眞，不但把金剛指法的要訣詳細傳授，連七招擒龍手，小天星內家掌法也傳了出來，這一傳就是三天。

天衣冷眼旁觀，全都吸收的竟是白翎。飛雲子也學了十之七八，江豪大概只學會六成。

但不要緊，和尚心中有打算，此後三人必有段時間在一起，再教他們就是。

飛雲子傳的也是有情有意，破天三劍是太極慧劍中三招攻敵絕招，飛雲子竟把一套太極慧劍全傳了出來。

這套劍術太過神奇，複雜，飛雲子解說了三天一夜，天衣大師也只能領悟一半。

白姑娘更是累得香汗透衣，目不瞬息。飛雲子用去四天時間，才解說和示演出整套劍去。

學過最後一招，白翎突然張嘴吐出一口鮮血，向地下倒去。

江豪伸手要去扶，却被天衣大師擋住，道：「她太累了，讓她休息一會，自己會好。」

「我們幫她一把，豈不更好。」江豪道：「我以內力助她早些甦醒。」

「不能動她，一動她，就可能使她行血岔經，」天衣道：「要幫她，也等她自己醒過來再幫。」

「想一想，她是最累，除了學武之外，還要照顧我們三餐茶飯，」飛雲子道：「我們都還有些坐息時間，她却片刻也沒休息。」

天衣微微一笑，道：「道兄可是想成全她麼？」

「白鴿門雖然專門刺探各大帮派的機密，是見不得光的行業，」飛雲子道：「但近百年來，他們洩漏出一些機密，消弭了兩次江湖殺劫，這次如眞幫我們指明了三位老人家的去向，算得是一次很大的恩情。」

「不單是我們三個組合感激，」江豪道：「江湖上所有的同道、門戶，都應承這份情，如果三位老人家的武功眞都被壓搾出來，爲敵所用，放眼當今江湖，誰還能是敵手，誰又能挽救這次江湖劫難？」

「所以，貧道想給她一粒小還丹，待她清醒後服下，正是丹藥最能發揮神效的時刻，一粒小還丹，可抵她五年苦練的功效，所以，貧道不敢作主，要和兩位商量了。」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老衲贊成。」

「此情此景，應該賭一下了。」江豪道：「我突然感覺到前境多艱，此一去福禍難料，白姑娘能早一些練成絕技，重出江湖，對大局也許會有所幫助。」

飛雲子點點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兩粒小還丹，很小心的把玉瓶貼身收起。

白翎很快醒了過來，看到胸前血跡，苦笑一下，道：「小女子眞是沒用，我去換件衣服，再做晚飯。」

敢情又是夕陽無限好，天色近黃昏的時刻了。

「姑娘，別急着去做飯，」飛雲子道：「也別先急着換衣服，這裏有兩粒小還丹，先服一粒，運氣調息，等藥力行開，再換衣服不遲，七天後，再服用第二粒，可抵妳十年苦修的功力。」

白翎突然流下淚來，道：「正大門派中人，果都是正人君子，白翎生受了。」竟然屈下雙膝，對飛

雲子拜了一拜，才接過小還丹，道：「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挾秘密逼三位傳我絕技，三位却如此大量的寬待我，想一想眞是羞愧得很，我現在就先告訴三位，擄去……」

「慢來，慢來，」天衣大師攔阻白翎，道：「現在不能說，一說就無法練百步神拳了，老衲在少林寺內聽掌門方丈說過江老施主的絕技，心儀甚久了。」

「大師說得是，一說就心神大亂了，那裏還能研練絕技。」白翎張口吞下一粒小還丹，盤膝坐下，調息運氣起來，飯也不去煮，衣服也不急換了。

天衣大師暗暗忖道：這丫頭性格的堅定，尤勝男子，事物能分出輕重緩急，恩情能分出大小厚薄，加上她江湖上的歷練豐富，是個可當大任的人，只可惜白鴿門不是正大門戶中人，無法寄於厚望，否則，以她天份之高，基礎之厚，合少林、武當之力，不難把她培養成一位絕世高手，擔負起日後掃蕩羣魔的大任。

老和尚也發覺事非尋常，十分嚴重，對手連番舉動，分明是經過了長期策劃，亦必有各種預防應變的準備，就憑自己三人的力量，冒險追索下去，必是個兇險萬端的局面，遇上高手攔擊，就算打不過，但可以跑，但旁門左道的暗算手段，却叫人防不勝防，以三位老人家內功之深，耳目之靈，技藝之精，亦難免身受暗算，何況以眼下三人之力更無法抵禦敵人連串的伏擊截殺，更別說聲勢凌人了。若回少林寺、武當山約請人手，時間又要拖延一月以上，那時，只怕很難再找出蛛絲馬跡了……仔細想，前境何只艱險，簡直是一片黯淡……

這時，白翎已調息運氣一週天，行開了藥力，果然感覺到氣機充盈，和往常的情景大不相同。感激地看了飛雲子一眼，欲言又止。

天衣不願讓內心的愁苦形諸於外，盡斂苦容，微微一笑。

江豪早已想好了一套講解百步神拳的說詞，道：「白姑娘如已精神恢復，我想先把百步神拳練法、技巧，說一遍，姑娘再去準備食用之物，也好有些時間思索，如有不明之處，再問區區。」

「好！就依江三公子，只恐要大師和道長忍一下飢餓了。」天衣大師和飛雲子都沒回答，只是點頭一笑。

其實，白翎心中明白，僧、道都有坐關的修練，常常三五日不進滴水、粒米，不致影響體能，忍飢挨餓的調適勝過常人十倍，四人中最不能忍受飢渴的，要屬他江三公子。

這一宗江湖絕技，難在內勁配合出拳的技巧上，眞正的成就是拳發無聲，擊中了敵人，才勁道迸發。

江三公子已想了很久，所以講得很清楚，講得興緻高張，把風雷十二刀也順便作了一番說明。

說完了，已然二更過後。

白翎摸黑煮飯炒菜，竟然忍下摸索之苦，不點燈火。

第二天，江豪一招一式的示範出百步神拳，和十二式風雷刀法，天色未黑，已經傳授完畢。

白翎早已準備好一壺香茗，笑道：「喝杯茶，聽我說明事情經過，三位就可以上路了……」

「姑娘呢？」江豪道：「杜家堡的事，我自信還可以盡得三分綿力……」

「你們身負重任，不敢再偏勞了，」白翎接道：「此密一洩，我也無法再回秦淮畫舫了，但廣寒宮不會因我的離去停業，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天下美女多得很，以杜浩然在金陵的潛力，說不定今秋又炮製出一個花后出來，倒是小翎兒有幾句話想奉告三位……」

「請快快說，老衲已恭候很久了。」

「這件事看似簡單，事實上越想越是複雜，單是讓三位老人家千里會合走一處，」飛雲子道：「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中間要費上多少心機安排，貧道這幾日數番推敲，就想不出一個理由，能令三位老人家聯袂下江南。」

「對！這是策劃完美的大陰謀，」白翎道：「所以，三位也要愼謀善算，對付敵人，第一，不可輕敵燥進，入敵埋伏，第二，飲食茶水，小心謹愼，處處要提防有人下毒，第三，夜宿旅邸，最好能同宿一室，輪流當值，這些還都要藏之以秘，不能形之於外，老實說，三位老人家被移入篷車後，車行如飛而去，如今，事近三個月，很難找得出三位老人家被囚藏在什麼地方了……」

「姑娘，沒有派人追踪麼？」江豪道：「似這等雲天霧地的一個找法？只怕……」

「我派有追踪的人，而且是本門中最能幹的人，本門中三大奇術的成就和機智，都不在我之下。」白翎黯然說道：「也是我的小師弟，蕭寒星，我們同門學藝，他雖晚我兩年入師門，但才華勝我十倍，他是一個鏢師的後裔，父親被劫鏢盜匪殺死，師父救了他，投入師門時，還不到六歲，學藝十年，盡得本門眞傳，師父依照門規，傳了我掌門之位，退出江湖飄然遠隱……」

天衣大師道：「聽妳述說，令

師應該正當壯年，爲什麼退休這麼早呢？」

「這是本門獨有的傳統，立了新的掌門之後，原來的掌門人就可以退位脫離，不再參與本門事務，我們也不能再去煩他，」白翎道：「事實上，我們也無法煩他，退位離職，飄然遠走，天下如此之大，又到那裏找他。」

「這倒是一個很奇怪的規矩，」飛雲子道：「貴門中，是沒有長老和前人了？」

「退位的前人師長，可以回到本門出任長老，」白翎道：「也可以暗施援手，幫幫後進弟子的忙，不過，到現在爲止，本門已傳了十七代，還沒有一個退位的掌門前人肯回任長老之位，我想一個人把自己隱藏了幾十年，過的如同囚禁的生活，退位了，海闊天空的自由逍遙，誰肯再回頭來受罪呢？」

「勿怪白掌門如此年輕。」江豪道：「只要妳立了新的掌門，就可以退出白鴿門了。」

「掌門人要退位，立新掌門人固然重要，但接任的掌門人，必需要學藝在十年以上，精通本門中三大奇術，內功、武功也都要冠蓋同輩。」白翎道：「退位掌門人還要年過四十，所以，本門的歷代掌門，無不以全力尋找一兩位質資奇佳的男女，收作衣鉢弟子，蕭師弟如若未死，我確有早些退位的機會，現在就很難說了。」

「蕭寒星眞的死了麼？」天衣道：「人間多變化，也許令師弟，還活在世上呢？」

「希望渺茫啊。」白翎目中湧出了兩行淚水，道：「小師弟傳回第一個消息時，是追踪到杭州，我已感覺不對，第二個消息傳回的是，篷車由杭州灣上了艘大船，似要出海而去，我肯定不對了，立刻親自趕去，但只看到了本門不少線人，都被慘殺棄屍，甚至全無關連的行商、旅客、江湖同道，也都無辜的被殺了！」

「這是爲何？」天衣道。

「寧可錯殺一百，不要漏網一個，」白翎道：「小師弟那還有活命的機會？可憐他剛滿十六歲！」

她雖然盡力想忍住悲傷，止下淚水，但却作不到。飛雲子看出來她心中的沉痛，神色間惜愛橫溢，蕭寒星在她心中地位、分量，似是要超越過小師弟很多了。

「白姑娘，人死不能復生，節哀順變吧！」江豪道：「這個仇，這份恨，我們會幫姑娘找回來。」

「三公子說得對，我也要留下有用之身，替寒星報仇。」白翎道：「得飛雲子道長靈丹之助，我想，我們很快會在江湖重見。」

（未完・一）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上文提要：君簫和萬巧兒來到忠州高家鎮，見到高如山，接着他的女兒高鳳嬌和黃鎮江也出來和他相見，高鳳嬌曾在漢陽和一個自稱叫君簫的人見過一次面，就認為現在來的不是君簫，有假冒之嫌，此時高如山和黃鎮江對君簫也起了懷疑之心，跟着下人來報，又來一個君簫，更引起大家懷疑，到底誰真誰假……



神醫失踪　真相難明

高如山看了女兒一眼，他自然看得出女兒的心意，他是對君簫生了情！這個平日嬌縱慣的女兒，一向眼高於頂，她中意的人，自然不會差到哪裏去。

譬如眼前這個假冒君簫的人，同樣少年英俊，氣概非凡，就算他不是真的君簫吧，同樣也是千裡挑一的少年才雋。

他想到這裏，臉上也不期浮現出一絲藹然的笑容。

青衫漢子把錦衣少年領到階前，就向廳上躬身道：「啓稟老爺子，君相公來了。」

其實不用他稟報，高鳳嬌早已嬌軀閃動，搶着迎了出去，一張粉靨上，綻出歡欣的笑容，嬌聲道：「君相公，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呢，快到廳中待茶，我爹就在廳上。」

錦衣青年抬手一拱，含笑道：「高姑娘請了，在下路上有事，稍有躭擱，有勞久候，心中實在萬分不安。」

高鳳嬌輕嗔道：「誰怪你遲來了？快請進去。」

錦衣青年含笑拱手道：「姑娘請。」

兩人幾乎是並肩走入花廳。

君簫抬目看去，這位假冒自己的年輕人，只是冒充，並不是僞裝，因為他既沒易容，也沒戴面具，和自己根本是兩個人，一點也不像。

這人不過二十出頭，生得極為俊俏，劍眉星目，筆直的鼻樑，唇紅齒白，只是臉色有些白中透青，眼神也不大正。

模樣雖俊，却有輕佻之感；但這點小瑕疵，是很少有人看得出來的，那就品貌俱佳了。

他果然背負七星劍，腰間懸一支烏黑發光的鐵簫！

就憑這一點，就可證明他是真的君簫，因為君簫身上根本就有簫。

高如山人稱忠州大俠，閱人自然不在少數，他看到錦衣青年，再看看君簫，心頭就有真不如假之感！

（他自然認為錦衣青年是君簫，而君簫是冒名之人）他擎眼望望董鎮江，舉步迎出，呵呵笑道：「君相公俠駕賁臨，老朽至表歡迎。」

高鳳嬌連忙介紹道：「君相公，這就是我爹。」

錦衣青年慌忙趨上一步，作了個長揖，說道：「晚輩久仰老前輩威名，只是無緣瞻仰，今晚能晉謁，真是三生有幸。」

嘴上甜的人，其心定懷叵測；但天下有誰不喜歡奉承的？

高如山呵呵一笑道：「好說，

好說，君相公少年雋才，輕輕年紀，已是名滿武林，實在難得。」

高鳳嬌聽爹誇獎他，就好像在誇獎自己一般，臉上喜孜孜的，輕輕拉了錦衣青年一下衣袖，說道：「君相公，這是我乾爹，人稱鐵爪龍鏢。」

錦衣青年又朝董鎮江抱拳一揖，神態瀟逸，抬目說道：「晚輩在江南就聽到董老前輩的大名了，大家都說董老前輩可當得八個字……」

董鎮江洪笑一聲道：「君相公誇獎，只不知江湖同道，對董某有何批評？」

錦衣青年道：「那是，行俠仗義，嫉惡如仇。」

董鎮江聽得洪聲大笑，手捋蒼蒼虬髯，得意地道：「行俠仗義，雖是我輩本份，但以這四個字來作為董某評語，董某實在愧不敢當，但董某一生，倒確是嫉惡如仇，除惡務盡。」

這錦衣青年僅以短短數語，就把兩個老江湖奉承得滿心歡喜，先前對他稍嫌輕佻的觀念也隨着泯去。

「高如山抬手道：「君相公請坐。」

錦衣青年不知內情，他並未坐下，却向君簫拱拱手道：「這位兄台，還未請教？」

高鳳嬌斜睨了君簫一眼，抿抿嘴，沒有說話。

君簫神色自若，含笑道：「在下君簫，君子的君，吹簫的簫，只不知這位君兄的大名，如何稱呼？」

錦衣青年臉色微微一變，但瞬即平復，臉上也隨着流露出驚奇之容，朗笑一聲道：「這真是湊巧之至，兄弟單名也是一個簫，哈哈，天下同姓同名，本不足奇，但咱們會在這裏見面，那就太巧了。」

這話已經暗示君簫，天下同姓同名之人，並不足奇，你是君簫，我也是君簫，爾為爾，我為我，用不着爭什麼真假。

高鳳嬌披披嘴道：「但他明明是假冒你來的。」

萬巧兒同樣披披嘴道：「天底下同姓同名的人雖多，但力戰七星會五大高手，和破解『七絕劍法』的君簫，却只有一個。」

高鳳嬌臉色一沉，哼道：「妳以為誰是真的？」

萬巧兒道：「妳以為呢？」

高鳳嬌氣鼓鼓地道：「妳說他是真的，那麼力敵七星會五大高手，破解水中柱『七絕劍法』，君相公使的都是簫招，他的簫呢？」

萬巧兒目光一轉，看到君簫身上果然沒簫，不由神情一怔，問道：「君相公，你的簫呢？」

君簫淡淡一笑道：「簫不在在下身上。」

高鳳嬌轉過身去，叫道：「乾爹！」

董鎮江口中唔了一聲，洪聲道：「小子，咱們都是在江湖上闖蕩了一輩子的人，還會被你娃兒所騙？老夫看你倒是一表人材。說！你假冒君相公，來找我老哥哥，究竟目的何在？」

君簫含笑問道：「你老認定在下是冒名來的了？」

董鎮江洪聲道：「難道還不是麼？」

君簫微微一笑道：「你老太武斷了……」

「住口！」董鎮江雙目圓瞪，怒喝道：「高家鎮是什麼地方？豈能容你前來假冒混充，再不給我老夫從實說來，老夫第一個饒你不得。」

他說得聲色俱厲，大有立即動手之意。

萬巧兒道：「君相公，不用和他們多說，我們走。」

董鎮江洪笑道：「老夫問他的話，他還沒有據實說出，想走可沒這般容易。」

君簫劍眉軒動，朗笑一聲道：「在下和萬姑娘真若要走，就是千軍萬馬，也未必能把咱們留得下來。」

說到這裏，俊目如電，環視了衆人一眼，續道：「不過這位董老前輩說的也有道理……」

他本是和董鎮江針鋒相對，互相駁斥，忽然說出董鎮江說的也有道理，大家自然要聽聽他的說法如何。

因此誰也沒有開口，連董鎮江也雙目炯炯，緊緊盯注着他，等待他的下文。

忠州大俠高如山眼看君簫俊目一掃，神光電射，幾乎不可逼視，心頭不禁微微一凜，暗道：「只要看他眼神如此銳利，此子一身修為，似乎還在自己之上！」

君簫眼看大家都沒有說話，就接下去道：「是在下假冒君簫之名，還是有人假冒君簫，這都並不重要……」

董鎮江道：「那你說什麼重要？」

君簫道：「重要的就是你老方才說的，假冒君簫，有何居心？目的何在？」

董鎮江道：「這要問你，你說是不說？」

君簫淡然一笑，目視錦衣青年，說道：「董老似乎應該問問這位君兄才對。」

錦衣青年臉色微變，笑了笑道：「君兄之言，好像認為兄弟是有意假冒而來的了？既然有人懷疑到

兄弟來意，兄弟自是不便在此停留，高老前輩，董老前輩，晚輩告別。」

說完，欲轉身向外行去。

高鳳嬌搶先一步，攔着道：「君相公留步，咱們沒有人說你假冒，你幹麼要走？」

董鎮江一下子逼到君簫面前，沉聲道：「老夫先想聽聽你到高家鎮來的目的。」

君簫道：「在下是陪同萬姑娘，謁見高老爺子來的。」

董鎮江問道：「萬姑娘有什麼事？」

君簫道：「萬姑娘的令祖，即是神手華佗萬老爺子，由江南遷隱石柱，以賣藥爲生……」

高如山一怔道：「神手華佗來到石柱，老朽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君簫續道：「昨日傍晚，有一青衣漢子自稱他家主人身患急症，請萬老爺子前去看病，而且門外還停着一乘轎子，專程迎接，萬老爺子就坐了他們的轎子而去，這一去，就再沒有回家……」

高如山濃眉微蹙，問道：「那青衣漢子沒說請他到哪裏去的麼？」

「沒有。」君簫接着道：「萬姑娘等了一天，仍然不見萬老爺子返家，心頭自然極爲慌亂，昨晚她看那頂轎子是往西來的，因此一路找到高家集來。」

口氣一頓，續道：「在下和萬老爺子祖孫二位，原是素識，在下正好路過貴地，就在連錦堂朋友開設的麵館裏遇到萬姑娘，因高老爺子在這一帶聲望久著，因此特地陪同萬姑娘前來，趨謁高老爺子，想請高老爺子賜助。」

高如山道：「老朽和神手華佗萬老哥，昔年有過一面之緣，據老朽所知，他『神手華佗』的外號，並非光說他是妙手回春的神手華佗，這中間却包含了雙重義意，因爲萬老哥畢生精研華佗『五禽圖』，當世無出其右，功力之深，已臻上乘，據說敵人只要碰上他的手，都會莫名其妙的被摔出去，因此大家遂以『神手』相稱，下面的『華佗』二字，才是稱他醫道通神而言。」

他說到這裏，目視萬巧兒，又道：「老朽說這一段話，就是說令祖一身武功，絕非泛泛，不可能落入人家手中，而且在川東一帶，如有風吹草動，老朽多少總有個耳聞，這一帶並無什麼人和令祖結有怨隙，自然也不可能劫持令祖。」

萬巧兒道：「那我爺爺會到那裏去了呢？」

高如山道：「也許確是病家請去了，因對方病勢沉重，把令祖留了下來，亦未可知。姑娘還是安心回去，也許令祖已經回來了。」

萬巧兒道：「多謝高老爺子。」回過身去，低聲說道：「君相公，咱們走吧！」

董鎮江洪聲喝道：「小子，咱們老哥哥答應放你們了，老夫也不好再留難你，不過，你年紀輕輕，可要記住，萬兒是要自己闖出來的，以後莫要再去假冒別人的姓名，你可以去了。」

君簫終是年少之人，血氣方剛，被人家冒了自己之名，還連番受他諷譏，本已勉强壓制着心中的忿怒，此時再被董鎮江當面訓斥，一時就有被羞辱的感覺，不禁感到熱血沸騰，怒火難消，俊臉驟紅，仰首朗笑一聲，說道：「在下本來只道你一時不辨眞僞，未免武斷，如今看來，你本來就是個是非不分之人！」

鐵爪龍鏢董鎮江威震川陝，名頭不在忠州大俠之下，君簫衝口而出說他本來就是個是非不分之人，這話，自然說重了！

董鎮江臉色一變，大喝道：「好個狂徒，老夫今晚不教訓教訓你，好讓你稍斂狂妄之氣，以後你行走江湖，這條小命就得送在狂妄無知之上。」

口中說着，突然五指伸直，朝君簫抓了過來。他外號鐵爪龍鏢，這出手一抓，使的正是他成名武功「龍爪功」。

（龍爪功和鷹爪功不同之處，鷹爪功出手之時，五指一抓皆須屈曲，而龍爪功出手之時，五指直伸，直到與對方接觸之時，方行抓落。）

君簫微哂道：「憑你這點功夫，就能教訓在下麼？」

他身子直立不動，直待對方龍爪快要觸及衣衫，身子才輕輕側了一下。這輕輕一側，就避開了董鎮江一抓之勢，但看去爪勢堪堪擦身而過，十分驚險，實則身法奇奧異常。

他使的自然是「九轉遁形身法」，本來施展此一身法，身子必須轉動，但君簫目前功臻上乘，最近又修習了形意的心法，可以以意使形，意動形隨，就不必拘泥於形式了。

董鎮江眼看自己手指明明已經觸到對方衣衫，那知眼睛一花，竟然毫釐之差，從對方衣衫上擦身而過，一抓未中。

他以鐵爪成名，幾十年來，施展「龍爪功」，百抓百中，眼睛從未花過，自然也從未失過手。（他只當自己眼花，決想不到是被對方輕功閃避開去的）一時不禁老臉一熱，但他究是久經大敵之人，對敵經驗何等豐富！一抓落空，立即爪勢一變，隨勢反劈君簫左腰。

這一下因抓出去的手已在君簫近身之處，毋須再行出手，橫劈之勢自然比普通出手更顯得神速。

但君簫依然毫不在意，待得董鎮江掌勢快及腰際，才微一扭腰，又把對方橫劈的一掌讓了開去。

忠州大俠高如山雖未出手，但也爲君簫閃避的奇奧身法而感到十分驚異！

試想董鎮江成名數十年，鐵爪從未虛發，但這回他兩次出手，都是看似就要擊中，却被君簫輕輕一晃，就落了空！

這輕輕一晃，連自己都未曾看得清楚，只覺其中好像隱藏着許多變化，就是自己出手，也未必能擊中君簫的身子，心頭不禁大爲凜駭，暗自忖道：「這少年人使的會是什麼身法？」

董鎮江兩次出手落空，才驚覺到對方年事雖輕，一身武功果然並不含糊，一時輕敵之念登時消失，暗暗提聚功力，沉笑一聲道：「好身法！」

雙手一左一右，覷定君簫，蓄勢待發。

他有了兩次失手的經驗，是以不敢再輕率出手，當然，他這一記不出手則已，一經出手，必然是一記石破天驚的殺着無疑。

君簫似是毫不在意，既無揮手封架的準備，也沒有出手還擊的意思，只是目注董鎮江，微微一哂道：「董前輩，就算你是在下尊長，也只能讓你兩招。」

董鎮江聽了他此話，心頭不覺大怒，蒼髭如戟，豹眼圓睜，大喝一聲道：「老夫並沒有要你相讓，你只管出手，接招。」

喝聲出口，突然欺進，雙手齊發，一記「日月雙懸」，疾向君簫迎面擊到。

這一招，他是含怒而發，一個又扁又闊的身軀，快似雷奔電閃，直欺而上，兩股凌厲强猛的潛力隨手而出，滙成了一道巨濤狂瀾，罡風激蕩，呼嘯盈耳，盛勢驚人至極！

君簫臉上雖然仍是微露笑意，但心頭却也暗暗驚凜，忖道：「此人一身功力果然極爲深厚。」心念閃電一轉，冷笑一聲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接你一掌。」

右掌刀立，橫臂格出。

董鎮江眼看自己雙掌齊發，君簫只以單臂封架，心頭不禁暗暗冷笑：「小子，你這條手臂大概是不要了。」

他欺來的人，來勢何等迅速，自然一下就接觸上了！

這一瞬間，董鎮江才突然發覺不對，那是因爲自己發出的强勁掌風，撞到君簫身前，就被迫停住，好像前面有一堵高牆擋住了去勢，再也無法推進！

掌風無法推進，那就會發生反震之力，心頭不禁一駭，一時之間，還未來得及決定是否應該閃避。

就在此時，君簫橫臂格出的一掌已然和他雙掌接觸上了。這一下，董鎮江但覺一股壓力奇强的無形力道循臂而上，全身勁力再也無法用出，同時感覺內腑受到劇震，一陣血翻氣浮，脚下那裏還能桊得住樁？不由自主一連後退了三步之多。

董鎮江心頭這份震驚，簡直非同小可，一張老臉也脹得色若猪肝，一時不禁老羞成怒，厲喝一聲：「好小子……」

雙手箕張，正待撲起！

就在此時，高如山霍然站起身子，說道：「董兄快請住手。」

董鎮江聽到高如山的聲音，只得收了爪勢，問道：「老哥哥，有什麼事？」

高如山道：「據兄弟觀察，這位君少俠，不似假冒之人。」

董鎮江心裏也自有數，這姓君的年輕人，功力遠在自己之上，自然是眞的無疑；但口中依然說道：「老哥哥……」

他原待說：「老哥哥何以見得？」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君簫已經一步欺到了錦衣青年面前，含笑道：「閣下假冒在下之名，我就是不說你招搖撞騙，你也總該給我一個交代吧？」

錦衣青年倒是十分鎮定，後退了半步，淡淡一笑道：「姓名原是一個人的代號而已，君兄又何必認眞？」

董鎮江嗔目厲喝道：「你果然是冒名頂替而來！」

他右手作勢，又要出手，此老當眞火爆脾氣，嫉惡如仇！

高鳳嬌花容失色，尖叫道：「你眞是假的？你這騙子！」

錦衣青年朝她輕佻的笑了笑道：「當日在漢陽，原是姑娘看了在下身佩鐵簫，硬把在下當作君簫，在下爲了不想太使姑娘失望，才姑且應承下來，在下何曾存心騙妳？」

高鳳嬌氣得嬌軀發抖，鳳目之中隱含珠淚，叫道：「爹……」

一下撲入高如山的懷中，抽抽泣泣的哭將起來。高如山一手撫着愛女秀髮，目注錦衣青年，說道：「閣下當日爲了不使小女失望，姑且應承下來，固非存心冒名欺騙小女；但閣下今日仍以君少俠之名前來，就不無冒名之嫌了。」

錦衣青年笑了笑道：「高老爺子這又錯怪在下了！」

高如山道：「老朽如何錯怪了

你？」

錦衣青年道：「在下途經漢陽，原是專誠趕去忠州，拜謁老爺子而來，後來才知高姑娘即是你老爺子的令嬡，在下已經在令嬡面前承認了君簫，再來面謁老爺子之時，總不能另外再換一個姓名，因此只好沿用了君簫之名。」

他目光一掠君簫，續道：「不想天下之大，竟有這等巧事，會和這位君兄當面相遇。」

君簫聽了他的解釋，心中暗道：「他這話倒也說得合乎情理。」

高如山一手撚鬚，朝高鳳嬌安慰道：「妳聽到了，這也不能完全怪他。」

高鳳嬌眨動一雙鳳目，幽幽的望了錦衣青年一眼，沒有作聲。女孩子家心裏偷偷喜歡上一個人時，對他的行爲，總會曲意諒解的。

高如山自然看得出女兒的心意，一面問道：「閣下究是何人？」

錦衣青年抱拳道：「在下任劍秋。」

高如山又道：「任相公方才曾說途經漢陽，原是入川來見老朽，不知有何貴幹？」

任劍秋道：「在下奉家師之命，有書信一封，面呈高老爺子。」

說罷，果然從懷中取出一封書信，雙手遞過。

高如山問道：「任相公尊師是誰？」

任劍秋道：「老爺子看了書信，自會明白。」

高如山接過書信，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看了兩行，一張老臉就變了顏色；但他究是一方雄主，雖然臉色劇變，也很快就平復過來，看完書信，隨手摺好，收入袖中，冷冷一哼，問道：「尊師這是什麼意思？」

任劍秋道：「家師只命在下把書信送呈你老，在下並不知道家師在信中說了些什麼，只是家師要在下向你老討個回信。」

君簫眼看他們說的已和自己無關，這就抱拳作揖，說道：「高老前輩，在下告辭了。」

高如山起身答禮道：「君少俠，老朽失禮之處，深感不安，務請多多包涵。」

君簫道：「老前輩不用客氣。」隨着話聲，就和萬巧兒一起往外走去。

高如山送到廳口，叫道：「錦堂，你代我送君少俠二位。」

連錦堂就站在廳外，躬身答應一聲，陪同兩人往外行來，出了大門，君簫回身道：「連爺請留步了。」

連錦堂連連拱手道：「二位好走，恕在下不送了。」

兩人走了一箭來路，君簫說道：「萬姑娘，咱們得趕緊回去才是。」

萬巧兒道：「君相公也要去麼？」

君簫道：「萬老爺子是否已經回家，目前還不知道，在下自然要送妳回去了。」

萬巧兒感激地道：「君相公，你眞好。」

君簫道：「在下一條命還是萬老爺子救的，些許微勞，何足掛齒？」

萬巧兒和君簫同行，心裏有着說不出的安慰，喜孜孜的邊走邊說道：「君相公，你的名氣可大了呢，前幾天，我就聽爺爺說過，茶館酒肆，都在談論着你。」

君簫笑道：「在下有什麼值得他們談論的？」

萬巧兒道：「江湖上都在傳說着你大鬧風雲莊的事，大家都把你說成了武林少有的少年英雄，不然，那姓任的也不會假冒你的名了。」

她回頭望望君簫，抿抿嘴，嫣然笑道：「你沒看高鳳嬌連你的面都沒有見過，就對你傾心得看到佩簫的人，就當作你了。」

君簫笑道：「這也是好事，他冒用了我『君簫』二字，却促成了他們一段情。」

萬巧兒忽然好似想到了什麼，口中「哦」了一聲，說道：「君相公，有一件事，不知你有沒有注意？」

君簫道：「妳說的是什麼事？」

萬巧兒道：「就是那姓任的師父送給高老爺子一封信，我看一定有問題。」

「哦！」君簫只「哦」了一聲，沒有說話。

萬巧兒道：「我看高老爺子看信之時，臉色大動，一臉俱是怒容，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故。」

果然是姑娘家細心！

君簫道：「高老爺子不失是一位正派人物，只是那任劍秋眼神不正，不像是正派門下。」

萬巧兒道：「就是啊，瞧他一副油頭粉臉的輕薄樣子，就不是什麼好人，高鳳嬌怎麼會看上這樣一個人，眞是……」

她忽然覺得這話，自己一個女孩兒家不該說的，不覺粉臉一紅，底下的話就頓住了。

兩人奔走了頓飯工夫，就已趕到石柱，雙雙越過城牆，君簫問道：「萬姑娘，你們住在那裏？」

萬巧兒道：「我們住在城南，還有一里多路，就到了。」

說着，就走在前面引路。

這時差不多已有二更時分，石柱小城偏僻，居民早就熄了燈火。

兩人脚下極快，不多一回，就走到一條巷口，萬巧兒回頭道：「就在這條巷子裏了。」

君簫跟着她走進巷子，但見兩邊都是矮平房，有些門口還堆放着鋤頭、籮筐等物，顯然住戶都是平民。

正行之間，萬巧兒忽然驚喜地道：「君相公，爺爺果然回來了，你看，屋中還有燈光呢，我們快走！」

巷底圍着一道土垣，有三間瓦屋，果然隱隱透出燈光！

萬巧兒脚下加緊，奔近垣前，伸手推開一扇木扉，裏面有一小片土畦，種着許多藥草，燈光就是從窗欞中透出來的。

兩人迅快的穿過藥圃，走近簷前，萬巧兒就嬌聲叫道：「爺爺，你快來瞧瞧，是什麼人來了？」

口中喊着，人已翩然奔到門口，推門而入。

君簫跟在她身後，剛跨上石階，就聽萬巧兒驚啊一聲，叱道：「你是什麼人？我爺爺呢？」

君簫聽她聲音有異，急忙跟着走入。

只見堂屋中走出一個身穿青色長衫的漢子，堆着一臉笑容，拱拱手道：「萬姑娘回來了，在下已經足足等了兩個更次。」

萬巧兒後退一步，問道：「我問你，你是什麼人？」

她有君簫同道，膽氣就壯了不少。

那青衫漢子陪笑道：「小的是奉敝上之命，來接萬姑娘的。」

萬巧兒道：「你們主人是誰？」

青衫漢子依然陪笑道：「萬姑娘到後自知。」

萬巧兒道：「你連你們主人是誰都不肯說，我能相信你麼？」

青衫漢子笑了笑道：「萬姑娘最好是相信小的。」

萬巧兒道：「我爺爺就是你們請去的？」

青衫漢子道：「是的，萬老夫子就在敝莊作客。」

萬巧兒道：「你們爲什麼不放我爺爺回來？」

青衫漢子陪笑道：「萬姑娘誤會了，因爲敝上尚未完全康復，仍須萬老夫子親自調治，就在敝莊屈留幾日，敝上爲了怕姑娘不放心，才特派小的前來迎迓，請萬姑娘也到敝莊去盤桓幾日。」

萬巧兒問道：「我爺爺怎麼說？」

青衫漢子笑道：「這自然是萬老夫子同意的了。」

萬巧兒一時沒了主意，回頭朝君簫問道：「君相公，我要不要去呢？」

君簫一直沒有說話，只覺這青衫漢子雖然一身下人打扮，但眼神充足，措詞得禮，不像是個下人。

再說，他們把萬老爺子請去，如今既然派人來接萬姑娘，就該帶了高老爺子的親筆字條來才是，但却沒有。

他這話只是心裏想着，可沒有說出口來，就朝萬巧兒點點頭道：「在下陪姑娘去。」

萬巧兒喜道：「謝謝你。」

君簫道：「姑娘不用客氣。」

青衫漢子看了君簫一眼，含笑朝萬巧兒問道：「這位相公是誰？」

君簫不待萬巧兒開口，說道：「在下姓君。」

青衫漢子連忙拱手道：「原來是金相公，只是敝上要小的前來，只請萬姑娘一個……」

萬巧兒道：「君相公不是外人，他陪我去，與你何干？」

青衫漢子連聲陪笑道：「萬姑娘這麼說，小的就沒有意見。」

萬巧兒催道：「要走就要快了，你還不替我們領路？」

青衫漢子連忙陪笑道：「萬姑娘，敝莊車子就停在巷外。」

三人走出屋子，萬巧兒門上了門，一同走出小巷。

青衫漢子舉手招了招，但見對面屋簷下，歇着一輛馬車，緩緩馳了過來，在路邊停住。

青衫漢子陪笑道：「萬姑娘請上車。」

車把式打起簾子。

萬巧兒道：「君相公，你先請。」

君簫道：「姑娘不用客氣，只管先上。」

萬巧兒一低頭，鑽進車廂，君簫也跟着上車。

車把式放下簾子，青衫漢子隨着跨上車前，坐到車把式左首，揮了揮右手。

車把式一抖手，皮鞭在半空中響起「劈啪」一聲脆響，兩匹馬拖着車子，轆轤朝前馳去。

車廂之中，四週都是皮篷，除了車子顛簸得十分厲害，顯然馳行極速，根本不見一絲天光，黝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一會工夫，便已奔近城門，車子一停，青衫漢子下去找守城門的老卒打通關節。也許是錢能通神，那老卒敢情瞧在「神」的份上，果然打開城門，讓馬車出去。

萬巧兒低聲問道：「君相公，我們這車子不知朝什麼地方去的？他們會不會有什麼詭計？我看那青衫漢子不像是個好人！」

君簫道：「姑娘不用躭心，妳沒聽高老爺子說，令祖一身武功十分了得，不會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就好。」

萬巧兒眨着一雙烏黑發亮的眸

子，偏頭問道：「君相公，你是到哪裏去的？」

黑暗之中，她自然看不到君簫，但君簫却看得到她，一面說道：「在下此次出川，並無一定去向。」

萬巧兒幽幽地道：「等爺爺回來，這回君相公可以在舍下多盤桓幾日了。」

君簫道：「只怕不敢打擾了。」

萬巧兒道：「爲什麼呢？」

君簫道：「不瞞姑娘說，在下還要去辦一件事。」

也沒說什麼事，萬巧兒自然不便多問，這一來，兩人不覺就沉默下來。

君簫眼看萬巧兒沒再開口，只當她不高興了，這就轉臉道：「這裏不知什麼地方了？」

擧手一指，把牛皮車篷戳了一個小孔，湊着眼睛，朝外看去。

萬巧兒問道：「君相公，這是什麼地方？」

君簫道：「看不出來，這條好像是山路，四面都是起伏的高山。」

他從沒到過四川，如何認得出來？

天色漸漸黎明，萬巧兒早已倚着車廂熟睡了。

中午時分，馬車在一處山谷間停了下來，那是羣山間一片極小的平地。

萬巧兒一手撩簾，探出頭去，問道：「到了麼？」

青衫漢子陪笑道：「快了，咱們只是在這裏休息一會，就要上路，中午只好委屈二位，用些乾糧了。」

說着，取出一個布包，遞了過來。

萬巧兒伸手接過，裏面有十幾個饅頭，還有一包醬肉、滷蛋、猪心、牛肝之類，另外還有一壺水。

兩人也就不客氣，在車廂中吃着。

車把式給兩匹馬上足了料，又開始趕路。

萬巧兒開始躭心起來，低聲說道：「君相公，我們好像已經趕了不少路呢，看來他們是在很遠的地方了。」

君簫心裏自然也在嘀咕，從昨晚至今，至少已趕出百里之遙，青衫漢子言詞閃爍，行動詭異，實有令人可疑之處，但他藝高膽大，那會把對方放在心裏？只是淡淡一笑道：「萬姑娘不是躭心令祖安危，急於和令祖見面麼？他是領我們去見令祖的，妳怎麼又害怕起來了？」

萬巧兒道：「我才不怕，只是奇怪怎麼會有這麼遠法？」

君簫輕笑道：「就算再遠，也會到的，且等到了地頭，我們相機行事，總比找不到一點頭緒好得多了。」

萬巧兒一雙美目之中隱含異采，嫣然笑道：「有你君相公在一起，我的膽子也壯了許多，什麼都不怕了。」

車行極速，但也馳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才進入一條曲折狹窄的峽谷之中，這條峽谷，兩面山勢極陡，一路石子磊磊，車身顚簸得十分厲害。

君簫低聲說道：「看來快要到了。」

萬巧兒哦道：「君相公，你怎麼知道的呢？」

君簫道：「我們這一路行來，雖然都在山區之中，但路面較寬，也極爲平整，縱非官道，可見平時也經常有車馬行馳，方才他們捨了大路，折入這條狹谷，不但山勢險惡，路上不平，也不見有車行的轍跡，那一定是平時很少有車子往來，可能是他們自己開闢出來的山徑了。」

萬巧兒聽得只是點頭，由衷地讚道：「君相公，你心思比女孩子還細，這道理說來很簡單，但你不說，我就是想不出來。」

君簫還未答話，突然眼前睛一暗，車子好像進入山洞一般，車聲隆隆，極爲震耳，急忙湊着小孔朝外看去，車子果然穿行山腹石窟之中。

這樣足足走了一盞熱茶工夫才穿出山洞，車子忽然停了下來。

車把式打起車簾，青衫漢子一躍下車，陪笑道：「二位請下車。」

君簫當先躍下，萬巧兒也跟着下車，擧目看去，這裏依然是羣山之間的一道峽谷，兩邊高山陡峭，中間雖有一條狹長的平地，地方不大，到處怪石嶙峋，山上不見一棵樹木，看去形勢十分險惡。

別說莊院，連草寮都沒有一間。

看得萬巧兒心頭越發起疑，何況天色又漸漸接近黃昏，忍不住問道：「你把我們送到這裏來作甚？」

青衫漢子依然陪笑道：「萬姑娘幸勿誤會，小的替二位帶路，到了地頭，二位自知。」

萬巧兒道：「這裏還不到地頭麼？」

青衫漢子陪笑道：「姑娘請隨小的來。」

說完，擧步朝谷底走去。

萬巧兒看看君簫，君簫朝她點點頭，兩人就跟着他身後行去。

青衫漢子放腿奔行，走得極快，直到此時，兩人才發現這道峽谷之中，到處都是高與人齊的石筍，愈走愈密，人行其間，必須曲折彎行。

青衫漢子走在前面，脚下走得極快，你根本無暇多看，一會工夫，便已穿出石林，到了一座石崖前面，但見壁間有一個一人來高的洞窟。

青衫漢子脚下一停，回頭道：「到了，二位請進。」

萬巧兒脚下有點踟躕，問道：「你主人就住在這座洞裏麼？」

青衫漢子陪笑道：「正是。」

君簫道：「朋友請帶路。」

萬巧兒眼看洞窟裏面黑黝黝的，看不清景物，心頭微有怯意，問道：「君相公，我們要進去麼？」

君簫淡淡一笑道：「我們既然來了，何況主人就住在裏面，自然要進去了。」

青衫漢子連連陪笑道：「金爺說的極是，在下替二位帶路。」

說完，當先擧步朝洞窟中走去。

君簫目能夜視，洞窟之中雖然幽暗，但仍可看得清楚，不虞青衫漢子使詐，這就緊隨着青衫漢子身後走入。

萬巧兒眼看君相公跟了進去，也就相隨而入。

那青衫漢子跨入洞窟，只走了七八步路，就停了下來。

這七八步遠近，已經伸手不見五指，君簫抬目看去，原來這座石窟就只有七八步深，已經走到盡頭，青衫漢子走到右首石壁之下，伸手握住壁間一個銅環，輕輕拉了兩下。

萬巧兒跟在君簫身後，低聲問道：「君相公，你怎麼不走了？」

君簫道：「前面有一堵石壁擋住了去路，好像已是盡頭了。」

萬巧兒道：「那麼他們主人呢？」

話聲才落，但聽洞底響起了一陣隆隆之聲！

萬巧兒一驚，一把抓住了君簫的手，叫道：「君相公……」

底下的話還未說出，但見石壁中間緩緩移開，裂開了一個圓洞門，燈光從圓門中射出。

看去好像是一條寬闊的長廊，地上一塵不染，十分光亮。

青衫漢子抬手肅客，陪笑道：「在下只能到此爲止，二位進入之後，自會有人接待，恕在下告退了。」

說完，不待兩人開口，迅速地轉身退了出去。

君簫輕輕拉着萬巧兒的柔荑，說道：「走，我們進去。」

擧步朝圓洞中跨去。

萬巧兒低着頭，緊隨君簫身後而入。

這條甬道，兩側都是光滑的石壁，每隔一丈五六，就有一對玻璃壁燈，因此照得甬道上十分明亮，但却闃無一人。

兩人走了一箭來路，甬道忽然向右彎去。

轉過彎，迎面矗立着一座一人來高的鏤花石屏風，眼前景物一變，好像進入了一間佈置華麗的客廳。

這間客廳相當寬敞，中間放着八扇錦繡畫屏，兩邊兩排雕花椅几，石室四角，懸掛着四盞流蘇宮燈。

踏入這間客廳，你簡直不相信這是在山腹石窟之中，但却依然闃無人聲，也不見人的影子。

萬巧兒自從進入石窟，一直拉着君簫的手，沒有放過，直到此時，她才發現，一時不禁粉臉飛紅，急忙放開了手，擧手掠掠鬢髮，低聲說道：「君相公，情形有些不對！」

君簫心中雖有同感，但依然問道：「那裏不對了？」

萬巧兒悄悄地道：「這裏怎麼不見一個人影的呢，我們莫要中了人家的圈套！」

她話聲才出，只聽畫屏後面，傳出一聲「噗嗤」輕笑。

君簫一下擋在萬巧兒身前，沉喝道：「什麼人？」

一陣細碎的脚步聲，雜以清脆的環珮交鳴，隱隱從屏後傳出，但見畫屏後面，蓮步輕盈地走出一個身穿鵝黃衣裙的長髮麗人。

這麗人不過二十出頭，生得臉如芙蓉，眼如丹鳳，點絳唇淡，淺掃蛾眉，在柔和的燈光之下，使人有明亮的感覺。只見她目如流波，輕輕一轉，未言先笑，嬌聲道：「萬姑娘芳駕遠來，小妹有失迎迓，眞是失禮之至……」

她眉眼盈盈，一下轉到了君簫身上，甜甜一笑，問道：「這位是……」

君簫因青衫漢子一直把自己叫成「金相公」，索性姓金也好，這就抱抱拳道：「在下姓金。」

黃衣麗人又看了他一眼，才道：「原來是金相公，賤妾失敬了。」說到這裏，玉手一抬，又道：「二位請坐。」

萬巧兒並未落坐，問道：「我爺爺就在這裏麼？」

黃衣麗人含笑道：「是啊，萬老夫子自然在這裏了，萬姑娘路上勞頓，先請在這裏喝口茶水，稍事休息，小妹再領妳進去不遲。」

說話之時，一名青衣使女手托銀盤，送上兩盞香茗。

黃衣麗人抬抬玉手，輕啓朱唇，說道：「二位請用茶。」

君簫問道：「請問姑娘是……」

黃衣麗人擧手攏攏長髮，嫣然一笑道：「我叫黃鳳娟。」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藍小蝶救治馬君武後便獨自返回百花谷，却在馬君武調息時，來了一個自稱為馬君武好友，實際乃曾暗害馬君武的人——曹雄。他一進來便覬覦床角的一個精緻玉盒，便假勸馬君武去見師姊。為了防備馬君武再遭暗算，白雲飛暗中跟踪而去。當他們來到一處險境時，曹雄一躍已杳無蹤跡……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臥龍生

仙鶴神針

身傍奸賊渾不覺　宅心仁厚反被誣

曹雄先是一呆，繼而微微一一身武功不算很弱，縱然遇上了武林中一流高手，也該有搏鬥痕跡可尋，但兄弟已仔細看過四週，絲毫看不出可疑之處。」

馬君武心中突然一動，笑道：「兄弟有幾句不當之言，說出口來，望曹兄不要多心。」

曹雄道：「有甚麼話，但請直說，兄弟洗耳恭聽。」

馬君武輕輕歎息一聲，道：「我龍師姊一向受我三師叔器重，不知為甚麼事，竟不惜身犯武林首戒，叛離師門，私逃下山，曹兄和她結伴同行，定然甚得我師姊傾心，想必已把隱衷告訴曹兄，兄弟自知這幾句話問得有些唐突，但却無一點質責曹兄之意，我祇是想知道其中原因何在……」

曹雄祇聽得心頭一震，但臉上却毫無愧疚之色，格格一笑，接道：「馬兄這等窮究根底，是不是懷疑兄弟引她叛離師門？」

馬君武道：「師倫大道，豈容背棄……」他微一沉吟，又道：「兄弟雖感龍師姊所為不當，但並無懷恨之心，祇望能為她略盡棉薄，乞求三師叔答允她重返師門。」

曹雄仰臉冷笑一陣，道：「馬兄用心可算良苦，祇是兄弟十分懷疑馬兄有無那份情面？」

馬君武道：「不錯，這等重大之事，兄弟縱然不惜身代受責，祇怕也無能為力，但我想懇請白姑娘代向三師叔說項，或有可為。」

曹雄道：「這件事兄弟很難作主，祇有馬兄自己去對她說了，如果她肯聽馬兄之言，願意重返師門，兄弟自是代她慶幸，如她不肯應允，那也是你崑崙派中之事，誰人也無權干涉。」

馬君武看他言詞之間，對龍玉冰毫無關懷之情，不禁心生疑竇，暗自忖道：看他輕鬆神態，似對我龍師姊毫無兒女之私，看來此事多半是龍師姊自己之意，半點也怪不得別人了。

心念一轉，忽生歉疚，歉道：「兄弟適才之言，想來有些過份，曹兄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突聞石道之中傳來一陣步履之聲。

曹雄一拉馬君武，低聲說道：「快些躲入石室。」說着話用力一帶，和馬君武聯袂躍入。

兩人不過剛剛隱起身子，來人已然進了洞口，白髯長衫，手提竹杖，正是華山派掌門人八臂神翁杜維笙。

他身後緊隨一個灰袍道髻，黑鬚過胸，五旬左右的中年道人。

祇聽杜維笙大笑說道：「道兄來得正好，兄弟已和雪山派掌門人談過，並已得滕兄允諾，如果道兄

再一答應，咱們眼下實力就超過天龍帮了，不管那『歸元秘笈』出世的傳言是眞是假，倒不妨借此機會，先把天龍帮遣來的人一鼓殲滅。」

那中年道人微微一笑，道：「杜兄高見，貧道十分贊同，近幾年來，天龍帮大肆擴展勢力，到處設立分壇，看樣子大有橫掃武林各派，獨霸江湖的用心，據聞海天一叟蘇朋海準備柬邀武林九大門派，在黔北天龍帮總壇比劍，貧道已二十年未履江湖，想不到短短二十年中，武林形勢有這樣大的變化。」

八臂神翁杜維笙笑道：「天龍帮柬邀咱們九大門派比劍之事，兄弟是親耳聽得，此事早已盛傳大江南北，祇要是武林道上人物，大概是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了。」

兩人談話之間，直對着石室走來，但聞步履之聲愈來愈近，剎那間已到石室外。

馬君武四顧石室，無一處可以隱藏身子，轉臉向金環二郎曹雄望去，祇見他已經運氣蓄勢，準備施襲。

處此情景之下，馬君武也祇得凝神運氣，以備迎擊來人相犯。

但聞步之聲倏然停住，八臂神翁杜維笙突的大聲喝道：「甚麼人……」三個字剛說出口，已聞得長笑之聲隨來，倏忽之間，已到了石室外面。

祇聽杜維笙打了兩個哈哈，道：「滕兄來得巧極，我替你引見一位難得一晤的朋友。」

這時，馬君武和曹雄全都是背貼石壁，屏息而立，自無法看得室外幾人相貌，但憑一雙耳朵，由幾人談話之中，分辨來人身份。

祇聽後來一人乾笑了兩聲，道：「這位道兄，不知是不是點蒼三雁夏道長？」

那中年道人笑道：「不敢不敢，貧道俗名夏雲峯，承武林中朋友們抬愛，送一個翻天雁的綽號，兄台可是雪山派掌門人，人稱白衣神君的滕雷兄台麼？」

滕雷又是兩聲乾笑，道：「彼此彼此，都是武林朋友們抬愛，算不得甚麼。」

八臂神翁杜維笙哈哈大笑，道：「兩位不必這等謙讓了，夏道長自接掌點蒼門戶之後，就很少在江湖上走動過，滕兄也很少步履江湖，這次能不期而遇，實在難得。」

翻天雁夏雲峯微微一笑，道：「這次貧道趕來浙東，祇想一睹傳言武林數百年的奇書『歸元秘笈』，究竟上面記載的是甚麼武功，能引得武林朋友們如瘋如狂？順便再訪晤海天一叟蘇朋海，替我兩位師弟討還一筆債務。」

杜維笙笑道：「不是兄弟有意長天龍帮的威風，夏道長縱然身負絕世武功，祇怕也沒法一個人深入天龍帮黔北總壇重地，夏道長如果單人往訪，身陷危境，豈不正合他們心意，不知夏道長對兄弟這幾句無諱之言，是否感覺到有些道理？」

白衣神君滕雷乾咳了一聲，道：「杜兄高論，在下十分佩服。」

翻天雁夏雲峯側臉望了滕雷一眼，笑道：「杜兄想必已胸有成竹，貧道願聆高見。」

八臂神翁杜維笙呵呵兩聲大笑，道：「兄弟已和滕兄商量過這件事情，覺得對付天龍帮大可不必講甚麼仁義道德，借此機會下手，把他們派來括蒼山中的人，一舉殲滅。」他乃一派宗師身份，幾句話出口之後，不禁臉上一紅。

夏雲峯轉臉望着白衣神君滕雷，問道：「不知滕兄對此事看法如何？貧道亦願聞高論。」

滕雷一咧大嘴巴，乾笑一聲，暗裏罵道：好小子，眞個是又奸又滑，硬要迫我親口承認。他心裏在罵，口裏却笑着答道：「兄弟久居邊陲絕峯，很少涉足中原，杜兄却經常在大江南北走動，對天龍帮劣跡，想必已瞭如指掌，是以，兄弟對杜兄之言，毫無成見，不知夏道長高見如何？」

夏雲峯笑道：「貧道已二十幾年未離開點蒼山一步，對近年江湖上一切人事變化，均甚隔膜，二位如覺得可行，貧道自當追隨二位之後，略效微勞，二位如覺此法不妥，不妨再從長計議。」

要知這三人，都是武林中一派宗師地位，誰也不願意擔上一個暗算別人的罪名，儘管滕雷、夏雲峯都贊同杜維笙的意見，但却全都不願明白的表示出來。

八臂神翁杜維笙何等老辣，聽兩人言詞之間，雖然故意推諉，但心中都無反對意思，心中在暗罵兩人可惡，口裏却哈哈大笑道：「滕兄和夏道長，既然都不知近年江湖形勢變化，天龍帮諸般劣跡，那就是信任兄弟之言了。」

夏雲峯笑道：「杜兄名重武林，言重九鼎，貧道素所仰慕，那有懷疑的道理？」

滕雷連着幾聲乾笑，道：「夏道長說的不錯，兄弟也深信不疑。」

八臂神翁杜維笙道：「既然是如此，兩位同意兄弟對付天龍帮的拙見了？」

滕雷、夏雲峯相視一笑，道：「但請杜兄吩咐，我等無不遵從。」

八臂神翁杜維笙拂髯沉吟一陣，道：「據兄弟觀察所得，天龍帮早在兩天之前，已在這白雲峽四

週，佈上暗樁，但遲遲不見行動，想必是蘇朋海等一般首腦人物未到之故，不願打草驚蛇。不瞞兩位，兄弟行踪已被天龍帮幾處暗樁發現，情勢所迫，兄弟不得不先下手掃除了他們幾處暗樁。」

白衣神君滕雷接道：「天龍帮弟子衆多，殺幾個於事何補？」

杜維笙道：「咱們所以處處落在下風，着着被天龍帮搶去先機，就是因他們人多勢衆，耳目靈敏，要想勝得他們一籌，必得先把他耳目毀去，兄弟想盡半日一夜之力，先把天龍帮這附近的暗樁全部掃除，這一來咱們就算搶先了一步，待天龍帮幾個首腦到來，定要省事不少。」

翻天雁夏雲峯笑道：「此乃兩全其美之策，高明！高明！」

八臂神翁杜維笙淡淡一笑，道：「掃除天龍帮暗樁之後，咱們再集中三派之力，圍殲天龍帮中首腦人物……」

他略一沉吟，又道：「兄弟已想得一個辦法，祇不知能否適用？」

夏雲峯道：「杜兄籌思之策，定然極具卓見，快請說出來，一開貧道茅塞。」

杜維笙手拂長髯，笑道：「過獎，過獎，兄弟雖然想出一個誘分天龍帮首腦人物的辦法，但還得仰仗夏道長大力，始能收效。」

翻天雁夏雲峯道：「如有需用貧道之處，自當全力以赴。」

八臂神翁杜維笙笑道：「兩位先看看咱們現在停身之處如何？」

滕雷目光轉動，打量了四週一陣，道：「形勢險惡，隱蔽極佳。」

八臂神翁杜維笙道：「兄弟想集中咱們三派實力，預伏在那石室之中，然後再故佈疑陣，把天龍帮幾個首腦人物分散，由夏道長和兄弟故意互爭『歸元秘笈』，讓天龍帮人看到……」

夏雲峯笑道：「辦法實在不錯，天龍帮幾個首腦人物，在看見『歸元秘笈』之後，必然緊追不捨，咱們再一邊打一邊走，使他們沒有時間知會同門，祇是……」

杜維笙探手入懷，摸出一個精巧玉盒，道：「夏道兄，可是擔心沒有誘敵的『歸元秘笈』麼？」說着話，打開了那精巧玉盒。

祇見那玉盒之中，放着幾本册子，端端正正的楷書，寫着「歸元秘笈」四字。

白衣神君滕雷、翻天雁夏雲峯，雖明知杜維笙即使眞有「歸元秘笈」，也不會當着兩人之面取出，但在驟見這武林奇書之時，亦不禁有些激動，雖然明知是僞仿之本，但仍雙雙向杜維笙逼近一步。

滕雷微一躬身，正想檢起放在地上的玉盒，但瞥見夏雲峯站在兩步之外，臉色肅穆，虎視眈眈，不禁心頭一震，趕忙收回探出的右臂。

翻天雁夏雲峯和白衣神君滕雷四隻眼睛，都盯在那「歸元秘笈」之上，但却誰也不敢探臂檢取。

但見杜維笙微微一笑，道：「夏道長、滕兄，既都有興一睹兄弟這僞造奇書，但請隨便檢起過目就是。」

八臂神翁杜維笙細看兩人，都已暗中運集了功力，蓄勢待發，不管那一個探臂去檢取玉盒中「歸元秘笈」，另一人即將以排山倒海的威勢擊向對方，心中暗自忖道：此刻如非需要兩人合力對付天龍帮，我祇要稍作撩撥，便不難使兩人拚個你死我活，可惜呀！可惜。

他心裡雖在暗叫可惜，臉上却堆滿笑容說道：「年前兄弟曾在這括蒼山中，親眼看到過崑崙派玄清道人的僞造『歸元秘笈』，回到華山之後，就依照所見，製成這部假書，滕兄和夏道長如果不信，待兄弟打開給兩位瞧瞧。」

白衣神君滕雷、翻天雁夏雲峯同時側望着杜維笙淡然一笑，未發一言。

八臂神翁杜維笙怕自己探手翻書之際，遭兩人襲擊，便一伸手中青竹杖，挑開「歸元秘笈」。

八臂神翁杜維笙指着第一頁太極圖說：「這僞造『歸元秘笈』雖是贋品，但上面記載武功，倒非故弄玄虛，如被一般江湖上朋友得到，對練氣技擊，不無小補，但如在夏道長、滕兄眼中看來，祇怕要笑掉大牙了。」一面說話，一面不停用手中青竹杖翻動玉盒中的「歸元秘笈」。

兩人看了數頁之後，已證實杜維笙所言非虛，上面所載，果然是一般的拳掌練氣方法，夏雲峯首先散去凝聚的功力，退後兩步笑道：「杜兄這僞造奇書，如果流傳江湖，若干年後，恐亦將成爲武林中另一部秘笈了。」

滕雷乾笑兩聲接道：「夏道長說的不錯，杜兄對這部僞書，當眞是下了不少工夫。」

杜維笙檢起玉盒笑道：「隨手揮毫塗鴉一通，兩位見笑了。」

滕雷道：「這麼看來，杜兄是早有用心了，此本固然可以亂眞，但……」略一沉吟，又道：「祇怕天龍帮發現這一部僞書之後，一面緊追，一面設法招呼同門，合力趕來，咱們勢必得在山腹密洞之內，和他們有一場慘烈的拚搏，勝負之數，且不說它，但如這次傳言屬實，那眞本『歸元秘笈』，確在此山之中，豈不留人以可乘之機。」

八臂神翁杜維笙說：「對，這一點，兄弟也曾想過，但必需夏道長和滕兄能和兄弟合作無間才行，試問當今武林中各門各派，那一派能夠獨擋咱們三派聯手的實力，除了天龍帮盡出帮中首腦精銳或可抗拒之外，恐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天龍帮來，別說此次傳言未必是眞，就是那眞的『歸元秘笈』果在此山之中，被別人坐收漁利，憑咱們三派聯合實力，不難追蹤奪回，祇要咱們能把天龍帮首腦傷他幾個，先去强敵，放眼當今江湖，誰還是咱們三派聯合敵手？」

滕雷接道：「百密難免一疏，萬一杜兄算計有失，天龍帮首腦合力追入這山腹之中，這一仗打下來，祇怕傷亡慘重，在咱們元氣大損之際，再追踪搶奪那『歸元秘笈』，實難穩操勝算。」

杜維笙拂髯一陣哈哈大笑道：「滕兄但請放心，兄弟早已籌謀及此，如果他們追來人多勢衆，難以力拚，那就不妨動點心機，借重火攻，把他們全數燒死在山腹之中。」

夏雲峯抬頭望望大洞口，問道：「杜兄可是要利用那上面洞口，投下燃燒的枯枝、火把……」

杜維笙大笑接道：「佩服，佩服，兄弟費時一日之久籌想之策，却被夏道兄一言道破。不過，此事看來雖易，但做起來也確有不少困難，最爲重要是時間要配合得恰到好處，在我們撤出之時，動作必需靈活迅速，即使被他們看見情勢不對，也無法應變得及……」

躲在石室中的馬君武及金環二郎曹雄聽到此處，忽覺對方聲音低沉下去，以後幾人說些甚麼就再也無法聽得到。

大約過有一刻工夫，突聽杜維笙大聲笑道：「好！咱們就這樣決定，祇是太辛苦滕兄了。」

祇聽滕雷一聲乾笑，道：「好說，好說，夏道長和杜兄這等抬愛兄弟，兄弟覺得榮幸至極。」

但聞步履之聲，混合着三人大笑之聲由近而遠，瞬息消失。

曹雄貼壁移到石門旁邊，探頭向外一看，幾人早已身影俱杳，立時一個翻身躍出石室，馬君武緊隨着一個「飛鳥出林」，跟踪躍出。

四隻眼睛先向四外搜望一陣，馬君武才皺皺眉頭，問道：「曹兄，貴帮……」

曹雄格格一笑，截住了馬君武的話，道：「怎麼？馬兄懷疑兄弟是探子的麼？」

馬君武道：「兄弟不敢存此用心，但貴帮在這白雲峽四週滿佈伏樁暗卡，想來總是事實了？」

曹雄笑道：「聽幾人之言，大概不會虛假。」

馬君武道：「這麼說來，曹兄是不知道這件事了？」

金環二郎曹雄道：「兄弟千里趕來此處，祇是爲探望馬兄傷勢。」

馬君武雖是聰明之人，但其宅心忠厚，不願以小人之心，猜疑他人，當下笑道：「曹兄盛情，兄弟十分感激，祇不知曹兄何以會知道兄弟的行踪？」

金環二郎曹雄淡淡一笑，道：「我們天龍帮耳目遍及大江南北，別說馬兄行踪了，就說當今武林九大門派的一舉一動，都難逃我們監視。」

他這麼故作坦然的幾句話，反而把馬君武心中存在的一些疑竇消減很多，微微一笑，道：「貴帮耳目的是靈敏……」話至此處，忽覺失言，倏然住口。

曹雄心中一動，道：「剛才三人，都是武林中一派宗師之尊，想來定不會隨口胡說，既然說起本帮在這白雲峽四週都安上暗樁，那自然是假不了，兄弟身爲天龍帮弟子自不能坐視不管，馬兄是局外人，最好還是請先走一步，免得招惹上無謂的麻煩。」

馬君武沉思一陣，十分爲難的說道：「曹兄爲了兄弟不惜奔波數千里，跋山涉水，遠赴祁連山中，此等情意，是何等深重，如今曹兄有事，兄弟如何能夠坐視不管？祇是貴帮此次謀圖之人是兄弟……」

金環二郎曹雄格格一笑接道：「是你的幾位紅顏知己，因而使你十分爲難？」

馬君武嘆道：「白姑娘對兄弟，有數度救命之恩……」

曹雄忽然一整臉色，截住了馬君武的話，說道：「馬兄不必爲難，兄弟決無請馬兄助拳之心，但有一件可疑之事，想請問馬兄一句，不知馬兄是否願意告訴兄弟？」

馬君武道：「曹兄但請吩咐，兄弟自然知無不言。」

曹雄道：「適才杜維笙等三人一番對答之言，馬兄是親耳聽到的了？」

馬君武點點頭。

曹雄不待馬君武開口，又搶先說道：「他們計議對付我們天龍帮的手段，可算得十分陰狠毒辣，是也不是？」

馬君武又點點頭。

曹雄忽然歎息一聲，道：「如非兄弟無意聽得杜維笙等陰謀，祇怕我們天龍帮在這一戰之中，要損傷大部精英，這場即將掀起的江湖風波，都是爲『歸元秘笈』而起，可是這『歸元秘笈』是否在這白雲峽中？還很難說。」

金環二郎曹雄又微微一頓，接道：「兄弟祇想請馬兄告訴我一件

事，就是那『歸元秘笈』是否眞的在這白雲峽中？」

馬君武聽得一呆，良久之後，才苦笑一下，說道：「不敢相欺曹兄，兄弟倒是看到過那『歸元秘笈』一次，至於是眞是假，放置何處？兄弟就不清楚了。」

金環二郎曹雄格格一笑，道：「此事想來不會有錯，以杜維笙等一派掌門之尊的身份肯移駕這括蒼山來，定然是得到了確實消息……」他微微一頓，又道：「馬兄暫請回白雲峽去吧，你大傷初癒，體力未復，實不宜為兄弟淌這混水。」

馬君武也覺得應該早些把自己所見所聞告訴白雲飛，實不容再延時間，略一沉忖，拱手對曹雄說道：「既然如此，兄弟就先走一步了。」不待曹雄還禮，轉身向外奔去。

金環二郎曹雄望着馬君武背影，心中突然一動，暗道：那山腹甬道之內，黑暗異常，我如緊隨他身後，出其不意，一掌把他擊斃，然後再把他屍體投入石洞外萬丈深壑之內，豈不是了無痕跡，而且眼下强敵雲集，殺機瀰漫，李青鸞縱然起疑，我也可藉口推諉。

念頭一轉，立即施展上乘輕功，一語不發，疾向馬君武身後追去。

那知馬君武奔行到山腹甬道入口之處，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陡然停步，轉過身子。

這時曹雄已到馬君武身後數尺之處，馬君武出其不意的一個轉身，幾乎和曹雄撞個滿懷。

這大出意外的變化，使曹雄暗下毒手的陰謀落空，但畢竟是心思異常靈敏之人，身軀一側，從馬君武身旁疾掠而過，口中道：「兄弟要趕緊先一步以求能早些通知本幫弟子……」話還未完，人已進了山腹甬道之內。

馬君武本有事要問金環二郎曹雄，但見他行色匆急，不便再出言相喚，想到白雲峽四週雲集的强敵，不禁心中也急了起來，一提氣，向前疾奔而去。

待他走出山腹甬道，早已不見曹雄踪跡。

仰臉看天色，祇不過午時剛過，略一辨認方向，急向來路奔去。

他急於要把剛才的見聞通知白雲飛，以便籌謀對策，雖是大傷初癒，但也用盡全身氣力，拚命急趕，不到半個時辰，已到了白雲峽口，但他人已累得滿身大汗，祇得停下來準備略一喘息再走。

他剛剛站好身子，忽覺一陣輕風拂面，由身後伸過來一方雪白絹帕，替他擦拭臉上汗水，耳際也同時響起了白雲飛柔和清脆的聲音，說道：「你身體還未復元，這等急奔，如何使得，你呀！一點也不珍惜自己。」

馬君武轉臉望去，祇見白雲飛身着玄裝，髮挽宮髻，輕顰黛眉，皓腕輕揮，拂拭着他滿頭大汗，那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中，已不是威稜逼人的湛湛神光，而是無限的尊嚴，馬君武第一次覺出這旁立身側高不可攀的玉人，是這般高潔，不禁為之微微一笑。

白雲飛微顰黛眉，輕輕的哼了一聲，道：「你笑甚麼？差一點就丟了性命，人家擔心得不得了，自己還在瞎高興呢！」

馬君武聽得一怔，道：「我幾時遇上了危險，怎麼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

白雲飛道：「你自己要是知道，人家也不用替你擔心了。」

馬君武聽得越發糊塗，暗自沉忖道：我一直就和曹雄在一起，再沒和別人照過面，難道她說的會是曹雄不成？

正待開口追問，忽聽一陣嬌呼之聲，說道：「在這裏啦！在這裏啦……」但聞衣袂飄風之聲，四個白衣美婢，倏然間一齊湧到，分守四個方向，把馬君武和白雲飛圍在中間。

白雲飛看四人一個個蓄勢待發，不由心頭火起，臉色一沉怒道：「你們要幹甚麼？」

其中一個年齡較長的美婢躬身答道：「婢子們奉小姐之命，找這個壞男人找了很久！不想竟和姑娘走在一起……」

白雲飛知這四婢，都是從小在深山大谷之中長大，人雖聰敏，但心地都很純潔，決不會編造謊言，臉色稍見緩和，但聲音仍甚冷漠的問道：「你們小姐找他幹甚麼？她人呢？」

適才答話的白衣小婢，伸手指着馬君武說道：「這壞男人偷了我們小姐的『歸元秘笈』。」

馬君武急道：「甚麼？我幾時偷了你們小姐的『歸元秘笈』？」

四個白衣小婢同時冷哼一聲，輕藐的望了一眼，滿臉不屑之色。

馬君武正待爭辯，白雲飛已搶先說道：「妳們小姐在那裏？快帶我去見她。」

守衞在正北方位的一婢，搖搖頭，道：「我們小姐傳了我們破他『五行迷踪步』的手法之後，就一個人出去找他去了。」

白雲飛略一沉思，道：「妳們快分頭去找小姐回來，就說我要見她。」四婢相互望了幾眼，仍站着不動。

白雲飛一揚黛眉，怒道：「我要妳們分頭去找妳們小姐回來，聽到沒有？」

四婢相互望了一眼，一齊答道：「小姐已吩咐過我們，如要見着偷竊她『歸元秘笈』之人，就把他捉住綑起來，然後再去找她。」

白雲飛看四婢不肯遵從自己吩咐，不禁動了眞火，臉色一變，正待發作，忽聽馬君武歎息一聲，說道：「姊姊暫請息怒，這件事怪不得她們，既是那位姑娘吩咐下來，她們如何能作得主意。」

四婢聽馬君武反替自己辯護，不禁相顧微笑。

要知這四人都是在深山絕壑之中長大，對人世間一切事物，均不甚瞭然，毫無心機城府，心中的快樂、痛苦全都顯在神色之間。

白雲飛微一沉忖，道：「藍家妹子似乎對你成見甚深，我雖知道你決不致偸取『歸元秘笈』，但她亦不致編造謊言，這部神奇的武學秘笈，是天下所有武林中人，夢寐以求之物，不管落在甚麼人手中，都很難原璧歸趙，她既然對你動了疑心，在還未尋獲那『歸元秘笈』之前，祇怕難釋她心中的誤會……」

馬君武道：「我若不去見她，自然更不易消除她心中疑念……」他略一停頓，接道：「姊姊，剛才我和曹雄在距此十里外，一處隱蔽的山腹洞穴之中，暗中聽得消息，江湖上各高手已經雲集浙東，而且已到了白雲峽外，祇怕我們這鄰近數里的要道峯壑之內，都早已被人家安上伏樁，姊姊要早謀對策才好。」

祇聽一聲凄厲的慘叫，遙遙傳來，音廻空谷，歷久不絕。

馬君武急道：「强敵恐已來到白雲峽外，姊姊也該早些調派人手，好好準備一下，免得臨時措手不及。」

白雲飛點點頭道：「你見着藍姑娘時，請她盡快回來……」話未完人已到數丈之外。

馬君武望着白雲飛背影，長長吁一口氣，對四婢一拱手，笑道：「藍姑娘現在何處？有勞四位帶路了。」

四婢相互使了一個眼色，分成兩前兩後，把馬君武夾在中間，向左面峯上攀去。

翻過山峯後面，是一處半畝大小，長滿青草的小盆地，中間並且生着兩株古松。

祇見藍小蝶身穿白衣，肩披藍紗，懷抱玉琵琶，倚松而坐，正抬頭望着天上彩雲變化，神態似很入神，她似是聞得了步履之聲，轉臉望了馬君武和四婢一眼，微微一聳黛眉，又轉臉旁顧。

四婢帶着馬君武在距她三四尺處停下，左首年齡稍長的一婢，躬身說道：「他自願和我們一起來見小姐，所以沒有綑他。」

藍小蝶慢慢轉過臉來，眉宇間微帶怒意，輕藐的望了馬君武一眼道：「哼！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人。」

馬君武垂首閉目，淡淡一笑，答道：「姑娘對我有救命之恩，馬君武不敢以惡言相加，但請說出我所犯過失，以便負荆請罪。」

藍小蝶冷笑一聲，道：「你偷了我『歸元秘笈』，難道還不算過失麼？」

馬君武道：「除了在岷江舟中，我無意間看到過姑娘的『歸元秘笈』一次之外，就未見第二次，再說那盜竊之事，我馬君武也不屑為。」

藍小蝶怒道：「我黛姊姊閨房之中，祇有我們三個，不是你，難道是我說謊？」

馬君武心中一動，忽然想起曹雄在離開白雲飛臥房之時，借故又回石室之事，略一沉思，問道：「請問姑娘，那『歸元秘笈』，可是放在姑娘替我療傷的石室之內麼？」

藍小蝶乍聽他提起療傷二字，嫩臉上登時泛起一片紅暈，微帶羞怯之態，點點頭，輕輕的應了一聲。

馬君武右手握拳，用力在左掌上一擊，自言自語的說道：「如此看來，倒是有八成是他了？」

藍小蝶道：「是誰？你是不是說我黛姊姊？」

馬君武正想說出曹雄，忽的心念一轉，暗道：「眼下是否曹雄，還難確定？我豈可在未完全弄清眞相之前，加罪於人。」

這一轉念，立時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嚥回，但一時又想不出適當答覆之言。

藍小蝶看他呆呆的站在那裏，不答自己問話，冷哼了一聲，道：「我黛姊姊出身尊貴無比，豈會偷竊我『歸元秘笈』，你這人的心最壞了，我黛姊姊對你那樣好，你還會懷疑她，哼！要不是為了黛姊姊，我才不會管你死活，我知道你是想挑撥我和黛姊姊大鬧一場，自己好置身事外，我才不會那麼傻，上你的當。」

馬君武一皺眉頭，道：「我心中雖然想到了可能偷竊妳『歸元秘笈』之人，但在事情未證實之前，我不願妄加人以罪，如果姑娘信得過我，請給予我三日時間，在三天之內，我一定替妳查出那偷竊之人。」

藍小蝶冷冷的答道：「哼！你不要妄想在我面前搗鬼，我給三天時間，你可從從容容的逃走，找處人跡罕到地方一住，研讀那『歸元秘笈』，世界這等遼闊，我們到那裏找你？」

馬君武道：「這麼說，姑娘已認為那『歸元秘笈』是我偷的了？」

藍小蝶道：「那自然不錯，我黛姊姊決不會偷，我又不會故意說謊，那石室之中又祇有我們三人，『歸元秘笈』就放在我黛姊姊臥榻之上，待我想起來回去找尋時，已經不見了，那時間你到那裏去了……」

馬君武苦笑一下，道：「姑娘一口咬定是我偷竊，實使人百口莫辯，在下這條命既是經姑娘救活，說不得祇好再還給姑娘了。」

藍小蝶臉色肅穆，望着馬君武緩緩說道：「你雖然不是好人，但因你是我黛姊姊的朋友，看在她的情面上，我不願要你的命……」

她忽然歎息一聲，接道：「不過那部『歸元秘笈』是我娘遺留之物，上面記載的武功，又都是極為深奧博大之學，要是被一個好人取去，那也罷了，但如落在像你這樣的壞人手中，定然要引出不少是非，遺害人世，所以我非要追回不可。」

馬君武淡淡一笑，道：「妳既認定是我偷竊了妳的『歸元秘笈』，又怕我學會上面記載武學，為害武林，實使人難於解說，事已至此，假如妳把我殺掉，不就可消去心中疑慮了麼？」

藍小蝶歎道：「這法子我也想過，但我怕殺你之後，黛姊姊會生我的氣。」

馬君武微聳雙肩，暗自忖道：眼下她對我懷疑之深，已非口舌所能辯說清楚，看來她不在我身上追出「歸元秘笈」，決然不放過我，如果讓她一個女流折磨，倒不如早自了斷的好……

心念一轉，黯然一笑道：「姑娘既然怕受白姑娘的責備，所以不願動手，祇有我自求了斷，以明心跡。」

說罷，轉過身子，緩緩向前走去，四個白衣小婢不待主人吩咐，忽的散開，環隨在馬君武四週，防他逃走。

馬君武仰臉望去，心頭有如被利劍洞穿，父母一番養育之恩，和師傅十二年教導苦心，今天含寃難伸，不明不白的自盡此地，不覺熱淚盈眶……

忽然心頭一凜，暗道：我馬君武乃堂堂七尺男兒，豈能在女子面前流淚乞憐，暗咬牙關，强忍滿腔悲忿，潛運眞力，猛的一舉右掌反向自己天靈要穴擊下。

就在他舉掌下擊的刹那，忽聞一聲啊呀驚叫一聲：「武哥哥！」哀怨的呼喚，同時响起，馬君武微微一怔，不自覺掌勢一緩。

抬頭看去，祇見李青鸞白衣飄飄，飛一般由對面山峯上急瀉而下，長髮在山風中飄拂，陽光反映之下，可見她粉臉縱橫淚痕……

李青鸞已把生死置諸度外，由那峭立的山壁間飛躍狂奔，攀松踏石，驚險萬狀，看得馬君武心如鹿撞，呆在當地。

眨眼間，她已到馬君武身側，她似有很多話要說，但祇叫出一聲武哥哥，就被那急促的喘息之聲打斷。

那環繞在馬君武身側的四婢，並未阻止李青鸞，反而又往後退了兩步。

忽然間他身後响起了一聲幽幽歎息，緊接着又响起一個嬌婉的聲音，說道：「甚麼事要尋自盡，害得鸞妹妹這般模樣？」

馬君武聽聲音十分熟悉，但一時間却想不起是甚麼人，轉臉望去，祇見無影女俠蘇飛鳳頭包白絹，身着白緞子緊身勁裝，足登白綉鞋，身披白斗篷，全身如雪。

這時，李青鸞已緩過了氣，瞥眼看到了蘇飛鳳也站在馬君武身後，立時搶前兩步，拉住了蘇飛鳳一隻手腕，叫道：「鳳姊姊，你幾時到括蒼山來的，唉！咱們有很多天沒有見面啦。」

蘇飛鳳緊緊的反握着李青鸞雙手，問道：「他為了甚麼事，竟要自碎天靈要穴以求一死……」說話之間，目光環掃了四週一眼。

李青鸞搖搖頭，道：「為甚麼事，我也不清楚，好像是那位藍家姐姐，說是武哥哥偷了她的東西……」她目光凝注在藍小蝶的臉上，發現她眉宇隱隱現露怒意，但她並未發作，反而站起身子緩步而去。

那環守在馬君武身側的四婢，雖然看到了小姐轉身而去，但因未聞召喚之命，不敢撤走。

四婢望着藍小蝶隱失的山角，臉上現出焦急之色，因為藍小蝶在離去之時，未吩咐四婢如何對付馬君武而有所舉動，祇得分守四週，擋住馬君武去路。

忽然間，連續五聲清脆的弦音飄拂而來，四婢在聞得那弦聲之後，一齊轉身，向藍小蝶隱失的山角所在追去。那最小一婢，臨去之時，對馬君武笑道：「我們小姐說，看在李姑娘情面上，答應你三日限期，現在你可以隨便走動了……」說到最後一句，人已到兩三丈外。

四婢去勢快極，清脆餘音未絕，人影已隱去不見，馬君武祇覺這四個婢女身法，似比初見之時，又快很多，心中大感奇怪，不知何以在這短短的幾月時間之內，竟有如此精進，他那裏知道，藍海萍在給愛女服用萬年火龜內丹之時，讓四婢分食了火龜的肉湯，這等千載

難遇神物，對輕身飛躍之術助益極大，而且藍小蝶在窮研「歸元秘笈」之後，又指點四婢不少武功竅訣，本來四婢所學武功，都是「歸元秘笈」上記載之學，無論拳、掌、輕功，攻拒身法，都是經過千錘百煉的上乘武功，大異一般武學傳授常規，祇要一入門徑，初學即入大乘。

他想得入神，忘記了身邊還站着兩人。

忽聞一陣嘶嘶之聲，起自身後，回頭望去，祇見蘇飛鳳已取下包頭白絹——扯得片片碎裂，丟在地上。

李青鸞看得奇怪，忍不住問道：「鳳姊姊，妳這是幹甚麼？」

蘇飛鳳幽怨一笑，道：「我在替人帶孝，可是他現在却仍然好好的活在世上，這孝自然不用再帶了。」

李青鸞茫然一笑，未再追問，馬君武却聽得心中一凜，峨嵋山那一場慘烈的搏鬥經過，陡然間湧上心頭。

驀然間，一陣格格的大笑聲破空而下，勁風颯然，直襲幾人，馬君武伸手抓住李青鸞，疾退三步。

定神望去，祇見曹雄由身旁巨松之上電射而下，馬君武不過剛剛站穩身子，曹雄已脚踏實地，原來他早已隱身在那兩株並生的古松之上。

蘇飛鳳已拔出背上寶劍，蓄勢戒備，待她看清來人是曹雄之後，還劍入鞘，說道：「原來是你，嚇了人家一大跳，這些時日，你跑到那裏去了，害得爹爹傳下龍旗令牌，分諭各處的人找你下落。」

曹雄淡淡一笑，道：「年來經歷，一言難盡，待會再談不遲，師傅身體好吧？」

蘇飛鳳道：「爹的身體很好……」她自在祁連山和曹雄分手之後，一直就沒有再見，當時曹雄被白雲飛暗用透骨打脈手法，傷了體內經脈，臥病在一處山岩之內，幸得玄清道人替他掐穴活血，但曹雄在醒轉之後，連一句感謝的話也不說，跨上寶駒而去……屈指算來，已快一年時光，在蘇飛鳳的心中認為他早已傷逝在祁連山中，想不到會在括蒼山陡然相逢，本想說幾句慰藉之言，但當着馬君武之面，却又感到說不出口，祇答得一句爹爹很好，就倏然住口。

曹雄微微一笑，道：「咱們天龍帮黔北總壇，可發生了甚麼變故麼？」

蘇飛鳳道：「祁連山大覺寺幾個和尚，曾到黔北總壇，鬧了一陣，雖然鬧得很兇，但他們並未沾得便宜……」

（未完・卅五）

上文提要： 孫飛虎和花滿樓回來，知道小神童失了玲瓏刀，他們認爲不便在外久留，應先把小猴子送回家去，以免再生事故，於是四人一同回摩天嶺，從秘道轉入洞內，却不見了小猴子的爹娘，登上摩天嶺，見到公孫治、不老先生，才知道小猴子的爹娘被南北雙城的人殺害了，爲了玄鐵，雙城傾巢而出，南城奪得玄鐵……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英雄悲歌

競標寶刀　偸仙獲利

小神童本來自責甚深，聞言轉憂爲喜道：「老祖宗有何神機妙算？」

不老先生笑道：「神機妙算倒沒有，但雙城交惡，北城絕無坐視之理，必會千方百計的截劫阻殺，司馬世家爲了安全起見，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公開運送，摩天嶺至南城路途不近，中間變數仍多。」

孫飛虎接口道：「恩公高見甚是，依老奴猜想，司馬世家很可能暫將玄鐵隱藏起來，避避風頭，然後再化整爲零，分批分道運往南城，我們及時行動，玄鐵重回飛來石仍大有希望。」

不老先生頷首道：「我老人家正是此意，能夠找到存放之處乃上上之策，找不到則分頭行事，沿途攔截，既不能讓南城如願，也不能落入北城之手，務必要在玄鐵尚未鑄造成刀劍之前全數追回來。」

花滿樓道：「追回之後如何處置，是否運回摩天嶺？」

「那倒是不必，只要就地銷毀即可。」

「怎樣銷毀？」

「這事公孫老弟自有交代。」

公孫治準備周全，不待花滿樓出言追問，已自懷中掏出兩個透明的小瓷瓶來，內裝一紅一綠兩種藥物，道：「找到玄鐵，可用綠色藥粉，只要撒上一點點便會變成頑石，再也煉不成刀劍了。」

打開小瓶，朝身後撒了一些綠粉，地上立刻冒出一股淡淡清烟，隕石上的璀璨光采立告消失，眞的變成了爛石頭。

皇甫天龍睹狀鼓掌叫好道：「好極了，南城目睹冒死偸來的玄鐵變成爛石頭，不氣破肚皮才怪，但不知那紅色的藥粉又有何用？」

公孫治肅容道：「萬一攔截無效，被南城或北城得手運走，啟爐煉鑄，那麼，將紅色藥粉傾入熔爐之中少許，滿爐的鐵漿便可全部銷毀，成爲廢物。」

言畢，將兩隻小瓷瓶親手交給花滿樓。

夕陽西下，彩霞滿天，一羣歸雁正從飛來石上掠過，不老先生望着花滿樓、小神童、孫飛虎道：「玄鐵乃武林至寶，此事非同小可，不宜在此久留，明日一早便得下山奔走，不論多難多危險，甚至有性命之憂，也必須設法將玄鐵毀掉，俾免天下蒼生深陷萬劫不復之地。」

小神童搶先應道：「老祖宗，這事沒問題，交給我們三個人啦，明天一早就走，保証會把南城打得鷄飛狗跳，屁滾尿流。」

在一旁的小猴子忽然插嘴道：「小少爺，我也要去。」

天龍兒愕然道：「你去幹什

麼？」

小猴子正經八百的道：「去報仇呀。」

公孫治不同意，出言阻止道：「不行，你年紀太小，武功又差，跟着小少爺去非但幫不上忙，反而會成爲他們的累贅，爺爺不答應。」

皇甫天龍以大人的口脗道：「上次你們兄弟倆私自離家，一頭栽進北城，大狗子白白的犧牲了一條命，這是血的教訓，假如你再有個三長兩短，叫你爺爺依靠何人，不可以，乖乖的留在摩天嶺讀書練功吧。」

小猴子從小就唯天龍兒之命是從，知爭也無用，退而求其次道：「不去可以，但是小祖宗一定要答應我一件事。」

「說說看。」

「將來逮住兇手的時候，請替小猴子多刺一刀。」

「小事情，多刺幾刀也辦得到，包在天龍兒身上啦。」

玄鐵關係重大，雙城緊張萬分，小神童、孫飛虎、花滿樓也被捲入其中，一場爾虞我詐、鬥智又鬥力的血戰似已如箭在弦，無可避免。

* * *

摩天嶺的玄鐵被盜，這可是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一旦被運往南城，鑄煉成刀劍，南北雙城對峙的局面馬上便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彼此勢均力敵，一變而爲南城獨霸。

果不幸而言中，北城將無立足之地，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兒。

而天下英雄，與各路好漢，恐怕也只有歸順南城，仰人鼻息，或毀宗滅派，引頸受戮這兩條路可走，別無選擇。

北城當然不會坐視，決心全力反撲，一離開摩天嶺，鐵娘子卓玉君便十萬火急的將北城的高手全部調集來八仙鎮，以此爲中心，在東自七柳莊，西迄五福村的這一條長達三十里的防線上佈下重兵，全面攔截。

見人殺人。

見貨越貨。

見到玄鐵即使拚了命也必須奪下，據爲己有。

這是卓城主的命令，也是她的如意算盤，如能達成任務，情勢便可扭轉，反敗爲勝，轉危爲安。

花滿樓、小神童天龍兒、鐵膽孫飛虎的動作也不慢，僅在飛來石上停留一宿，便匆匆忙忙的步下摩天嶺。

這情形，很快便被南城得知，爲了保存千金難求的玄鐵，城主司馬旭未敢冒進硬闖，暫時存放在一個秘密所在，伺機而動。

然而，表面上看似平靜無波，實則暗潮洶湧，危機四伏。尤其是八仙鎮，雙城皆設有堂口，置有重兵，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南城的堂口是南國布莊，後面有一個大院子，右轉向前，是南威道館，直達另一條街，館內藏龍臥虎，少說也聚集了百名高手。

北城的堂口是北寶齋古玩店，後面的院子更大，與東大街上的北安客棧首尾相接，卓寡婦就坐鎮在此，調兵遣將，指揮全局。

自然而然地，八仙鎮遂成爲雙城鬥智、鬥力、鬥狠、鬥財的一個重要舞台。

三山五岳的江湖朋友也聞風而來，齊聚八仙鎮，人人各懷鬼胎，個個各有打算，使本已緊張萬分的情勢更加複雜、危險。

偸仙鬼不覺便是其中之一。

一到八仙鎮，那裡也不去，直接來到北寶齋古玩店。

北寶齋眞的在做生意，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古玩店，並非掛羊頭賣狗肉。一排三間店面，窗明几淨，纖塵不染，貨物齊全，依銅器、瓷器、玉器、石器等次序排列，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鬼不覺甫入店門，便有一名短小精幹的夥計迎上前來，打拱作揖道：「老大爺喜歡銅器？還是瓷器？想買玉器請往那邊走，想買石器則到這邊來。」

服務周到，態度甚佳，把鬼不覺視作財神爺，接着又道：「請先瀏覽一下，如果不盡滿意，庫房裡另有專供貴客挑選的極品。」

早有人獻上香茗，鬼不覺一邊走，一邊喝，一邊欣賞。

夥計緊隨左右，寸步不離。

是服務，也是監視，以防他人順手牽羊。

饒是如此，還是被鬼不覺偸了一塊玉珮，納入懷中，偸術的確高人一等，夥計渾然不覺。

得手之後，鬼不覺這才開口說道：「老夫想見卓城主，可否代爲通報一聲？」

夥計正容道：「城主有令，不見外客。」

鬼不覺冷哼一聲，道：「我這個外客她非見不可，不然就會錯過一次反敗爲勝的契機。」

這話口氣夠大，夥計聽得一呆，道：「這位老大爺尊姓大名？」

「老夫姓鬼，鬼不覺。」

「哦，原來是偸仙前輩，失敬，失敬！」

「不用客氣。」

偸仙大駕光臨，夥計可慌了，兩隻眼珠子滴溜溜的在貨架上轉來轉去，看有無寶物遺失。

鬼不覺笑道：「有沒有丟東西

呀？」

夥計支吾其詞道：「好像……好像……」

東西太多了，一時那能看清楚，說有吧，缺乏眞憑實據，說沒有吧，偸仙身入寶山，豈會白跑一趟，只好模稜兩可，靜待鬼不覺自己怎麼說。

鬼不覺取出玉珮，還給夥計，笑容滿面的道：「跟貴寶號開個玩笑，請勿介意，現在物歸原主，可以去通報了吧。」

夥計將玉珮放回原處，動容道：「前輩手法高明，小的萬分敬佩，但不知爲了何事欲見我們城主？」

「想跟卓城主談一筆生意。」

「鬼前輩要買東西？」

「不，是賣。」

「賣什麼？」

「事關機密，只能跟卓城主一個人談。」

夥計是個聰明人，已意識到事非等閑，忙將鬼不覺領至一間客室，還找來兩名同伴，小心侍候，兀自往後面通報去了。

鬼不覺被奉爲上賓，茶水之外還有精緻的小點心，侍候得十分週到，兩個人隨侍在側，彷若僕役。

說穿了並非熱情招待，而是嚴密監視，以防偸仙再順手牽羊。

沒多久，傳話的夥計便返回北寶齋。

另有一人與他結伴同行。

不是見鐵娘子卓玉君。

而是諸葛三英之首的諸葛崢。

諸葛崢很乾脆，一照面便開門見山的道：「城主有事，分身乏術，閣下跟本少爺談也一樣，請問究竟有何物欲售予北城？」

這話只是表面文章，實則是卓玉君自視甚高，不願以城主之尊身份，和一個偸兒平起平坐，辱了自己的名聲。

再者，雙城對峙，情況瞬息萬變，鐵娘子坐鎭在此，手下進進出出，消息源源不斷，這些都是機密大事，不足爲外人道，自然不能讓鬼不覺撞見。

所以才派了諸葛崢，易地而談。

鬼不覺似頗不悅，並未正面作答，先叫諸葛崢支開夥計，關起房門，然後才說：「此事盡人皆知，北城想不知道也辦不到。」

「南城得刀，如虎添翼，對北城可是大大地不利。」

「尊駕來此就是爲了說這一句話？」

「老夫是想助北城一臂力，賣一樣東西。」

「欲賣何物？」

「一把刀。」

「什麼刀？」

「玲瓏刀！」

這三個字夠份量，諸葛崢馬上態度大變，雙目暴睜，迫不及待的追問道：「你把南城的刀偸來了？」

偸仙鬼不覺喝了一口茶，潤一潤嗓子，慢吞吞地道：「南城兵多將廣，高手如雲，又不知由何人保管，偸一把刀談何容易。」

諸葛崢道：「既非南城，必是小神童？」

鬼不覺笑而不答，顧左右而言他道：「刀是誰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北城是否有意購買？」

「要買，當然要買，可否把玲瓏刀拿出來一觀？」

「刀不在老夫身上，請先出個價錢吧。」

諸葛崢暗罵了一句：「老狐狸！」道：「茲事體大，區區作不了主，須由城主親自裁決，在下這就去稟報城主。」

鬼不覺伸手一攔，道：「卓城主既然分身不易，此刻也沒有必要再打攪她，這樣吧，老夫開個底價，由你們去競標吧。」

諸葛崢見他擺出了高姿態，而且話中有話，這下可慌了，急聲追問道：「鬼前輩打算拍賣？」

「是啊，想買的人多才能賣得好價錢。」

「共有幾家競標？」

「眼前只有南北雙城兩家。」

「底價多少？」

「黃金一百兩。」

「有無上限？」

「多多益善。」

「前輩落脚何處？北城一旦決定購買，如何連絡？」

鬼不覺是個老江湖，步步爲營，處處設防，起身道：「老夫四處飄泊，居無定所，不必費心去找，價錢決定後，寫在一張紙上，送往八仙廟即可。」

諸葛崢道：「八仙廟規模不小，放那兒？」

「就放在何仙姑的屁股下面好啦。」

「時間？」

「今日午時之前，逾時不候。」

「北城若是得標，如何取刀？」

「屆時老夫會主動連絡，另約時地。」

話至此處，已行至門口，臨去之前鬼不覺忽又鄭重的道：「玲瓏刀只有兩把，南城已得其一，從摩天嶺又運走不少玄鐵，北城處境危急，這是一個彼此扯平，甚至轉弱爲强的機會，幸勿自誤！」

誤字出口，人已開門出去。

玲瓏刀對北城太重要了，此乃生死交關，存亡絕續的大事，諸葛崢睹狀大急，追到門外道：「尊駕請留步，區區這就去請城主來與前輩面談。」

鬼不覺心意已決，不肯退讓：「玲瓏刀只剩下這一把，任何人皆不會輕易脫手，有競爭才會售得高價。」

「鬼前輩請慢走，北城願意出高價。」

「還是大家競標好，這樣才公平，誰都沒話說。」

「請再考慮，望勿固執己見。」

「早已考慮清楚，不可能改弦更張，再見！」

說走就走，諸葛崢想攔阻已經來不及，鬼不覺輕功絕佳，一眨眼便走得無影無踪。

* * *

南威道館。

在另一條街上。

一排五間門面，前面有一個很大的練武場，兩旁巨大的兵器架上擺滿了刀、槍、劍、戟等十八般兵器，場上正有不少人在演練南城的九環寶刀與柳葉飛刀。

道館後方，房舍鱗次櫛比，人來人往，乃南城堂口所在，城主司馬旭就在此指揮全局，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不惜採取任何方法，將玄鐵運回南城。

爲了販售玲瓏刀，求得高價，偸仙鬼不覺離開北寶齋後，便直接來到南威道館。

通報之後，也沒有見到城主司馬旭。

接見他的是司馬雙英之首，亦即殺死大狗子，奪走玲瓏刀的司馬俊。

偸仙鬼不覺老奸巨猾，甫一坐定便拱手乾笑道：「大少爺恭喜，恭喜！」

司馬俊愕然一楞，道：「鬼前輩此話怎講？南城喜從何來？」

鬼不覺單刀直入的道：「恭喜大少爺奪得玲瓏刀，恭喜南城得到大批玄鐵。」

司馬俊不悅道：「此事已非機密，何勞閣下多言。」

鬼不覺嘴角掛着一絲冷笑，道：「玄鐵鑄煉費時，短時間之內還派不上用場，一把玲瓏刀也起不了大作用，別忘小神童手中還有一把。」

司馬俊聽出他話中有話，忙道：「你到底想幹什麼，就直接了當的說吧，別拐彎抹角。」

「老夫想知道南城是否有意購買第二把玲瓏刀？」

「你是說已將小神童的玲瓏刀弄到手？」

「沒有刀鬼某豈敢出面兜售？」

「可否拿來讓本少爺看看？」

「此刀價值連城，怎敢隨身携帶，歉難從命。」

「那就開個價吧，只要合理，南城會考慮買下。」

鬼不覺早有成計在胸，道：「討價還價太累人，老夫決定拍賣，底價黃金一百兩，誰出得多就賣給誰。」

司馬俊大驚道：「你都通知那些人？」

「很多，很多。」

「有沒有北城？」

「有。」

「好，南城出價一百五十兩。」

偸仙搖手道：「不必用嘴講，寫在紙上才算數，今日午時之前，塞在八仙廟前石獅子口內即可，老夫自會派人去取，出價最高的人自會另約時地，銀貨兩訖。」

這老小子精明得很，話一說完，便起身告辭，司馬俊想留也留不住。

* * *

八仙樓。

是八仙鎭上最大的一家餐館，比青龍鎭的龍鳳樓更大更豪華。

經營者並非南北雙城。

而是大名鼎鼎的毒美人西門翠。

八仙樓設備高雅，還有雅座包廂。

樓下是漢鍾離廳、張果老廳、韓湘子廳、藍采和廳。

樓上是李鐵拐廳、曹國舅廳、呂洞賓廳及何仙姑廳。

平時，毒美人西門翠四處風流，難得在八仙樓住上十天半月。

今日湊巧，辦完愛徒美爽爽、柳絲絲的喪事後，剛剛回到店中。

這些，花滿樓並不清楚，一早便以酒鬼的身份來到八仙樓。

酒鬼喝酒，成爲他的金字招牌，叫了兩盤小菜，沽了二斤白乾，選了一個面對十字路口，可以看到北寶齋與南威道館的位子坐下喝起來。

事實上花滿樓當然不是爲喝酒而來，他在等人。

等小神童、孫飛虎，以及在八仙鎭外遇上的水長流。

小神童、孫飛虎去了七柳莊，水長流去了五福村，去察看雙城的對峙情況，尤其是玄鐵是否運出？

近午時分，仍未見這三人前來會合。

却見偸仙鬼不覺走進八仙樓，進入最後一間包廂藍采和廳。

他這兒屁股還沒有坐熱，大門外又相繼湧進來兩批四個人。

第一批是諸葛世家的諸葛崴，與一名北城高手。

第二批是司馬世家的司馬健，領着一名南城高手。

他們都是盯鬼不覺的梢，彼此怒目相視，但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各自選了一副僻靜的座頭坐下來。

鬼不覺看在眼內，發出一聲冷笑，暗道：「哼，這幾個小兔崽子，居然敢公開監視，欲俟機行

搶，可惜算盤打錯了，玲瓏刀是個發財的寶，怎會帶在身上，雙城的心機算是白費。」

一念方了，酒菜剛到才上桌，小二退出後甫將房門關上，篤！篤！篤門外便響起三聲叩門聲。

「誰？」

「徒兒。」

「馬三？」

「是！」

鬼不覺來此的目的就是等他這位寶貝徒弟怪手馬三，聞言精神一振，打開房門，立見門口站着一個十五六歲，濃眉大眼，鬼頭鬼腦的小伙子，不是怪手馬三還會有誰。

急忙關上門，還下了閂，鬼不覺聲急語快道：「東西拿到沒有？」

怪手馬三頷首道：「拿到了。」

隨即從左衣口袋內取出一個火漆信封來，交給偷仙道：「這個信封是南城放在八仙廟前石獅子口內的。」

又從右衣口袋內取出另一個火漆信封來，交給鬼不覺道：「這是北城放在廟內何仙姑屁股下面的。」

鬼不覺沒開口，十萬火急的拆開南城的信封。

只見上面清清楚楚的寫着：黃金二百兩。

落款由南城城主司馬旭親自簽名蓋章。

價碼不錯，比底價高出一倍，偷仙綻開一臉笑容。

怪手馬三更樂，喜孜孜地道：「師父，我們這下發財啦。」

鬼不覺瞪了徒兒一眼，道：「小子，別大驚小怪，北城的出價應該會更高。」

馬三愕然道：「何以見得？」

偷仙的理由很充足：「北城處於劣勢，玲瓏刀對他們極端重要，志在必得，若是落在南城之手，諸葛世家將有滅門之災。」

果不其然，被鬼不覺說中了，北城出價黃金二百五十兩，係北城城主鐵娘子卓玉君親筆所書。

馬三樂昏了頭，手舞足蹈道：「師父眞會敲竹槓，簡直是天價，更會興風作浪，把雙城玩弄於股掌之上，今後將會有享不完的榮華，受不盡的富貴，可以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鬼不覺聳一聳雙肩，道：「這叫做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不能說是敲竹槓，玲瓏刀舉足輕重，在此關鍵時刻，絕對値二百五十兩黃金。」

將信封收好，接着又道：「眼前滿桌都是佳餚美酒，你小子現在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酒足飯飽之後還得去辦事。」

怪手馬三白眼一翻，道：「還要辦什麼事？」

鬼不覺壓低聲音道：「通知卓城主，交刀收錢。」

「師父打算何時完成交易？」

「打鐵趁熱，越快越好，就在今天。」

「地點呢？」

「咱們事先安排好的那個絕妙好地方。」

「那地方不錯，神不知，鬼不覺，保証萬無一失。」

「好了，別磨蹭，快吃吧，吃完就走，免得誤了大事。」

師命如山，馬三那還敢再多嘴多舌，一陣狼吞虎嚥，塞飽了肚皮便匆匆離開八仙樓，辦事去了。

鬼不覺不願被人盯梢，正欲設法開溜，藍采和廳及時香風撲面，來了一位嬌客。

嬌客自然是女的。

還是一個老女人。

已經四十出頭，身材依然苗條，皮膚光亮而富彈性，一張瓜子臉白裡透紅，雙峯高聳，不亞於黃花大閨女，全身上下散發着一股子女人特有的成熟美。但在眉宇之間，隱隱約約的似有陰邪之氣，顯非善類。

鬼不覺認得是毒美人西門翠，忙不迭地起身笑臉相迎道：「哈，大美人好久不見，是什麼風把妳西門翠給吹來八仙鎭？」

風流寡婦西門翠先拋了一個媚眼，落座道：「東南西北風統通沒有，這八仙樓是老娘開的。」

偷仙驚「哦」一聲，疑雲滿面道：「眞想不到，毒美人還是一個大財主，以前怎麼沒聽妳提起？」

西門翠莞爾一笑，道：「芝麻大的一點點小事業，不値得向人炫耀，何況老娘又不常在此，你老鬼是知道此事的第一人。」

鬼不覺受寵若驚，顯得有些飄飄然，肉麻兮兮地道：「這是鬼某的榮幸，早知八仙樓是美人所開，定會常來捧場，以便一親芳澤。」

西門翠敬了鬼不覺一杯酒，神態突然變得嚴肅起來，道：「老鬼，都快老掉牙了，還滿口黃腔，老娘來找你是想談幾句正經話。」

「請說，鬼某洗耳恭聽。」

「江湖傳言，你盜走了小神童的玲瓏刀？」

「見眞人不說假話，確有其事。」

「據說是爲塞北人魔沙千里偷的？」

「不見得，何況姓沙的行方不明，想找也找不到。」

毒美人道：「準備賣給誰？」

「老夫並無定見，出高價者便是買主。」

「找到買主了嗎？」

「還沒有。」

「要不要由我出面牽線？」

「謝了，不敢勞動芳駕，老夫自會處理。」

「你老偷兒精打細算，怕別人吃紅，我西門翠倒想麻煩你一件事。」

鬼不覺一怔神，道：「美人何事需鬼某效勞？」

「想勞你的駕，偷一樣東西。」

「那一樣東西？」

「魔鞭。」

「花滿樓的蛟皮鞭？」

「完全正確。」

「魔鞭在花滿樓手中固然是寶，對別人不見得有用，賣不到好價錢。」

「老娘不是想賣，是報復。」

「妳跟姓花的有仇？」

風流寡婦西門翠恨聲道：「花滿樓毀掉我兩名愛徒，此仇非報不可，只要盜走他的魔鞭，老娘就有辦法置他於死地。」

偷仙面有難色，道：「花滿樓乃天下第一高手，扎手得很，鬼某一點把握也沒有，再說，此人行踪飄忽，單是找人就得大費周章。」

西門翠道：「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

「姓花的在八仙樓？」

「是酒鬼。」

「找酒鬼有屁用。」

「許多人懷疑酒鬼是花滿樓的化身。」

「懷疑並不等於事實，老夫時間寶貴，不想白費精神。」

風流寡婦杏眼一瞪，說話的語氣像在教訓人：「老偷兒，虧你行走江湖已久，一向老奸巨猾，詭計多端，連這點道理都不懂，跟酒鬼拉拉關係，套套交情，就算他不是姓花的本人，也可以從他的身上探出花滿樓的行方下落來，酒鬼到處亂跑，豈可失之交臂，你他媽的只要運氣夠好，說不定今天就可以把魔鞭弄到手。」

鬼不覺一雙色瞇瞇的老眼在西門翠身上轉來轉去，道：「西門翠，老夫的規矩妳很清楚，從來不爲別人偷東西，尤其不肯自偷。」

女人四十一枝花，西門翠辣得夠味，大發嬌嗔道：「鬼不覺老色鬼，你這個殺千刀說話可要憑良心，想當年跟老娘在床上泡的時候，可曾說過浪費時間，白費精神的話，現在用到你了，居然給姑奶奶拿蹺，擺起架子來，有什麼條件，你說吧。」

鬼不覺很懂得女人的心，見毒美人發了火，立即見風轉舵，堆下來一臉的諂笑，低聲下氣的道：「對別人要談條件，講價碼，對妳大美人自然另當別論，一切好商量。」

說着說着，人已攏了過去，摟住了西門翠的楊柳細腰，一張猪八戒大嘴還想湊上去親吻一下。

被西門翠閃身避開了，嘻笑怒駡道：「死老色鬼，臭老偷兒，已是年逾花甲之人，牙齒都快掉光了，還這麼風流，也不怕色慾過度折了自己的壽命，有甚麼條件就直說吧，別亂吃豆腐亂揩油。」

偷仙死盯着毒美人發達的雙峯不放，道：「若是僥倖得手，首先得陪老夫興雲作雨，銷魂三夜。」

西門翠正値狼虎之年，這事又不用花錢，馬上滿口答應下來，道：「好啊，小意思，十夜八夜也無所謂，就怕你人老體衰不爭氣，力不從心。」

「另外再加一百兩黃金。」

「什麼？一百兩金子，一條爛鞭子能値這麼多，你他奶奶的是喝醉了酒，還是吃錯了藥？」

「老夫清醒得很，這還是看在咱們多年老交情的份上特別優待，換了別人，門兒也沒有。」

「老偷兒，玲瓏刀你打算賣多少？」

「二百五十兩以上。」

「有人要嗎？」

「大家都在搶。」

毒美人道：「玲瓏刀碎金斷玉，削鐵如泥，蛟皮鞭怎可相提並論？」

鬼不覺大發宏論道：「蛟皮鞭更厲害，水火不侵，刀劍不入，故有魔鞭之稱，花滿樓當年在華山英雄大會上就是憑這一條鞭子奪得天下第一。」

這是事實，西門翠欲辯無詞，遲疑少頃後道：「好吧，一百兩就一百兩，姑且依你，但請給老娘一個期限。」

鬼不覺道：「花滿樓不比小神童，鬼某可不敢打包票，只能說盡力而爲。」

西門翠推門外眺，見酒鬼仍在原處，望着窗外街景發呆，道：「老偷兒，去吧，先把他的底細摸清楚。」

偷仙趨前道：「老夫正有此意。」

「要不要帶包藥去？」

「不必，鬼某只偷東西，不殺人。」

「老娘是說迷藥，殺人的事姑奶奶會自己親手幹。」

「謝了，迷藥老夫自己有。」

「祝你好運。」

「但願如此。」

鬼不覺貪心不足，玲瓏刀售得高價，如今又想偷花滿樓的魔鞭，出得包廂，踱向酒鬼那邊。

諸葛崴、司馬健還沒有走，偷仙一出現，二人便都睜大了眼，密切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

（未完・廿）

上文提要：「快樂幫主」將兩個潛入劉家寨的竊賊趕跑以後，又被三個俏佳人接二連三的擋住去路，他分別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與三個心愛的姑娘溫存一番後，方回到房裡睡下。第二天從信陽州來了方大鵬和勾大夫，邀請「快樂幫主」去城隍廟過招比武，以攷核新幫主。「快樂」只好硬着頭皮，一邊順路買過冬牛羊，一邊做好了赴約準備……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傾囊贈僧人　藝高贏厚愛

「快樂幫主」道：「翠花妹，快叫爹出來，我已派人去信陽買牛羊了，買了牛羊好過冬呀！」

劉翠花立刻進內室中，於是，劉世芳出來了。

劉世芳看到「快樂」，那比看到兒子劉太平還令他高興十幾分！

他拉過「快樂」坐下來，笑問：「找我有事？」

「快樂」道：「岳父大人吩咐過，叫我派人去信陽州買牛羊好過冬呀！」

劉世芳笑笑，道：「對，對，我幾乎忘了！」

他大聲呼叫：「太平呀，出來一下！」

另一邊暗房中走出劉太平，這小子還在床上睡覺吶，他揉揉眼走出來，見了「快樂」一笑，道：「早！」

「不早了，快午時了！」

「甚麼事呀！」

「去信陽州買牛羊呀！」

劉世芳對兒子說道：「快取銀子一百兩，交他派人帶去信陽州買牛羊！」

眞快，劉太平匆匆的包出一包銀子，交在「快樂」手上，笑道：「我不去了！」

「快樂」笑笑，道：「不需要了！」

他提了銀子便走，一路到了寨前面，不料後面跟來劉翠花！

「等一等！」

「快樂」回身，道：「妳這是……」

劉翠花道：「送來一包吃的呀，你派人去買牛羊，也要路上不餓肚子吧！」

笑了，「快樂」道：「翠花，你很細心嘛！」

他接過一包吃的，很快的在劉翠花臉頰上香了一下！

劉翠花不過癮的想抱住「快樂」吻個夠，只可惜西門風過來了！

劉翠花扭身而去，面頰紅紅的！

西門風直叫：「對不起，對不起！」

「快樂」道：「甚麼對不起？」

「我不該驚散一對鴛鴦呀！」

「找打不是！」

西門風笑道：「屬下不敢！」

「快樂幫主」左看看右看看，他看的是左右兩小院，小院住着他心上的兩人，席大紅與李小小，他此刻眞想再看看，只可惜兩個小院門關上了。

「快樂幫主」還有些黯然的樣子，可憐兮兮的！

* * *

「快樂幫主」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他重重的對西門風道：「咱們去信陽州！」

西門風驚道：「幫主也去？」

「快樂幫主」道：「去，而且立刻走！」

於是，西門風把銀子與吃的往背上一背，當先往寨牆上奔去。

申屠雨在值班，十個兄弟站寨牆，大伙見幫主上來，立刻先請安！

「快樂」只點點頭。

西門風已把繩子拋下去，他對「快樂」道：「幫主，你先請！」

「快樂幫主」道：「你下去吧，我隨後再下！」

他說這話的時候，居高臨下的看向左右兩個院，不料小院中看不到人，只有左右寨牆上各站了兩個漢子，那是輪班看寨的人！

他有些不自在，很想再看看李小小與席大紅！

而此時的李小小與席大紅兩人正在睡大覺，因爲她兩人一夜未曾睡，又是想又是急，最後是一場熱吻，她兩人也是帶着迷人的熱吻入夢鄉的！

她兩人怎知「快樂」此時在想她們？

* * *

西門風已到了寨牆下，「快樂」才對申屠雨道：「我與西門風去信陽州買牛羊，過冬大伙都補一補，你們小心把守，不可有失誤！」

申屠雨大吼一聲：「是，幫主一路平安！」

「幫主一路平安！」十個花子兄弟齊聲喊，比受過訓的軍隊還整齊，誰說花子幫是烏合之衆？

* * *

溜着繩子出了寨，「快樂幫主」多多少少的有那麼一些飄飄然的感覺。

自己一聲吼，大伙齊響應，這是人上人吶！

他忍不住微微笑了！

「快樂幫主」與西門風兩人一路奔往信陽州，西門風這是侍候幫主一路行，精神可大了！

就在相距信陽州十幾里處，路邊有一家小飯館！

怎麼會知道是小飯館？只是看看屋簷下被黑煙薰得掛滿了黑蜘蛛網便知道！

這時候還有黑烟冒出來吶！

* * *

如今「快樂幫主」有的是銀子，他對西門風道：「進去，有甚麼吃的買一些！」

西門風笑笑，道：「這是屬下沾了幫主的光，否則只靠門邊站！」

「爲甚麼？咱們有銀子呀！」

「有銀子也不行，規矩，花子是不許登堂入室的，幫主呀，誰見花子進酒館呀！」

「快樂幫主」道：「我要把這規矩改一改，咱們不能自己作踐自己吧！」

西門風道：「幫主說的也是！」

兩個人走進小飯館，有兩個開飯館的漢子，這兩人一看就知道是信陽土生土長的人，一副精明的樣子！

「快樂」與西門風剛坐定，一個漢子走上前來！

他看看快樂點點頭，再看看西門風又搖搖頭，怔了一下才開口：「兩位，你們是一路的？」

西門風道：「怎麼，有甚麼不對？」

那人指着「快樂」道：「他這位哥很闊氣，是個公子哥兒，而你……八成是花子幫的吧？」

西門風道：「又怎樣？」

一笑，那人道：「如果你是花子幫兄弟，對不起，你門口靠邊站！」

西門風道：「你叫我出去？」

那人道：「我猜呀，八成這位小哥受了你的騙，才同你一起來吃一頓，對不對？」

西門風發火了！

「快樂」冷冷道：「我們是一起的，吃東西付銀子，你管那麼多幹甚麼？」

那人一楞，立刻笑笑，道：「對對，周瑜打黃蓋，你願意上當，我還能怎樣？」

他頓了一下，笑笑，道：「兩位吃點甚麼？」

「快樂」道：「你這裡有甚麼？」

那人道：「大魚大肉可沒有，吃飽肚皮沒問題！」

「都是些甚麼？」

那人道：「包穀湯包穀饃，包穀葱餅之外小菜是葱拌豆腐與綠豆芽！」

西門風道：「就這幾樣呀！」

那人冷笑道：「怎麼，這是甚麼年頭呀，能吃這些不錯了！」

西門風重重的把包袱放在桌面上，伸手取出一塊銀子來，道：「咱們的銀子花不完了！」

他這是對「快樂」說的，但那漢子可笑了。

他笑指灶上，道：「只不過嘛，我兩人自己留下了自己下酒的滷菜還有一些，兩位是……」

西門風道：「還有滷菜呀！」

那漢子笑笑，道：「要酒也有！」

西門風道：「你不怕我們吃光你的東西？」

漢子哈哈笑，道：「天底下哪有開飯館怕客人肚皮的呀，我這就去取來！」

西門風冷冷道：「狗屎！」

他這是花子幫罵人的話，花子恨狗，當然把討厭的人罵做狗屎！

* * *

「快樂幫主」與西門風兩人一邊喝酒又吃肉！「快樂」不當空空和尚，早就開了葷了。

西門風道：「幫主，咱們要買牛羊，先找上方大鵬，他知道在甚麼地方買，甚麼地方的牛羊最便宜！」

「快樂」道：「會的，只不過那得等到明日過午以後才能去找他！」

西門風不敢多問，低頭吃着酒，也爲幫主斟酒。

嚄，這兩人吃了一個時辰還未佳口，燒酒已喝三斤多，滷蛋吃了十一個，猪頭肉一斤半，猪脚也啃了十幾隻，這些還不算多，西門風又吃了兩張葱餅，是玉米麵做的！

這兩人吃得眞開心，忽然間，門口來了個出家人！

出家人手上拿着一根竹棍三尺長，拄着地似乎餓得厲害，有氣無力的叫了一聲「阿彌陀佛」！

也許是「快樂」酒喝多了，他竟然沒聽見。

這老僧頭上好像生了瘡，鬍子灰白無力量，飯館的漢子走過去，他喝叱那老僧：「去去，去信陽城呀，你在我這兒討的甚麼呀！去！」

「阿彌陀佛！老僧兩天未進食了，你店主人多少施捨一點點，老僧不苛求甚麼！」

「快樂」猛回頭，他發現老僧的黃衣袈裟已破了幾個洞，雙目已往頭骨裡面縮！

餓的人就是那模樣。

「快樂」似乎發了楞，起身走到門邊去，正遇上店主回過身，他伸手攔「快樂」，道：「休理會他，每天都有好幾十，應付不了的！」

「快樂」抖手推開店家，幾乎把店家推倒在地上！

他急步走過去，仔細的看老僧！

如今的「快樂」留了髮，老僧以爲是富家公子哥兒，他伸出一雙枯槁手，道：「小施主，吃剩的素菜捨一點，老僧爲你唸金剛經！」

不料「快樂幫主」的眼淚嘩嘩啦啦的流出來，他幾乎是大聲喊：「三師叔，你老人家好苦啊！」

原來這老僧是慧明的三師弟悟明是也！

那悟明抬頭仔細看，他呼叫：「你……空空呀！」

「快樂幫主」點頭，道：「是的，師叔！」他跪下了！

屋子裡，西門風可楞住了，怎麼如此的巧合呀！

便是店家兩人也過來瞧，店家一人還低聲道：「原來公子哥兒是和尚呀！」

不料那悟明忽的一聲怒叱，道：「誰是你師叔，休得認錯人！」

「快樂」道：「師叔，你老都叫出我是空空了，爲何還如此對付徒兒！」

悟明道：「你這打扮，又在這荒年，你若非爲盜爲匪，怎會如此穿着，咱們出家之人四大皆空，更不恥爲盜爲匪，我是快倒下了，但絕不憑武功去搶去奪，畜牲啊，我師兄多麼的看重你，少林下代掌門非你莫屬，而你……你却是如此的不成材，不走大好走大惡，我明字輩把武功盡傳了你，可不是叫你爲歹爲惡，你……」

他說着轉身就走，「快樂幫主」豈肯讓他走？

「快樂」上前用力拉，嚄，但見悟明把袖一甩，直把「快樂」摔出兩丈外！

西門風也不敢上前多言語，店家也怔住了！

「快樂幫主」再上前，跪在悟明前面道：「師父已圓寂了，三師叔呀，我也是餓走的呀！」

「你却爲盜！」

「不，我怎會爲盜？我還了俗，如今是花子幫幫主呀！」

悟明吃一驚，道：「你還俗？」

「快樂」點點頭，道：「太慘了，花子幫兄弟們也需要組合，我把力量用在他們身上，也是積德行善。」

悟明又問：「你沒爲官家幹甚麼吧？」

「快樂幫主」忙搖頭，道：「徒兒不爲滿人幹，師叔盡放寬心！」

悟明站定了，他嘆口氣，道：「少林寺至今還不知道有何人回去，我打算回去，便是打算把最後一口氣嚥在少林寺，我不想死在外面！」

「快樂幫主」流着淚，道：「師叔，我當了花子頭，而且救了不少人，打過山賊石太冲，抗過流寇叫天張，如今守在劉家寨，我這是來信陽辦事來的，師叔不信你老人家問問他！」

「快樂」指向西門風，西門風立刻猛點頭，而且上前拉住悟明，道：「老禪師，回來吧，先吃飽肚子再細說！」

「快樂」小心的扶着老禪師走進飯館中，那店家立刻取來杯筷放桌上！

悟明和尚一看桌上的東西，先是一聲「阿彌陀佛」！因爲桌子盡是滷味！

「快樂幫主」道：「師叔，如今是荒年，咱們應天時順災荒，有甚麼就吃甚麼吧！」

悟明也許餓慘了，他自言自語：「雖葷腥吾心中視其爲素也！」

於是，他老人家便不再多言，吃吧！

悟明老禪師眞能吃，先是包穀

稀飯一大碗，油餅吃了三張半，又把滷蛋吞吃共九個，猪耳朵也吃了一斤半，當然豆芽豆腐也扒光，這才抹抹嘴巴精神也來了！

他拉過「快樂」一手，道：「空空呀，你已還俗了？」

「我的名字叫快樂！」

「嗯，你是快樂了，師叔幾乎死在外面！」

「快樂幫主」道：「師叔，回去吧，上天不能老是如此的狠心吧，明年必定會豐收的！」

「明年，這幾個月怎麼過？」

「喲！」

嚄，「快樂幫主」把一包銀子往悟明面前只一放，道：「師叔，這包中銀子一百兩，你帶在身上，回去少林寺等明年！」

悟明怔怔的道：「銀子一百兩呀？」

「不錯，師叔，就在這裡買好吃的，回去吧！」

悟明道：「我把你銀子取走，你們怎麼辦？」

笑笑，「快樂」道：「徒兒領袖花子幫，自然一切不會成問題！」

不料一邊的店家一聽「快樂」是個花子頭，難怪他穿的不一樣，那年頭花子幫不好惹，惹不好來上一百多，他這飯館就慘了。

他見悟明把一包銀子都取去，立刻對悟明說道：「大師呀，吃的東西不少錢，一算共是三兩半，你留下一塊別帶走，他兩人以後怎麼辦？」

「快樂幫主」叱道：「這點銀子我還有！」

他隨手撿了一塊銀子來，只一看就知道是翠花姑娘送他的，小元寶五兩一個的！

嚄，西門風可火了，一掌拍在桌面上，叱罵道：「狗眼看人低，娘的眞叫『狗咬破人敬富』，找來！」

店家並不火，那年頭只要有銀子拿，挨幾句罵也笑了。

其實剛才他聽說是花子幫，又是花子頭，他心中就暗暗吃一驚，差一點惹出麻煩來！

這兒相距信陽州只不過十來里，惹來一羣花子怎麼辦？

店家忙把銀子找，「快樂幫主」道：「別找了！」

店家一喜，道：「小費太多了，少爺幫主！」

「快樂」道：「咱們送不起小費，銀子多了換吃的，爲我的師叔包起來，從信陽州到登封少林寺，走路還有五天半，我師叔不吃飯呀！」

店家一聽忙點頭，笑道：「是我聽錯了，好好好，我這立刻包一包！」

沒多久，店家提來一大包，足夠一人吃上三五日的了，由此往北行，還有兩個大地方可以去買糧食，聽說是清軍賑糧爲他們的江山，不少百姓回家鄉了！

* * *

走出這家飯館，「快樂幫主」又向悟明深深一拜，道：「師叔，我雖還了俗，師父師叔們的教導之恩不敢忘，且等年景好過來，我回少林再向師叔們請罪！」

悟明嘆口氣，道：「空空……噢，不，我應叫你一聲『快樂』，你小時候就慧根好，學功夫又最用功，你如果一直在佛門，埋沒你的人才了，你不必再回少林了！」

「快樂」又要落淚，那慧明却已飄然而去！

走得眞不慢，人吶，肚皮飽了有力量，也難怪每個人都怕餓肚子！

* * *

「幫主，老禪師走遠了！」西門風去拉「快樂」。

「快樂幫主」單膝跪地垂首，淚漣漣地站起身，他還看遠方，道：「師叔，再見了！」

西門風道：「幫主，這牛羊就不用買了，咱們是不是這就打道回劉家寨呀！」

「快樂」道：「你回去！」

「幫主不回？」

「我留下來等你，你見了劉當家的就說我把銀子送人了，請他再取銀子來！」

西門風道：「我取了銀子到甚麼地方見幫主？」

「快樂」道：「找方大鵬就會找到我了！」

西門風便把吃的交在「快樂」的手上，立刻拔腿往回就走，他轉回劉家寨去了！

* * *

「快樂幫主」甚麼樣子？信陽州花子幫兄弟們誰也沒見過，直到方大鵬與勾春兩人從劉家寨回來以後，大伙才知道如今的當家是個還俗的小和尚！

「這是甚麼話？」

「算甚麼東西嘛？」

「乳臭未乾也想騎上咱們頭上拉屎撒尿呀！」

這些都是方大鵬對大伙講之後的反應，花子幫的兄弟們幾乎都快嘩然了！

方大鵬與勾春兩人商量的結果，準備在城隍廟前的老枯林中整一整「快樂」，想當他們的幫主，那得過三關，三關過不了，那就別當了！

* * *

花子幫的規矩多年未曾用過了，許多兄弟們還是頭一回聽到三關這碼子事！

那是因爲石不悔就當了十八年

的花子頭！

十八年來不再有人過三關，當然會有人不知道！

花子幫在城隍廟前設香壇，向老祖師上香叩首，一大早就見上千花子往城隍廟前集中，每個人都得向祖師爺叩頭大拜！

剛過卯時，城隍廟與松林一帶已清了場，閒雜人等禁止出入！

城隍老爺也管不了，花子幫今天有大事！

城隍廟這一帶本來少人跡，大街還有半里遠，這兒除了城隍廟，兩邊還有片菜園子，花子們也把種菜的人趕回了家，今天種菜的放假了。

* * *

方大鵬會擺出甚麼樣的過三關？他是不會說的！

勾春一邊早準備好了，他準備救人！

因爲這過三關不是開玩笑，一個不妙就會出人命，想一想也知道，這勾春身邊備了各種刀傷藥！

方大鵬對勾春道：「咱們備的雖然狠毒些，可是非如此難以令人服氣！」

勾大夫道：「我以爲那小子小聰明，人也長得一副討好女人樣，眞才實學又怎樣？八成他今天過不了關。」

方大鵬道：「過不了關，咱們拿他當客人，請他走路也就是了，老幫主的面子不能不給！」

勾大夫道：「你瞧，傷藥已備，他如果命大，這些傷藥夠用的，他若不幸，老幫主又能怎麼樣？」

方大鵬冷笑了！

這兩人看準了，今天這三關，「快樂」一關也難過！

上千花子都來了，他們叩見過擺在廟前的香壇上祖師爺之後，回頭看看松林前，松林前面被人挖了個長坑溝，炭火燒得紅，只在中間立了一塊小木板距離炭火兩尺高，輕功不好的人必會把板子踩破了，到那時，四把長矛刺過來，逃也休想逃得了！

再看那炭火溝，嚄，足有八丈那麼長，一丈那麼寬，可也難爲方大鵬，還弄了兩隻大鐵鍋支在炭火上煮稀飯吶！

* * *

花子幫的人都瞪眼，想踩上木板還要木板不斷，更要應付四支長矛刺過來，兩邊還有鐵鍋煮稀飯，這人怕是眞的要完蛋。

從另一端到松林中一丈八尺遠處是炭火溝的盡頭，只見樹上有險物吊着。

那又是甚麼呀？方大鵬知道！

勾春就看得直搖頭，他對方大鵬道：「眞擔心會出人命呀！」

方大鵬笑笑道：「我已告訴春風他們四個人，只要長矛抵住他的身子制住他就行了！長矛不入肉，是不會死人的！」

方大鵬抬頭看看炭火溝，又道：「擔心的只是小子的輕功，怕他躍落在木板上把木板踩斷就慘了！」

勾春道：「火燒傷的藥我帶來了！」

這兩人你一言我一語，不覺到了正午了，方大鵬抬頭看遠處，不由皺眉道：「不來了？」

勾春道：「不會吧！」

就在兩人四下張望着，忽然有人叫起來：「走開走開，咱們今天向城隍老爺借這地頭一用，閒人走開！」

方大鵬回頭看過去，只見一人打着哈欠自城隍廟中往外走，他的身後貼着一根九節竹杖！

是的，「快樂幫主」來了！

方大鵬對勾春示意，兩人已向「快樂」迎過去了！

「快樂幫主」淡淡的一笑，道：「我沒遲到吧？」

方大鵬與勾春兩人忙上前，方大鵬道：「幫主……」

「快樂幫主」手一攔，道：「我現在還未過三關，你們不必叫我幫主！」

方大鵬一怔無話說，勾春已對「快樂幫主」笑笑，道：「請向咱們祖師爺上香吧！」

「快樂幫主」道：「這是應該的！」

此刻，城隍廟前一片鴉雀無聲，誰放屁也立刻知道！

「快樂幫主」見這麼多花子席地坐，沒有一個亂跑的，心中還眞對方大鵬佩服！

但他也立刻知道這種人高傲，駕馭是要有一套，如果能叫他心服口服，命不要都行！

* * *

「快樂幫主」上了香，叩了三個響頭，他立刻站起來，轉個身，只走了五七步，便站在炭火溝前面了！

「快樂幫主」也發現四支長矛正端在四個大漢之手，等在正中的木板兩邊吶！

一笑，「快樂幫主」道：「這是第一關？」

方大鵬道：「是的，只要過了這條炭火溝，這第一關就算過去了！」

又是一笑，「快樂」道：「第二關在林子裡？」

「不錯，一旦入林，第二關即會發動，如果過了第二關，那麼，第三關就容易了。」

「快樂幫主」道：「也好，你們且退下。」

他的架式剛拉開，突聽得一聲大喊：「等一等，不可以呀！」

大伙抬頭看看，嚄，大街上奔來幾個人。

這幾個人不是別人，信陽州的謝捕頭過來了。

花子幫的兄弟們也吃一驚，他們可不願同官方起衝突，麻煩呀！

好在大伙發楞的時候，謝捕頭已走到了「快樂幫主」身邊，笑笑，道：「幫主，謝某有禮了。」

眞恭敬，衝着「快樂幫主」鞠躬，笑道：「幫主，你這是在做什麼？」

「快樂幫主」道：「謝捕頭，我謝你趕來，不過這可是咱們家務事，請別打擾。」

一怔，謝捕頭道：「玩命的事怎麼不管？幫主，你別被這批花子唬你年紀小，他們一羣大混蛋，狗娘養的想整死了你，他們要選他們喜歡的，千萬……」

「住口！」「快樂幫主」聲色俱厲的叱道：「你看不起咱們花子幫兄弟呀，你憑什麼罵我的好兄弟。」

嚄，謝捕頭吃一驚，「少幫主，我爲你好呀！」

「你若爲我好，就請回去吧，我知道你的善意就行了，你放心，我們仍然一條心，對付山賊們……」

謝捕頭道：「這麼一條火溝……」

「那是我的事，你請吧！」

謝捕頭道：「幫主，我有意見。」

「快說！」

「別幹什麼花子頭了，跟我去見大人，你若喜歡，我這捕頭由你幹，我幹副的。」

「快樂幫主」道：「謝了，我不是個侍候人的人物。」

謝捕頭搖搖頭，道：「小兄弟，我已盡力了。」

「快樂幫主」道：「我心存感激。」

謝捕頭惡狠狠的怒視方大鵬與勾春二人一眼，便與他的人退去了。

* * *

方大鵬心中好激動，他似乎認爲自己錯了。

却見「快樂幫主」把衣服掖在腰帶上，手上的九節竹杖猛一抖，雙手抓個正着。

花子幫的人都站起來了，大伙瞪眼要仔細看。

勾春面對「快樂幫主」產生了好感，但他是不會知道「快樂幫主」爲什麼對謝捕頭說話不客氣。

「快樂幫主」曾經救過謝捕頭二十一個人，那一回謝捕頭又帶了傷，如果不是「快樂幫主」與趙打雷二人站到路中間，那叫天張是不會放過謝捕頭他們的。

這種事情方大鵬也不知道，但方大鵬很精明，他知道也許謝捕頭有什麼把柄落在「快樂幫主」的手上。

* * *

此刻，「快樂幫主」雙手抓住九節竹杖在手上，猛古丁打春雷似的一聲吼，只見他整個人斜斜的上升四丈高下，他人在空中翻車輪，空心觔斗連着翻，使的正是少林輕功絕學雲裡翻，「咻」聲一陣子，他的人已落到了炭火溝的另一端，他根本不去踩溝上支的那塊木板。

嚄喲，上千花子開了眼界，立刻爆出一聲「好」！

就在這時候，好傢伙，樹林中「嘩」的一聲響，乖乖，像個四方竹筏的竹排當頭落下來，仔細看那竹排，上面還豎着尖尖的二尺長竹籤十多支。

這光景如果被砸中，必被扎穿八個大肉洞。

就在大伙驚呼中，嚄喲，只見「快樂幫主」雙手舉着手中竹杖疾上迎，那下壓的竹排方圓兩丈寬，重量也有上百斤，竟然被他以手中九節竹杖支得停在半空中。

這光景讓所有的花子看得清清楚楚，個個目瞪口呆，便是叫聲好也忘了。

「快樂幫主」慢慢往下鬆，然後左手抓牢一支竹籤，這才又大吼一聲往上推去，他的人就在竹排上升中閃出來。

那竹排砸在林中地上，激起一溜灰煙來！

「好！」

大伙這邊又是一聲吼叫。

「快樂幫主」拄着竹節杖往前走了一小段，看看就快走出林子了。

只要走出林子，他這三關便也通過了。

* * *

就在他左右看的時候，突然間五個黑團奔過來，只聽叫聲便知道是惡犬。

花子幫的人雖然也養了犬，但他們最討厭的便是犬。

他們的手中有竹杖，爲的就是要對付家門惡犬，當然，他們的幫主更要會用竹杖。

「快樂幫主」手上的青竹杖，那是花子幫幫主之物，也是石不悔交下的，別以爲青竹杖簡單，會用之人如鐵棒，內功到了一定火候，甚至就像一管槍。

此刻，五條大黑狗張牙咧嘴的圍向「快樂幫主」，那光景尤似惡狼欲搶食。

「快樂幫主」一聲冷笑，三十六路打狗棒法使出來了。

他運用打狗杖，這是對正主兒了。

要知花子幫的三十六路打狗棒法只有幫主一人會運用，祖師爺一代一代的往下傳，也一代一代的加以修改與演變。

他們把狗的習性，狗的撲咬法，以及狗的身上弱點全部加以研究，然後修成這套打狗棒法來。

如今「快樂幫主」早已知道惡狗的弱點在什麼地方。

狗的弱點有兩處，其一是鼻子，狗鼻最靈敏，可也是狗的罩門，狗鼻子如受了傷，這條狗立刻不辨東南西北方，就在原地打轉了。

不但打轉不停，而且痛得汪汪叫，比挨刀還難過。

另一個弱地方便是狗腿了，狗腿最脆弱，挨上一傢伙立刻走不動的收縮起來，若是不相信，狗的躲避攻擊便立刻發現牠是全力的護着四條腿。

* * *

「快樂幫主」舞起九節青竹杖，五頭黑犬幾乎近不了他的身邊。

一陣舞杖過後，「快樂幫主」大喝一聲，便聽得半空中一陣「咻咻」聲，五條黑狗可慘了，一個個便在原地打轉來，有一條狗的鼻子還流了血。

「快樂幫主」收杖，冷冷的走出松林外。

嚄，花子幫的人大聲呼叫了。

「幫主金安！」

「幫主金安吶！」

不但叫，而且還叫起好拍起掌來了。

方大鵬與勾春二人立刻迎上去。

「幫主，請在祖師爺的面前上一炷香，算是通過三大關了。」

「快樂幫主」道：「帶路！」

方大鵬立刻回應，道：「是！」

他可眞的服氣了。

「快樂幫主」走到香桌前，他再上香，恭敬的站在花子幫歷代祖師爺神位前叩響頭。

上千花子們隨即跪了一地，也跟着叩頭，這時候連個大喘氣的人也沒有。

「快樂幫主」上香跪拜後，他冷冷的站起來，緩緩的轉過頭，凌厲的目光掃着一大片人羣，忽然一聲沉吼：「兄弟們，人窮志不窮，忠義在心中。」

花子們大吼：「忠義在心中。」

「快樂幫主」伸手摸袋，他摸了半天才把一枚金子打造的金錢鏢取在手上。

「快樂幫主」高舉着那金錢鏢，高聲道：「今天頭一回同各位見面，我這裡一枚金錢鏢是純金打造的，拿去換上幾隻羊就大鍋燉，再買幾罈酒，應該夠了，今天大伙吃喝一頓，也算慶祝了。」

立刻引起一陣歡呼聲：「謝謝幫主！」

他這是當定花子頭了。

他也發現大伙還眞的可愛。

* * *

那方大鵬與勾春二人走上前，方大鵬道：「幫主，吃酒咱們去買，這羊肉就免了。」

「爲什麼？只喝酒多不過癮呀！」

方大鵬一笑，他指着松樹裡面，道：「花子幫自已養了十多條惡狗，眞的要不到吃的，咱們就會宰上一條狗來，那怕是每人吃一口暫充飢。」

勾春也笑笑，道：「早晚已落霜了，幫主，提前補一補身子，狗肉可比羊肉滑。」

「快樂幫主」道：「就那五條黑狗？」

方大鵬道：「黑狗最補，常言道得好，一黑二黃三花四白，黑狗屬第一，吃上兩碗會流鼻血的。」

勾春道：「大補呀！」

「快樂幫主」道：「也罷，今晚我們吃狗肉，那枚金錢鏢去換酒，多下的留着急事再用。」

勾春哈哈一笑，道：「幫主眞好本事，咱們打從心眼裡佩服你。」

「快樂幫主」道：「也沒什麼，只可恨一件事令我耿耿於懷，至今未對人提過。」

方大鵬已命人去換酒，另有人去宰殺狗。

狗是花子的仇家，花子吃狗肉是天經地義的了。

方大鵬此刻聽得幫主的話，立刻問道：「幫主，心中有事說出來，兄弟們都擔待。」

「快樂幫主」道：「少林寺乃名刹，你們也知道我出身乃少林，似那樣的名刹，應屬朝廷保護，可是清人入關全變了，少林的年俸也撤了，災荒年大家只好雲遊了。」

方大鵬不開口，因爲他也弄不懂。

勾春却低聲道：「幫主，如今是滿人天下了，咱們花子幫也沒得到什麼照顧。」

「快樂幫主」道：「你二人記住，咱們花子幫以後也不會爲清人跨刀出力。」

方大鵬道：「對，咱們絕不爲清人出力。」

「快樂幫主」點點頭，很留意方大鵬的回話。

* * *

林子前面的炭火溝塡了一大半，留下林子裡支起兩隻大鐵鍋，五條被打斷腿與毀了鼻子的大黑狗，一隻隻的吊排在樹枝上，當滾燙熱水澆過以後，十幾把尖又利的快刀便「沙沙沙」的刮起來。

這是刮狗毛，刮了狗毛連皮煮。

爲什麼不剝皮？

那年頭是災荒年，樹皮被人剝下煮了下肚，誰還會把狗皮也浪費，而花子幫兄弟們也知道一項不成文的規定，那便是吃狠吃狗和皮吃，狗毛倒進糞坑裡，這時候他們還會口中罵：「操你娘的，下輩子別再當狗仔，狗眼看人低。」

別管狗毛會不會倒進糞坑裡，花子們已把狗的肚皮破開來，狗的肚子裡除了大糞不能下鍋煮，餘下的一古腦全拋進熱鍋裡。

花子兄弟們有辦法，也不知他們是怎麼弄到手的，只見一袋子辣椒紅嘟嘟，每個鍋放了兩斤多，又是葱又是蒜，蔴油鹽巴各放三四兩，嚄，香味可就散開來了。

看吧，花子們圍進林子裡，一個個猛吸氣。

氣是香的，狗肉味誰不想多聞幾下，多少時未嘗腥葷了，肚腸快要乾憋了。

果然是被人說對了，黑狗的肉就是香，如同豬一樣，白毛豬就是沒有黑毛的香。

於是，五罈子酒抬到城隍廟前的台階上，有三個小頭目舉着竹杖站一旁，其中一人大聲喊：「排隊，排隊啦！」

排隊當然是分酒吃。

另外兩個漢子又抬了一小罈酒放到了祖師爺的香案前，地上鋪着兩張大席子。

那罈酒就不一樣，那是陳年花雕呀！

那年頭只聽過可沒見過，當然更沒人喝過。

方大鵬陪同「快樂幫主」在草席上坐下來，一邊的勾春就把汴涼城大春堂的事與當年的弟兄們動向表白一番，當然，他也把人們逃荒的幾件悲慘事及兩位護法爲兄弟們的挨餓去爭糧，一場拚鬥全死了，而且大家都是大逃荒，誰也弄不清對方何人下手的慘況說了說。

那方大鵬對「快樂幫主」表白的是他原在信陽州，地方上不過幾十個兄弟，如今這幾年來了上千人，有一大半去了南方又轉回來，問他爲什麼轉回來，兄弟們說南方的花子幫不收容。

「快樂幫主」就聽不懂，爲什麼花子不照顧自己人？

方大鵬道：「幫主，逃到南方的災民太多了，不少兄弟搶了他們的地盤，雙方常打架，咱們人少自然就吃了虧，生存不易，只有回轉，死在家鄉比死在他鄉好多了。」

「快樂幫主」深深嘆了一口氣。

便在這時候，只見花子們一個接一個的排隊分酒來了。

「快樂幫主」抬頭看，不由皺着眉頭，他站起來了。

「快樂幫主」走近台階上，他低頭聞那酒，問道：「這酒不醇，怎麼不香？」

分酒的小頭目吃吃笑道：「幫主，要好的醇酒，那只有幫主那一罈花雕是醇的，也花了好一番手脚，至於這幾大罈酒，哈哈，幫主呀，都不是醇酒呀！」

「快樂幫主」道：「爲什麼？」

那小頭目：「幫主，這是荒年呀，兩年未釀酒，酒館存酒又不多，當然要滲水，而且滲一半，就這還不足賣的了。」

「快樂幫主」道：「等一等！」

他疾轉身，立刻奔回香案前，把那小罈花雕抱到台階前，他重重的道：「把酒罈都打開。」說着，他已把封口的黃泥土拍落。

嚄，眞香呀！

醇酒就是香，只見「快樂幫主」雙手托起那小罈花雕酒，他每一大罈都倒入幾斤，直到倒完爲止。

幾個頭目怔住了。

有個小頭目道：「幫主，這是你喝的呀！」

「快樂幫主」道：「大家都喝不是更妙？」

他這麼一說，立刻引起一陣叫好聲。

方大鵬道：「幫主，感動人吶。」

「快樂幫主」一笑，道：「狗肉煮好就撿一條狗腿留起來。」

勾春道：「整條狗腿十多斤呀！」

笑笑：「快樂幫主」道：「不多，不多。」

勾春笑道：「黑狗肉最香，幫主初嚐，是應該吃他個痛快。」

方大鵬道：「屬下這就去吩咐他們。」

「快樂幫主」一笑，道：「不急，我喝過酒再帶走。」

方大鵬道：「幫主是要帶回去吃？」

「快樂幫主」道：「不是我吃，劉家寨還有六十八位兄弟在，再說石長老也多日未曾吃這個純黑狗肉了，總也得爲他老人家帶些回去，也算咱們大伙對他老人家的孝順了，是不是？」

方大鵬與勾春二人大爲感動。

那勾春手打自己頭，道：「眞是的，咱怎麼就忘了這件事了，豬呀！」

方大鵬幾乎帶淚道：「幫主，屬下眞服了你了，你不但武功高，而且心又細，什麼事都想得週到，你是大智大勇的人，更是大仁豪傑，今天非敬幫主三大碗酒不可了。」

笑笑，只見花子兄弟一個接一

個的把酒分在碗中，可就沒有一人先張口喝的。

大伙等着狗肉煮爛了，這才圍在香案四週。

「快樂幫主」高舉着酒碗，道：「兄弟們，大家喝了這碗酒，兄弟們拉手向前走，有苦有難我走前面，大伙兄弟跟後面，天是爹，地是娘，明年就有好年頭了，乾！」

「乾！」

嚄喲，他老弟福至心靈的冒出這麼幾句話，可也聽得大伙樂開懷了。

碰碗乾酒剛完，林子裡已有呼叫聲，分肉了。

方大鵬匆匆的把一條煮熟的黑狗腿提來了。

黑狗腿用一塊布包起來，「快樂幫主」有交代，他對方大鵬吩咐：「西門風護法就快來了，幫他買牛羊。」

方大鵬道：「放心吧，幫主，屬下定能幫西門護法把牛羊很快的買回去。」

「快樂幫主」喝了酒也吃了黑狗肉，便站起身來，道：「方堂主，此地一切要恢復舊觀，我回去了，那面仍然受到流寇們的威脅，我走了。」

他抓起那條煮熟了的黑狗腿掛在九節竹杖上，大吼一聲：「兄弟們，保重了！」

大伙正在哈哈嬉笑吃狗肉吶，聽了這一聲吼，大伙還未會過意來，「快樂幫主」已飄然在十丈外了。

等到大伙高聲吼叫：「幫主保重了！」「快樂幫主」已出了北門往回走去。

* * *

「快樂幫主」走出信陽城，一路奔向劉家寨，他的心中可想得多，想當人上人還眞的不容易，如果自己不是有那麼兩下子，今天就當衆出醜了。

只不過，他也檢討了一下這一趟的一切動作，他微微的笑了。

能夠服衆的人物，他當然打自心眼快樂。

至此，他才發覺石長老爲何把他的空空的改名爲快樂，原來眞的快樂無比了。

* * *

就快到劉家寨了，「快樂幫主」覺得奇怪，爲什麼沒發現西門風。

「快樂幫主」不相信劉家寨的岳父大人再也拿不出銀子去買牛羊。

他把百兩銀子送了悟明大師回少林寺去了，然後再派西門風回去取銀子買牛羊過冬的。

「快樂幫主」就在距離劉家寨十多里處，灰濛濛的天色中忽然發現從一道山崖深處的林中閃出一些火光來。

「快樂幫主」「噫」了一聲站住身子看過去。

閃耀的只是光而不見火苗子，「快樂幫主」忙低身，他越過斜坡下的山溝便奔過去了。

「快樂幫主」奔得快，黑狗腿肉擱在左肩上。

漸漸的，前面是一片老松林，這一段松林好像連上大別山的北端了。

「快樂幫主」放慢了脚步，他吃驚了，因爲林子裡坐了七個人，其中一人他見過，好像是流寇的頭目，名字叫褚彪的大毛漢。

那還眞的是褚彪，他在對另外六個人打商量。

「快樂幫主」再看附近的一棵樹上，哎唷，那樹上倒掛着一個人，這人的破衫倒下來，肚皮也倒出來，衣衫遮住他的頭，好像已經不動了。

「快樂幫主」既然看不清被吊的是何人，他便躲在一邊聽起來，他是越聽越發火，幾乎就要出手。

褚彪對另外六人中的一個，道：「高朝北，你說說，咱們是就在這兒宰了他，烤了他的肉往回走呢，還是把信送入劉家寨，要活人咱們可以放，但要送來糧食三百斤。」

那個叫高朝北的大漢道：「褚爺，我的意思是咱們只不過這麼七個人，聽軍師說，劉家寨又多了一個『黑李逵』，那人出刀如閃電，軍師肩上挨一刀，毛四當家的腿也傷得不輕，所以……」

褚彪道：「你怕那黑漢找來呀！」

「咱們都怕。」

褚彪冷笑道：「娘的，打從離開家鄉跟着李王闖天下，老子的命已經在閻王老子那裡掛了號上了名册了，怕死就回家挨餓去。」

有個漢子道：「咱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

另一漢子大罵：「操他娘的，滿州兵也玩命，他們攻下豹子寨，放火猛着燒，可那石太冲老小子却早已牽着他的人馬往梁山中躲起來，咱們偏在這時同那批滿州辮子兵碰上頭，才殺了一陣就被衝散，娘的，當家的他們那一夥也不知到那裡去了。」

褚彪道：「快決定，咱們是宰了吃人肉呢？還是以這小子的命去換糧食？」

他又向那個叫高朝北的大漢道：「高朝北，你怎麼盡說廢話，拿個主意吧！」

這七個人圍在火堆邊正商量，他們還不知道此時來了一個人。

這個人可不好惹，花子頭兒就站在附近。

「快樂幫主」已經站在被倒吊的

人附近了，他面色凝重，因爲他以九節竹杖挑起那倒吊幪住頭的人，發覺這人的臉泛青，氣若游絲。

這地方火光沒照到，一時間「快樂幫主」只知道這人必是劉家寨的人。

「快樂幫主」絕不相信會是西門風，因爲西門風在他們四個師兄弟當中最機靈，而且武功也不錯。

由石不悔調敎的四個門徒，他們的武功都不錯。

* * *

火堆邊，也不知七個人如何打商量，其中兩個拔出刀往這面過來了。

那褚彪對另外四人吩咐，道：「你們吃過串羊肉嗎？」

有個漢子笑道：「那是西北回子們的玩意，當年打到山西快到甘北時吃過，味道妙呢！」

褚彪抹了嘴巴，笑咧開嘴，道：「那就快去弄上一把竹籤過來，咱們切下這小子的肉串着烤來吃。」

有個漢子笑哈哈的道：「烤着吃，人肉的酸味也就沒有了，可好吃吶！」

這傢伙似乎有經驗，說的話滿在行吶！

兩個握刀的漢子併着走，二人還用指頭去抹抹刄鋒，口水也吐在指頭上，一邊抹一邊往吊着的人那裡走去。

他二人走得眞輕鬆，好像是野餐去烤肉，眞有輕鬆又舒泰的味道。

有個漢子突然一瞪眼，他站住了。

「兄弟，你聞一聞，那兒飄來的香味呀！」

另一人忙把鼻子聳幾下，驚道：「嚄，還眞的有香味，娘的，香得叫人流口水呢！」

另一人突然一瞪眼，道：「莫非這兒有鬼？」

哈哈一聲笑，那人指着對方，道：「你忘了，頭兒常常敎咱們，鬼怕咱們呀！」

「不錯，鬼怕惡人嘛！」

兩個人舉步往吊着的人走，只差兩三步了，其中一人開了口：「小子，也算你倒楣，爺們猜手指頭，猜你別回寨子裡了，你這就挨刀吧！」

他伸手把吊着的人上衣猛一扯：「沙！」直把衣衫扯下一大塊，他的右手尖刀猛一送。

就在這時候，一條影子閃過來。

「叭！」

「哎呀！」

那人的刀掉落了，他抓緊了右腕直叫痛。

另一人道：「別他媽的此處的鬼不怕惡人吧！」

挨打的漢子已吼道：「誰！」

「我！」

這聲音傳自頭上方，兩個漢子抬頭看，不由大吃一驚，只見樹枝上倒掛金鈎一個人。

這人不是別人，「快樂幫主」是也。

「快樂幫主」忽的自樹枝上一個觔斗落下來，他的九節竹杖只一掄……「叭……」

另一人也尖聲叫：「哎呀，我的媽！」

他的刀掉了，可也把褚彪五個人引過來了。

那褚彪只一看是花子頭，心就涼了一大半。

他戟指「快樂幫主」吼罵，道：「操你娘的，你怎麼又在這兒出現了。」

「快樂幫主」冷笑道：「你怕了？」

「誰怕誰呀，兒！」

「那好，今夜咱們誰也別撒鴨子，那一個逃走是狗娘養的小畜牲。」

褚彪厲罵：「操，你他娘的吃定爺們了？」

「快樂幫主」道：「你比叫天張怎樣？」

「那是咱們當家的。」

「叫天張見我也頭痛，你們又算那棵蒜？」

「娘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老子宰了你。」

他揮刀便殺，另外四個人也往上撲，只不過「快樂幫主」的手法太快了，九節竹杖如電閃，幾個圍上的人立刻抱頭往外閃，他們幾乎都是同一時間臉上挨了一記狠的。

那褚彪閃得快，也出手快，他的刀已至「快樂幫主」的肩頭半尺不到了。

「快樂幫主」大吼一聲：「殺！」

「砰！」

只見一團黑呼呼的東西迎上去，「切！」褚彪的砍刀砍入肉中了，只不過那不是「快樂幫主」的肩頭，而是「快樂幫主」右手提的那一條狗腿，香味就是那狗腿發出來的。

於是，「快樂幫主」手中的九節竹杖發出「辟哩叭啦」聲，宛似放了一串小鞭炮，二十一枝自杖尾到杖端一古腦的送上敵人的頭上手上了。

這二十一杖打得妙，褚彪沒有一杖躲得了而全部用他的身子接下了，其中有兩杖打在褚彪的鼻尖上，打得他鼻涕眼淚也流出來了。

這時候「快樂幫主」才明白，不只是黑狗鼻子受不了，便是人也吃不消。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老毛、小毛在墓穴中互相爭奪太極圈，這是白珠子的墓穴，太極圈很快就落入白珠子手中，她將此寶交給小余和辛沁，至寶失而復得，同行的還有上官羽，三小同去見鳳先生，拓拔崑崙師徒也在座，便將太極圈之事告知。為救辛沁，鳳先生和拓拔崑崙商量好，留辛沁在身邊，小余只能每月回來見她一次，小余只好和上官羽離去……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豪賭贏得千萬　拯救火坑婦女

上官羽一脚踩 在高嬙的小腹上，道：「我勸妳們學乖點！我不過是息事寧人而已。」

三個女人不敢上前，這工夫上官羽解了小余的穴道。

兩人都穿上了衣衫，離開了沙灘。

「上官羽，謝謝你保存了我的節操。」

「小余，你眞能把持得住！」

「因為辛沁在我心目中無人能取代，我要對她負責。」

「可是那高嬙在你面前讓你看到她的下體，又同時撫弄你的那個，我不信還有誰能一點動靜也沒有！」

「上官羽，不談這個，當初你曾說過，不忍那雙蓮足化為泥土，才切下來，後來又說不是你刖了陶傳芳的雙足，是別人送的，到底是誰送的？」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是黃瓦？」

「大概錯不了。八成是陶的妹妹的。」上官羽又道：「小余，我以為你的賭技並不是很高明。」

小余道：「上官羽，我一直把賭視為邪癖，所以一直未拿出眞本事，以前和小毛在一起賭也是如此。」

「為甚麼不拿出眞本事？」

「我以為那太不公平！也可以說缺德。」

「怎麼？你能包贏？」

「不敢說包贏，十賭九贏大致沒問題。」

「你跟誰學的？」

「我不知道他是誰，後來猜想，他就是傳說中的『賭神』喬莊。」

「會是他？此人如果活着，不是在九十左右了？」

「差不多。」小余道：「他教了我才告訴我，用他們手法詐賭，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才可以使用。」

「哪些情況？」

「第一是巨奸大惡之人和貪官汚吏之輩。而且贏了要作善事，可是我一直沒遇上一個貪官汚吏和巨奸大惡之人，大多是一些幫會中人或小人物。」

酉時光景，小余和上官羽入鎮，正好這鎮北頭上第一道街是有一家勾欄院，規模還不太小。

兩人經過門前，只聽到勾欄外院有人吆呼着，道：「毛爺，您老的相好是阿鸞吧？」

只聞一個蒼老聲音道：「換換口味也成。」

小余和上官羽互視了一眼。

這不是老賊毛不凡的口音嗎？

只聞龜頭道：「毛爺，您要是再找別的姑娘，被阿鸞知道了，可不大好啊！」

「怕甚麼，大爺有的是銀子，再說，阿鸞是『白虎』，一根也沒有，都說和『白虎』玩會走背運！」

「毛爺，這話是不可靠的，有很多人對『白虎』特別有興趣！」

「為甚麼？」

「『白虎』就是沒有毛。而沒有毛的女人也只有幼齒(少女)才是那樣，很多老人喜歡少女！」

「這……」老毛道：「我倒沒有這種想法，況且阿鸞已經四十了吧！女人老了就不值錢。」

龜頭道：「毛爺，小的給你找個特別的。」

「甚麼特別的？」

龜頭低聲道：「四個奶頭。」

「有這種貨色？」

「當然，如假包換！還有，下面有『窗帘』！非常特別，而且今年才二十一歲，很嫩！」

毛老賊打着「哈哈」道：「好！就是這一個。」

小余和上官羽兩人向內望去，龜頭帶他去了後樓。

上官羽道：「這老賊簡直不是個玩藝。」

小余道：「他不但不是玩藝，而且是個冷血。」

小余大約說了搶去辛沁的「太極圈」之事。

固然是小毛偷去的，但父子兩人同是冷血。

上官羽一臉殺機，道：「小毛對不起你，此人該殺！」

就在這時又出現了一個人物。

說曹操，曹操就到，自街的東邊走來這個人正是小毛，他走路的姿態一看便知，兩手擺動很快，內八字脚。

兩人立刻閃入一個小巷口內。

不一會小毛進入了勾欄的大門，現在小余和上官羽兩人又在大門外的一邊向內窺伺，這眞是一對寶貝。

那個龜頭又迎上來，道：「這位公子第一次來？」

「嗯，來你們這個小規模的人肉攤子的確是第一次。」

「公子想要個甚麼樣的姑娘？」

「特別一點的。」

「有有，年紀呢？」

「年紀我倒是不大在乎，有句俗語說，『吃雞吃雞脖，玩女玩阿婆』，老女人有老女人的長處！」

龜頭低聲道：「公子對於『白板』有沒有興趣？」

「『白板』？」

「是啊！一根都沒有！」

「妙！我有興趣。你說的特別就指這一點？」

「當然還有……」在小毛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

小毛跳了起來道：「妙極了！就是她，我還沒有玩過這種貨色哩！」

龜頭道：「公子，包你滿意，大呼過癮……」

上官羽拍了小余的肩胛一下，道：「小余，有了！」

「甚麼有了？」

「這兩個王八蛋，居然走了同一條『水路』。」

「這種人作這種事，有甚麼稀奇？」

「這可是整他的大好機會！」

「來一次王八蛋打雜種，要他們窩裡反？」

「對！就是這個主意！」

上官羽低聲說了一陣，小余道：「這算甚麼？」

「叫這兩個王八蛋出一次洋相……」

兩人入內，上官羽藏起，小余應付龜頭。

「公子第一次來？」

「對對！第一次到勾欄來。」

「那可要找一個好姑娘，這種事就交小的來辦，保証……」

小余道：「慢點！先不要急，我希望知道貴院有多少姑娘？」

「三十來個。」

「最大的多少歲，最小的……」

「最大的四十左右，最小的十四歲，不過還沒『開苞』，要是公子你要點這姑娘的『大蠟燭』，價碼很高……」

江南稱小妓第一次「開苞」為「點大蠟燭」。

「大蠟燭」即暗喻男人的生殖器之意思。

小余淡然道：「多少？」

龜頭道：「公子，價碼太高了！其實玩玩嘛！也不必花那麼多的銀子。老實說，玩第二或第三次比第一次開苞還愜意！這是經驗之談。」

「為甚麼？」

「第一次的女人太緊，而且她們又會呼痛，很煞風景。正因為痛，她的裡面緊緊乾乾地，實在談不上快感，但第二、三次以上的姑娘就不一樣了。」

小余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下流的葷話。

當然，這葷話也是老經驗之談。

小余道：「到底多少？」

「兩千五百兩！」

小余淡然道：「為甚麼這麼便宜？」

「便……便宜？公子，兩千五百兩能買下一幢相當不錯的房子了！可見公子您一定是富家出身。」

「沒有甚麼……」他掏出一疊銀票放在几上。

龜頭瞇着眼一看，差點跳了起來。

也許不大相信這麼年輕的人能掏出這麼多的銀票，又彎着腰看了一下，一點不假，那是八萬兩。

據說老闆五年前開這家勾欄也不過四萬多兩。

小余道：「這個小清倌來了多久？」

「半年光景。」

「爲甚麼來了半年才接客『開苞』？」

「因爲初來時才十三歲多點，太小了。」

「十四歲就大了嗎？」

「老闆看過她的身體，據說可以接客了。」

「這姑娘是多少錢買來的？」

「這箇我……我怎麼知道？」

「是人口販子賣來的對不？」

「公子，你來此是找樂的，何必管這閑事？」

「不然，我想找個好女人，當然最好是找人口販子，他們有好貨色，價碼也不太高，因爲他們有的是拐騙來的，作的是無本生意……」

「這……」龜頭一看不妙，就要離去。

小余道：「你只要告訴我，那人口販子在何處？還有這位小姑娘是多少錢買的，這張銀票就是你的了！」

龜頭要去拿几上這張八萬兩的銀票。

小余又掏出一張，道：「不是那張，是這張！」

龜頭發現是一張五千兩的銀票。

在他來說，五千兩他也要蹶着屁股幹上五年多。

他要去接，小余又縮回手來道：「要這五千兩，要先回答我的問題才行……」

龜頭想了一下。

這問題不宜隨便說。只不過五千兩的確是個大數字。

「公子，您找他幹甚麼？」

「我不是說過，我想找個特別的女人，所以也只有人口販子才能辦得到嗎？」

「是的，那販子叫張壽，就住在這鎮上南邊一個四合房內，只要一問就知道了！」

「小姑娘呢？多少身價？」

「老實說，也只有一千五百兩。」

「是拐來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這工夫上官羽早已上了後樓。

他在毛不凡和那四個奶頭的姑娘的門外，自語道：「小毛這小子眞絕，這兒甚麼姑娘都有，他偏偏選上一個四十歲，名叫阿鸞的老梆子！」

上官羽說完就在一邊角落外觀望。

果然，房門開啟，老毛提着褲子往後衝去，一脚踩開了阿鸞的門，裡面的女人驚叫起來。

只聞小毛的嗓音罵道：「是哪個王八蛋，下三濫來此攪局，八成活膩了吧？」

由於屋中無燈，立刻就動上了手。

屋內「唏哩嘩啦」猛響，顯示打得很激烈。

打了一會，小毛自然不是敵手，被打得鼻青臉腫，這工夫小毛才感覺對方的招術有點熟悉。

又打了一會，小腹上被踩了一脚。

老毛知道對方是小毛。

小毛却不知道揍他的人是他老爹。

這正是王八蛋打雜種，打死一個少一個。

小毛大聲道：「你是誰？用的招術……」

老毛這才退出，回房去了。

上官羽上了街，在門外吹了一聲口哨。小余道：「剛才談的事，我待會再來和你研究。」

龜頭空歡喜一場，只不過他以爲小余還會回來。

上官羽說了二毛窩裡反的事，兩人大笑。

小余也說了人口販子的事。

他們找到了張壽。這個人口販子居然有兩個老婆，都是年輕美貌，細皮白肉，而且掛金戴玉。

* * *

「你就是張壽？」

「是……是的。請問兩位小友是……」

小余道：「我想要兩個好看的清倌，不知道你手中有沒有貨？如果有，而我們又看中的話，你開出的價碼只要不太離譜，我們絕不還價。」

張壽有點不信，這年紀的人敢說不還價嗎？

買個好的貨色，動不動就是數千兩。

小余掏出一張八萬兩的銀票放在桌上。

張壽看清了，還是大票號的鐵票，不由眼睛一亮，道：「原來是兩位貴冑公子……」

「不敢！」

「幹我們這行，價碼好商量，重要的是務請保密。」

「那是當然。」

「現在貨色有三四人，不知二位是否中意，要是再等五七天，還有一批送到，那就有一流的了。」

「像你賣給本鎮勾欄中那個小清倌是多少錢？」

「一千五？」

「『進貨』的價碼是多少？」

「這……」張壽笑笑不答。

上官羽道：「你說五七天送貨來，那些人是你的同路人，還是拐帶人口的騙子或『拍花人』？」

張壽一聽不妙，臉色劇變。

這不像是來談生意的人，像是辦案捕頭的口胳。

「你們可別撥錯了算盤。」張壽齜着牙道：「幹我們這行的，不客氣地說一句，都是吃生米的傢伙，哥們，你們可別抱怨，只怪你們走錯了門……」

張壽一出手，上官羽以大擒拿的「金線纏腕」一扣一翻，「蓬」地一聲，把張壽摔在地上。

張壽痛得直哼哼，知道差得太遠了。

看走了眼，遇上了兩個煞星，道：「少爺，姑娘嘛還有幾個，兩位要的話祇管帶去，請高抬貴手放我一馬。」

「把你們同路人交出，所有買來及拐來的婦女也都要交出來，勾欄中那個清倌，是拐來的對不對？」

「不，是買來的，只不過僅花了三百兩。」

「嘿，眞好賺，一下子賺了五倍！」

張壽把所有的女人都叫了出來，連他那兩個老婆也不是明媒正娶的，甚至是拐來的，統通遣回。

找來他的助手，打了個半死，並警告他們，從此洗手，如再販賣人口被抓到，包死不活。

而且還爲勾欄中的小清倌以五百兩贖了身。

張壽最後說了實話，他一生來販賣的人口在百人之上，別人販賣的更多，光是關洛一帶，賣入娼家的人口多達一萬五千餘人。

有的賣幾百兩，也有賣一、二千兩的。

張壽徹底懺悔，希望能救出這些女人。

只不過勾欄中的確是花了銀子買進來的，要拯救那些少女出火坑，當然也要以高價贖身才行。

初步估計，要數千萬兩。

「小余……」上官羽道：「你雖有菩薩心腸，但數千萬兩咱們根本辦不到，算了吧……」

小余道：「我有個心願，爲了給阿沁添壽，我要設法救出這些可憐的良家婦女……」

上官羽道：「這有點自不量力吧！」

小余道：「我要開殺戒了……」

「公子，你要殺我？」張壽慌了手脚。

上官羽道：「看來你已懺悔，留你一個活口，來補償你過去的罪孽，我們弄到了錢，你來辦理爲那些可憐虫贖身的事。」

「奴才一定遵辦，如果辦不好，兩位少爺就殺了我！」

上官羽知道，小余說的「要大開殺戒」是指要施展眞正的賭場特技大顯身手了。

那和大開殺戒差不多。

上官羽和小余的交談，張壽聽出了一點門道，道：「假如兩位爺眞正有兩套絕門賭技，小的倒是可以供給一個秘密。」

「你會有甚麼大秘密？」上官羽道：「你必須記住，我們兩人中之一是很出色的大捕頭！」

「奴才眞是失敬了！奴才願爲兩位爺跑跑腿，只怕兩位爺嫌我笨手笨脚不會辦事。」

小余道：「你剛說有個大秘密？」

「是的！這秘密千眞萬確，但我迄今還不敢告訴別人，由於兩位爺武功高强，我以爲不會怕那個人物了，所以願意說出來，同時也許可以和他玩玩……」

上官羽道：「到底是甚麼秘密？」

張壽低聲道：「『太平天國』已亡，但有幾個王還苟活在人世，只是行踪詭秘，在迴避清廷的人。」

小余道：「你遇上了哪一個王？」

「『東王』楊秀清。」

「在哪裡？」

「此鎮西南二十里外有個小鎮，也可以說是一個頗大的村落，那兒有一座田莊，楊秀清就隱藏在那裡。」

上官羽道：「你一個人口販子怎知這等秘密？」

「不瞞兩位爺，楊秀清這人十分好色，由於他也嗜玩變童，我們的同行還物色了七八個供他玩樂，據說他的手下還爲他閹了三四個。」

小余道：「如果屬實，這的確是『大秘密』！」

「絕對錯不了，因爲我去過那田莊一次。」

「你又怎能証明他就是東王楊秀清？」

「這是因爲有個女人來找我，要我告訴他楊的地址，我不答應，她後來出了高價，我還是沒答應，最後她說出了她的顯赫身份，我才攷慮了！」

小余道：「是不是叫秦蝶？」

「對對，公子您怎麼知道？」

小余道：「她就是『天王』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嬌，她和楊秀清有不共戴天之仇……」

「這就對了！私下裡我偷聽到秦蝶身邊有個比較年輕的人叫秦蝶爲公主！」

上官羽道：「說吧！他住在何處？」

張壽道：「兩位爺，奴才知道，楊秀清身邊有幾個保鏢的，身手如何我不大清楚，以兩位的身手大概應付得了，但要是加上秦蝶的話……」

上官羽道：「我們不需要秦蝶幫忙。」

小余道：「秦蝶必定要報仇，我們也不能不讓她報仇，何不協調一下，和我們配合？」

「余爺，小的還有個主意。」

「喔！」

「楊好結交，自然會拉攏有能力的人作他的保鏢，而他也非常嗜賭，賭得也十分精，每次都去財神賭坊……」

「財神賭坊？」

「對，據說那賭坊是他的手下開的。」

小余道：「可能，若非熟人開的，以他的身份也不敢常去，因爲認識他的人固然不多，但他的豪賭必然不同凡俗。」

「是的，一次最大的賭局是一千八百萬兩。」

小余冷冷一笑道：「據我估計，楊秀清的斂聚，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二億兩以上……」

張壽驚得吶吶道：「有那麼多？」

「我說過，這是保守的估計，應該說他可能有三至五億兩。」小余道：「楊秀清是『太平天國』八王之中最優秀的將才，攻破天京(即南京)以及擊潰清廷名將大帥向榮江南大營的也是他，據說南京城破，楊秀清就在秘窟中發現了一百多萬兩黃金和兩箱金剛鑽，全入了私囊。」

* * *

財神賭坊的金字招牌很大。

這樣一家賭坊，是「太平天國」中人開的，清廷地方官吏，居然睜一眼閉一眼不管閑事，可笑也很可悲。

有所謂：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

世上不愛財的人簡直太少了。那些官吏又怎知道這賭坊是「太平天國」長毛開的呢！

財神賭坊在鎮郊附近，這樣比較不太惹眼。

這兒有個小跨院，院內有些花草山水。

三間客廂中本來每間可容納一桌賭局的。

如果這位貴賓來此玩玩，這小跨院就只有一桌了。

小余眉上有顆痣，也稍蒼老了些。

上官羽易容爲一個花花公子型人物。

張壽則是個奴才，當然也易了容。

他們要進小跨院，却被賭坊主人擋了駕。

小余道：「掌柜的，裡面沒有賭局？」

「有是有，只不過一般人賭不起！」

「多少才賭得起？」

「五十萬兩以上。」

小余道：「五十萬兩就是個大數字嗎？」

坊主道：「不算大數字，只不過一般地方上的財主，一下子還湊不出五十萬來，所以也不算小了！」

小余把一疊銀票亮了一下。

然後又自其中抽出了兩三張來，一張是八萬，一張二十二萬五，另一張就是十七萬五。

光是這三張已差不多有五十萬了。

掌櫃的道：「請問貴姓？」

「在下李炎。」小余道：「這位是吾友張侯卿，那個是我們的長隨李貴，我們來自東海島。」

「噢！在下失敬了！原來兩位來自東海！」

東海「漁火幫」勢力很大，有漁船五百艘。

「兩位快請進去。」

院內有假山水池，花木扶疏，和其他院落完全不同。

屋內却傳來了骰子在碗內跳動聲。

小余略感失望。

賭骰子一般來說賭注都不會太大。

當然，就像兩扇的牌九一樣，偶爾也有例外。

三間客廂正中，也就在明間中有一桌賭。

桌子中央有個大海碗。這個碗也不同，一看就知道，大概景德鎮的名官窰出品的瓷碗。

擲骰子不拘人手多少，通常五七人皆可。

小余一打量，這些人當中並沒有一個人像楊秀清，就回頭看看張壽，張壽抬抬下顎一指。

小余和上官羽循着他示意的方向望去。

正是現在抓起海碗中骰子的人。

兩人這才仔細打量此人。

是的，他們三人各經過一番化裝易容，楊秀清怎會不改變一下外貌？他畢竟是欽犯。

清朝大半壁江山曾落入太平天國之手。

八王之中有兩位不帶兵的，一位是「章王」，一位是「干王」，他們的長才是地方行政長才。

若以軍功而言，還是以楊秀清最大。

其次是石達開。

所以清朝最恨的也是楊秀清，太帥向榮之死，江南大營之潰，都使清廷羞憤難容。

楊秀清的人頭值一千萬兩。

正因爲如此，他很小心，而保鏢也很多。

楊連擲三把，兩勝一負，負少勝多。

小余把銀票放在桌上時，楊秀清注意到他，看了銀票一下，道：「老弟好大的手筆。」

小余道：「所以有人叫我敗家子……」

賭場主人道：「這兩位小友來自東海『漁火幫』。」

「這就難怪了！聽說貴幫歲出入共十三億兩……」

小余笑笑道：「家叔從不對外及對下級公佈歲出入的數字，尊駕對本幫內務如此清楚，十分敬佩！」

楊秀清笑笑，上官羽在「太平天國」混過，所以認識他。

只不過他未接近到八王中任何一王。但他却見過「東王」楊秀清，此人是廣西人，可以說是南人北相。

相法上說北人南相(南方人較清秀)或南人北相(北方人較高大魁梧)都是主貴的。這一點在楊秀清身上可以証明。

楊秀清連三擲，最高點是九點。

六個人輪流擲過，都未超過八點。

最後小余，他雙手合什把三枚骰子夾在手中央，然後默禱了一會，才把骰子擲入碗中。

「豹子！」有人大呼。

楊秀清道：「兄弟，你的手氣可眞好！」

小余道：「托您的福，只不過我經常擲出『豹子』！不當一回事兒……」

楊秀清是莊家，賠了他一萬五千兩，道：「兄弟，你的手氣好就多押點，別客氣。」

小余道：「我就聽你老兄的話……」

小余這次由一萬五變爲十五萬。

這兒的人都是豪賭之輩，但和小余比起來，似乎都甘拜下風。

都下了注，這一次當然是小余最大了。

只不過有一人也下了十三萬兩的注。

莊上連三擲，都是八點，他似乎有點失望。

只不過其餘的五六家任何一家却未超過七點。

又輪到了小余，第一擲是一點。

第二擲是三點。第三擲又是「豹子」。

眾人大嘩，道：「你眞是生了一隻紅手！」

小余道：「我說過，一旦順了手，我經常擲出『豹子』來！」

楊秀清表現了氣度，本來嘛！這點銀子在他算是九牛一毛，道：「兄弟，注還可以大些！」

小余道：「只怕有點招搖。」

楊秀清道：「到這兒來，錢就不值錢了！」

「說的也是，只怕有人報告家叔……」

「不會的，這兒也沒有人認識『漁火幫』幫主！」

小余一下子放下六張銀票，最上面那張的面額是四十七萬兩，眾賭客又是一陣嘩然。

楊秀清道：「兄弟，總數多少？」

「我來點點……」小余一數道：「一百三十八萬兩。」

「痛快，過癮！老弟，和你賭不管贏輸都過癮。」

經小余這麼一帶，別人的注也下大了。

還有一些人以爲他是財神爺，都押到他的門前來。

楊秀清第一擲就是九點，第二三擲一次是八點，一次是九點，其餘也有人擲了九點，也有擲一點的。

小余十分小心地默禱了一會，擲出了五點。

第二次再擲：巧的是又是五點。

眾賭客以爲這一次還會是「豹子」，那就太玄了吧？

小余第三次擲出骰子大叫一聲「豹子！」

骰子停下時，最後一枚本來像是四點，但好像骰子最後餘力未盡轉了個身。

「豹子！」押在小余門前的賭客歡呼不已。

楊秀清再大方，也有點不服氣了。

尤其剛才那一顆骰子，明明已經停止了，却又一翻，而變成了「豹子」，看來有點邪門。

「老弟，我要看看骰子。」

「當然可以！」

小余很自然地推出了海碗，抓起骰子放入楊的手中。

事實上抓起放入楊的手中，已經完成了「手術」。

也就是放入他手中的三枚骰子一點問題也沒有了。

人人都知道魔術是假的。詐賭也是一樣，那等於在玩魔術，手法熟練，眼明手快而已。

當然任何一門技藝，玩到精微處，也都是一種藝術，所以高級「郎中」除了手法熟練，還要懂得心

理學。

在玩詐賭時一定要聲東擊西。以說話或動作把別人的目光引開，而順利完成手法。

反應要快，還要十分沉着才行。

這就是一個高明的「郎中」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了。

楊秀清看過骰子，似乎沒有毛病。

砸開一看，果然骰子沒有問題，小余收了枱面。

楊秀清道：「兄弟，咱們換一種賭法。」

小余道：「換賭具，我只怕就不成了！」

他們要賭牌九，似乎也沒有人反對。

總以為賭骰子輸這麼多有點不值得似的。

四扇大牌九，經過大家仔細檢查，沒有作記號，也可以說全新的，原封未動第一次使用的烏木牌。

小余要求作莊，以擲骰子作決定了。

大家每人都擲一次，結果是小余的九點最大。

小余作莊，洗牌砌了牌。

他為了表示光明正大，要大家幫忙洗牌及砌牌。

小余把骰子捏起來，打了出去。

「五在手」，這是必然的，打「五在手」才有用。

可是第一把牌似乎是別人砌的，他怎知好壞呢？

其中的奧妙也就在這裡。

雖是別人砌的，卻是他技巧的排列移動過。

只要他的手抓在那一條砌好的牌上一移動，那已經作了手脚。動了什麼手脚呢？那就是把他砌好的大牌和別人砌的易了位。

也就是把他自己砌好的換在「五在手」的那四張牌處。

手法之迅捷、俐落，眞正是無與倫比。

他過去不用這一手，是因為以詐賭騙人是缺德的，但對手是大奸大惡之人則又當別論。

而這賭客之中，有一大半都是楊秀清的人。

「下注……下注……」

楊秀清下了三百萬兩，他想一下子把輸掉的贏回來，他不在乎銀子，但為了賭一口氣。

別人也都下了注，其中也有五十萬兩的。

小余道：「這位大哥貴姓？」

「我姓易。」

「易兄願不願多下點？」

「多少才算多？」

「一千萬兩！」

楊秀清都吃驚了，道：「老弟，不是在下賣弄，兩千三千萬也不成問題，問題是你。」

小余道：「在下身邊沒有三千萬兩，但家叔在連雲港停泊了近四十艘三桅的大漁船，大約總值加起來也值兩千萬兩以上了。我若輸了，我帶你去接收，家叔宰了我那是我的事。」

楊秀清道：「老弟，和你賭眞是痛快極了，只怕令叔不僅僅是殺你的頭，還會……」

「放心，家叔無子，他已要我繼承。他當然會惱火，但不至於殺我，殺了我他就眞的絕後哩。」

楊秀清道：「你以為一千萬兩就是個大數目？」

「易兄以為多少才算大數目？」

「在我來說，一億以內都不大，但在你來說，三千萬兩應該是個大數字了吧？」

「正是。」

「就賭三千萬兩，你如輸了，寫個契據，和我們一起到連雲港去接收漁船如何？」

小余道：「一句話。」

上官羽道：「少幫主，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小余道：「你別多管閒事成不成？」

「少幫主，這種事除非我不知道，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管。」

「滾開，你敢管我？」

上官羽又要說話，被小余一脚踩出三步之外。

上官羽不敢說話，張壽道：「算了，少幫主自己會負責的。」他們三人表演得絲絲入扣。

小余開始洗牌，且叫大家一起洗。

這工夫楊秀清亮出了三千萬兩銀票。

小余道：「易兄，票面不要太大，每張不能超過一百萬兩，而且不是殷實大票號的票子不要。」

楊秀清道：「放心，任何一家都是大戶，任何一張都是鐵票。」

小余道：「各位請下注。」

這一次其餘兩家最多不過五萬兩。

這一局主要是看他們兩個作亡命之賭了。

小余捏起了骰子打了出去。

小余還沒收骰子，楊秀清搶先去收。

因為如果弄鬼，在莊家打出骰子還沒收回時檢查眞假才有用，待莊家收回，那就遲了，因為那又被換過了。

那就是打骰子前換上了假骰。

打過後收起時，再把眞的換上，假的換下。

所以上官羽伸手一撥道：「你幹什麼？易先生。」

楊秀清一愣道：「我要檢查一下骰子。」

這工夫小余大怒道：「你怎敢對易先生無禮？滾下去！」他大聲斥責着，却已把骰子收回。

收回骰子，等於又把假骰換回了。上官羽再上，又被阻退。

楊秀清道：「老弟，為了公平，使與賭之人絕對信任，我希望彼此搜搜身，以昭公信。」

小余冷冷地道：「易兄不信任在下，又何必與我賭？」

楊秀清道：「為了公平，務請原諒。」

他先讓小余搜搜身，然後也搜小余。

當然，二人身上都乾乾淨淨，沒有搜出什麼。

當然，也不會搜出什麼。

上官羽上前干擾，小余撥開上官羽的手時，身上的骰子及牌九，已到了上官羽手中哩。

「七對門」，小余分了牌。

看看都配好了牌，楊秀清道：「老弟，你是多少點？」

小余道：「還是先看易先生的吧！」

楊秀清道：「我是這個。」

「叭」地一聲，把牌翻在桌上。

立刻傳來一陣驚呼。

前兩張是「地七九」，後兩張是「虎頭」一對。

眾人心裡有數，楊秀清贏定了。

其餘兩家也翻了牌，都不算小，前面至少是五點，小余輕輕地把牌翻了過來。

場主不禁失聲道：「天哪！這怎麼可能？」

小余的牌是前「長三」一對，後面是天九王。

由於「天九王」吃對，只有小皇上能吃住他，所以又是一次通吃，上官羽上前幫他收枱面。

楊秀清是個自負的人。

在「太平天國」如此，在目前亡命期間也是如此。

他不信小余的手氣如此之好。

他也不信小余的「技巧」如此之神奇圓活。

就在他正要翻臉時，忽然出現了兩個人。

毛氏父子出現了。

毛不凡道：「易先生，你被人家耍了。」

楊秀清打量一下道：「尊駕何人？」

雖然毛不凡是向着他的，但他很自負，不願聽到「被人家耍了」的字眼，他一生從未被人耍過。

楊秀清身後側一人低聲說了一句話。

楊秀清笑笑道：「原來是毛大俠，在下一時疏忽，居然連毛大俠也不認識了，失禮！失禮！」

「不敢當！易先生信不信？」

「信，當然信，要不怎麼會輸得如此之慘？」

毛不凡道：「事實上他身上的假骰和假牌，早已到了他的友人身上了，他們剛才不是推拉過嗎？」

「噢！原來如此！」楊秀清望着上官羽。

上官羽道：「毛老賊，你少胡說。」

毛不凡道：「你敢讓人家搜搜身嗎？」

「好吧！你過來搜！」

毛不凡有點膽怯，因為論身手他可能要差點。

這工夫楊秀清的手下二人走近要搜上官羽。

那知毛氏父子忽然出了手。

由於是偷襲，這兩個太平天國的高手措手不及，竟被二毛制住了穴道，實在是他們未防二毛變生肘腋。

這一手窩裡反使楊秀清怒極而目蘊厲芒。

江湖上的爾虞我詐，他當然也知道一些。

只不過像二毛的詭詐善變，他還是第一次經歷。

楊秀清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我們是這二位的朋友，怎麼會幫你。」他指的是小余和上官羽。

「原來如此。」楊秀清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二位是衝着在下來的了？」

「當然！」毛不凡手指一捏，發出清脆的「叭叭」聲，立刻出現了五個人，其中一人的身份似乎很高。

一看到派頭和架子就知道了。

楊秀清身邊有五個，已被制住了二人。

毛氏父子這邊二人加上另外五人中的四個，六對三。

正好是一倍的人手。

原來剛來的五人是清廷的人，其中一人是供奉的身份。

此人名叫公冶天，幹供奉已是老資格了。

對方才接了十來招，楊秀清這邊當然不成，行將不支而被擊倒，就在這時又來了三個。

這三個分明是楊秀清的人，一進門就向二毛下手。

二毛的身手有限，遇上高手，小巧功夫就施展不開了。

未出七八招，二人被來人打倒在地，這種人眞正是：一發如雷，一敗如灰。

上官羽向二人臉上各吐了一口痰。

原來楊秀清身邊也有高手，剛來的三人立刻就扳回了頹勢，甚至



已使對方招架乏力。

這工夫供奉公治天出了手。

大內供奉，必有其一定的身份或水準。

他一出手，立刻穩定了下來，只不過雙方的差距却不很大，公治天這邊要取勝也不大容易。

最後，楊秀清居然也出了手。

絕對想不到，楊是太極派的人，而且十分犀利。

這麼一來，公治天這邊就又不大靈光了。

又打了二十來招，公治天這邊越來越吃力。

似乎楊秀清出了手，他的部下打得更起勁。

本來他的部下只知他會馬上的騎射功夫，還不知道他是太極門的高手，興奮之餘，勇氣倍增。

這工夫小余以「蟻語蜨音」對公治天道：「公治天，我們有一件『奇貨』和你作次交易，你看如何？」

公治天看看小余，道：「什麼『奇貨』？」

「對方最後出手的是『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也是清廷最大的欽犯之一，你看他值多少錢？」

「對不起，我們已買自毛氏父子了。」

「他們不過是撿我們的便宜，你看他們夠斤兩和你作這檔子買賣嗎？他們連自身都保不住呀！」

「兩位何人？」

「尊駕不必多問，如果有意思，要作這筆生意，在下二人立刻出手，二十招內把楊秀清制住。」

公治天看看情況，沒有外力插手的確不易得手，道：「楊秀清三百萬兩，死活不拘。」

「不對吧！不是一千萬兩嗎？」

「那是謠傳，老弟，三百萬兩不是個小數字了。」

他要公治天出高價，加上不久前贏來的一千多萬兩，可以拯救火坑中的一些良家婦女。

想到辛沁在生離死別邊緣上掙扎，他就更堅定了救人濟世的決心，弄這些人的錢不算昧心錢。

公治天這邊似乎愈來愈不行了。

原因是，楊秀清的幾個部下本就很高明，這工夫又趕來了兩個，也都不是泛泛之輩。

這工夫小余又發現了一個在一邊窺伺的人。

小余以「蟻語蜨音」道：「秦蝶，妳也要插一腿？」

秦蝶道：「我與此賊不共戴天，而『太平天國』的覆亡，也是此賊造成的，我要他的人頭。」

「可是他的人頭我已經賣給了公治天了。」

「你憑什麼賣他的人頭？」

「當然就憑身手和計謀了。」

「你能收拾這局面？」

「當然能！」

「你賣了楊秀清的頭，價碼是多少？」

「一千萬兩！」

「清廷不過是耍嘴皮子，他們不會拿出一千萬兩。」

「這一點我也相信，但至少要有五百萬。」

「如果我給你一百萬你能不能讓我宰了他？」

「一百萬還不夠，我知道你也斂聚了不少造孽錢。」

「奇怪，我記得你不是把金錢看得太重的人。」

「當然不是，另有原因。」

「我給你兩百萬如何？」

「別忘了，清廷對妳的人頭也有興趣。」

秦蝶摸摸脖子上的刀口，感到涼沁沁地，道：「小余，如果你要我的人頭，我送給你，不要一分銀子。」

小余道：「我要動妳的念頭早就下手了。」

「這麼說，你答應了？」

「當然……」

這工夫一個紙團飛來，小余接住。

原來是兩張銀票包了塊小石，面額是各一百萬兩。（未完・廿六）